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語言學論叢

（第十七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年·北京

HBP2/04

《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福堂	叶蜚声	刘勋宁	朱德熙
陆俭明	陈松岑	何九盈	岑麒祥
林　焘	周祖谟	唐作藩	蒋绍愚

本辑执行编辑： 何九盈

YŬYÁNXUÉ LÙNCÓNG

语言学论丛

（第十七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070-X/H·33

1992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92 千

印数 0-1500 册　　印张 8 1/8

定价：3.50元

目　录

"入派三声"补释…………………………………林　焘（3）
从等韵到《中原音韵》……………………………薛凤生（19）
《字母切韵要法》再辨……………………………耿振生（31）
《广韵》双声叠韵联绵字的语音研究………………陈　燕（60）

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王洪君（122）
金华方言的儿化……………………………………朱加荣（155）

谈谈后缀……………………………………………王绍新（170）
《孟子》的述宾结构………………………………崔立斌（187）
古汉语"体词＋之＋于……"格式的调查…………刘淑学（222）

训诂札记……………………………………………曹先擢（235）
古汉语词义札记……………………………………张双棣（240）
"斤"辨………………………………………………刘勋宁（252）

CONTENTS

Ad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distribution of entering tone among other tones'······Lin Tao (3)
From Deng Yun to *Zhongyuan Yinyun*···Xue Feng-sheng (19)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 *Zimu Qieyun Yaofa* ······························Geng Zhen-sheng (31)
A phonetic survey of the alliterative and rhymed compounds found in *Kuang Yun*······Chen Yan (60)
Sound shift revealed by the superposition of oral and literary readings of word morphemes·······························Wang Hong-jun (122)
Retroflexed finals in Jinhua dialect············Zhu Jia-rong (155)
Some remarks on suffixation in Chinese···Wang Shao-xin (170)
Verb-object construction in *Mencius*··········· Cui Li-bin (187)
A survey of the pattern 'N+之+于' in ancient Chinese································ Liu Shu-xue (222)
Miscellaneous notes in etymology········· Cao Xian-zhuo (235)
Notes on the meaning of some ancient words ······························ Zhang Shuang-di (240)
On the meaning of '亓' ························Liu Xun-ning (252)

“入派三声”补释

林 焘

周德清《中原音韵》提出的“入派三声”现象揭示出汉语从中古到现代的一条重要语音规律。在现代广大的官话区域内，绝大多数方言都是遵循这条规律的。对这条规律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情况前人已经有过不少论述，但有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甚至看法完全相反。本文只集中讨论其中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性质，一是现代北京话“入派三声”的规律。前者是“考古”，后者是“释今”，主要根据旧日札记补充修改而成，作为前人研究“入派三声”问题的补释。

（一）《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性质

《中原音韵》把入声分别派入三声，按说这已经足以证明当时入声已经消失。三十年代，赵荫棠在《中原音韵研究》(1936)一书中还引了陶宗仪《辍耕录》里的两句话作为旁证①，我们无妨多引几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条旁证的背景。《辍耕录》卷四“广寒秋”条引虞集咏蜀汉事所写的散曲，两字一韵，其中有不少入声和平、去相押，于是陶氏说：

> “盖两字一韵比之一句两韵尤难。先生之学问该博，虽一时娱戏，亦过人远矣。……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声，又可作去声，所以‘蜀、术’等字皆与鱼、虞相近。”

陶宗仪只比周德清约晚三四十年，虞集又是曾为《中原音韵》作序

① 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13—14页(1956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本)。

的名流学者，这条材料可以说是相当有力的旁证。六十年代，廖珣英对关汉卿和诸宫调的用韵做了统计分析，发现入声叶入三声的现象已很普遍①，这可以算是当时入声已消失的又一个旁证。

首先提出《中原音韵》仍保存入声的是陆志韦先生。陆先生在《释中原音韵》(1946)一文中根据周德清对"入派三声"的安排和解释提出三条证据证明当时入声仍然存在，② 从此对这个问题形成了完全对立的两派意见。最近杨耐思同志在《中原音韵音系》(1981)一书中赞同陆先生的看法，并且做了进一步论证③，但是王力先生在给该书写的序里又明确表示"我始终不肯采用陆说"，可见这个问题至今还远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从《中原音韵》对"入派三声"的安排看，入声虽然已经派入三声，但并没有混入三声，凡原是入声的字，一律放在三声之后，前面冠以"入声作某声"，界限是很分明的。从周氏自己对"入派三声"的解释看，更让人感觉当时入声似乎确实仍然存在，在"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周氏曾多次谈到"入派三声"问题，这里只举出最重要的两条：

> "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
>
> "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庶便学者。有才者本韵自足矣。"④

周氏在《中原音韵·自序》中又说：

> "夫声分平仄者，谓无入声，以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也。……派入三声者，广其韵耳，有才者本韵自足矣。"⑤

---

① 廖珣英《关汉卿戏曲的用韵》，《中国语文》1963年第4期；《诸宫调的用韵》，《中国语文》1964年第1期。

② 《燕京学报》31期，58—60页，1946。

③ 《中原音韵音系》46—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④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卷一，21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⑤ 同上，175页。

上引三段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1．“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2．派入三声是为“作词而设”，“广其押韵”，对“有才者”则“本韵自足”；3．入声“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周德清自己的解释按说最有权威性，可以说这是主张仍保存入声一派的主要依据。

但是，对周德清自己的这些解释还应该放在当时他所处的语言背景中来观察，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周德清是江西高安人，在«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说：“余尝于天下都会之所，闻人间通济之言”，在«后序»里也说自己“尝游江海”，但他的主要活动似乎只在家乡江西一带。虞集晚年告病回江西后为«中原音韵»写的序里说：

“余还山中，眊且废矣；德清留滞江南，又无有赏其音者。”

这至少可以证明虞集在江西为«中原音韵»写序时周德清是“留滞江南”的。周氏的交游似乎颇广，不但有名流显宦虞集，还有西域人琐非复初，而且都为他作了序。«中原音韵»里提到的人名除以上两人外，还有为他作序的青原罗宗信，促使他编写«中原音韵»早死的青原萧存存，和他讨论问题的清〔青〕原曾玄隐。有趣的是这三个人都是江西同一个地方的人。虞集原籍四川，但寓居江西临川，老年仍回到江西养老，也可以算是周德清的同乡。由周德清在编«中原音韵»时期所交往的人主要都是江西本地人，也可以推测出当时他的主要活动是在江西一带。其中只有一个人不是江西人，那就是向他请教音韵的亳州孙德卿，周德清和孙有一段对话很重要：

“亳州友人孙德卿长于隐语，谓：«中原音韵»三声，乃四海所同者，不独正语作词。夫曾娥义社，天下一家，虽有谜韵，学者反被其误，半是南方之音，不能施于四方，非一家之义。今之所编，四海同音，何所往而不可也。诗禅得之，字字皆可为法。余曰：尝有此恨。切谓言语既正，谜字

亦正矣。从葺音韵以来，每与同志包猜，用此为则。平、上、去本声则可；但入声作三声，如平声'伏'与'扶'，上声'拂'与'斧'，去声'屋'与'误'字之类，俱同声则不可。何也？入声作三声者，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毋以此为比，当以呼吸言语还有入声之别而辨之可也。德卿曰：然。"①

明王伯良《曲律》讥笑"德清浅士，韵中略疏数语，辄已文理不通"。② 上面这段文字写得确实不怎么高明，但还能大致读懂。孙德卿是亳州人，应该比较接近"中原之音"，认为"《中原音韵》三声，乃四海所同者"，赞扬周德清把四声派入三声。周德清则站在"南方之音"立场，强调"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周德清虽然说服了孙德卿，但从这段话正可以看出，由于两人的语言背景不同，对入声的看法也完全不同。

周德清编写《中原音韵》看来是在他的家乡一带完成的，和他讨论研究音韵问题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他的同乡，这一带方言至今仍保存入声③，周德清是在有入声的语言环境中根据当时北曲用韵的情况编成这部《中原音韵》的。从北曲用韵看，入声明明已经派入三声；从自己的方言看，入声又明明存在。周氏自然不可能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解决这个矛盾，于是只好屡次声明"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入派三声只是"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这些话显然都是站在有入声的方言的立场来解释入声已经消失的"中原之音"的。了解到这一点，就不会被"入派三声"和"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间的矛盾所困扰，也就不会得出《中原音韵》还保存入声的结论了。

入派三声的规律是周氏根据北曲用韵归纳出来的，他在"正语作词起例"中说得明白：

"平、上、去、入四声，《音韵》无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前辈佳作

①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卷一，212—213 页。
②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卷四，111 页。
③ 参看颜森"高安（老屋周家）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1981 年 2 期。

中间，备载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撮其同声，或有未当，与我同志改而正诸。”①

如果他自己的方言也没有入声，又何必一定要从“前辈佳作”中去“撮其同声”，并且声明“或有未当，与我同志改而正诸”呢。这并不是一般的谦虚话，周氏是精于曲律的，编写《中原音韵》的态度也是很严谨的，入派三声是他对韵书的一大革新，可是偏偏自己方言又有入声，因此对入声的分派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

既然《中原音韵》入声已经消失，为什么周德清还要把它另立一类，“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呢？除了他自己方言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平、上、去、入”四声系统一千多年来对读书人的深远影响，注意到这一点，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周氏何以对入声如此偏爱，一定要把入声分列出来，造成《中原音韵》还保存入声的假象。

从《中原音韵》时期开始，入声在北方一些方言区逐步消失，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低估入声在已消失入声的北方方言区中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说，直到距今三四十年前才完全消失。历经六百多年，入声始终顽强地存在于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北方方言的读书音中，这和我国传统诗歌韵文讲求平仄和四声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入派三声现象打乱了传统的平仄概念和四声系统，一大批入声字变成了平声，作诗填词甚至查检工具书都成了问题。于是，口语里明明没有了入声，也要在读书时硬加上死记硬背，而且要把它读成比较短的调子，一切读书人都要遵循，直到五十多年前我在北京读小学时仍是如此，更不用说一二百年甚至几百年以前了。

入声影响之大使得二十年代提倡注音字母的一些语文改革先进人物都无法抗拒，1918 年公布的注音字母就把声调分为阴平、

①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卷一，210 页。

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五个声调。1920年王璞在上海编制的"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和1921年赵元任在美国编制的"国语留声机片"阴阳上去四声全依北京话，但又都保存入声，读音略短促。①1924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出版，这是用当时的先进仪器对汉语四声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刘氏在对北京话声调所做的分析中发现入声单成一类，他在附注中说：

> "大家都知道北京是没有入声的；可是我用《五方元音》上所载的入声来一试验，结果虽然与下平[按：即阳平]相近，却也并不全同。"②

从今天实验语音学的标准看，刘氏对声调的测断自然比较粗疏，但从中也完全可以看出当时一般说北京话的读书人仍是把入声看成单独一类，并且有意把它读成另外的调子的。直到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时才在该书说明中明确提出："本书对于旧入声字，依北平音系，分配于阴平、阳平、上、去四声之中"。但是，下面还紧接着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

> "可是，入声的读法，还应该兼存。因为讽诵前代的韵文，尤其是律诗与词，若将某某入声字读成阴平或阳平，或将一首诗中几个押韵的入声字读成阴平、阳平、上、去几个不同的声调，必至音律失谐，美感消灭，所以这是应该依旧音读为入声的，……故本书对于旧入声字，虽依北平音分配于阴平、阳平、上、去四声之中，但不与原读这四声的字相混，用'入'号标明，并记入声的拼法于下。"③

从这段文字正可以看出"前代的韵文，尤其是律诗与词"对北京读书音影响之大，入声依靠这种影响，一直顽强地保存在北京话的读书音中。在此以后，1937年张洵如编的《北京音系十三辙》以及解

---

① 参看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卷二，当时有所谓"国音"和"京音"之争，争论的焦点也就在"国音"是否应该保存入声。

② 刘复《四声实验录》，56页，上海群益出版社。1951年中华书局重印。北京话的发音人是当时和刘氏一起在法国留学的陈绵，虽然是福建人，但生长在北京，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能代表当时北京一般读书人的口音。陈氏后来成为著名话剧导演。

③ 转引自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268—269页。

放初(1950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的《增注中华新韵》都仍旧把入声单列在各韵之后,标明"入变阴平""入变阳平"等等,可以说是和《中原音韵》的"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的办法完全相同。

以上简略回顾从二十年代注音字母到五十年代《增注中华新韵》的历史,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二十世纪的语言学家在拟定注音字母和编写韵书时尚且对入声如此"恋恋不舍",又怎么能要求六百年前的周德清就能和入声彻底决裂,更何况他自己方言里原本就有入声。如果五六百年以后有人根据上述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书面材料推断出北京话在二十世纪时还有入声,并不能认为是荒唐可笑的,因为有注音字母和一些韵书甚至语音实验的成果为证,比我们今天研究《中原音韵》的材料丰富得多,但结论终究是不可靠的,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个时期读书音和口语音的分别。

周德清所归纳出的入派三声规律基本符合元代戏曲用韵情况,也和今天北方方言区入声分配情况相符合。只有清入声的归属是个问题。杨耐思同志曾指出:"元代的戏曲里,中古清入声字叶入上声的,恐怕还不到半数,而周德清则一律派入上声",认为这是周德清"未当之处"。[①] 如果只和元曲用韵比较,也可以说是周氏处理未当,但以周氏编写态度之谨严,恐非一时疏忽,而是另有所据。最大可能是周氏编写时除从元曲中"撮其同声"以外,还以中原地区某些方言作为参考标准。这些方言是否就可以算是《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目前还很难考订。

现代北方方言中,确有把清入声字全归入上声的,例如胶辽官话(包括青岛、烟台、大连等地)就是如此,[②] 这些方言与《中原音韵》时期的"中原之音"是否有联系,目前还不得而知。现代北京话清入声是分别派入四声的,根据本文下节的分析,并非象一般所说

① 《中原音韵音系》,48页。
② 参看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年1期。

的那样漫无规律可寻，读成上声的可以算是例外字，数量很少。语音规律不是短时期所能形成的，元大都话是北京话的祖语，看来在元大都时期把清入声全归入上声的可能性很小。这样，周德清所参考的方言很可能并不是元大都话，而是接近于今天胶辽官话的某些"中原"方言。

（二）现代北京话"入派三声"的规律

《中原音韵》里"入派三声"有很强的规律性：古全浊入归阳平，古次浊入归去声，古清入归上声。这些规律在现代官话方言中有的符合，有的不符合。古全浊入归阳平可以算是从古至今的一条通例，至于古次浊入和古清入则各方言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中原音韵》一致的只有胶辽官话。最复杂的是北京官话，古清入分别归入阴、阳、上、去四声，一般认为漫无规律可寻。①

五十多年前，白涤洲在《北音入声演变考》(1931) 中根据《广韵》693 个入声切字今读情况归纳出两条规律：②

1．属于塞声和塞擦声的清声不送气各纽，或塞声、塞擦声和擦声的浊声各纽的入声字，现在北音读阳平。

2．属于塞声和塞擦声的清声送气各纽，或鼻声、边声和影喻各纽的入声字，现在北音读去声。

白氏把所有古入声字都归入现代阳平和去声两类。古全浊入归阳平，古次浊入归去声，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也是和《中原音韵》相同的。至于古清入，白氏根据统计结果认为归类与声母是否送气有关：不送气清入归阳平，送气清入归去声。这是很重要的发现，可惜只列出统计结果，没有把这 693 个入声切字的今读列出来，无从核对。实际上《广韵》中有不少入声切字，包括列在它下面

① 参看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 年 1 期。
② 见《女师大学术季刊》二卷二期 20 页，1931。

的同音字，都是不常见的僻字，现在应该如何读，只能根据反切来推断，把推断出的今读和实际存在的今读放在一起统计，就会大大降低统计结果的可靠性。此外，入声字受读书音影响最深，白氏在确定今读时是如何对待读书音的，也已无法知晓。

陆志韦看到了白涤洲统计的这个缺点，在《国语入声演变小注》①(1948)一文中，陆先生根据北京话口语单音词古清入声字的读法重新做出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阴	阳	上	去
古不送气清入变	38	42	23	13
古送气清入变				
（1）带塞音的	34	10	11	26
（2）纯擦的	22	2	7	8
	56	12	18	34

陆先生指出，这张表和白氏的统计有两点不同："(1)口语上，送气并不教清入声变为去声，至少不像读音的集中。(2)不送气的清入声多变阴平声跟阳平声，少变上去声，不像读音的集中在阳平声。"白氏的统计是否就完全代表读书音，似乎很难肯定，但至少两家结论是很不相同的。可惜陆先生也只列出统计结果，没有把每个入声字在口语中的读法列出来，也是无从核对。② 此外，一共只统计了 120 个字，数量太少，也比较容易出现误差。陆先生在文章最后说："严格的说：要问中古清入声怎样变成今音的，我们的回答还只可以是'无规则'，'不知道'。"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代表了近几十年来语言学界的普遍看法。

古清入声在现代北京话里是否确实变得"无规则"，白涤洲的

① 《燕京学报》34 期，1948。

② 从陆先生文中所举今读的少数例子看，有些读法值得商榷，例如认为"紮、跌、击"今读阳平，"识、撮"今读去声等等(25 页)，就不尽符合北京口语实际读音，其中有的至少是两读并存。

"有规则"结论是否应该被推翻，由于白、陆两家的统计材料都无法核实，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要想彻底弄清这问题，只能重新再做一次统计。

本文选择了540个常用古入声字作为统计对象。统计的最大困难在于古入声在今读中的声调异读相当多。异读最多的如"索"字，可以有四种读法，四声俱全；此外如"缉"字，可读阴平、阳平和去声，"幅"字可读阳平、上声和去声，都有三种读法，至于有两种读法的就更多了。对待这些异读材料，不能只根据自己的正音标准决定取舍，只要有这样读的，就应该承认，如果在大量的异读入声字中只选择一种读法来统计，势必会大大降低统计结果的可靠性。①

在统计古入声字今读时，首先必须把有异读的和没有异读的区分开。有异读的入声字可以分为两种：1.自由异读，如上举的"缉"和"幅"，可能是不同的人读法不同，也可能在同一个人嘴里就随便读，总之，没有任何条件。2.条件异读，如"答"在"答应"中只读阴平，在"回答"中只读阳平，因词而异。另外有一些异读字的自由异读只出现在某些词中，因此也是有条件的，也应该归入条件异读，如"尺"一般读上声，但在"尺寸"这个词中则有阳平和上声两种读法，"拨"一般读阴平，但在"挑拨"这个词中则有阴平和阳平两种读法。对某一个古入声字在北京话里是否有异读以及应该怎样异读，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背景不同，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就总体来说，总是大同小异的，少量的分歧意见并不会影响统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所选择的540个古入声字中，共有133字有异读，约占总数四分之一，其中自由异读96字，条件异读37字。

没有异读的古入声字共407个，这些字读音稳定，用来做统计

① 白涤洲和陆先生是如何处理这些异读入声字的，已无法了解，但从他们的文章看，似乎并没有考虑这因素。

最为可靠，下面是这 407 个字的统计结果：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共计
古全浊入	1(1%)	81(83%)	1(1%)	15(15%)	98
古次浊入	3(3%)	1(1%)	0(0%)	107(96%)	111
古清入	53(27%)	42(21%)	19(10%)	84(42%)	198
	57	124	20	206	407

规律性最强的是古次浊入，111 个例字归入去声的有 107 字，占总数的96%，只有四个例外，其中三个口语动词“拉、捏、摸”读阴平，另一个“膜”读阳平。古全浊入的规律性就差一些，98 个例字归入阳平的有 81 字，占总数的 83%，归入阴平（淑）和上声（属）各一个，其余 15 字归入去声，占总数 15%。古清入例字最多，共 198 字，分配似乎没有明显的规律性，但归入上声的最少，只占总数的十分之一。本文上节已经提到，只从这点看，就已经很使人怀疑《中原音韵》所代表的“中原之音”并不是现代北京话的祖语。

白涤洲曾发现古清入的今读和声母是否送气密切相关，陆志韦先生根据他所统计的口语材料基本推翻了白氏的结论。现在我们再根据本文所选择的 198 个古清入声字对这问题做一次检验，看看古清入分派在北京话里时究竟有没有一些规律可寻。下面把这些古清入声字分为不送气、送气、擦音和“影”母四类，统计结果如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共计
不送气	15(20%)	38(51%)	12(16%)	10(13%)	75
送气	21(30%)	2(3%)	5(7%)	41(60%)	69
擦音	12(32%)	2(5%)	1(2%)	23(61%)	38
“影”母	5(31%)	0(0%)	1(6%)	10(63%)	16
	53	42	19	84	198

以上统计证明白涤洲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从上表可以明显地看出，送气、擦音和“影”母的分配情况相同，可以合并成一类，这类

都约有百分之六十归入去声，约有百分之三十归入阴平，归入阳平和上声的很少。不送气独成一类，归入阳平的约一半，其余分入其他三声，但也是归入阴平的比较多。因此，应该承认古清入在北京话里的分配还是有它的规律性的，只是没有古全浊入和古次浊入的规律性强罢了。

下面讨论有异读的古入声字。这类入声字在北京话里读音不稳定，不适宜用来作统计材料，但是，从异读在四声中的分配情况，也可以看出总的趋势是与上述规律相吻合的。下面是古入声字北京话异读分配表（按异读的次数统计）①：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共计	异读
古全浊入	5	36	2	30	36字	37次
古次浊入	2	2	4	8	8字	8次
古不送气清入	23	34	6	13	36字	40次
古送气清入	10	2	5	8	12字	13次
古擦音清入	17	17	10	28	33字	39次
古"影"母	5	4	0	7	8字	8次
					133字	145次

从上表可以看出，古全浊入都有阳平一读，另一读绝大部分是去声。古次浊入都有去声一读，另一读分入其他三声，古不送气清入除两字（鲫、笃）外，都有阳平一读，另一读绝大部分是阴平。古送气清入除四字（匹、劈、撇、尺）外，都有去声一读，但读阴平的比去声还要多两字。古擦音清入除五字（失、忽、锡、撒、黑）外，都有去声一读，另一读分入其他三声。古"影"母除"挖"字外，也都有去声一读，另一读分入阴平和阳平。古清入除符合规律的一读外，另一读绝大部分是阴平，倾向性是很明显的；此外，四类古清入都有不符合规律的例外字，而古全浊入和古次浊入则无一例外字，这也说明

① 有一些异读字韵母和声调都不同，这类字的异读除少数外（如"色"sè，shǎi），大都属于旧读书音（如"黑"hēi，hè，"百"bǎi，bò），为了使统计材料单纯，一律未计算在内。

古清入的规律性确实比较差。入声发音本来就比较短促，清入声的声母都是声带不颤动的清辅音，音高的基频在声母阶段无法表现出来，基频的长度显然要比浊入和次浊入短，实验证明，音长越短，在听觉上分辨音高的能力也就越差①，这可能就是古清入今读规律性较差的主要原因。

根据以上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古入声字在现代北京话里的分配规律：古全浊入和古不送气清入归入北京话阳平，其余归入去声；但古清入规律性较差，约有三分之一归入阴平。这样的描述要比认为古清入的分配漫无规律更符合实际情况些。

下面把本文选择的540个常用古入声字在北京话里的分配情况分项列出，每项之下按现代北京话声母分列，中隔逗号。异读字在每字后用数码标明声调，即1＝阴平，2＝阳平，3＝上声，4＝去声，条件异读放在自由异读之后，用圆圈〇隔开。

古全浊入（134字）

阴平（1）： 淑

阳平（81）： 拔（离别跋脖薄白，叠谍达夺笛敌狄独读牍毒，乏伐筏罚佛服伏，合盒活滑猾核，捷集及杰竭截绝嚼极局，俗，十拾什舌折本）实勺芍食蚀石熟，狭峡匣协侠挟习学席，杂昨贼族，闸炸糕）铡辙侄着重）浊濯镯直值植择宅轴

上声（1）： 属

去声（15）： 弼，或惑获划，剧，辟，洽，涉术述射，特，续，掷

异读（36）： 勃$^{1.2}$泊$^{2.4}$雹$^{2.4}$，帛$^{2.4}$，蝶$^{2.4}$跌$^{1.2}$铎$^{2.4}$（踱度$^{2.4}$踱$^{2.4}$，缚$^{2.4}$复$^{2.4}$，鹤$^{2.4}$，辑$^{2.4}$掘$^{1.2}$疾$^{1.2}$倔$^{2.4}$籍$^{2.4}$藉$^{2.4}$寂$^{2.4}$，仆$^{2.4}$曝$^{2.4}$瀑$^{2.4}$，硕$^{2.4}$赎$^{2.4}$蜀$^{2.3}$，突$^{1.2.4}$，袭$^{2.4}$辖$^{2.4}$穴$^{2.4}$夕$^{2.4}$，泽$^{2.4}$，蛰$^{2.4}$秩$^{2.4}$凿$^{2.4}$

① 参看林焘《探讨北京话轻音性质的初步实验》，《语言学论丛》第10辑，1983。

殖$^{2.4}$逐$^{2.4}$

古次浊入(119 字)

阴平（ 3 ）： 拉，摸，捏

阳平（ 1 ）： 膜

上声（ 0 ）：

去声（107）： 鄂鳄，腊蜡猎立粒辣列烈裂劣栗律率落烙骆洛酪络乐略肋力歷曆鹿禄六陆绿录，灭蔑篾末沫密蜜没殁莫幕寞漠墨默陌麦脉木沐目穆牧，纳聂镊捺孽暱诺虐瘧匿逆溺，入熱日若弱肉褥，袜物勿，葉业悦阅月越粤逸药钥跃嶽岳乐翼域亦译易液腋疫役育玉狱欲欲浴

异读（ 8 ）： 额$^{2.4}$，掠$^{3.4}$勒$^{1.4}$戮$^{3.4}$，觅$^{2.4}$，辱$^{3.4}$，曰$^{1.4}$，〇涂抹^{3}—抹^{4}灰

古不送气清入(111 字)

阴平（15）： 八憋，搭滴督，鸽刮胳郭，接揭，汁桌隻粥

阳平（38）： (区别博伯，得德嫡，国格革隔，袷劫急级节洁决诀吉桔爵觉角色)菊，卒则责足，扎辄摺执札酌啄职竹烛

上声（12）： 笔北百，给縠谷，甲脚戟，眨窄嘱

去声（10）： 毕必不碧璧壁，各，窒筑祝

异读（36）： 驳$^{1.2}$逼$^{1.2}$，笃$^{3.4}$，劄$^{1.2}$，缉$^{1.2.4}$即$^{2.4}$鲫$^{3.4}$稷$^{2.4}$积$^{1.2}$迹$^{1.2.4}$绩$^{1.2.4}$击$^{1.2}$激$^{1.2}$，扎$^{1.2}$哲$^{2.4}$浙$^{2.4}$拙$^{1.2}$质$^{2.4}$卓$^{1.2}$捉$^{1.2}$，〇答^{1}应—回答^{2}，的^{2}确—目的^{4}，葛^{2}布—葛^{3}(姓)，作^{1}坊—作^{2}料—作^{4}文，折^{1}跟头—折^{2}断，扎^{1}根—扎^{2}挣。拨^{1}弄—挑拨$^{1.2}$，剥^{1}削—剥$^{1.2}$夺，柏^{2}林—松柏$^{2.4}$，骨^{3}干—骨$^{2.3}$头，阁^{2}子—阁$^{2.3}$楼，夹^{1}子—夹$^{1.2}$道，结^{2}构—结$^{1.2}$果，脊^{2}梁—脊$^{2.3}$椎，织^{1}布—纺织$^{1.2}$，摘^{1}帽—摘$^{1.2}$要

古送气清入(81 字)

阴平 (21)：　擦，插出戳拆吃，磕哭，拍扑，掐缺七漆屈，贴脱托讬踢秃

阳平 (2)：　察，咳

上声 (5)：　渴，乞曲，塔铁

去声 (41)：　错侧测恻策册促，彻撤辍绰斥畜触，括阔廓扩刻克客，迫魄僻，恰妾怯泣窃阙讫迄雀鹊却确，踏榻拓忒惕

异读 (12)：　赤$^{2.4}$，酷$^{1.4}$，匹$^{1.3}$，戚$^{1.4}$，〇劈^{1}山—劈^{3}柴，切^{1}开—亲切^{4}。撮^{1}土—撮$^{1.4}$合，七尺^{3}—尺$^{2.3}$寸，窟^{1}窿—石窟$^{1.4}$，两撇^{3}—撇$^{1.3}$开，泼^{1}水—活泼$^{1.4}$，碑帖^{4}—妥帖$^{1.4}$—请帖$^{3.4}$

古擦音清入(71 字)

阴平 (12)：　发，豁，湿杀刷说叔，吸瞎薛歇膝

阳平 (2)：　福，胁

上声 (1)：　郝

去声 (23)：　赫吓，涩萨色啬速肃粟，霎摄设率式饰释，泄屑恤隙畜蓄旭

异读 (33)：　髮$^{3.4}$ 弗$^{2.4}$ 拂$^{2.4}$ 幅$^{2.3.4}$ 複$^{2.4}$ 腹$^{2.4}$ 覆$^{2.4}$，忽$^{1.2}$ 霍$^{3.4}$，索$^{1.2.3.4}$宿$^{2.4}$缩$^{1.4}$，失$^{1.2}$室$^{3.4}$识$^{2.4}$束$^{2.4}$，血$^{3.4}$悉$^{1.4}$戌$^{1.4}$削$^{1.4}$息$^{1.4}$惜$^{1.2.4}$昔$^{1.2.4}$锡$^{1.2}$析$^{1.4}$晰$^{1.4}$，〇喝^{1}水—喝^{4}采，黑^{1}色—黑^{3}豆，撒^{1}手—撒^{3}种，塞^{1}子—要塞^{4}。法^{2}子—方法^{3}—法$^{3.4}$国，适^{4}时—适$^{2.4}$当，雨雪^{3}—雪$^{3.4}$耻

古"影"母(24 字)

阴平 (5)：　屋，鸭押一约

阳平 (0)：

上声 (1)：　乙

去声（10）：　恶遏，握沃，轧谒郁忆亿郁

异读（8）：　厄^{1,4}扼^{2,4}，抑^{2,4}，○挖^{1}土—耳挖^{2}子，压^{1}迫—压^{4}根儿。作揖^{1}—揖^{1,4}让，噎^{1}死—噎^{1,4}嗝，利益^{4}—益^{2,4}处

1985 年 6 月



从等韵到《中原音韵》*

薛凤生

我研究《中原音韵》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在一九六八年曾写了一篇较长的论文，后来交给了荷兰海牙一个出版社，那是西方出版语言学著作的一个主要的出版社。等印出来已经到了一九七五年①。从一九七五年到现在，又过了好多年了，我对《中原音韵》的看法有了不少改变，但是我的新看法还没有写成文章。今天借这个机会，谈一谈我的新看法。

我研究《中原音韵》，主要是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研究它，看汉语发展到《中原音韵》这个环节出现了哪些新现象，到了现代又经过哪些音变。往上，联系到早期等韵时期的音韵系统；往下，联系到现代的北京话。

我分析《中原音韵》所用的方法和分析现代北京话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在分析现代北京话音位系统时用了四个原则：第一是音节分段的原则，即每一音节可分为声母、韵头（介音）、韵腹（主要元音）、韵尾（收声）这四部分。一个音节中可以没有声母、韵头、韵尾，但必须有韵腹。第二是押韵的原则。在任何语言中，严格地说，押韵的音节都含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及后加成分，汉语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必须把相押的字解释为含有相同的韵腹和韵尾，即含有共同的“韵基”。第三是双声的原则，凡是本地人认为是双声的

* 1985年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薛凤生教授访问北大中文系，进行了学术讲演和讨论。本文系根据4月8日的讲演整理而成，整理者耿振生，郭力。整理稿经薛教授修改审定。

① 即 F.S.Hsueh: 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 The Hague, 1975。

字，我们都必须把它们解释为含有相同的声母。第四是音节分类的原则。传统音韵学中有两种分类法：其一是根据韵头分出开合和洪细的不同，这是四呼分类；其二是根据韵尾分类，分出“收噫、收呜、抵颚、穿鼻”等等，这是韵类的分类。根据上面这四条原则所得到的分析结果，可以具体地表现出说任何一个汉语方言的人群的语感，所以它们不仅适用于分析现代北京话，也适用于分析古代的汉语，所以我们研究«中原音韵»的时候也应该遵守它们。

所谓等韵的语音系统，指的是早期的韵图«韵镜»、«七音略»的语音系统。对这些材料，人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多数人说那些材料是根据一个抽象的设计，用来表示«切韵»或«唐韵»或«广韵»的语音系统的，不是根据一个实际的语言而作的。我的看法与此不同，我认为等韵本身代表一个独立的音系，它是根据一个特定的语言设计的，这个特定语言大概是唐代的“普通话”。等韵作者是在制成图表以后才根据«切韵»一类的韵书填字的，由于早期韵书的音系和唐代“普通话”的音系并不一样，而韵图的作者想把它们调和起来，即把«切韵»音系所有而等韵音系所无的音韵现象也想方设法地安排到韵图中去，因此就造成了韵图上的许多矛盾现象，出现了重纽、重韵等问题。我认为等韵音系的元音系统含有一个高元音 /ɨ/与三个分为前/e/、央/a/、后/ɔ/的低元音。就韵母的性质说，韵图的结构应如下表①：

摄 等	内转甲式 （通止遇流深）	内转乙式 （果曾宕）	外转甲式 （梗江蟹效山咸假）	外转乙式 （臻）
I	-(w)ɨ(ᴇ)	-(w)ɔ(ᴇ)	-(w)ɔ(ᴇ)	-(w)ɨ(ᴇ)
II	……	……	-(w)a(ᴇ)	-(w)ə(ᴇ)?
III	-y(w)ɨ(ᴇ)	-y(w)ɔ(ᴇ)	-y(w)a(ᴇ)	-y(w)ɨ(ᴇ)
IV	……	……	-(w)e(ᴇ)	……

① 关于等韵音系的较详细的讨论，请参看拙作«试论等韵学之原理与内外转之

经过“内外混等”后，各摄的韵基形态应如下表：

遇—wiø	止—iy	流—iw	通—wi{ŋ, k}		臻—i{n, t}	深—i{m, p}
果假—{ɔ, a}ø	蟹—{ɔ, a, e}y	效—{ɔ, a, e}w	江宕—ɔ{ŋ, k}	曾梗—{ɔ, a, e}{ɲ, k}	山—{ɔ, a, e}{n, t}	咸—{ɔ, a, e}{m, p}

至于«中原音韵»，大家的看法没有什么分歧，都相信它是根据当时一个实际语言而作的，这个语言是当时杂剧作家们所依据的一个方言，到底是哪个地方的方言，看法就各有不同了。我认为，«中原音韵»所记录的那个方言是现代北京话中所谓“口语”的祖语。以前人们说，汉语发展到«中原音韵»时代起了一个大转变，形成了所谓官话，«中原音韵»就反映了这种官话。我的看法和这说法不大一样，我认为语言是自然发展的，是渐进的，而在什么时候有一部韵书把它记下来，则是一种社会性的偶然现象。元朝时候的语言跟它以前一段时期的语言不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而是慢慢变过来的。因为当时有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发展起来了，所以有人编写新韵书。有人说，周德清完全根据一个实际语言来写«中原音韵»，不管以前的传统。其实也不尽然，他也考虑到古代一些情形。他在分韵部、分小韵、分声调的时候是根据实际语言，而在安排韵部次第的时候，从东钟韵到廉纤韵的安排跟«切韵»以来的韵书对韵部的安排大体是一致的，根据这一点，我觉得周德清对早期的音韵学有相当的了解。不过，除了韵部的安排以外，他更重视实际语言。

我们讨论«中原音韵»，实际上就是看它的音系怎样从等韵的音系转变过来的。我们把«中原音韵»所代表的音韵系统与早期等韵的音韵系统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其间的转变。今天只讲分韵方面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声母问题就不讲了。

含义»，«语言研究» 1985 年第二期刊出。

根据韵尾的形态，«中原音韵»十九个韵部的情况如下：

韵尾收-ø 的韵部：支思、鱼模、车遮、家麻、歌戈。

韵尾收-y 的韵部：齐微、皆来。

韵尾收-w 的韵部：尤候、萧豪。

韵尾收-n 的韵部：真文、先天、寒山、桓欢。

韵尾收-ŋ 的韵部：东钟、庚青、江阳。

韵尾收-m 的韵部：侵寻、监咸、廉纤。

根据押韵的原则，收声相同的不同韵部，其主要元音一定不一样。从这个观点看，既然收-n 的韵分成四个不同的韵部，就表明这个音系中音节的韵腹部分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形态。我们给等韵音系定了四个主要元音：/ɨ、e、a、ɔ/，近代北方话十三辙也含有这四个元音，«中原音韵»处在两个时代的当中，它的元音系统应该是相同的。

先天、寒山、桓欢这三韵的字在十三辙里都属言前辙。我们把这三个韵与等韵比较，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由山摄演变出来的。寒山韵是原来的二等韵加上一等开口字，它们的韵腹是央低元音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我们说寒山韵的韵基是 an。桓欢韵是原来的一等合口字，一等韵的元音是 ɔ，我们很自然地认为桓欢韵的韵基是 ɔn。先天韵是三四等的合并，三等字里轻唇音字转到寒山韵了，其余的三等字和四等字都不分了，声母相同的已经成了同音字。这个演变的过程，我们猜是受到介音的影响：三等韵的主要元音由于受到同化作用的影响而向前移动，这时四等韵母已经产生了颚化介音，因此两个等就合并了，我们把先天韵的韵基定为 en。

上述影响到韵母的音变，可以概括为下列四条公式，它们的次序就代表这些音变发生的时代顺序。

(1) y→ø/f-。（轻唇音字变为洪音。）

(2) ø→y/-e。（四等韵字变为细音。）

(3) a→e/y-。（三等与四等合韵。）

(4) ɔ→a/c-。(一等开口字变入二等。)

要是考虑到介音的关系，寒山韵本来是二等全部加上一等开口字。二等的喉牙音开口字这时已有了个颚化介音，所以寒山韵含有三个可能的韵母–an、–yan、–wan。二等喉牙音开口字的颚化可以概括为：ø→y/G–a。这个音变必然发生在上述第三个音变之后与第四个音变之前，因为这类字既未随三等韵字进入先天，也未与变入寒山的一等喉牙音字相混。先天韵由三等字和四等字合并而成，这一韵中只能有齐齿和撮口韵母，全是细音字，没有洪音字，韵母是–yen 和–ywen。桓欢韵只有一等合口字，韵母只能是–wɔn。就介音的分配来说，我们也得认为这三个韵部的主要元音必定不一样。假如我们说寒山和桓欢有相同的韵基，那它们的合口字构成对比就不好解释了。先天韵都是细音字，寒山韵也有细音字，其间差别也只能是主要元音的差别。如果说这几个韵部也和现代官话方言一样，主要元音相同，只是介音有差别，那就没有必要分成不同的韵部。周德清把它们分成三韵，显然它们的韵基是不一样的，它们必然含有不同的主要元音。

从等韵音系来推断，我们说真文韵的韵基是 in。这一韵是从等韵的臻摄转变过来的，我们知道臻摄的主要元音本来就是高元音，到了《中原音韵》时代，韵腹没发生什么变化，还是高元音 i。

侵寻、监咸、廉纤这几部是闭口韵。侵寻韵来自等韵的深摄，韵基是 im。深摄原只有三等开口字，宋代以后产生了几个一等字，如“怎”。个别方言中变出来几个撮口字，如“寻”。这是极少的例外。监咸、廉纤的情况，跟寒山、桓欢、先天是完全一致的。这些韵来自咸摄，咸摄是独摄，没有一等合口字，所以到《中原音韵》中没有相当于桓欢部的闭口韵部，也就是没有–ɔm 这样一个韵基。咸摄的一等开口字并入了二等，成为相当于寒山韵的监咸韵，它的二等开口喉牙音字也发生颚化现象，如同今天北方话里“尴尬”本应

念成jiān jiè。二等开口喉牙音字的颚化现象是官话方言与非官话方言的重要差别之一。监咸韵正相当于寒山韵，它所包含的韵母是-am、-yam。廉纤韵是咸摄三等和四等的合并，和先天韵是相对的，韵基是em。这一韵中也没有合口字，只能有-yem这一个韵母。

萧豪韵是从效摄演变过来的。我以前认为它的演变过程和山摄咸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时期也含有三个不同的韵基。这个看法与押韵原则冲突，既然是有三个不同的韵基，为什么周德清把它们合在一起呢？为什么关、郑、白、马又把它们同押一韵呢？我当时为了解释疑母ŋ的存在，说«中原音韵»中的ŋ声母存在于少数韵母之前，条件是未变入二等的一等开口字，即果摄与效摄的一等开口字。在其他情况下已经消失了。这样，必须把萧豪韵解释成含有三个不同的韵基：ɔw、aw、ew，然后说韵母-ɔw之前的疑母ŋ才得以保存，所以"傲"(疑母字)与"奥"(影母字)晚至«中原音韵»时代仍保持对立。这个解释违背了押韵原则，但有助于解释疑母的存在，以及"高、交、娇"的三重对立。我当时解释说：在周德清记录的方言里，-ɔw、-aw、-ew的对立还存在，而在关汉卿、马致远等所用的方言里已经没有这种差别了，也就是说周德清所记录的特定方言在演变上慢了一步，但他为了表示那些大剧作家的押韵现象，还是把这类字放在一块儿了。我这个说法后来受到耶鲁大学的司徒修教授和台湾大学的丁邦新教授的批评①，他们都指出我

---

① 司徒修所写的书评即 Hughm, stimsom: "F. S. Hsueh's *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 *Language* Val, 53, Part 4 (1977), 941—944. 丁邦新所写的书评即 Panghsin Ting: "F. S. Hsueh's. *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 *G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00, No I (1980), 94. 他们两位都意犹未尽，后来又分别各写了一篇长文讨论«中原音韵»的性质。即：Stimson: "Old Mandarin Dialects, Old Pekinnese, and the Rhymes of the *Zhongyuan yinyun*," in Cheng, Li, and Tang(ed).: *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on Chinese Linguistics, 1977 Linguistic Institute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Taipei, 1978, 223—231. 及丁邦新："与中原音韵相关的几种方言现象，"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二本，第四分(1981)，619—650.

给萧豪韵的构拟违背了自订的押韵原则，而这个原则是不应违背的，所以萧豪韵的韵基只能是-aw，疑母问题是方言的影响。我对他们的批评非常感激，因为他们迫使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经过多年的思考之后，我现在的想法是，在«中原音韵»的音系里，萧豪韵确实只应含有一个韵基，但这个韵基应是含有后元音的-ɔw，而不是含有央元音的-aw。这个说法既合音理，同时又对我们解释疑母的存在更为妥贴。效摄的一、二、三、四等原来含有三个不同的韵基，其后由于前央两个元音受韵尾-w的同化影响向后移动，终于跟后元音ɔ合并起来了，($\left\{\begin{matrix}a\\e\end{matrix}\right\}\to$ɔ/-w)。因此萧豪韵的韵基只能是一个ɔw。但在这个音变发生之前，疑母已经起了变化，概括地说，即除了外转直音韵(果摄)与收鸣韵（效摄）的一等开口字以外，疑母完全消失。这个音变可以概括为“ŋ→ø/# — x，x≠ɔ(w)”。这样我们既能解释少数疑母字存在的条件，(包括歌戈韵里“娿”与“我”的对比)，又能解释为什么效摄后来变成了一个韵。我觉得这解释比从前的解释要好些，而且更合音理。但这个说法仍不能说明为什么“交”（显然先已颚化)在中原音韵里仍然与“娇”(本属颚化)对立，也许这才是方言的影响吧！

江阳韵是江宕两摄合并成的韵部。这类字直到现在仍自成韵部，一般都把它们的韵基写作-ang，我以前也把«中原音韵»江阳韵的韵基拟作-aŋ。但后来觉得这个作法有点可疑，其一，这就等于说宕摄的字，包括一等合口字，都变入江摄。就音理说，这是相当可疑的，因为江宕两摄同以舌根音为韵尾，江摄的韵腹为央低元音a，宕摄的韵腹为后低元音ɔ，前者受韵尾的同化影响而变为后者甚有可能，反之则不然。其二，这两摄的入声字后来都变入萧豪或歌戈，这说明它们的韵腹是后元音ɔ，也就是说，不惟宕摄的入声字韵腹未变，而且江摄的入声字也变同宕摄了。所以我现在相信江宕的“混等”实为合韵，即江摄变同宕摄。这个音变

的道理与前述效摄的合韵是一致的，因此江阳韵的韵基实为ɔŋ。这个读法就音值说迄今未变，但由于音系结构的转变，却必须写作aŋ了①。

《中原音韵》里只有三个收舌根韵尾的韵，即东钟、江阳、庚青，它们的韵腹应该是什么形态呢？当初我既然毫不犹豫地认为江阳韵的韵基是-aŋ，便进而根据结构对称的观点，把东钟韵的韵腹定为-ɔŋ，庚青韵的韵腹定为-eŋ，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中原音韵》的音系有一个特性：即舌根韵尾只配低元音。现在我的看法已经改变了，我认为江阳韵的韵基应为-ɔŋ，理由已在前文说明了。至于东钟韵，我现在认为它的韵腹只能是-iŋ，因为这一韵的字来自通摄，全属合口，在现在的北京音系里属东中辙，韵腹仍为高元音，说它们的韵腹由等韵时代的高元音变为《中原》时代的后低元音，然后又变为现代的高元音，音理上显然可疑，较合理的说法是它们的韵腹一直未变。把庚青韵的韵腹解释为-eŋ倒是完全合理的。这一韵的字是由梗曾两摄变来的，原来的曾摄是后低元音一、三等字，梗摄是外转二、三、四等字，由于"内外混等"的关系，它们合成一个标准的外转摄，过去多数人都认为梗曾两摄的韵尾也是舌根音ŋ与k，这就等韵音系说是可疑的，因为收其他韵尾的字只构成两摄或至多三摄，而收舌根音的字竟构成五摄之多。在《切韵》及上古音里，梗曾两摄的字与江宕两摄的字也有明显的差异。等韵音系形成之后，江摄的韵腹因受韵尾的影响而后移并入宕摄，两摄的入声字在"口语"音里都变为收鸣(变入萧豪)，但梗曾两摄字则相反，由"混等"而进一步合并为含有前元音的庚青韵，其入声字在"口语"音里都改读为收噫(变入皆来或齐微)，我们因此可以知道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性讨论，请参看拙作《论音变与音位结构的关系》，刊于《语言研究》1982年第二期，151—170。这个问题实际上不限于江阳韵，萧豪韵的韵基就音值说也仍为ɔw，但由于音系的转变，也必须改写为aw，这两韵性质相近，因为它们的韵尾含有共同的"区别特征"，即同属"后音"([-au´terior])。

它们的韵尾原非舌根音，应为舌面音 ɲ 与 $\hat{k}$，在这个基础上说舌根韵尾影响江摄的韵腹由 a 变 ɔ，舌面音韵尾影响梗曾两摄的韵腹由 ɔ 及 a 前移而变为 e$\left(\begin{Bmatrix}ɔ\\a\end{Bmatrix}\rightarrow e/—ɲ\right)$，就很顺理成章了。同时说入声字的舌根韵尾 k 变为收鸣，而舌面韵尾 $\hat{k}$ 变为收噫，也是完全合乎音理的。经过韵腹的演变以后，庚青韵与江阳韵的对比，就主要由韵腹的差别来担负了，韵尾的差别变为次要，因此舌面鼻音也就消失了。这个韵尾在北方话和南方话里的转变不一样，在北方官话里变为舌根音 ŋ，因此在《中原音韵》之后，这类字得以并入东钟，形成十三辙的东中辙，但在南方官话里，原来的梗曾阳声字都变到真文韵里了，所以在皮黄戏的押韵里，原属庚青韵的字却与真文韵字相押，这也间接证明原来梗曾两摄是收舌面鼻音韵尾的，这个韵尾在很多方言如北京话里后移为 ŋ，在南方官话里则前移而变为 n，由于它是舌尖鼻音与舌根鼻音之间的一个鼻音。

皆来韵和齐微韵都是收噫韵，皆来韵来自蟹摄，由于蟹摄也是一个类似山摄的标准外转摄，我们猜想它的演变方式跟山摄咸摄是一致的。把前文讨论过的有关韵母的音变应用到蟹摄上，我们可以设想它后来也形成了三个类似桓欢、寒山、先天的韵部，即 wɔy，$\left(\begin{Bmatrix}y\\w\end{Bmatrix}\right)$ay 与 y(w)ey，但在《中原音韵》里，只有皆来韵是来自蟹摄的。细审皆来韵的字，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完全符合韵基为 -ay 的那一类，即它们包括了全部二等字及一等开口字，可能变为 wɔy 的一等合口字以及可能变作 y(w)ey 的三四等字，都出现在齐微韵里。我认为这表示蟹摄确曾跟山摄一样经过同一个演变过程。不过由这个过程所形成的 ɔy 与 ey 两个韵部稍后又变入齐微韵了（$\begin{Bmatrix}ɔ\\e\end{Bmatrix}\rightarrow i/—y$）。由此可知，低元音前后三度对比的消失首先发生在收噫的韵里，这在《中原音韵》以前相当久就出现了。到底早多少，我们不能确知，但《切韵指掌图》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因为普通的韵部都是一开一合相对应的。可是止摄和蟹摄的开合

却并了起来，成了两开对两合，那种不合理的两两相对的现象，大概就是因为当时上述的音变已经发生了。«指掌图»的作者既要照顾原来的等韵形式，又要考虑到“杯、回、西、鸡”之类字的实际读法已属齐微，所以就造成不合理的现象。«中原音韵»比较客观，不管原来等韵的归属，而直接把那些字都归入齐微韵，原来的齐微韵是止摄三等字，有开有合，韵母是-yiy、-wiy。

歌戈、家麻，车遮这三个韵是果摄和假摄混等以后再继续演变成的。它们演变的方式基本上和山摄、咸摄及蟹摄是一致的。不过它的一等开口字并未变入二等，仍与一等合口字相押，共同构成了歌戈韵，所以前文这个音变的公式应改写为 ɔ→a/c—ʙ。也就是说，这个音变只发生在带尾韵里，果摄字除外，家麻韵是原来的假摄二等字，韵基是-aø，车遮韵是假摄三等字，加上极少数果摄三等字，如“瘸”等。这一韵使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果假合并以后，它根本没有四等字，本来没有-eø 这个韵基，但是语音演变的一般趋势却可以造成这么一个韵基。车遮韵里边除入声字以外，都是果假摄的三等字，这些字本来与家麻韵的字押韵，但后来不押了，变成了不同的韵。山咸等摄原来就有四等字，后来三等字变入四等，并没有增加韵母，只是四等韵字数扩大了，可是果假摄原没有四等字，三等字变为四等韵母，就增加了一个新的车遮韵，假摄果摄的三等字本不太多，所以产生出的新的韵部里，舒声字数目有限，但是入声字变入这一韵的字远远超过果假两摄舒声字，原因就是果假二摄本来没有四等字。

鱼模韵是由遇摄变来的，原来就只有合口字，含有两个韵母，wiø与ywiø，到«中原音韵»时没有改变。支思韵是从止摄变来的，含有两类，一类是精系开口字，一类是照系开口字。这两类后来变成一个新的韵部，周德清是头一个标出这个韵部的人，止摄字全属三等，又都是收噫的，所以开口韵母是yiy，精系照系声母可以说含有

一个共同的"区别特征"，即同为"齿音(Sibilants)，韵母 yɨy 即以此为条件而丢掉了韵头 (y→ø/s—iy)，这个变化发生在«中原音韵»之前，这在«切韵指掌图»中看得很清楚，它把原来的三等开口精系字放到一等去了，一等自然是没有 y 介音的，照系声母本属两类，即庄系及章系声母，庄系声母原来也配细音韵母，但后来变为只配洪音韵母了，与章系形成互补，因此就并为等韵音系的照系声母了。我相信止摄照系开口字与精系字同时丢掉韵头，指掌图没有改动它们的位置，只是因为找不到别的地方安置它们罢了。这个新形成的韵母 øiy 后来又丢掉了韵尾(y→ø/cɿ—)，形成了一个更为特殊的韵母 øiø，这类字自然也就不会再与其他止摄字相押了，这就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韵，即支思韵。由于这类字以前押韵时只与齐微韵字发生关系，从来不与鱼模韵字发生关系，它们跟鱼模韵的音值差别显然比较大，所以周德清把它们分立为不同的韵。

«中原音韵»的音系是由等韵音系递变出来的，其间有关韵母的主要音变我们已在前面约略地讨论过了。这些音变出现的次序是至为重要的，因为这代表它们在时代上发生的顺序，有些所谓"破音字"，如耕字"口语音"读 jing(/kyiŋ/)，"读书音"读 geng(/kiŋ/)，就是由于在两个方言中相同的音变发生的顺序不同而造成的。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口语音"，按照我们能推断出来的顺序再把这些音变系统化的排列出来。

(1) y→ø/f— （轻唇音字变读为洪音）

(2) ø→y/—e （四等韵字变读为细音）

(3) a→e/y— （三等韵字变入四等）

(4) ø→y/G—a （二等开口喉牙音字变读为细音）

(5) k→w/v— （舌根韵尾入声字改读收鸣）

(6) k̂→y/v— （舌面韵尾入声字改读收噫）

(7) ɔ→a/c—ᴇ （带尾韵一等开口字变入二等）

ᴇ≠w、ŋ （但效摄、宕摄一等开口字除外）

(8) ŋ→ø/#—x　(疑母在一般情况下消失)

x≠ɔ(w)　(但尚保留在果效一等开口韵母之前)

(9) a→ɔ/—ŋ　(江宕合韵)

(10) $\begin{Bmatrix}ɔ\\a\end{Bmatrix}$→e/—ɲ (梗曾由混等进而合韵)

(11) y→ø/s—iy (止摄齿音开口字变读为洪音)

(12) y→ø/si— (原止摄齿音开口字变洪音后又失掉韵尾，形成支思韵)

(13) $\begin{Bmatrix}ɔ\\e\end{Bmatrix}$→i/—y (蟹摄一等合口及三四等字，包括由梗曾等摄变来之入声字、变入齐微韵)

(14) w→ø/wi— (由通摄变入流摄之入声字，以及原流摄之唇音字，变入鱼模韵)

关于入声字，许多人说《中原音韵》中有入声字，也有许多人说没有，我的看法是：《中原音韵》所代表的那个特定的方言的音系没有入声字了。这个特定方言可以说是现代北京话中“口语”音的祖语。周德清是根据实际口语记录的。《中原音韵》中，原来江宕摄的入声字全部出现在萧豪韵里，只有少数被选收在歌戈韵里。根据“读书音”，江宕摄的入声字应该都出现在歌戈韵，但根据“口语音”则应该出现在萧豪韵。原来梗曾摄的入声字根据“口语音”应该出现在皆来或齐微韵(改读收噫)，这与它们在《中原音韵》中的分配是完全一致的。根据“读书音”，梗曾两摄合韵后，其中的入声字都应分入车遮韵，但实际上《中原音韵》的车遮韵没有把它们收进去。因此，我们看得出，《中原音韵》所依据的是“口语音”，而且当时这个方言确实已经没有入声了，因为这些入声字既改读为收噫(皆来、齐微)，或改读为收呜(萧豪，尤侯)，后面就不可能再有入声韵尾了。不过当时的读书音倒可能有入声，那个入声的读法应该是一个喉塞音韵尾，其后当这个韵尾消失时，这类入声字就很自然地进入了车遮、歌戈、鱼模等直喉韵部。①

① 关于入声字的较详细的讨论，请参看拙作《论入声字之演化规律》。刊于《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78，407—433。

《字母切韵要法》再辨*

耿 振 生

《康熙字典》的"等韵"部分共有三种韵图，其中的第一种《内含四声音韵图》和第二种《明显四声等韵图》是同一系统，属《字母切韵要法》，第三种《等韵切音指南》自成一个系统。两个系统的性质不同，后者是改并元代刘鉴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而成，是述古性质的著作，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把它作为构拟中古音的主要根据之一；前者是明清的新派韵图，与宋元等韵相差甚远。本文讨论的是前一系统。

前人曾对《字母切韵要法》作过研究，但往往重在考证它的渊源出处，对其音系则所涉未深。本文主要对它的语音系统做一些分析，看它在等韵学史上的地位及对研究近代汉语语音的价值如何。此外，对其渊源出处问题也提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前人对《字母切韵要法》来历的探讨

一部钦定的《字典》，卷首赫然列上几部韵图，十分引人注目，然而这些韵图的来历却鲜为人知。韵图前后都没有作者的题署，而且《康熙字典》的凡例也对它未置一词，因而它的来历出处成了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很长时期内是一个疑案。《康熙字典》问世是在1716年，此后不久，著名音韵学家江永（1681—1762）作《康熙字典等韵图辨惑》一文，说："……书首有等韵一卷，不言出于何书。……盖等韵一卷，本非当时修书者（按、指《康熙字

* 83级汉语史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典》的编者)所撰,其歌诀多鄙俚,乃昔时言等韵之书,不知出谁手,修书者失于审择,故漫载之书首也。”乾隆年间,曾有贾存仁在其所作《等韵精义》一书中提到《字母切韵要法》即释家《大藏切韵要法》,但他的说法不大为人所知。到清末,劳乃宣《等韵一得》仍称:“四库著录存目,皆无其名,不知《字典》采自何处。间尝广询通人,无知之者。”“博雅君子,如有知此两书源流以示我者,不啻百朋之锡焉。”可见有不少学者曾为此而困惑。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赵荫棠先生经多方考证,基本上搞清楚了《字母切韵要法》的来龙去脉,他得到的结果是:

(一)《字母切韵要法》(以下或简称《要法》)本身原是流行于佛门中的《大藏字母切韵要法》(即贾存仁所说的释家《大藏切韵要法》,以下或简称《大藏》),原本中除了《内含四声音韵图》(以下或简称《内含图》)、《明显四声等韵图》(以下或简称《明显图》)和歌诀,还附有一些充满佛教气息的经偈颂赞,并题有“清中天竺沙门阿摩利谛译”字样,这些东西在《康熙字典》中都被删去了。此书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四十一年(1702)之间,印行于北京地区。

(二)还有几部韵书、韵图与《大藏字母切韵要法》关系密切,一是《大藏字母九音等韵》(以下或简称《九音》),一是《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以下或简称《三教》),一是《谐声韵学》。其中,《九音》的作者也是阿摩利谛,《三教》的作者中也有阿摩利谛。赵氏认为,《九音》是《大藏》的最初形式,《三教》与《大藏》是孪生姐妹,《谐声韵学》又是据《三教》而作。

(三)《大藏字母切韵要法》之得以改头换面跻身于《康熙字典》,是由于清初顺治、康熙二帝既崇佛,又爱好音韵,有些上层僧侣可以接近皇帝,因而这部流行于佛门的韵图可达于内庭,引起康熙帝的兴趣,遂采入《字典》。它的恩遇又同时是它的不幸,原来清初二帝虽然佞佛,却不喜欢佛徒夸耀恩荣,曾兴过佛教文字狱。

《大藏》进入了《字典》，但被加以删削，不仅去掉了经偈颂赞一类的枝枝节节，还去掉了“阿摩利谛”的题名。①

赵氏的考证，比前人都较为详密可靠，一个隐蔽多年的秘密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不管作者的署名“阿摩利谛”是真名还是假名，是清人还是天竺人，这都无关紧要，可以肯定的是《字母切韵要法》出自佛门，《康熙字典》的作者只是对它删削了一下，并没增加什么东西。

《大藏》和《九音》都题作“清中天竺沙门阿摩利谛译”，恐不可信，这样反映汉语语音的著作在当时不可能产生在外国的土地上，再翻译而来。所谓“译”，无非是为了增加一点佛教色彩。

以上提到的是前人对《字母切韵要法》渊源出处的考证。关于音系，在一些音韵学著作中也有所论述，如清代江永《音学辨微》、劳乃宣《等韵一得》，今人有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李新魁先生的《汉语等韵学》等。专门讨论它的音系的文章较少见，主要有李新魁《康熙字典的两种韵图》一文，载于一九八〇年第一期《辞书研究》，这里不详述了。

二、《字母切韵要法》的内容

《康熙字典》的“等韵”部分，自“证乡谈法”歌起，至《等韵切音指南》韵图止，中间并无分界标志。若从内容分析，应当是“贴韵首法”以前为一个系统，“赞嘱等韵西江月”以后为另一系统，但原本《大藏字母切韵要法》中收有“西江月”至“变形十八部”的全部内容，所以要把“变形十八部”以前的内容都算在《字母切韵要法》之内。《内含四声音韵图》和《明显四声等韵图》是《要法》的主体，此

① 见赵荫棠《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考证》（载《史语所集刊》三本一分，又《等韵源流》后附），《大藏字母九音等韵跋》（载《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第3号，1943年，又《中原音韵研究》后附），《谐声韵学跋》（载《中法大学月刊》一卷三期，1932年，又《中原音韵研究》后附）。

外就是若干歌诀和"切字样法"一段解说。

（一）歌诀

歌诀共分成了三组，第一组在«内含图»之前，有"证乡谈法"、"分九音法"、"分十二摄韵首法"；第二组在«内含»«明显»二图之间，有"寄韵法"、"借入声法"、"揭十二摄法"、"分四声法"；第三组在«明显图»之后，自"切字样法"至"变形十八部"。这些歌诀中，有少数可断为«要法»作者自撰，包括"分十二摄韵首法"、"寄韵法"、"借入声法"、"揭十二摄法"、"切字样法"第一首和"贴韵首法"，它们的内容和两韵图联系紧密，也不见于前人著作。另外的大半歌诀则是从前人著作中抄来的，如"分九音法"、"明等第法"、"检篇卷数法"取自元代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证乡谈法"、"分四声法"、"赞嘱等韵西江月"、"揭入声法"等取自明代释真空«直指玉钥匙门法歌诀»和«总括玉钥匙玄关歌诀»，"切字样法"第二首、"检篇海部首捷法"、"揭韵摄法"等取自释真空«新编篇韵贯珠集»，此类歌诀的内容与«内含»«明显»二图没有直接关系，而字句或较原文略有更改。例如，«直指玉钥匙门法歌诀»的"乡谈辨括"原文是：

> 乡谈岂但分南北，每郡相邻便不同，
> 经史故教音韵证，不因指示又难通。

«要法»的"证乡谈法"改了四个字：

> 乡谈岂但分南北，每郡相邻便不同，
> 由此故教音韵证，不因指示甚难明。

其余各首与此相类。

（二）«内含四声音韵图»

«内含图»是显示声韵拼合的韵图。它按韵母的四"韵"分成四张图，每韵一图。«要法»中所谓"韵"实质是今天所说的"呼"，开口正韵相当于开口呼，开口副韵相当于齐齿呼，合口正韵相当于合口呼，合口副韵相当于撮口呼。每图之内都包含了十二韵部，«要法»

中把韵部叫作“摄”。图上同摄之字列为一横行，但迦、结二摄共居一行，故十二摄实排了十一横行。另外还有三个虚行，没有字只有圆圈，排头用圈起的“庚、根、干”等作标志，赵荫棠认为这三行是为蒸、侵、咸三个古韵摄留的虚位，是归并韵摄的记号。各图的最上边一横行是声母，它的声母系统采用了宋代三十六字母，但改群母为郡母，改床母为状母。

本图叫作“内含四声”，是因为图上不具备四声，只显示声母与韵母的配合关系，每一音列一个平声字，没有平声字则继以上去入之字。

（三）《明显四声等韵图》

《明显图》是声、韵、调体系完备的韵图，它把四个声调都展现出来，故冠以“明显”二字。在结构形式上，它不是《内含图》的简单扩展，而按另一种形式制作，它按十二摄分为十二图，每摄为一图，一图中包含了开合正副四韵即开齐合撮四呼。图上分四个横格，最上一格为开口呼，配《内含图》的开口正韵图；第二格为齐齿呼，配《内含图》的开口副韵图；第三格为合口呼，配《内含图》的合口正韵图；第四格为撮口呼，配《内含图》的合口副韵图。每格内按平上去入四声横列四行，全图共十六横行。最上面横排三十六声母，自右至左依次为牙音、舌头、舌上、重唇、轻唇、齿头、正齿、喉音、半舌半齿，这九类三十六母就是“分九音法”所谓的“九音”，分占了九个竖格。每一音节位置上，有字处填字，无字处填圆圈，惟没有入声的摄内要在入声地位上填圈起来的小字，叫作“借入声”。各图中还有无字无圈的空白格，以显示哪一类声母不能跟哪一类韵母相拼，如舌头音不拼撮口呼，就空出一格来。

《内含》《明显》两图的音系是同一个，区别只不过是体制编排的问题。《内含图》是《明显图》的简化形式，或者说是提纲，里边的字都为《明显图》所有，各字的声母、韵部（摄）、呼（韵）归属完全一

样。《明显图》则声、韵、调俱备，构成一个完整的语音体系。

三、《字母切韵要法》的音系

（一）声母和声调

《要法》依照传统韵图设三十六个声母，这三十六声母虽以宋人三十六字母为名，所辖字却不完全与三十六字母相当，而是根据现实中的语音状况有所变通。最主要的变通之处是把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的平声字归入相同部位的次清声母之下。如：

群母字归入溪母：茄瘸强狂穷渠乔葵群求
定母字归入透母：唐腾庭同提徒陶条屯甜
澄母字归入彻母：茶长幢重呈池除陈缠传
并母字归入滂母：爬朋平皮菩袍排裴盆贫
从母字归入清母：墙层曹樵财秦存蚕前全
床母字归入穿母：床乘崇巢柴愁

由于这一变通，图上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下没有平声字。为此还改变了两个声母的名称，即把群母改为郡母，把床母改为状母，因群、床（牀）二字已经转入溪穿二母下，不能再作全浊声母的代表字了，所以另选两个字形相近、韵母相同的仄声字郡、状来作代表字。至于从母和澄母，二字各有平仄两读，《要法》把它们放在仄声，仍有资格充当全浊声母代表字，无需改换。

《要法》三十六声母所辖字，与古代三十六字母不一致的占少数，一致的占多数，所以它的声母系统总的倾向是很保守的。

《要法》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这是沿袭中古以来的传统，不是当时官话的声调系统。《明显图》之前有“分四声法”：

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
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这首歌不是《要法》作者所创作，乃是从《总括玉钥匙玄关歌诀》抄来的，我们不能把它看作《要法》作者对四声真实调值的

描写。

迦、结、械、歌四摄具备平上去入四声，另外八摄只有平上去三声，没有入声，而有所谓“借入声”——从上四摄中取入声字外加圆圈列在入声一行。«内含»«明显»二图之间有一首“借入声法”：

迦结械歌四声全，该干迦下借短言，
庚于械求傀如是，冈高根钩歌内参。

«明显图»中借入声的情况大体与此歌相符，该干二摄开合口正韵借迦摄入声字，副韵借结摄入声字；庚傀二摄借械摄入声字；冈高根钩四摄借歌摄入声字。这种借法是根据什么，图中未显示出来。它们是否根据主要元音相同而互借呢？看来难说，因为冈与干、庚与根元音相同却不借同一摄的入声字，冈高根钩四摄元音不同却借了同一摄的入声字。这个问题尚待索解。

（二）韵母

«要法»十二摄中有四个阳声韵部：冈、庚、根、干；八个阴声韵部：迦、结、械、高、该、傀、钩、歌。我们把每摄中的一个韵(呼)算作一个类，高摄有开口正副韵两个类，钩摄有开口正副韵和合口正韵共三类，其余十摄各具四韵，合起来全图有四十五类。从理论上讲，一个类应是一个韵母，形式上«要法»就有四十五个韵母。但我们切不可停留在这个表面现象上，再深入追究一下，会发现这四十五类还不是«要法»的韵母系统。原来，作者已经指出这四十五类还需要进行合并，这样要减少一些类。作者通过“寄韵法”这首歌诀指明哪些类该合并，这首歌是：

双母重韵各有存，哲彻舌聂结内寻，
知等四字饥韵收，㧊蓍随孤是来因，
赀慈五字复归饥，裰入诀内对韵真，
猪除从居不须问，拙瓜相连一处云，
俎孤同韵君须记，悲眭三声傀相亲，
亦有蕒瘊乖中取，若用呼砑鸠内跟。

所谓“寄韵”，就是说有些字在图上没有和它们的同类字排在一起，而放到另外的地位上了，犹如寄人篱下。所谓“双母重韵”，大概是指《内含图》上同一横行有的地方并排了两行小字，其中有一行是寄韵的。例如开口正韵图第一横行的知组字有“哲彻舌聂”和“咤茶跺拏”两行小字，“哲彻舌聂”并不是迦摄开口呼的字，放在这里就是寄韵。上面这首歌诀指出了十二组寄韵字，解决的途径如下：

1．迦摄：照组声母的“挫碰刷”等字列在合口副韵，实际应归合口正韵，与“瓜”同类。

2．结摄：知组声母的“哲彻舌聂”等字列在开口正韵，实际应归开口副韵，与“结”同类；“叕歠吶”等字列在合口正韵，实际应归合口副韵，与“诀”同类。

3．裓摄：知组声母的“知池豸尼”等字列在开口正韵，实际应归开口副韵，与“饥”同类。

帮组声母的“㧊菩部模”等字列在开口正韵，实际应归合口正韵，与“孤”同类。

精组声母的“赀慈思词”等字列在开口正韵，实际应归开口副韵，与“饥”同类。

知组声母的“猪除柱袽”等字列在合口正韵，实际应归合口副韵，与“居”同类。

照组声母的“俎初龃疎”等字列在合口副韵，实际应归合口正韵，与“孤”同类。

4．该摄：照组声母的“蘽瘃攋衰”等字列在合口副韵，实际应归合口正韵，与“乖”同类。

5．傀摄：帮组声母的“悲裴倍眉”等字列在开口正韵，“眭劀”二字列在开口副韵，它们都应归合口正韵，与“傀”同类。

6．钩摄：非组声母的“呼碍浮”等字列在合口正韵，实际应归

开口副韵，与“鸠”同类。

以上十二组字在«内含图»和«明显图»两图中所处的地位不完全一样。(1)在«内含图»中迦结二摄共居一行，«明显图»中迦摄自成一图，结摄自成一图，因此，在«内含图»中结摄的“哲彻舌聂、叕娺呐”和迦摄字放在一起，而迦摄的“挫矬刷”和结摄字放在一起，到«明显图»中，它们都各归本摄，不相纠葛。(2)裓摄的“知池、𢷾菩、赀慈、猪除、组初”五组字在«内含图»中都寄韵，在«明显图»中都不寄韵，所在的韵符合“寄韵法”所归的类。这样，«明显图»中需要归并的不是十二组只有七组：挫组、哲组、叕组、橐组、悲组、睢组、呼组，这七组字在四十五类中都独成一个类，归并了它们，就减少了七类，四十五类减到了三十八类。

在«要法» 的初稿本«大藏字母九音等韵»中，韵母正好分成三十八类，与“寄韵法”完全一致。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旁证，由此我们确信«要法»作者所定的韵母是三十八类。

我们还要从三十八类中另分出一个类来，就是裓摄的“赀慈思词”等字。这些字在«内含图»中列在开口正韵，与“则贼塞”等字并排；在«明显图»中列在开口副韵，与“赍齐西”等字并排，这表明它们的韵母既不同于“裓”类的则贼塞，也不同于“饥”类的赍齐西，虽然“寄韵法”把它们并入“饥”类，我们还须把它们看成一个独立的类。

至此，我们共得到三十九个类，每一类代表着一个韵母，这三十九韵母就是«字母切韵要法»的韵母系统，这个韵母系统纯粹是从«要法»本身提供的材料而得出。

现把三十九韵母列如下表：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迦摄	迦类 a	加类 ia	瓜类 ua	
结摄		结类 iɛ		诀类 yɛ

冈摄	冈类 aŋ	江类 iaŋ	光类 uaŋ	惶类 yaŋ
庚摄	庚类 əŋ	经类 iəŋ	工类 uəŋ	弓类 yəŋ
裓摄	裓类 ei	饥类 i 赀类 ɿ	孤类 u	居类 y
高摄	高类 au	交类 iau		
该摄	该类 ai	皆类 iai	乖类 uai	
傀摄			傀类 uei	圭类 yei
根摄	根类 ən	金类 iən	昆类 uən	君类 yən
干摄	干类 an	坚类 ian	官类 uan	涓类 yan
钩摄	钩类 əu	鸠类 iəu		
歌摄	歌类 o	角类 io	锅类 uo	矍类 yo

这个韵母系统与中古的《广韵》韵母系统差别很大。《广韵》中的阳声韵母有 -m、-n、-ŋ 三种鼻音韵尾，入声韵母有 -p、-t、-k 三种塞音韵尾。到了《要法》中，-m 韵尾消失了，原收 -m 的韵都并入收 -n 的韵部内；原收 -p、-t、-k 的入声韵母消失了，入声字都归入阴声韵部，只作为一个调类存在；原来韵尾相同、主要元音接近的韵母大量合并，主要元音也相同了。《要法》十二韵部、三十九韵母比起《广韵》六十一韵部、一百四十二韵母来就大大简化了①。此外还有介音性质的变化，《广韵》开合两呼四等到《要法》中变成开合正副四韵即开齐合撮四呼。

这个韵母系统比《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也有较大差异。主要变化有两方面，一是韵尾的变化，《中原音韵》仍有-m、-n、-ŋ 三种阳声韵，《要法》少了一个 -m 韵尾；二是韵部的合并，把《中原音韵》的东钟部和庚青部合为庚摄，支思部、齐微部开口、鱼模部合为裓摄，寒山部、桓欢部、先天部、监咸部、廉纤部合为干摄，真文部、侵寻部合为根摄。《要法》比《中原音韵》四十七韵母简化了许多②。

---

① 《广韵》韵母从唐作藩先生之说。

② 《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从唐作藩先生、郭锡良先生之说(内部讲义)。

四、《字母切韵要法》音系与口语的关系

对《字母切韵要法》这样一部近代产生的韵图，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它的音系与当时的实际语言关系如何，看它是否反映口语，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口语。王力先生曾指出它的声母和声调比较保守，韵母系统较有革新精神，这是就全局而言，其中的细节和具体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以什么作为口语音的标准来评判《要法》？显然不能以今天的语音作为标准，只能用那些与《要法》同时或相近时代的最能表现口语的书面材料作标准。最合适的材料是上文提到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此外还可以参考相近时代另外一些反映北方口语的著作，如《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书成于1602年，作者徐孝，顺天人）、《五方元音》（书成于1654至1673年间，作者樊腾凤，尧山人）、《拙菴韵悟》（书成于1674年前，作者赵绍箕，易水人）、《西儒耳目资》（书成于1626年前，作者金尼阁，西洋传教士，此书记山西南部方言）等。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与《要法》有共同源渊关系，对这一点，赵荫棠、李新魁等看法都一致，可以说两书出于同一方言。我们还认为《要法》是在《三教》的基础上改制而成，因此，两书音系之间的差别不是方言间的差别，而是对口语音的表现程度不同，《三教》更接近口语，而《要法》则有更多的人为成分，与口语的距离大一些。现在我们对两书的语音系统作一比较。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有二十一个声母，它们是：

见 k、群 k'、疑 ŋ，
端 t、透 t'、娘 n，
帮 p、傍 p'，明 m、奉 f、微 v，
精 ts、从 ts'、邪 s，

照 tʂ、床 tʂ‘、审 ʂ，
影 O、晓 x，
来 l、日 ʐ。

其中的“群、奉、从、邪、床”都是清声母的代表字，而不是浊声母的代表字。

在十七世纪反映北方话口语的音韵著作中，声母多在十九个至二十一个之间，我们把前边提到的几部书的声母列为下表。表上只用了一套拟音，是为了表示相同的声类，各方言的实际读音未必都是这样。

《等韵图经》	《五方元音》	《拙菴韵悟》	《西儒耳目资》	拟音	《三教》的相当声母
见	金	姑	格	k	见
溪	桥	枯	克	k‘	群
影	云、蛙	乌	自鸣字母	ø	影
端	斗	都	德	t	端
透	土	瑹	忒	t‘	透
泥	鸟	奴	搦	n	娘
帮	梆	逋	百	p	帮
滂	匏	铺	魄	p‘	傍
明	木	模	麦	m	明
非	风	夫	弗	f	奉
精	剪	租	则	ts	精
清	鹊	粗	测	ts‘	从
心	系	苏	色	s	邪
照	竹	朱	者	tʂ	照
穿	虫	初	撦	tʂ‘	床
审	石	舒	石	ʂ	审
稔	日	如	日	ʐ	日
晓	火	呼	黑	x	晓
来	雷	卢	勒	l	来

巫	物	v	微
	额	ŋ	疑①

可以看出，《三教》二十一声母符合北方话的口语系统。《要法》三十六声母袭古，多出了十个全浊声母和知彻娘敷喻五母，这是一种复旧的做法，远远脱离了口语。

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事实，《要法》三十六声母所辖字虽然大多数和宋元等韵三十六字母一致，但也有一些不一致之处。上文提到全浊平声字归入次清，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字所归声母于古不合。这其实是透露出口语音的痕迹。例如，以浊声母字归清声母的(其中有的字兼浊上归去)：

高摄开口正韵去声精母字"造"，《广韵》昨早切，从母上声。(又七到切，清母)。

傀摄合口正韵去声清母字"萃"，《广韵》秦醉切，从母。

根摄开口副韵上声帮母字"膑"，《广韵》毗忍切，并母上声。

干摄合口正韵去声端母字"段"，《广韵》徒玩切，定母。

干摄合口正韵平声非母字"樊"，《广韵》附袁切，奉母。

以清声母字归浊声母的：

结摄开口副韵入声从母字"接"，《广韵》即叶切，精母。

结摄合口副韵入声禅母字"啜"，《广韵》昌悦切，昌母。

庚摄合口副韵上声郡母字"窘"，《广韵》居悚切，见母。

祓摄合口正韵平声邪母字"稣"，《广韵》素姑切，心母。

影母字和喻母字相混的：

高摄开口副韵上声喻母字"偠"，《广韵》乌皎切，影母。

根摄合口副韵上声影母字"允"，《广韵》余准切，喻母。

以上这些字，或以浊归清，或以清归浊，都不是作者的偶然失误，实是口语音中声母合流了，才使作者未能尽合古法。

---

① 关于《等韵图经》《五方元音》《西儒耳目资》的声母，可参看陆志韦《记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记五方元音》《西儒耳目资所记的音》诸文，《燕京学报》32、34期。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声调系统由“调声”、“理声”、“韵声”、“音声”四声构成，它们相当于阳平、上声、去声、阴平。平声分为阴阳两调，古全浊上声字归入去声，古入声字分别派入了阴、阳、上、去四声中，表现了近代北方话声调系统的特征。《要法》有平（不分阴阳）、上（保存全浊字）、去、入四声，与《三教》大相径庭，这说明它的四声是沿袭了传统韵书韵图，而不是从它的基础方言得来。李新魁先生认为，《要法》保存入声表明“入声字还是有它自己的特点，就是它还读为短言，即保存读音短促的特点。”① 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李先生也认为《要法》是从《三教》脱胎而来，那就应该承认《三教》所代表的方言就是《要法》的基础方言，既然这个方言中已经没有入声，又从何谈起“读为短言”的特点呢？应该说，这个入声调也和三十六声母一样，是复古的产物。至于那些确实保存入声的方言中入声字该怎么读，就不能从《要法》去推求了。

另一方面，和它的声母相类似，《要法》在声调问题上也有不合古法之处。它虽有入声调，而有的入声字却放在了舒声，如“结”字放在结摄平声，“彻”字放在结摄去声，“嚼”字放在高摄去声。各摄的名称本来都用平声字，而“结”“械”两个入声字也用作摄名。浊上归去的例字也可以找到，如上文提到过的“造”字。

平分阴阳、浊上归去是近代北方话的普遍特点，上面所举的《等韵图经》诸书都有这个特点。入声的有无在各书中不一致，《五方元音》、《拙菴韵悟》、《西儒耳目资》都有入声，表明近代北方还有不少方言保存着入声。《等韵图经》和《三教》没有入声，入声字在这两书中都分别归入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里。在明清之际的诸多韵图中只有这两部书入派四声，很值得注意。现把《三教》中出现的二百多个入声字开列于下：

派入调声（阳平）：达拔帀吸曷闸伐滑傑逆牒别捷辙舌协掘绝

① 见《康熙字典的两种韵图》，《辞书研究》1980年第一期。

覓啜穴及狄集习直十邑毒卒轴熟局舉蜀薄白宅特贼劾革钹铎昨儸嚼著杓学趯夺佛僕浊。

派入理声(上声): 蛤嗻恰瞥唠魄北各跋索觉却雀嗌矍。

派入韵声(去声): 鹈衲臘粒彆襪业涅谢灭撤列热趨月呐悦蒸逆（平去两收）匿密日立木入玉浴责擇勒末错落搟毂岳药略若籰犖。

派入音声(阴平): 獵扆歺答塔捺八矾帓师㩉跋遏喝拉掐眏冈押瞎刖法刷劫怯謺帖鼈擊接切泄摄噎歇迾诀缺抈拳雪拙歠说日吉乞的剔逼觅七即夕赤失乙骨秃蚰不支速竹束屋忽曲足宿出塚祴刻皗得忒稈则堿塞殆黑格客愕诺作恶咯角嚳爵鹊削酌绰烁约毛箸郭掇脱搦溥撮禢霍捋玃膢捉擉朔嫂曖礐。

这些入声字在四声中的分布特点是：全浊声母字都在阳平，次浊声母字多数归去声，清声母字多数在阴平。但分布的规律性不很严格，次浊声母字有一些归阴平，如“歺捺拉刖謺日觅诺箸礐”，清声母字有一部分归阳平、上声和去声，如阳平的“帀邑卒革”，去声的“鹈谢撤责毂”，上声的“蛤恰瞥北”等，(上声中只有清声母字)。本书中入声字的分派与今天的普通话、与«中原音韵»、与«等韵图经»均有不少差异。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按韵母分十二摄，每一摄就是一个韵部。它的十二摄和«要法»的十二摄是一一对应的，排列次序也一样，其间对应关系如下：

«三教»		«要法»
糸摄 a	——	迦摄 a
杰摄 ɛ	——	结摄 ɛ
罡摄 aŋ	——	冈摄 aŋ
庚摄 əŋ	——	庚摄 əŋ
及摄 i. ʅ. u. y	——	裓摄 ei. i. ʅ. u. y

高摄 au	——	高摄 au
该摄 ai	——	该摄 ai
裓摄 ei	——	傀摄 uei
根摄 ən	——	根摄 ən
干摄 an	——	干摄 an
勾摄 əu	——	钩摄 əu
革摄 o	——	歌摄 o

两书的摄名用字有同有异，但都是见母平声字，并且尽可能采用开口正韵字。因两书中各摄排列次第相同，以下我们称呼相对应的某一摄时就称为“第几摄”。

《三教》每摄内也分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一韵就是一个呼，和《要法》相同。本书在形式上有四十五个韵母，如下：

	开口正韵	开口副韵	合口正韵	合口副韵
佘摄	佘类 a	加类 ia	瓜类 ua	髽类 ya
杰摄		杰类 iɛ		掘类 yɛ
罡摄	罡类 aŋ	江类 iaŋ	光类 uaŋ	恇类 yaŋ
庚摄	庚类 əŋ	京类 iəŋ	工类 uəŋ	鬃类 yəŋ
及摄	赀类 ɿ	及类 i	骨类 u	局类 y
高摄	高类 au	交类 iau	镐类 uau	绍类 yau
该摄	该类 ai	皆类 iai	歪类 uai	衰类 yai
裓摄	裓类 ei	眭类 iei	傀类 uei	颀类 yei
根摄	根类 ən	斤类 iən	昆类 uən	君类 yən
干摄	干类 an	间类 ian	官类 uan	涓类 yan
勾摄	勾类 əu	鸠类 iəu	艀类 uəu	
革摄	革类 o	角类 io	郭类 uo	擉类 yo

我们分析了一下，认为这四十五个韵母当中有五个不是口语中的真正韵母：iei 韵母只有“眭劀”二字，疑是从刘鉴的《切韵指南》抄来，而非口语用字；撮口的 ya、yai、yau 只有照组字，合口的 uəu 只有非组字，本书中照组字的撮口韵是假的，应视为合口韵；

非组字的合口韵也是假的，应视为开口韵（下文还将讨论理由）。这样我们可以去掉 iei、ya、yai、yau、uəu 五个韵母，本书所代表的方言中约有四十个韵母。这和《等韵图经》(四十二个韵母)、《拙庵韵悟》(四十个韵母)很接近。

《要法》的韵母系统和《三教》很接近，不像声母、声调那样差别显著。从韵图的表面排列上看，两书各有四十五个韵母，且基本一致，差别在于《要法》结摄的开合口两个正韵为《三教》所无，《三教》高摄的合口正副两个韵为《要法》所无。按实有韵母，《要法》为三十九个，《三教》为四十个，所差仅一个 uau。可以说《要法》的韵母系统非常接近实际，不像声母和声调系统的复古保守。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要法》韵母系统中某些明显脱离口语之处，下面一一加以辨析。

第一，把 ei 韵母的"悲、祴"等字分开放在两个摄，不符合口语读音。

《三教》第八摄(祴摄，相当于《要法》傀摄)开口正韵 ei 韵母字有"悲倍眉祴刻殰得忒则墄塞殕黑勒"等，这些字在《要法》中被分别列在两个摄，"悲倍眉"等仍在第八摄，"寄韵法"把它们归入合口正韵，"祴刻殰得"等作为入声字放到了第五摄(祴摄，相当于《三教》及摄)开口正韵。《要法》虽然把这些字分列在两个摄，但作了种种暗示显示它们仍是同一类。其一，《明显图》第五摄开口正韵帮组声母之下加圆圈列上"悲裴倍眉"等字，这种形式与"借入声"相似，于舒声字却是全图仅见；其二，《内含图》第八摄开口正韵以加圆圈的"祴"字列为这一韵母的头一个字；其三，"分十二摄韵首法"和"贴韵首法"也在第八摄开口正韵的位置上列上加圆圈的"祴"字。这都是标志着"祴"等字和"悲"等字实属同一韵母。那么为什么韵图上要把它们分在两摄？我们推测，这大概是体例上的需要在《明显图》上，凡是有入声的摄，四韵(四呼)都要配上入声，而没

有入声的摄，不能在某一韵(呼)中出现入声。“祴刻得”等都是入声字，如果按韵母把它们放在第八摄，那么这一摄只有开口正韵有入声，其他三韵没有入声，而第五摄则三韵有入声，开口正韵独无入声。为了避免这种局面求得形式上的整齐，作者就把同一韵母的字分成两组，“悲”等舒声字在第八摄，“祴”等入声字移归第五摄。

第二，列字归韵(呼)有迁就古音之处，这表现在把口语中读为合口呼的字放在撮口呼的地位上。《要法》第四摄合口副韵见组声母下有“弓拱供恐”等，第八摄合口副韵见组声母下有“圭鬼贵魏”等，影组声母下有“威委苇位”等。在《三教》第四摄和第八摄的相应地位上并没有这些字，而列上了一些稀奇古怪无法辨识的僻字，另把“圭鬼威委”等常用字放在合口正韵。这本书有一个特点，在某些没有口语用字的音常常放一些冷僻的或自造的怪字，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成有音无字。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弓、圭、威”几组字在口语中不是撮口呼而是合口呼，《要法》把它们放在合口副韵是为了迁就它们的古音来源，即三四等。

第三、把知组声母字全部放在开口、合口正韵，照组声母字全部放在开口、合口副韵，不符合口语读音。

《三教》把“知彻澄”和“照穿床”两组声母合为“照床”一组，只拼副韵不拼正韵，这至少意味着此方言中知照二组声母合为一套，并且所拼介音没有区别。《要法》为适应三十六字母，硬把现实中的一套声母分立为韵图上的两套，在所拼的韵上加以区别，造成互补的局面，这不是口语的真实面目。而且“寄韵法”把居于正韵的知组字“哲彻舌”等并入副韵，又把居于副韵的照组字“拙碰刷”等并入正韵，也表明知、照二组所拼介音可以相同。李新魁认为《要法》中的列字表明“原来的 tʂ 组声母字此时尚读为 tʂi- 的音，tʂ 组声母仍与 i 元音相拼”①。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欠妥，《要法》中对知

① 见《康熙字典的两种韵图》。

照系字的处理是背离了口语的，不能作为考证口语音的证据。当时某些方言中知照系字有拼齐齿呼的，如《五方元音》和《西儒耳目资》所记的方言，但它们与《要法》没有关系。

那么《三教》中知照系字全归副韵是否符合实际呢？我们持否定态度。我们认为，知照系字完全没有开口字，不大可信。作者之所以如此安排，跟他的审音观点有关，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去看，就是归纳音位的方法问题。我们估计，此方言中知照系字都是拼洪音即开合口正韵，并且有单韵母ɿ和ʮ，作者把ɿ并在i中，把ʮ并在y中，不作为单独的韵母(上文我们考订《三教》四十个韵母，也顺着作者的意思，不把ɿ、ʮ算作单独的韵母)。大概在作者看来，所有的知照系字都有个ɿ或ʮ介音，单韵母的ɿ归入了i，ʮ归入了y，其他字也都得跟着走，开口字归入齐齿呼，合口字归入撮口呼。上文说《三教》的照系撮口韵母是假的，就是这个原因。这种处理方式比较独出心裁，赵绍箕的《拙庵韵悟》有与此相似之处，该书中"支池师"等不归开口呼，也不归i韵母的"启唇呼"(等于通常所说的齐齿呼)，而独立为一个呼叫"齐齿呼"，其他的知照系开口字也跟在其后，归入这个"齐齿呼"，这也是把知照系开口字当作有一个ɿ介音。

第四、"寄韵法"对韵的归并不是按实际韵母来做的。"寄韵法"提到十二组字，除了"赀"组为精组声母字，其余的字都在知、照、帮、非四组声母。由此推论：《要法》中之所以形成"寄韵"，主要原因是这四组声母在图上的排列有限制，知组只占开合口的正韵，照组只占开合口的副韵，帮组只占开口正副韵，非组只占合口正韵，如果有不符合这几条的，也要强行遵守这种限制，这样就有一些字所占地位不是它们的真正类属，需要由"寄韵法"另行纠正。但是，这个推论却靠不住。其一，这十二组字的归并不一定符合实际语音系统。械摄中的"知、排、猪、组"四组可以看成按韵母归并

的，另外八组则不然。八组中，“赀”组应该自成一类，上一节已经谈过了，“寄韵法”将其并入“饥”类并不妥当，从音位归纳的角度说，“饥”类中有精组声母的“赍齐西”等字，与“赀慈思”是对立的。至于“挫、哲、叕、蘘、悲、眭、呼”七组字的归并，更不是韵母的关系，而是因为它们所在的韵没有其他声母的字，它们各自独占一韵，显得孤零零的，所以要并入别的韵。就实际情况说，“挫、哲、叕、蘘”四组是应该归并的，但是作者把“哲、叕”归入齐撮口，并不符合语言事实。“呼”组也应该归并，但归入齐齿呼的“鸠”类未必合适，似应归开口呼。“悲、眭”二组不应归并，它们在《三教》中都占着一韵，有自己的独立韵母。其二，除了这十二组字以外，有不少应并而未并的，它们也可以叫作“寄韵”。例如知组字和照组字在图上分列于正、副韵，但实际上它们的韵母并没有这种分别，像冈摄中的“张长丈娘”是否真正的开口正韵字？“章昌商裳”是否真正的开口副韵字？各摄中的娘母字如“娘酿柠黏碾钮”等列在开口正韵是否符合事实？“寄韵法”均未提到。所以说，“寄韵法”归并韵母，不是为了表现语言事实，而是为了形式的需要。

“呼缶副浮妇伏”这一组字，今北方话里多为ou或u韵母，“寄韵法”归为齐齿呼难以令人置信。《三教》书中没出现这些字，我们不能用《三教》来肯定这些字在当时的实际韵母，不过可以肯定这些字在当时不是合口的uəu韵母，因为《三教》第十一摄合口正韵uəu韵母上没有一个常用字，只有几个很冷僻的字，按此书惯例，这种地方可视为有音无字。上文说《三教》四十五韵母中的uəu韵母是假的，并去掉了它，原因即在于此。

第五、《要法》还有一些地方脱离口语。

《三教》把“人”字放在第五摄的合口正韵，为u韵母，《要法》把它放在同摄开口副韵，为i韵母；《三教》把“那”字放在第一摄开口正韵，为a韵母，《要法》把它放在第十二摄开口正韵，为o韵母。

前，《要法》自然应该在后了。又《三教》中只提到《谐声韵学》而不提《要法》，也可作为一项佐证。

第三，《九音》的形式像是一部韵图或韵书的底稿，宜在《要法》之前，但不会在《三教》之前。从音系内容到制作形式，《三教》与《九音》都无直接联系，难以说它是从《九音》演变出来。

赵荫棠的说法似乎罅漏太多，颇难密合。根据种种蛛丝马迹，我们提出与他不同的看法。我们不妨这样推测：阿摩利谛、虞嗣、胡文伯等共同商讨、推敲，分头编写了音系相同的韵书《谐声韵学》和韵图《三教经书文字根本》。阿摩利谛的《三教》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但它太不合传统韵学的"正宗"，还不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口味，于是阿氏又作重修。先是变更十二摄次序，把衆摄放在第一位，该摄放在第七位，可能是为了迎合满文十二字头以 a 音为首的特点，[①] 成为现存《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样子。其后，又以三十六字母取代二十一声母、以平上去入四声取代调理韵音四声，以符合传统韵图，韵母也部分地作了修订，就成了《大藏字母切韵要法》。这部书受到皇帝赏识，遂采入了钦定的《康熙字典》。

六、结语

明清之际是等韵学兴盛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的等韵学著作数量可观，花样繁多，从其性质讲可分为三派。第一派以述古为宗旨，以中古时期的韵书和宋元韵图为标的，虽出于新作，并不反映当时的口语语音，《康熙字典》中的《等韵切音指南》、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韵谱》就属于这一类。第二派具有较鲜明的革新精神，突破了旧等韵的藩篱，以口语语音为基础而制作，反映官话或某一个方言（北方方言或南方方言之一支）的实际语音系统，《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属于这一类，这一派韵图对研

① 满文十二字头第一字头六音以 a 音为首，第二字头六音以 ai 音为首。

究汉语史用处最大。第三派居于上述两派之间，是古今杂存、新旧并包的一类韵图，它们在某些方面是依据口语而作，但不能完整地体现口语面貌；它们不以述古为宗旨，但在某些程式上又把古音奉为圭臬，牵合今音以就古音，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三十六字母为标准的声母，以平上去入四声为标准的声调，以古音一二等与三四等作为区分洪细的标准，它们的音系就成了杂糅古今、不古不今的混合体系。《字母切韵要法》《同文韵统》属于这一类，《要法》可以算作这一类的代表。

《要法》是在《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基础上“改制复古”的作品，既然有《三教》这种更接近口语真实面貌的著作，就不必再把《要法》当成研究近代语音的根据。它的价值主要在于代表着近代等韵学发展史上一个流派，所以值得重视。值得重视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它借助于《康熙字典》的力量而广泛流传，影响较大。

（补记：本文发稿后，作者又见到上海图书馆藏《谐声韵学》残稿，与赵荫棠文中所记不完全一致，似非故宫原本。本文中说故宫藏本已被移往台湾，是故宫图书馆工作人员告知的。谨志。）



《广韵》双声叠韵联绵字的语音研究*

陈　燕

一、引言

不论是上古时期还是中古时期①，都产生了一些双声叠韵联绵字。这种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了。近人王国维所编《联绵字谱》，专门搜集先秦两汉的联绵字；清代周春所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也搜集了唐代杜甫诗中的一些双声叠韵联绵字②。总的来说，学者们一般比较注重上古产生的双声叠韵联绵字的研究，而对中古产生的双声叠韵联绵字，研究得比较少。

《广韵》是宋代产生的一部韵书，书中的注释用了许多双声叠韵联绵字（还有大量的非双声叠韵联绵字③）。我们据《广韵》统计，上古产生的双声叠韵联绵字有548个，中古有365个，上古比中古产生的双声叠韵联绵字多。

双声叠韵联绵字，都具有两个比较和谐的音节。而不同时代产生的联绵字，自然会有一些不同的语音搭配情形，也就势必会程度不同地反映那个时期的某些语音特点。《说文解字》记载了先秦

---

* 81级汉语史研究生毕业论文。

① 上古与中古的时期划分，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② 他的双声叠韵包括了双声叠韵联绵字及复合词。他也有联绵字的称谓，定义与我们不同。他认为，"联绵字者，谓偏旁形体连绵而相类也。"见《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卷七《杨慎文集四则》第一则案语。

③ 据《广韵》统计约有1160个。

至西汉的语言文字事实，约有290个双声叠韵联绵字①，反映的是上古时期的语音情形。而《广韵》比《说文解字》记载的联绵字多出将近两倍。从时间角度看，《广韵》的双声叠韵联绵字横跨了上古、中古两个时期，这是极好的语音比较材料，大有研究的余地。

魏建功先生《古音系研究》认为，研究上古音有十项语音材料，而联绵字（魏先生叫"连绵词"）是其中的一项。魏先生曾打算以联绵字为材料，研究上古语音。可见联绵字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语音材料。

我们希望通过《广韵》双声叠韵联绵字的语音研究，发现和证实一些语音事实，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一些较为可靠的语音材料。

二、材料、根据及方法

我们研究的材料，主要是《广韵》② 注释部分所使用的具有双声叠韵关系的联绵字。我们统计总共有916个。这916个联绵字就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

还不能说这916个联绵字就囊括了上古及中古的全部双声叠韵联绵字。和《说文》比较，《说文》有的，《广韵》却没有。例如：

双声：臾曳。《说文》：曳[747]③，"～～也。"段注："犹牵引也。"（喻、喻）

叠韵：输孺。《说文》：孺[743]，"孺子也，一曰～～也。～～，尚小也。"段注：《方言·十二》儒输，愚也……输孺即儒输也。"（侯、侯）

双声兼叠韵：阢陧。《说文》：陧[733]，"危也，……，周书曰，邦之～～……。"（疑、物；疑、质）

---

① 根据喻遂生、郭力的统计。

② 根据《宋本广韵》，中国书店1982年影印。还参照了周祖谟先生《广韵校本》，中华书局1960年。

③ 单字右上角号码，是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的页数。

与《诗经》相比较，《诗经》有的，《广韵》也没有。例如：

叠韵：诡随。《大雅·民劳》："无纵～～，以谨无良。"（微、歌）

双声兼叠韵：睍睆。《邶风·凯风》："～～黄鸟，载好其音。"

这因为《广韵》是音韵专书，而不是辞书。而且《广韵》使用联绵字完全是为了释义的需要，有的单字仅用一个联绵字解释。例如：

崼[251]①：崼嵑　　　嫋[276]：婹嫋

僶[257]：僶俛　　　睥[354]：睥睨

与释义无关的联绵字，《广韵》一概不收。所以，《广韵》所收的联绵字仅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一部分占全部的百分比是多少，目前我们还无从知晓，需要普查全部联绵字之后才能说明。我们只是根据一部分双声叠韵联绵字进行研究的，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缺点。

联绵字的研究工作，前人已经做了不少，但一直不能令人满意。符定一《联绵字典》是搜集联绵字的一部专书，但其中有不少是复合词。王国维《联绵字谱》、杜其容《毛诗连绵词谱》② 等书，也把一些复合词看作联绵字。联绵字与复合词确有难以区别之处，这自然也成为《广韵》联绵字语音研究所遇到的首要问题。我们本着从严的原则确定《广韵》联绵字。

确定联绵字要有确切可行的定义。联绵字的名称最初见于宋朝张有的《复古编》③。此后，学者们虽相习使用，但它的定义不十分确定。王国维和王力两位先生从词汇特点及语音形式两方面对联绵字有比较明确的说明④。但根据他们的说法不能区别复合词

---

① 单字右上角的号码为《宋本广韵》的页数。

② 参见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该书对杜书有评价。

③ 参见宋张有：《复古编》下编 24 页。

④ 王国维《古文学中联绵字发题》（转录自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101页）说："联绵字合二字而成一语，其实犹一字也。"他的说法概括了联绵字的词汇特点。王力先生《中国语法理论》（中华书局1954版。下册183页）说："中国有所谓联绵字，就是声音相同或相近的两个字，叠起来成为一个词。"他的说法着重于联绵字的语音形式。

与联绵字。

我们认为，联绵字与复合词的本质区别在于整个结构能否拆开。如果可以拆开，拆开后又各有含义，而这含义与整个词的意义相同或相近，那就是复合词。例如“饥馑”（见母，微部；群母，文部）是准双声准叠韵关系。参阅文献资料：

《大雅·召旻》：“瘼我～～。”
《小雅·雨无正》：“降丧～～。”

这两处所见的“饥馑”一词都是“饥荒”的意思，而且是做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尔雅·释天》：“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①《尔雅》把“饥馑”两字分开解释，并且分开后每字的含义与整个词的含义相近，很明显，“饥馑”不是联绵字，而是复合词。

因此，我们区别联绵字与复合词主要根据下述标准：联绵字必须由两个不可拆开的音节构成，就是说必须是双音的单纯词。我们的标准主要着眼于联绵字的结构特点，可以大致把复合词和联绵字区分开。这基本上参考了周法高的说法②。不过周法高不叫联绵字，而叫做两个音节的“部分重叠”，而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名称，统叫联绵字。但是具体的识别必须仔细分析大量的文献资料，从材料出发，判断哪个是联绵字，哪个不是联绵字。

《广韵》是中古语音系统的代表，但其中所使用的联绵字绝非一个时期产生的。请看下面的材料：

1.鹈[158]：《广韵》：“鹈鹕，鸟名，似乌，苍白色。”
《尔雅·释鸟》：“鹭，～～。”（定、阳；定、鱼）③

---

① 《广韵》去声廿二震韵“馑”字下注云：“无谷曰饥，无菜曰馑”。释义与《尔雅》近似。

② 参见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180页。他说：“关于部分叠音的双音词和部分叠音的同义复词，二者间有时不易做明显的划分，后者由两个不同的语位构成，而前者则不易分析。”他的“部分叠音的双音词”即双声叠韵联绵字。

③ 括号内所注为上古声纽、韵部。

2.儱倲[217]:《玉篇》:"～～,多恶。"(来、来)①

儱倲《广韵》:"～～,不调。"

根据《广韵》以外的文献资料,可以断定"鹡鸰","儱倲"两个联绵字不是一个时期产生的。"鹡鸰"在《尔雅》时代已经产生了,"儱倲"则大约是南北朝产生的。如果把《尔雅》看作汉代以前的著作②,那么,《玉篇》距离《尔雅》约有七、八百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汉语语音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把不同时期产生的材料放在一起研究,显然会抹杀一些重要的语音特点。因此,既然《广韵》联绵字是若干时期的产物,就应该分期进行研究。

我们将《广韵》双声叠韵联绵字分为两个时期:

1. 上古时期:西晋(至公元316年)之前。

2. 中古时期:东晋到北宋前期(公元317年～1037年)

为众多的语音材料分期,仅仅根据《广韵》释义部分所提供的材料还远远不够,需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本文所查阅的资料主要有《尔雅》、《广雅》、《方言》、《说文解字》、《史记》、《汉书》、《文选》、《玉篇》、《集韵》等书③。我们查阅资料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确定联绵字;二是如果是联绵字,就尽量找出它的最早出处,以便较为准确地判断这个联绵字产生的大致时间。确定联绵字是个反复的过程,一旦发现新的文献资料,就要立即改正旧有的判断。直到现在,由于查阅的材料有限,所以,漏洞必定难免。

上古及中古时期的声组、韵部的归类,主要根据下列各书:

上古:唐作藩先生《上古音手册》、王力先生《诗经韵读》谐声偏旁部分。

① 括号内所注为中古声组。

② 何九盈先生的《尔雅的年代和性质》(载《语文研究》84.2)用充足的理由证明《尔雅》是战国末期的著作。

③ 详见附录三《主要参考书目》。

中古：丁声树、李荣《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宋本广韵》。

三、双声联绵字

周法高在《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中，把双声联绵字分为"严的双声"与"宽的双声"，这是根据杜其容《毛诗联绵词谱》[①] 分的。周法高的定义是："所谓严，指声母完全相同者。""所谓宽，就声母论，指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者。"[②] 我们基本同意他的说法。所不同的是：我们称"严的双声"为"双声"，"宽的双声"为"准双声"，名异实同。例如帮与滂，帮与並，滂与並都是唇塞音，发音部位相同而发音方法不同，这就是"准双声"的例子。

李方桂先生曾提出两条谐声原则[③]：一、上古发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谐；二、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可以互谐，不跟舌尖塞音相谐。我们的"准双声"基本遵循这两条原则。李先生的谐声原则还认为：塞音不常与发音部位相同的鼻音相谐。但此类情形，我们在上古准双声联绵字中发现了十五次[④]，为数不算少。而且谐声字也有塞音与鼻音相谐的[⑤]。例如：

白[b-]　百柏[p-]　陌[m-]
卯[m-]　奅[p'-]
丑[t'-]　纽[n-]
帛[b-]　绵棉[m-]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仍把同部位的鼻音与塞音组成的联绵字归入准双声的范畴。

---

① 见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九期。

② 参见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128、129页。

③ 参见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10页

④ 上古塞音与鼻音构成准双声的有：帮明：猦獼、螌蝥、珷玞。并明：纰缪。端泥：蟷蠰、葶苧、叮啍、濎泞、瀞諔。透泥：谀涊。溪疑：曲蘖、碕礒、陒隔。见疑：锟铻、蜈蚣。

⑤ 董同龢说："在p-、t-两系中，鼻音也有跟塞音相谐的。"（《上古音韵表稿》）。联绵字证明，k-系也有此类情形。

中古的“准双声”也基本根据以上条例来定。

我们所采用的声母系统，上古时期根据王力先生三十三声母①，中古则根据《切韵》三十五声母。下面列出三十三声母及三十五声母：

上古三十三声母

喉音：影[ø]
牙音：见[k]、溪[k‘]、群[g]、疑[ŋ]、晓[x]、匣[h]
舌音：端[t]、透[t‘]、定[d]、泥[n]、来[l]
照[ȶ]、穿[ȶ‘]、神[ȡ]日[dj]、喻[j]、审[sj]、禅[zj]
齿音：庄[tʃ]、初[tʃ‘]、床[dzh]；山[sh]、俟[zh]
精[ts]、清[ts‘]、从[dz]、心[s]、邪[z]
唇音：帮[p]、滂[p‘]、並[b]、明[m]

《切韵》三十五声母

唇音：帮(非)[p]、滂(敷)[p‘]、並(奉)[b]、明(微)[m]
舌音：端[t]、透[t‘]、定[d]、泥(娘)[n]、来[l]
知[ȶ]、彻[ȶ‘]、澄[ȡ]
齿音：精[ts]、清[ts‘]、从[dz]、心[s]、邪[z]
庄[tʃ]、初[tʃ‘]、崇[dʒ]、生[ʃ]
章[tɕ]、昌[tɕ‘]、船[dʑ]、书[ɕ]、禅[ʑ]、日[nʑ]
牙喉音：见[k]、溪[k‘]群、[g]、疑[ŋ]、匣(于)[ɣ]、喻(四)[j]、影[ø]、晓[x]

（根据唐作藩先生讲授的“汉语音韵学”笔记）②

关于双声联绵字，语言学界主要讨论喻四与定、禅、影的关系，心与山的关系，以及复辅音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各家的看法不一，《广韵》双声联绵字提供了一些旁证材料，促使我们重新讨论。

上古时期，喻四与定母的关系密切，曾运乾《喻母古读考》有所论述。他根据声训、异文等材料，提出“喻四归定”的说法，得到后

---

① 参见王力先生：《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18页。

② 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50页也有《广韵》35声母。不同的仅是：王力先生的全浊塞音和塞擦音是送气的。

来学者的普遍承认。在他之前，章太炎的古二十一纽①，黄侃的古本声十九纽②，都是把喻母归入影母③，而与舌音没有任何关系。

《广韵》双声联绵字证实，喻四与定母关系密切，而与影母的关系比较疏远④。例如：

蛦蜍[439]：《方言·十一》："鼅鼄，……，北燕朝鲜冽水之间谓之～～。"

儵蟰[15]：《山海经·东山经》："又南三百里曰独山，……而东南流注于沔，其中多～～。"

独狢[442]：《说文》："狢，～～兽也。"《山海经·北山经》："北嚣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白身犬首，马尾彘鬣，名曰～～。"

褕褣[15]：《方言·四》："襜褕，江淮南楚谓之～～。"

上述四例都是喻四与定母的组合，证明喻四归舌音是对的。王力先生上古三十三声母把喻四归入舌音，拟音为舌面中边音[ʎ]，定母为舌尖中音[d]。它们的发音部位相近，所以，可以构成准双声。

联绵字的材料还证实，上古时期的喻四不仅与定母构成准双声，也与禅母关系密切。例如：

茱萸[56]：曹植《蒲生行·浮萍篇》："～～自有芳，不若桂与兰。"

怟惿[21]：《说文》："～～，不忧事也。"

徜徉[56]：《淮南子·人间》："……，～～乎虹蜺之间。"宋玉《风赋》"……，～～中庭北上玉堂。

芍药[482]：《诗经·郑风·溱洧》："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山海经·北山经》："绣山多～～。"

这些例子，过去一般只看作叠韵联绵字，其实在上古也属于准双声。喻四与禅母的密切关系，谐声字也有所表现。例如：

予(喻四)　野(喻四)　墅(禅)

---

① 参见王力先生：《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81年，400页。
② 参见黄侃：《黄侃论学杂著》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③ 章太炎、黄侃的喻母不分喻三、喻四。见注①、②所列书目。
④ 上古有"湮窬"、"湮暶"，是影与喻四的组合，但不见于《广韵》。

也(喻四)　弛(禅)

冘(喻四)　忱、忱(禅)

这种现象，周祖谟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注意到了①。所以，他拟测喻四古读为[d]，端知等古读为[t]，禅母字古音当读为舌音塞音②。虽然他没有为禅母拟音，仅指出了大致的发音部位及发音方法，但是，在他的推测中，已经提出了禅母、喻四都归舌音，与端组发音部位相同的见解。他主要根据文字谐声，经籍异文等材料。现在联绵字的材料也可以进一步证实禅母归舌音是对的。

高本汉上古声母表③把喻四拟为d，定拟为dh，禅拟为d̂。从现代语音学角度分析，喻四④与定发音部位相同，区别在送气与否；喻四与禅发音部位相近，发音方法相同。总之，高氏把它们都拟为舌音塞音，从音理上解释了喻四与定、禅关系密切的原因，有一定的道理。王力先生拟禅为[ʑ]，与喻四[ʎ]的发音部位相近，从音理上确立了喻四与禅的密切关系。章太炎、黄侃把喻四归影，显然不符合语音事实。

除此而外，联绵字的材料还证明，喻四在上古不常与别的舌音声母相组合(仅两例例外，昌喻：犨曳[857]；喻端：谚谛[853])。喻四常与定、禅母组合，而定、禅母之间没有什么组合关系。这种情形与谐声材料不同。谐声、异文材料证明，禅、定关系密切。例如：

谐声：屯(定)　纯(禅)

　　　待(定)　恃(禅)

---

① 他说："禅母字之以他母字为声者，其所从之声母除正齿音及少数齿音字外，以喉音之喻母四等字及舌音一系之字居多"。见周祖谟著《禅母古音考》(《问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145页)。

② 见《禅母古音考》。

③ 参见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④ 李方桂说："他的(高本汉——笔者注)*d-是中古时代的喻母四等，他把喻母四等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上古*d-来的，一类从上古*z-来的"。见《上古音研究》。

异文：常（禅）读若棠（定）

《诗经·常棣》："常棣之华……。"《汉书·杜邺传》："……此棠棣角弓之诗所为作也。"

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每项材料所能反映的语音事实总是有限的。所以，《广韵》联绵字也不见得全面地反映了各种语音事实。

双声联绵字的材料表明：到了中古，喻四与禅、定的组合不常见了。因为喻四和禅母的音值都发生了变化①。喻四由[ʎ]→[j]，由舌面中边音变为半元音，在三十六字母中属喉音；而禅母随着章、昌、船、书一起由舌音变为齿音。总之，中古的喻四是半元音，定仍是舌音，禅则是齿音，所以，它们不再构成准双声了。

中古时期，喻四与影母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这从联绵字中可以看出。例如：

䲹鷛[15]：《广韵》："～～，木中箭笴。"《玉篇》："～～，木中箭笴。"

帟褑[117]：《广韵："～～，牛领上衣。"《集韵》："～～，一曰牛领上衣。"

喻四与影母的组合，上古不常见，到中古它们的关系才逐渐密切起来，原因是喻四的音值发生了变化，致使喻四与影母发音部位相近。

中古，喻四与影母各自的组合关系不同，影母与见、溪、晓、匣②诸母都有准双声关系。例如：

影见

嫕嫛[458]：《广韵》："～～，妇人貌。"

影溪

窒䓫[149]：《广韵》："～～，女作态。"

影群

① 中古前期，喻四尚未与匣（云）合并，喻四与匣（云）合并是中古后期的语音现象。请看"《切韵》三十五声母"及"唐末宋初三十四声母"（见北大汉语音韵史参考资料）。《广韵》虽是宋代韵书，但继承了《切韵》，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其反切是依照陆法言的。"（见《汉语音韵学》117页）所以我们把《广韵》仍看作中古前期的韵书。

② 这时，云母尚未从匣母中分化出来。

佚侨[277]:《广韵》:“～～,不伸。”

影晓

靴㸧[396]:《玉篇》:“靴,～～也。”

愉憪[270]:《集韵》:“～～,很戾。”

影匣

腕賭[265]:《玉篇》:“～～,小有财。”

睕眓[382]:《广韵》:“～～,转目。”

涸渌[297]:郭璞《江赋》:“泓汯～～,涒邻涸潾。”

鞍格[492]:《广韵》:“格,～～也。”

而喻四却不与见、溪、群、晓、匣诸母有组合关系。

综上所述，喻四虽与影母构成准双声，却不与其它喉牙音组合;而影母却与其它喉牙音组合。

需要指出,《广韵》联绵字证实:喻四与匣(云)的关系在这时还不密切,它们没有组合关系。而匣(云)与影母的关系比较密切,与见、溪、群、晓等声母没有组合关系。现举出影、匣(云)组合的例子:

蝺蠵[107]:《广韵》:“～～,虫名。”

涸渌[297]:郭璞《江赋》:“泓汯～～,涒邻涸潾。”

从以上事实看来，喻四有可能从舌音变为半元音时就与零声母的音值十分接近,所以只与影母组合，而不与其它喉牙音组合;而云母的音值在这时也与零声母十分接近。但喻四与匣(云)没有组合关系，可见它们的音值又各不相同。云母还没有从匣母中分化出来,《广韵》反切还有匣与云互用现象,如:雄、熊,羽弓切等等。可以断定,这时的云母已经处于[ɣ]向[j]转化的过渡阶段。所以,喻四变为半元音的时间可能比云母从匣母中分化出来变为半元音的时间要早一些。喻四、匣(云)变为半元音[j]，是有先后顺序的。

心母与山母,上古都是齿音,关系十分密切,它们经常组合,构成准双声联绵字。例如:

飒缅[224]：张衡《西京赋》："奋长袖之～～。"

骕骦[156]：《左传·定公三年》："唐成公如楚，有两肃爽马。"张协《七命》："驾红阳之飞燕，骖唐公之～～。"

鹔鹴[156]：《说文》："～～也，五方神鸟也。东方发明，南方焦明，西方～～，……。"

蟋蟀[448]：《诗·唐风·～～》："～～在堂，岁聿其莫。"《方言·十一》："蜻蛚，楚谓之～～，或谓之蛬。"

蠨蛸[133]：《诗·豳风·东山》："伊威在室，～～在户。"《尔雅·释虫》："～～，长踦。"

谐声字也可证实心母与山母的密切关系。例如：

肖（心） 梢、蛸、捎（山）

叟（心） 搜、瘦（山）

相（心） 霜、孀（山）

宿（心） 缩（山）

黄侃比较早地发现了心与山的关系，把心归山①。周祖谟先生在四十年代也指出："可知审母二等字古盖读如心母矣"②。审母二等字就是山母。《广韵》联绵字组合的情形正与他们的说法相吻合。根据王力先生的拟音：心为[s]，是舌尖音，山为[ʃ]，是舌叶音，二者发音部位相近，所以，它们经常构成准双声。

但是，联绵字材料证明：精组的其它声母与庄组其它声母没有双声关系，独有心母与山母有双声关系。这个问题曹宝麟《诗骚联绵字辨议》③一文已经提出来了。这表明上古的庄组与精组（除心、山母之外）音值有很大的不同；而心母与山母的音值则是相近的。到了中古，心、山的组合不见了，而出现了山清、清初组合的例

① 参见王力先生《汉语音韵学》401页。

② 参阅周祖谟先生：《审母古音考》（《问学集》129页）

③ 见北大《语言学论丛》第九辑。

子。例如：

山清

傻傚[404]：《广韵》："～～，不仁。"

清初

村栅[490]：《广韵》："～～"，《说文》曰，坚偏木。"周祖谟先生《广韵校本》说："坚为竖。"（查《说文》，栅[257]："编竖木也。"无"村栅"二字。——笔者注）

这种现象不太多。由此可以推测，中古的庄组与精组的关系比上古要稍为密切一些，而心、生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了。

来母在双声联绵字中是个比较活跃的声母，无论是上古还是中古，它都是舌音，一直拟为边音[l]。来母除与发音部位相同的端组（中古有知组）以及发音部位相近的章组（仅上古来母与章组发音部位相近）构成准双声关系外，还与其它各组声母都有组合关系。看来这决非偶然。例如：

並来

薜荔：《离骚》："……贯～～之落蕊。"

来帮

璘编：杨雄《甘泉赋》："翠玉树之青葱兮，壁马犀之～～。"

来溪

唴哴：《方言·一》："平原谓之啼极，无声谓之～～，齐宋之间谓之喑。"

见来

桄榔：杨雄《蜀都赋》："布有橦华，麦有～～。"

这种现象只有从复辅音角度可以得到解释。我们把它看作特殊的双声，因为这种现象不合我们定的双声原则，而且我们从复辅音角度对这类联绵字进行分析也是尝试性的。

请看下面的来母组合表：

类别 \ 数目 \ 时间	上古	中古	小计
来＋端组①	25	21	46
来＋章组②	4	5	9
来＋日、喻③	7		7
来＋帮组	19	5	24
来＋见组	21	17	38
来＋精组	16	9	25
来＋晓组	9	7	16
总　　计	101	64	165

综合上表所列，来母与下列几组声母组合得最多：端组、见组、帮组、精组、晓组，拟成复辅音就是，tl-、kl-、pl-、sl-等等，与学者们普遍承认的，从谐声字得来的复辅音正相吻合。请看谐声材料：

录、绿[l-]、剥[p-]　　[pl-]
各、格[k-]、洛、路[l-]　　[kl-]
赖[l-]、獭[t-]　　[tl-]
娄[l-]、数[s-]　　[sl-]

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利用单音词读为双音词的材料证明古有复辅音。如：

团——→突栾——→团栾
螳——→突郎——→螳螂

在我们看来，“团栾”，“螳螂”也是双声叠韵联绵字。请看联绵字材料：

螳螂[159]：《方言・十一》：“～～谓之髦，或谓之虰，或谓之蛘蛘。”《礼记・月令》：“仲夏三月，小暑至，～～生。”（来、阳；定、阳）

团圝[106]（栾）：《广韵》：“～～，圆也。”孟郊《惜苦诗》：“可惜大雅志，意比小团栾。”（定、桓；来、桓）

---

① 来＋端组，有端、透、定而无泥，中古包括知、彻、澄而无娘。“来＋×组”，包括“×组＋来”的语音形式。

② “来＋章组”上古仅有章、禅，中古仅有章。

③ “来＋帮组”以下各类，仅在叠韵、准叠韵范围内统计的。上古的“来＋庄”1例，中古“来＋庄”2例，因数目少没列入表，在此说明。

"螳螂"是上古产生的联绵字，"团圞(栾)"则是中古产生的联绵字。如果按林语堂的说法推论，中古、上古都有复辅音。

现代汉语已经没有复辅音了，但有些情形很像残留下来的痕迹。例如：

稀里哗啦　糊里糊涂　劈里啪啦　窟窿　旮旯　邋遢

四个音节词的"里"只起构成一个音节的作用，而没有任何词汇意义，但又不能与它前面的字分开。所以，从"里"的依附性来看，似乎与复辅音的特点有些相象。两个音节的词，如果用复辅音描写就是，窟窿——[k'l-]，旮旯——[kl-]，邋遢——[lt'-]。现代汉语的这种现象与复辅音有没有继承关系，目前仅从语音角度考察还说不清楚，有待于对上述词做进一步的历史研究。

四、叠韵联绵字(之一)

同双声联绵字一样，我们把叠韵联绵字也分为叠韵、准叠韵两种。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叫做"严的叠韵"、"宽的叠韵"。我们的叠韵相当于周法高的"严的叠韵"，准叠韵相当于他的"宽的叠韵"。特别要说明：周法高"宽的叠韵"是"指古音邻部或虽同部而开合、介音、韵尾不完全相同者"。① 我们判断准叠韵主要根据每一韵部的主要元音是否相同，韵尾发音部位是否相同，不大注意韵部的开合及介音。因为就我国传统的押韵方式来说，最重要的是主要元音和韵尾，联绵字的叠韵组合也是如此。

所谓"准叠韵"指的是邻近韵部的组合，它有着与"叠韵"相同的音响效果，清人早就注意到了。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已把叠韵分做两类：一类叫做叠韵正格，一类叫做叠韵广通格②。周春把106韵("平水韵"。)范围内的同部相押看作叠韵正格，而一些

① 见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129页。

② 周春说："两字同韵谓之叠韵，若就《广韵》206部或独用或通用，如今《平水韵》，本此为叠韵正格。""凡古韵可通者，如支微齐佳灰、真文元寒删先之类，广通者可为叠韵。"

邻近韵互押则是叠韵广通格。这与我们定的中古时期的叠韵，准叠韵十分相似。中古的叠韵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广韵》的同韵相叠；二是《广韵》的同用韵相叠。中古的准叠韵就在十六摄范围内，凡同摄异韵相叠(不包括同用)为准叠韵，因为同一韵摄内的韵，它们的韵腹是相同或相近的，韵尾也是相同的，或是发音部位相同。[1]

我们的叠韵、准叠韵，上古根据王力先生的古韵三十部，中古则根据《广韵》和十六摄，以及《齐梁到隋代汉语四十三部》。现列出《齐梁到隋代汉语的四十三部》：

阴声韵		阳声韵		入声韵	
1 支	[e]	14 真(谆臻)	[en]	29 质(术栉)	[et]
2 之(脂)	[i]	15 文(欣)	[ən]	30 物(迄)	[ət]
3 微	[əi]	16 元(魂痕)	[ɐn]	31 月(没)	[ɐt]
4 鱼	[o]	17 寒(桓删)	[ɑn]	32 曷(末辖)	[at]
5 模(虞)	[u]	18 先(仙山)	[an]	33 屑(薛黠)	[at]
6 齐(祭)	[ei]	19 东	[uŋ]	34 屋	[uk]
7 皆(佳夬废)	[ai]	20 冬(钟)	[oŋ]	35 沃(烛)	[ok]
8 咍(灰泰)	[ɑi]	21 江	[ɔŋ]	36 觉	[ɔk]
9 宵(萧肴)	[au]	22 阳(唐)	[aŋ]	37 铎(药)	[ak]
10 豪	[ɑu]	23 耕(庚清)	[ɐŋ]	38 麦(陌昔)	[ak]
11 歌(戈)	[ɑ]	24 青	[eŋ]	39 锡	[ek]
12 麻	[a]	25 蒸(登)	[əŋ]	40 职(德)	[ək]
13 侯(尤幽)	[əu]	26 侵	[əm]	41 缉	[əp]
		27 谈(覃衔)	[ɑm]	42 合(盍狎)	[ɑp]
		28 盐(添咸严凡)	[ɑm]	43 叶(帖洽业乏)	[ap]

(摘自唐作藩先生编的《汉语史参考资料》)

---

(1) 参见《辞海·语言文字分册》上海出版社 1977 年。该书对韵摄的解释是："等韵学家把韵腹和韵尾相同或相近的韵，归并为一类，称为韵摄。"

按照上述标准，现统计《广韵》叠韵、准叠韵联绵字（包括双声兼叠韵联绵字）如左表：

数目 分类 时期	叠　韵	准叠韵
上　古	286	110
中　古	254	31
总　计	540	141

左表说明：不论上古还是中古，叠韵联绵字总占绝对优势。另外，中古准叠韵的总数比上古减少了三分之二还多。原因如下：汉语的语音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每个音节都由声、韵、调组成，而韵母一般是由韵头、韵腹、韵尾构成。韵腹无疑是韵母的核心，由主要元音担任，在整个音节里发音最为响亮，区别特征最为明显。上古时期，没有韵书，诗歌的押韵就凭听觉来判断，往往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韵尾相同或发音部位相同，就看作是押韵的，因为达到上述两点，就可以构成语音和谐。准叠韵情形与诗歌押韵十分相似，所以势必上古诗韵多通韵，联绵字多准叠韵。到了中古，有了韵书，诗人可以照韵书做诗，因此，相近韵部相押与相谐的现象自然大大减少。可见韵书不仅对诗歌押韵有影响，而且对叠韵联绵字也有影响。

准叠韵的实质，是两个字音的相近性。王力先生《同源字典》把相近的语音归为四类①。我们的准叠韵采用其中的三类。②

1．对转：主要元音相同，韵尾的发音部位也相同。如：之、职对转[ə:ək]

2．旁转：主要元音相近，韵尾相同（或无韵尾）。如：鱼、支旁转[ɑ:e]

3．旁对转：旁转而后对转。如：鱼、东旁对转[a:ɔŋ]

旁对转是最远的界限，在我们看来，如果超过旁对转的界限，

---

① 参见王力：《同源字典》中的《同源字伦·二》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② 王先生的对转、旁转、旁对转规定了语音相近的范围。我们把共时系统的相近语音组合叫做准叠韵。而把历时语音系统的语音变化叫做对转、旁转、旁对转。

就不再是准叠韵联绵字。

下面按阴、阳、入三者之间不同的组合，列出上古准叠韵联绵字。

一、阴入组合(主要元音相同)

1．脂质[ei][et]①

膍胵[33]:《说文》:"胵，鸟～～也。"

密肌[33]:《尔雅·释鸟》:"～～、繫英。"

蒺藜[35]:《尔雅·释草》:"茨，～～。"《易·困·六三》:"困于石，据于～～。"

2．鱼铎[a][ak]

琥珀[491]:《汉书·西域传》:"罽宾出珠璣、珊瑚、虎魄、璧流离。"

虾蟆[144]:《说文》:"虾，～～也。"

镆铘[485]:《庄子·大宗师》:"我且必为～～，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

蒪苴[437]:《广雅·释草》:"蘘荷，～～也。"

3．支锡[e][ek]

崥崹[68]:张协《七命》:"金岸～～。"

脾胵[69]:《玉篇》:"埤苍，～～，胅腹也。"

4．幽觉[u][uk]

琇瑁[367]:《汉书·贾捐之传》:"又非独珠崖有珠犀～～也。"

噢咻[242]:《左传·昭三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注:"燠休，痛念之声。"

二、阴阳组合(主要元音相同)

鱼阳[a][aŋ]

琅邪[159]: 山名，在山东诸城县，秦始皇二十八年登～～，作台刻石纪功德。(见《辞源》1979年修订本)

苌楚[154]:《说文》:"～～，铫弋，一曰羊桃。"《尔雅·释草》"长楚、铫弋。"

三、阳入组合(主要元音相同)

① 各韵部音值，据王力先生的上古韵部。

月元[at][an]

蔦篏[264]:《广雅·释草》:"～～,桃支也。"

鹖鴠[362]:《方言·八》:"～～,周魏齐宋楚之间谓之定甲,或谓之倒悬……。"

四、阴与阴组合(主要元音相近)

1. 侯幽[ɔ][u]

怐愗[417]:《楚辞·九辩》:"直～～而自古。"注:"～～守死忠信以自毕也。"

螌蝓[191]:《说文》:"蝓,～～也。"

2. 幽宵[u][o]

窎窅[392]:《说文》:"～～,突(深)也。"

窈窕[276]:《诗·周南·关雎》:"～～淑女,君子好逑。"

3. 微歌[əi][ai]

逶迤[140]:《淮南子·泰族》:"可以逶蛇故能远,……。"

螇蛇[21]:《庄子·达生》:"泽有委蛇,出曰:请问委蛇之状语何。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紫衣而朱冠。"

4. 支鱼[e][a]

趑趄[33]: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注:"善曰,～～,难行也。"

榽苏[69]:《尔雅·释木》:"魄,榽橀。"注:"齐人谚曰,上山斫檀,～～先殚。"

5. 脂微[ei][əi]

恣睢[335]:《荀子·解蔽》:"无正而～～。"注:"～～,矜夸也。"

蛜蝛[44]:《说文》:"蛜威,委黍,鼠妇也。"

五、入与入组合(主要元音相近)

1. 月物[at][ət]

叆叇[339]:《通俗文》:"云覆为～～。"异体字暧曃[370]:《广雅·释训》:"～～,翳荟也。"

鯢魧[461]:《书·秦誓》:"邦之杌陧,曰由一人。"

2．缉葉[əp][ap]

鹗鹖[514]：《说文》："鹖，鸵鹖也。"《中华大字典》："鹗，鸡之伪字。"

岌嶪[515]：张衡《西京赋》："状巍峨以～～。"

3．质物[et][ət]

蛣蝠[456]：《说文》："～～，蝎也。"

熚煲[455]：《说文》："熚燮，火貌。"

六、阳与阳组合（主要元音相近）

1．真文[en][ən]

细缊[81]：《易·系辞下》："天地～～，万物化醇。"（又氤氲[81]，烟煴[81]，与细缊同）

缤纷[84]：《汉书·杨雄传·羽猎赋》："～～往来，辐铲不绝。"

2．文元[ən][an]

猃狁[257]：《史记·匈奴传》："匈奴，其先祖……，唐虞以上有山戎～～……。"

辕輐[259]：《广雅·释器》："～～，柳车也。"

3．谈侵[am][əm]

坎壈[312]：宋玉《九辩》："坎廪兮，贫士失志而志不平。"刘向《几叹·怨思》："惟郁之忧毒兮，志～～而不违。"

顑颔[311]：《说文》："顑，～～，食不饱，面黄起行也。"

七、阴入、阴阳组合（主要元音相近）

1．鱼屋[a][ɔk]

钜鹿[431]：《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赵王及张耳困于钜鹿城。"

蝺蠋[441]：《尔雅·释虫》："蚅，乌蠋。"

2．鱼东[a][ɔŋ]

蜙蝑[14]：《尔雅·释虫》："蜇螽，～～。"《说文》："蜙，～～，舂黍也。"

芙蓉[58]：《楚辞·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以为裳。"

（以上是上古准叠韵举例）

从上古联绵字韵母的阴、阳、入组合情况看，鱼部是个最活跃的韵部。它本身是个阴声韵，既与阳声韵组合，也与入声韵组合，

据《广韵》统计，总共有30次，占上古叠韵的27%。鱼部古读为[a]，是个最易读，最常读的音素，这可能就是鱼部组合最活跃的原因。

中古的准叠韵与上古稍有不同，一般不超出韵摄的范围。下面列出一部分中古准叠韵联绵字：

一、阳入组合(主要元音相同)

1. 通摄　屋东[uk][uŋ]①

蔍葱[431]：《广韵》："～～草。"《集韵》："蔍，草名，鹿蹄也。一曰～～。"

2. 梗摄　青锡[eŋ][ek]

绔绅[503]：《广韵》："～～，絜也。"《集韵》："～～，絜也。"

3. 山摄　曷寒[at][an]

驶輪[467]：《玉篇》："～～，蕃中马也。"白居易《武丘寺路宴别诸妓》："清管曲终鹦鹉别，红旗影动～～归。"

仙屑[an][at]

蠊蝢[472]：《玉篇》："蝢，～～。"

二、阴与阴、阳与阳、入与入组合(主要元音相近)

1. 遇摄　鱼模[o][u]

葅葢[51]：《广韵》："～～，似韭。"《集韵》："～～，菜名，似韭，出塞下。"

2. 臻摄　文谆[ən][en]

辉晬[253]：《玉篇》："～～，富有也。"物月　[ət]　[ɐt]

屹崪[457]：郭璞《江赋》："虎牙嵘竖以屹崪。"

3. 咸摄　盐谈[am][ɑm]

淊淡[313]：《广韵》："～～，水满貌。"

4. 山摄　先寒[an][ɑn]

栴檀[118]：《观佛三昧海经》："牛头～～，虽生此林，未成就，故不敢发香。"《玉篇》："～～，香木。"

---

① 我们的拟音，根据前面所列的《齐梁到隋代汉语四十三部》。这样，就使中古与上古的拟音标准一致起来。

月屑[ɐt][at]

儎偰[471]:《广韵》:“～～,净也。”

5. 通摄　东冬[uŋ][oŋ]

䡓踵[325]:《广韵》:“～～。”《集韵》:“～～,不能行貌。”

三、阳与入组合(主要元音相近)

1. 通摄　屋冬[uk][oŋ]

鵴鵏[14]:《玉篇》:“～～,鸟名。”《集韵》:“～～,鸟名。”

2. 咸摄　谈葉[ɑm][ap]

菩萎[518]:《玉篇》:“～～,水草,丛生水中,叶圆在茎端,长短随水深浅,江东食之。”

(以上是中古准叠韵举例)

中古准叠韵联绵字的特点是:主要元音相近,韵尾相同(或无韵尾)的准叠韵多,如:文谆[ən:en],鱼模[o][u]等等;而主要元音相同,韵尾相近的准叠韵比较少。如前所述,正是由于韵书对叠韵联绵字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准叠韵联绵字总数减少,二是准叠韵的组合形式发生变化,中古时期更注重韵尾的相同性,而对主要元音只要求相近性。

以上所分析的联绵字,不论是中古的还是上古的,都是同一时间层次的产物,可以称为“共时系统的准叠韵”。

如果我们从语音发展的角度来观察联绵字,还会发现一些历时语音变化的情形。大致有两种表现:

1. 上古产生的准叠韵联绵字,到中古变为叠韵联绵字。如:

蒴攡[224]:杨雄《甘泉赋》:“登降～～,单埢垣兮。”

上古:月、歌

中古:支、支

崥崹[63]:张协《七命》:“金岸～～。”

上古:支、锡

中古:齐、齐

膍胵[33]:《说文》:"牛百叶也,一曰鸟~~。"

上古: 脂、质

中古: 脂、脂

2. 中古产生的叠韵联绵字,如根据谐声偏旁,在上古是准叠韵。例如:

笼篆[11]:《广韵》:"~~,取鱼器。"

中古: 东、东

上古: 东、侯

(篆从聚得声,聚,侯部)

钴䥈[244]:《太平御览》南宋何承天《纂文》:"秦人以~~为铚镰。"

中古: 模、模

上古: 鱼、阳

(䥈从莽得声,莽,阳部)

歁歃[516]:《广韵》:"~~,痴貌。"

中古: 合、合

上古: 侵、缉

(歁从甚得声,甚,侵部)

上述六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个联绵字中只有一个字发生了语音变化。这种变化是有规律的,就是阴阳入对转的规律。由于语音的变化,致使上古的准叠韵到中古变为叠韵。有的是阴阳对转,有的是阴入对转,有的是阳入对转。总之,在历时语音变化中阴阳入对转较多,而旁转,旁对转较少。

关于历时系统的阴、阳、入对转及旁转、旁对转,还可以从联绵字字体变化中得到说明。

联绵字形体的变化性,许多语言学家对此都有过论述。王力先生总结形体变化的原因时说:"联绵字因为所重在声,所以字形上往往不很固定。"① 由于联绵字的上述特点,而使某些联绵字的不同字形之间形成了语音的差别,当这种差别横跨了上古与中古

① 参见王力先生:《中国语法理论》下册 183 页。

两个不同时期的时候，可以从中窥探某些语音变化的痕迹。现以《广韵》联绵字为例：

蝍蟟[457]：《广韵》："～～，蚇蠖也。"《广雅·释虫》："尺蠖、蠀蟟也。"王念孙注：《释文引字林云，蝛蟟、蚇蠖也。与蠀同。"

蝍，中古质部[et]

蠀，上古脂部[ei]

蝍，蠀阴入对转。

依稀[45]：《广韵》："～～。"《集韵》："～～，犹言髣髴也。"木华《海赋》："故何仿佛其色瑷霼其形。"

依俙，中古皆微部[əi]

瑷霼，上古皆物部[ət]

依俙，瑷霼皆属阴入对转。

啐律[454]：《广韵》："～～声。"

王褒《洞箫赋》："气旁迕以飞射兮，驰散涣以逫律。"

啐，中古质部[et]

逫，上古月部[ət]

啐，逫属旁转。

上述各例都是同一联绵字而具有不同形体。从我们掌握材料看，这些不同形体基本属于不同时期。它们的语音变化，也基本不出阴、阳、入对转及旁转的范围。

还可以用一些古代方言材料来说明。

根据文献资料，有些联绵字的不同语音形式出现在同一时期。有下列几种情形：

1．方音差别：

鹎鸭[362]：《方言·八》："～～，周魏齐宋楚之间谓之定甲，……，自关而西、秦陇之内谓之鹖鸭。"

鹎，上古元部[an]

鹖，上古月部[at]

杨雄已明确指出，鹎鸭，鹖鸭是方音差别。

2．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记载：

暍䁾[110]:《广雅·释诂》:"～～,烦也。"《说文》:"䁾,安䁾,昷也。"段注昷各本作温,今正。《广雅》云:暍,～～,烦也。 亦作暍,语之转耳。"

《说文》没有暍䁾,《广雅》没有安䁾。安、上古元部[an];暍,上古月部[at]。

蹣跚[102]:《晏子春秋·谏上》:"冻寒不得短褐……,敝散无走,四顾无去,而君不邮。"《史记·平原君传》:"民有躄者,槃散行汲。"

敝,上古月部[at]。

槃,上古元部[an]。

幂歷[501]: 左思《吴都赋》:"幂歷江海之流。"潘岳《射雉赋》:"阘阘蔼叶,幎歷乍见。"

幂,上古铎部[at]

幎,上古耕部[eŋ]

上述四例,前三例为阳入对转,最后一例为阳入旁对转。

第二类联绵字的特点与第一类联绵字的特点相同,都是在同一时期而有相近的两个读音。只是第二类联绵字,没有文献资料证明它们是方音,但可以推测它们也是方音。

对方音的认识,古人早有论述。清代学者江永在《古韵标准》第八部总论中说:"凡一韵之音变则同类之音皆随之变,而古音未曾不存,各处方音往往有古音存焉。"江永的论述十分正确,方音保存了古音的观点,至今仍为语音学界所公认。

既然方音保存了古音,那么,方音之间就有了不同的时间层次。因此,鸺鹠与鹠鸺,安䁾与暍䁾、敝散与槃姗,幂历与幎历,各对联绵字的不同读音也并非一个时间层次产生的,某些字可以推到更早的时代,即比上古时期更古的时期。

从语音上分析,这些不同时间层次产生的读音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们仍不出对转,旁对转的范围。进一步说,对转、旁转、旁对转不仅上古、中古有,而且比上古更早的时期也可能有。

历时语音系统的阴阳入对转、旁转、旁对转与共时语音系统的

准叠韵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就是语音的相近性。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曾说："古合韵即音变之权舆。"段氏这句话的整个意思是，古合韵的现象是后来语音变化的开始。他的合韵已包含了我们所说的阴阳对转、旁转、旁对转。他把共时的合韵与历时的语音变化联系起来，找到了语音变化的内在原因，即邻近韵部的相互影响，使语音产生同化或异化，语音的相近互谐是音变的开始。段玉裁把合韵与语音变化贯穿起来，看到了语音的相近性是两者共有的。段氏所说极有道理。准叠韵与合韵，就语音相近这点来说是共有的。如果把古合韵可以看作音变的开始，那么，也可以把准叠韵看作某些语音变化的开始。例如：共时准叠韵有脂质组合，如，"密虮"，"蒺藜"等。历时语音变化有"膍胵"，胵由质[et]→之（脂）[i]。"膍胵"，上古本来是准叠韵关系，到中古，由于胵的语音变化，使整个联绵字变为叠韵联绵字。变化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联绵字两音相互影响，使入声韵与阴声韵同化；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脂质本来主要元音相同，都是[e]，只是韵尾不同，在长期读音过程中，入声韵尾自然脱落，形成了阴入对转的局面。

阴阳入对转、旁转、旁对转的理论，是把这种现象抽象化的结果，从现代语音学理论看，语音是发展的，但变化不是漫无边际的，总是有规律地向邻近音变化。又因为人类发音器官——口腔、鼻腔所能发出的音是有限的，所以造成了阴、阳、入之间转化的必然性。当然，这种转化，除了生理因素外，还有社会因素。从汉语的语音变化看，主要表现在主要元音的高化或低化，韵尾的脱落和增添。例如：山西祁县方音现在读臻、曾、梗、通等摄的合口字为-m韵尾。本来-m韵尾在北方方音中已消失，所以，徐通锵老师认为祁县方音的-m韵尾是新产生的[①]。-m韵尾消失后又复生，可以证明发音器官所能发的音是有限的，因此出现了新的周而复始的

① 参见徐通锵：《山西祁县方言的新韵尾-m与ß》载《语文研究》1984.3。

现象。

我们用阴阳入对转、旁转、旁对转的理论来解释汉语语音的某些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正如唐作藩先生所说："这个理论在说明汉语语音特点和解释汉语语音发展问题上有它一定的作用。"①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阴、阳、入对转、旁转、旁对转是汉语语音发展的唯一规律。我们只是相信，用这个理论可以解释语音变化的一些问题。

五、叠韵联绵字(之二)

这一部分所谈的仅限于阳声韵。叠韵联绵字证实，在阳声韵内部，-n、-ŋ 互变的现象明显地存在着。请看下列联绵字材料：

一、-ŋ → -n

1. 町畽[268]：《诗·豳风·东山》："～～鹿场，熠燿宵行。"

《广韵》：町，先部[an]

又徒顶切、他丁切：青部[eŋ]

上古：町，耕部[eŋ]

2. 瞑眩[387]：《书·说命上》："若药弗～～，厥疾弗瘳。"

《广韵》：瞑，先部[an]

又莫经切：青部[eŋ]

上古：瞑，耕部[eŋ]

3. 僶俛[257]：贾谊《新书·劝学》："然则舜～～而加志。"

《广韵》：僶，真部[en]

上古：僶，阳部[aŋ]

4. 蝘蜓[268]：《尔雅·释鱼》："蜥蜴，～～守宫也。"《荀子·赋篇》："螭龙为～～，鸱枭为凤皇。"

《广韵》：蜓，先部[an]

又音廷，青部[eŋ]

上古：蜓，耕部[eŋ]

① 参见唐作藩先生《汉语音韵学常识》31 页。

5. 盘礴[487]: 《广韵》: "～～。"又旁礴,《庄子·逍遥游》: "～～万物。"

盘: 中古元部[an]

旁: 上古阳部[aŋ]

以上是 -ŋ → -n 的例子

二、-n → -ŋ

1. 瞠矆[164]: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 "屹～～①以勿罔,……。"

《广韵》: 瞠,耕部[ɐŋ]

上古: 瞠,真部[en]

2. 铿锵[167]②: 《汉书·张禹传》: "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筦弦,～～极乐……。"

《广韵》: 铿,耕部[ɐŋ]

上古: 铿,真部[en]

《广韵》又有锈锵[167]。锈与铿音同。王念孙《广雅疏证》: "……今言之则锈锵,《乐记》非所其铿锵而已。《史记·乐书》作铿锵,各义并同。"

锈,中古耕部[ɐŋ]。上古真部[en]

3. 殑殑[30]: 《玉篇》: "～～,欲死貌。"殑从先得声,先,上古文部[ən] 殑,中古蒸部[əŋ]

以上是 -n → -ŋ 的例子。

上述各例多是上古耕、阳、蒸、真、文、元同中古先、真、耕、蒸、阳诸部发生关系。现统计如下:

耕先: 3。　真耕: 3。

阳真: 1。　元阳: 1。

文蒸: 1。

其中耕→先和真→耕最多。而中古先韵三分之二来自上古真部③。可以说,-n、-ŋ 互变主要是真、耕的关系问题。

---

① 六臣本作"铿暝"。本文据五臣本作"瞠矆"。

② 铿锵、锈锵,非双声叠韵联绵字。因反映上古真耕合韵的情况,反映 -n → -ŋ 的情形,故列此。

③ 见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上册 62 页。

对于 -ŋ、-n 互变的现象，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联绵字语音间相互影响；二是从通转角度来解释。

有些联绵字十分明显是由于语音间相互影响，产生了 -n、-ŋ 互变，使本来非叠韵联绵字变成叠韵联绵字，如：

蝘蜓：上古元、耕；中古先、先。

[目堅]瞪：上古真、蒸；中古耕、耕。

很明显，两个音节相互影响，使 -ŋ、-n 互变。

除此而外，还有铿锵、铮锵（上古：真、阳；中古：耕、阳）等等。

但还有些情形，例如：俛俛，上古：阳、元；中古：真、仙。如果说俛受俛的影响，由 -ŋ 变 -n，那么，还有澠，是单字，《广韵》记载有 -ŋ、-n 两读：一读蒸部，一读真、先部，又怎么解释？还有瞑眩，上古：耕真；中古先、先。从冥得声的瞑也有 -n、-ŋ 两读：一读在先部，一读在耕部。瞑在《广韵》里也是以单字的形式出现。这类情况可以从通转的角度得到解释。

王力先生给通转下的定义是：元音相同，但韵尾发音部位不同。① 如：之文通转[ə:ən]，阳元通转[aŋ:an]等等。我们前面举的例子，以真耕互变为最多，真、耕互变也属通转，真、耕上古拟音为[en]、[eŋ]，主要元音相同，韵尾发音部位不同。中古拟音为[en]、[ɐŋ]，耕的主要元音有所变化。

王力先生《诗经韵读》把真耕通转称做真耕合韵，意思大致相同。王先生曾从合韵角度对真耕关系做过论述，他说："在先秦时代，真耕两部往往合韵……，直到汉代，合韵的情形仍然存在。"② 王先生的论述很有启发性。真耕两部自上古在《诗经》等韵文中就常常合韵，这因为真耕主要元音都是[e]。由[e]做主要元音的韵部，在听觉上感到十分相近（这里主要指[en]、[eŋ]），加之

① 参见王力先生：《同源字典》16 页。

② 见王力先生《汉语史稿》96 页。

上古时期没有韵书，所以，真耕合韵的现象长期存在。真耕合韵的现象后来减少了，正如王力先生指出的那样："后来韵书出来了，诗律渐渐严起来了，才不再合韵了。"①

还有盘礴、旁礴，属同一联绵字而字音不同。盘、上古元部[an]，旁，上古阳部[aŋ]，元、阳是通转关系。有趣的是这个联绵字字音不很固定，《庄子·逍遥游》作旁礴，旁是-ŋ 韵；《广韵》作盘礴，盘是 -n 韵；现代汉语作磅礴，磅是 -ŋ 韵。字音极不固定，由此可以看出 -ŋ、-n 是个极易变化的音。

上述例子可以说明，-n、-ŋ 互变的条件，一般是主要元音相同，而主要元音相近的-n、-ŋ 互变情形较少。②

六、结束语

研究双声叠韵联绵字有它独特的方法，它是通过分析两个音节的语音组合关系进行研究的。由各种不同的组合反映出来的多样的语音现象，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清代及近代学者大兴转语研究之风，例如：王念孙有《叠韵转语》③，程瑶田有《果赢转语记》。他们所说的"转语"从语音角度看就是双声叠韵。王念孙《叠韵转语》以声母组合为序，列出的几乎全是叠韵联绵字④，简单举例如下：

见溪：具区
见群：沟渠　砗磲车渠
见疑：句吴

程瑶田《果赢转语记》，以"果赢"一词的字形变化，说明"声随

① 见王力先生《汉语史稿》96 页。

② 有些字音到中古发生了变化，需要推到上古。如暝，中古先部，上古耕部。但上推的话，先部三分之二自上古真部来。上古真 [en]与耕[eŋ] 主要元音相同。其余的例子凡属此类，亦可类推。

③ 参见魏建功先生《古音系研究》71 页。

④ 有没有复合词，尚待考查。

形命，字依声立，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1]的道理。所列转换之词，几乎全是双声叠韵联绵字。到章太炎《新方言》一书，所用材料十有八、九都是双声叠韵。他打算以此为音韵研究的主要根据，证明今天的某音出自古代的某字。王力先生在三十年代就指出："双声叠韵的证明力量是有限的，前辈大概因为太重视音韵之学了，所以往往认双声叠韵为万能，其实无论在何种情形下，双声叠韵只能做次要的证据"。[2]这是语言学界老前辈对双声叠韵材料的证实力量的基本估计，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这篇文章无非是用双声叠韵联绵字证实前人已经讲过的语音事实。音韵学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硕，但前人的结论不一，我们只是凭联绵字材料证实其中一种较为正确的说法。即使有点发挥，也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再探讨。

一种学说的正确与否，要靠众多材料从不同角度去证实，符合语音事实的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误的。我们提供的材料只是众多材料中的一项，我们希望，它能从某一角度对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起一点作用。

凡　例

一、附录一"《广韵》双声叠韵联绵字总汇"抄录了所搜集的全部双声叠韵联绵字。按A. 双声，B. 叠韵，C. 准双声，D. 准叠韵，E. 双声兼准叠韵，F. 准双声兼叠韵，G. 准双声兼准叠韵的顺序排列。全部双声叠韵联绵字分为上古、中古两个时期。具有双声和准双声关系的只列出声纽；具有叠韵、准叠韵关系的只列出韵部（中古列出韵摄，其中准叠韵的还列出韵目）；具有双声兼叠韵关系的不仅列出声纽，也列出韵部。

① 参见程瑶田：《果蠃转语记》。

② 参见王力先生：《双声叠韵的应用及流弊》（载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2页，中华书局1982年）。

二、每个双声叠韵联绵字右上角的号码，为《广韵》的页数。括号内为我们所能查到的该联绵字的最早出处，有一部分异体字也列在括号内。有的写作“某书作×字”，说明该联绵字曾有过不同字形，但它们仍是一个联绵字；有的“也作××”是《广韵》中同一字的不同字形，其右上角的号码也是《广韵》的页数。

三、中古叠韵联绵字，据《广韵》注出了同用，以区别完全同韵的联绵字。

四、列出“存疑”一类，表示尚有个别联绵字不好归类，等待将来发现别的材料之后再定。

五、附录二的统计表，是根据“《广韵》双声叠韵联绵字总汇”统计的。

六、字体按张氏泽存堂本《广韵》抄写，有一些还参照了周祖谟先生的《广韵校本》。

[附录一]

《广韵》双声叠韵联绵字总汇

上古时期

A. 双声

来来：

覼缕[244]（左思《吴都赋》）

鹠鷅[57]（《尔雅·释鸟》）

颲飗[449]（《说文》）

轠轳[229]（《汉书·杨雄传》）

瑠璃[153]（桓宽《盐铁论》）

瘰疬[500]（《灵枢经》）

藜芦[67]（《广雅·释草》）

廲廔[193]（《说文》）

鯬鯠[67]（《尔雅·释鱼》）

鹠鹂[449]（《尔雅·释鸟》）也作鹠离[169]

锛鑪[135]（《广雅·释器》）

辚轹[372]（司马相如《上林赋》）

玲珑[176]（班固《东都赋》）

褴褛[244]（《方言·三》）

嗹喽[114]（《楚辞·九思》作謰謱）

端端：

薡蕫[216]（《尔雅·释草》）

舭艡[341]（《尔雅·释水》）

盩厔[450]（《汉书·地理志》）

螮蝀[10]（《尔雅·释天》）

啁哳[471]（潘岳《藉田赋》）

鼅鼄[29]（《尔雅·释虫》）

透透:

恍惕[454]（《广雅·释训》）　　惲悇[343]（《淮南子·修务》）
侘傺[149]（《离骚》）　　倜傥[502]（《史记》）
町疃[263]（《诗经·豳风》）　　趹踼[502]（《山海经》）

定定:

驹駼[62]（司马相如《上林赋》）　　蜩蟧[158]（《方言·十一》）
踟蹰[29]（《诗经·邶风》）　　蛸蛭[492]（《尔雅·释鱼》）
榶棣[159]（《尔雅·释木》作唐棣）　　蒋藉[51]（《广雅·释草》）
霮䨴[367]（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也作霮䨴[31]。
鏱锑[68]（《说文》）　　踌躇[50]（宋玉《九辩》）

泥泥:

忸怩[437]（《方言·十》）　　蛆蛇[437]（《方言·十一》）

见见:

镠锅[464]（张衡《东京赋》）　　拮据[449]（《诗经·豳风》）
秸鞠[435]（《说文》）　　鹏鸠[456]（《尔雅·释鸟》）
尴尬[269]（《说文》）　　䴔䴖[469]（《说文》）
蒺芜[161]（《尔雅·释草》）　　趌趨[449]（《说文》）
孑孓[219]（《广雅·释虫》）　　漻漓[132]（木华《海赋》）
桔槔[135]（《庄子·天运》）也作楔槔[471]　　鹘鸠[460]（《埤苍》）
枸榾[460]（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作枸骨）

溪溪:

崎岖[57]（《广雅·释训》）　　慷慨[295]（司马相如《长门赋》）
轗轲[285]（嵇康《嵇中散集》）　　坎坷[285]（杨雄《河东赋》）

群群:

踡跼[441]（《淮南子·精神训》）

疑疑:

圻堮[487]（《周礼·春官》）

影影:

蘡薁[438]（《山海经·中山经》）　　唲呕[73]（《荀子·富国》）
蠮螉[11]（《方言·十一》）　　鸳鸯[95]（《诗经·小雅·鸳鸯》）
汪涉[362]（《汉书·礼乐志》）　　鸣唈[513]（《东汉观记》）

蘙荟[353]（《孙子·行军》）
晻蔼[360]（《离骚》）
姶婴[141]（《说文》）
呃喔[495]（潘岳《射雉赋》）
喑噁[349]（《史记·淮阴侯列传》）
婉嫕[353]（张华《女史箴》）

晓晓：

恍惚[461]（《韩非子·忠孝》）
幱幭[70]（《广雅》）
歔欷[341]（《离骚》）
猲獢[127]（《尔雅·释畜》）

匣匣：

邂逅[363]（《诗经·郑风》）
沆瀣[294]（屈原《远游》）
溃渱[10]（左思《吴都赋》）
薢茩[74]（《说文》）

喻喻：

蚰蜒[117]（《方言·十一》）
熠燿[393]（《诗经·豳风》）
姚娧[478]（《广雅·释诂》）
虒扁[327]（《广雅·释器》）
溶滴[358]（宋玉《高唐赋》）
欧瘉[21]（《说文》）
蝛蝓[56]（《说文》）
夤缘[84]（左思《吴都赋》、《庄子·渔父》作延缘）

帮帮：

蝙蝠[116]（《方言·八》）
鶝鸺[59]（《山海经》）
鷝鴋[451]（《韩非子·十过》作毕方）

並並：

蚍蜉[32]（《尔雅·释虫》）
琵琶[149]（应劭《风俗通》）
匍匐[510]（《诗经·大雅》）
枇杷[32]（司马相如《上林赋》）
盘礴[487]（《庄子·逍遥游》）

明明：

渺沵[28]（木华《海赋》）
蠛蠓[9]（《尔雅·释虫》）
覭髳[177]（《尔雅·释诂》）
僶俛[257]（贾谊《新书劝学》）
沕穆[455]（《淮南子·原道训》）

精精：

磨咨[437]（《方言·十》）
蝍蠘[437]（《广雅·释虫》）
噭嗖[59]（《史记·日者列传》作孅趋）

清清：

璀璨[382]（曹植《洛神赋》）
鬈鬏[117]（见《辞源》）

从从：

蛴螬[66]（《尔雅·释虫》）

蠀螬[33]（《说文《作蝤蠐》）

憔悴[127]（屈原《渔父》）也作顦顇[335]

心心：

蔘绥[203]（《方言·二》）

蟏蛸[124]（《尔雅·释虫》）

初初：

嵾嵯[28]（司马相如《上林赋》）

昌昌：

蛣蟨[357]（《礼·乐记》作怗懘）

崇崇：

潈潸[316]（宋玉《高唐赋》）

日日：

菜蘸[303]（《方言·三》）

B. 叠韵

之之：

鹈鹕[41]（《庄子·山木》）

芣苡[231]（《诗经·周南》）

佁儗[337]（《史记·司马相如传》）也作儓儗[370]

駓騃[233]（张衡《西京赋》）

炱煤[76]（《说文》）

罘罳[39]（《释名·释宫室》）

敤改[231]（《说文》）

毰毸[80]（潘岳《射雉赋》作陪鳃）也作毰毸[78]

职职：

岦崱[504]（王延寿《鲁灵光殿赋》）

蟙螺[504]（《方言·八》）

鹓鵕[501]（《广雅·释鸟》）

湢汱[507]（《史记·司马相如传》作湢测）

蒸蒸：

噌吰[168]（司马相如《长门赋》）

蹭蹬[413]（木华《海赋》）

硱磳[180]（《楚辞·招隐士》）

藤弦[181]（《广雅·释草》）

幽幽：

鸺鹠[189]（张华《博物志》）

蜉蝣[183]（《诗经·曹风》）

稃梳[183]（《广雅·释器》）

蛷螋[188]（《广雅·释虫》）

啅嘐[281]（王褒《洞箫赋》）

懰慅[281]（王褒《洞箫赋》）

蛐蟉[195]（司马相如《大人赋》）

蚴蟉[307]（司马相如《上林赋》）

绸缪[179]（《诗经·唐风》）

寥窲[126]（马融《长笛赋》作巧老）

觉觉:

蜘鼀[436]（《说文》）

璹瑁[410]（《史记·春申君传》）

儵佩[439]（《汉书·息夫躬传》作蓄缩）

苜蓿[439]（《史记·大宛传》

復蝽[435]（《论衡》）

宵宵:

鹪鹩[125]（《庄子·逍遥游》）

樵侥[126]（《列子·汤问》）

眇暚[279]（木华《海赋》）

骚袅[276]（张衡《东京赋》）

梢桃[131]（《广雅·释木》）

逍遥[126]（《诗经·郑风》）

僄狡[394]（班固《西都赋》）

药药:

婥约[482]（司马相如《上林赋》）

侯侯:

姁媮[54]（傅毅《舞赋》）

寠数[243]（《释名·释姿容》）

岣嵝[244]（见《辞源》）

偻佝[420]（《列子·黄帝》）

瓠瓤[72]（《广雅·释草》）

抖擞[306]（《方言·六》作抖薮）

屋屋:

龌龊[447]（张衡《西京赋》）

鸑鷟[444]（《说文》）

偈促[441]（枚乘《杂诗》作局促）

鸀瑀[442]（《史记·司马相如传》）

趢趗[431]（张衡《东京赋》）

渎粪[432]（《说文》）

偓促[446]（刘向《九叹》）

东东:

丰隆[7]（《韩非子·饰邪》）

倥偬[216]（刘向《九叹》）

鸿濛[216]（《汉书·杨雄传》）

崆峒[3]（《史记·五帝纪》）

蕣葼[19]（《广雅·释草》）

篕笼[6]（《方言·九》）

濛澒[216]（刘向《九叹》）

艨艟[9]（《释名·释船》）

棒䉶[19]（《说文》）

惚恫[323]（葛洪《抱朴子》）也作谎调[323]

蝙蜙[18]（《说文》）

胮肛[20]（《广雅·释地》）

巃嵸[10]（司马相如《上林赋》）

澒濛[5]（木华《海赋》）

崆岘[10]（张衡《南都赋》）

忩恖[218]（《方言·十》）

倯傱[17]（《方言·七》）

墉容[217]（《埤苍》作墉墉）

丰茸[17]（司马相如《长门赋》）

从容[18]（《礼记·缁衣》）

鱼鱼:

蛆渠[12]（«山海经·西山经»）

钼铻[236]（宋玉«九辩»）

哎咀[241]（«灵枢经»）

籧篨[47]（«诗经·邶风»）

沮洳[345]（«诗经·魏风»）

庶踈[62]（«通俗文»）

砗磲[47]（«广雅»）

蘖蒢[51]（«谷梁传»）

藘蕑[50]（«诗经·郑风·东门之墠»作茹藘）

鼰鼯[236]（杨雄«太玄经»）

鹧鸪[62]（左思«吴都赋»）

摴蒱[61]（张华«博物志»）

藷萸[342]（«山海经·北山经»）

淚椐[52]（«广雅·释器»）

粔籹[238]（宋玉«招魂»）

铚镃[147]（«广雅·释器»）

葭芦[146]（刘歆«西京杂记»）

铎铎:

岝嶺[491]（张衡«南都赋»）

蚇蠖[489]（«方言·十一»）

洛澤[488]（«楚辞·九思»）

岝崿[488]（左思«吴都赋»）

糯釋[484]（«广雅·释器»）

濩澤[493]（«汉书·地理志»）

阳阳:

懒况[291]（潘岳«寡妇赋»）

峥嵘[165]（杨雄«蜀都赋»）

桄榔[159]（杨雄«蜀都赋»）

哓哴[404]（«方言·一»）

鸧鹒[160]（«方言·八»）

膀胱[161]（«广雅·释亲»）

儴徉[155]（屈原«离骚»）

彭竹[165]（«诗经»毛传作彭亨）

芒砀[156]（«史记·高祖纪»）

鹔鹴[151]（«论衡·变动»作商羊）

蛾蜋[152]（«尔雅·释虫»）

螗蛯[293]（张衡«南都赋»）

踉蹡[404]（潘岳«射雉赋»）

箵箵[158]（«方言·五»）

泱瀼[294]（木华«海赋»）

沧浪[159]（«尚书·禹贡»）

蜩螗[290]（«说文»）

骯䯗[159]（«广雅·释亲»）

怅惶[154]（«方言·十三»）

踉蹌[159]（王延寿«梦赋»作俍傍）

支支:

榹槌[30]（«埤苍»）

蛴螬[30]（«说文»）

睥睨[352]（«淮南子·修务训»）

鉴钾[26]（«说文»）

焯熾[68]（«广雅·释诂»）

鹎鹀[68]（«汉书·杨雄传»）

踶跂[224]（«庄子·马蹄»）

騠鹁[352]（张衡«思玄赋»）

睚眦[364]（«史记·范雎传»）

樞欞[72]（«说文»）

栟榈[68]（«广雅·释木»）

锡锡:

蜥蜴[497](《方言·八》)　　菥蓂[500](《尔雅·释草》)

薜荔[351](屈原《离骚》)　　蜥蜴[500](《广雅·释虫》)

霹雳[500](枚乘《七发》)

耕耕:

虰蛵[174](《尔雅·释虫》)　　瀴溟[300](左思《吴都赋》)

蜻蛉[175](《方言·十一》)　　翢翢[164](杨雄《甘泉赋》)

螟蠕[175](《说文》)　　箳篂[172](《广雅·释器》)

伶俜[411](潘岳《寡妇赋》)也作姈娉[175]

溟涬[299](《庄子·在宥》作溟涬)　　汀滢[412](葛洪《抱朴子·极言》)

軿軿[295](《广雅·释器》)　　屏盈[172](《广雅·释训》)

鼱鼩[176](《广雅·释兽》)　　蜻蜓[174](张华《博物志》)

脂脂:

蹝跜[96](王延寿《鲁灵光殿赋》)　　枍栺[352](班固《西都赋》)

质质:

闛闑[475](《左传》)　　咇㗪[453](王褒《洞箫赋》)

真真:

璘瑞[83](杨雄《甘泉赋》)　　嶙峋[83](杨雄《甘泉赋》)

微微:

蜰蠵[35](《山海经》作肥蠵)　　崼嵬[86](《庄子·庚桑楚》)

崽巂[251](王充《论衡》)　　玫瑰[76](司马相如《子虚赋》)

飞蠝[229](张衡《南都赋》)　　徘徊[76](《庄子·盗跖》)

累垂[229](刘向《说苑杂言》)　　崔嵬[78](《诗经·周南》)

隗隗[252](《说文》)　　磈硊[226](《楚辞·招隐士》)

虺隤[75](《诗·周南·卷耳》作虺隤)　　锒镭[251](《广雅·释训》)

物物:

崛岉[455](王延寿《鲁灵公殿赋》)　　菱葧[370](张衡《西京赋》)

叆䨴[235](木华《海赋》)也作叆䨴[339]、依稀[45]、傍佛[234]

敦卒[460](《汉书·司马相如传》)　　唪律[454](王褒《洞箫赋》作遥律)

文文:

倱伅[262](《史记·五帝记》作浑沌)　　苯蓴[262](张衡《西京赋》)

殷勤[92](《史记·报任安书》)　　菡萏[90](左思《蜀都赋》)

馄饨[96] (《广雅》)
鸧鹒[86] (《尔雅》)
瓢瓟[99] (《广雅·释草》)
崐崘[96] (《尔雅·释丘》)

歌歌:

厜㕒[29] (《尔雅·释山》)
蹉跎[139](《楚辞·九怀》)
蜾蠃[285](《尔雅》)
铫鏕[143](《广雅·释器》)
㩚㩚[284](《韩诗外传·五》)也作裒裒[284]
婆娑[139](《诗经·陈风》)
駊騀[284](《史记·杨雄传》)
婀娜[284](曹植《洛神赋》)
驾鹅[146](《楚辞·七谏》)

月月:

鹡鸰[470](《尔雅·释鸟》)
巀嶭[464](司马相如《上林赋》)
贔贝[335](张衡《西京赋》)
礣砎[469](《通俗文》)
蹶泄[357](《尔雅·释木》)
獦狚[463](《山海经·东山经》)
蹩躠[471](张衡《南都赋》)
撆搣[471](《广雅·释诂》)
蛥蚗[472](《方言·十一》)
茷䕼[466](《广雅·释草》)

元元:

澶漫[331](《庄子·马蹄》)
蔓莚[392](左思《蜀都赋》)
蜿蟺[261](马融《长笛赋》)
曼延[392](王延寿《鲁灵光殿赋》)
嬿婉[323](张衡《西京赋》)
漫澶[322](《汉书·杨雄传》)
褊褼[94] (《方言·四》)
芄兰[103](《诗经·卫风》)
鏅鏻[270](《广雅·释器》)
巑岏[267](《楚辞·九章》)
篅篓[265](《广雅·释器》)
邯郸[101](《汉书·地理志》)
蹒跚[102](《史记·平原君传》作槃散)
伴奂[384](《诗经·大雅》)
蹁躚[112](张衡《西都赋》)
蟠蜿[104](张衡《东京赋》)
媥𡢃[110](《通俗文》)
獌狿[378](《史记·司马相如传》)
螸𧑞[101](《方言·十三》)
谩慢[102](《方言·十》)
汍澜[103](欧阳建《归终诗》)
偃僊[271](《左传·哀六年》)
揞摲[271](《广雅·释训》)
蝘蜓[119](《广雅·释虫》)
蜿蟤[122](《楚辞·九思》)

叶叶:

枻蝶[524](何晏《景福殿赋》)
唼喋[524](刘歆《西京杂记》)
蛺蜨[528](《说文》)也作蛺蝶[531]

缉缉:

湁潗[513]（《史记·司马相如传》）　　潗滑[513]（木华《海赋》）

榕樘[514]（司马相如《上林赋》）　　墒堨[514]（左思《魏都赋》）

菈蒳[515]（王褒《洞箫赋》作挹抐）　　攋搉[517]（《汉乐府·有所思》作拉襍）

谈谈:

嶄礹[315]（《淮南子·览冥训》）　　菡萏[310]（《诗经·陈风》）

澹淡[312]（宋玉《高唐赋》）　　礒碑[424]（《东方朔《海内十州记》）

C. 准双声

来定:

藜藋[395]（《庄子·徐无鬼》）　　螻蛭[90]（《山海经·东山经》）

蜓蛈[68]（《方言·十一》）　　趍趚[68]（《周礼·春官》）

骆驼[139]（陆贾《新语道基》）

定喻:

蜻蜍[439]（《方言·十一》）　　儵蝙[15]（《山海经·东山经》）

溪晓:

铿钩[189]（班固《东都赋》）

见群:

骐骥[333]（《庄子·秋水》）　　鴶鵴[436]（《尔雅·释鸟》）

鸦鸠[55]（《方言·八》）

心生:

飒纚[224]（张衡《西京赋》）　　鹔鷞[536]（《说文》）

骕骦[156]（《左传·定三年》作肃爽）

来端:

鳒惪[509]（《汉书》）　　獦狚[381]（《山海经·东山经》）

帮明:

飒獏[305]（杨孚《异物志》）　　盘蝥[133]（《说文》）

精清:

蝍蛆[51]（《广雅·释虫》）

见匣:

蟪蛄[358]（《方言·十一》）　　鶢鶋[47]（《国语·周语》作爰居）

端喻:

谵诺[358]（《方言·六》作谵谱）

见溪:

枸杞[306](《尔雅·释木》做枸檵)

疑溪:

曲蘖[435](《论衡·率性》)

来章:

甂瓯[430](《尔雅·释宫》)

见疑:

锟铻[63](《史记·司马相如传》)

帮並:

觱觱[83](《说文》)

滂並:

缤纷[94](左思《吴都赋》)

並明:

纰缪[42](《礼记·大传》)

帮滂:

鯆鲟[65](《埤苍》)

端定:

袛裯[67](《方言·四》)

定透:

蘧蒢[162](《尔雅·释草》)

端透:

髭毵[517](《埤苍》)

禅来:

貔狼[221](《山海经·中山经》)

日来:

蹂躏[373](班固《西都赋》)　　骕骦[232](《史记·乐书》)

D. 准叠韵

脂质:

膍胵[33](《说文》)　　密肌[35](《尔雅·释虫》)

蒺藜[35](《易·困·六三》)　　蛈蝪[35](《尔雅·释虫》)

支锡:

崥崹[68]（张协《七命》） 膍胵[69]（《埤苍》）
鹛鹥[70]（《方言·八》）

侯幽：

怮愁[417]（《楚辞·九辩》） 醔醶[191]（《说文》）

之职：

薏苡[506]（《论衡·诘术》）

锡耕：

瓴甓[503]（司马相如《长门赋》）

缉叶：

渫蝶[515]（司马相如《上林赋》） 鸮鹊[54]（《尔雅·释鸟》）

屋觉：

踊踧[433]（马融《长笛赋》）

真文：

嵢嶙[255]（潘岳《西征赋》） 嶙峋[85]（张衡《南都赋》）

月元：

葛蔹[264]（《广雅·释草》） 喝䶦[110]（《广雅·释诂》）
鹖鴠[262]（《方言·八》）

之觉：

鲅鲔[436]（《尔雅·释鱼》）

鱼铎：

蝦蟆[144]（《史记·龟策传》作蝦蟇） 琥珀[491]（《汉书·西域传》）
鸽鹨[65]（《尔雅·释鸟》） 渠蝫[481]（《说文》）
梅栌[64]（《说文》） 蒪苴[487]（《广雅·释草》）
镆铘[485]（《庄子·大宗师》）也作镆釾[145]

铎阳：

幂歷[501]（左思《吴都赋》作幂历）

侯屋：

鸲鹆[442]（《周礼·冬官考工记》）作鸜鹆

文元：

猃狁[257]（《史记·匈奴传》） 棍櫏[91]（左思《吴都赋》）
輴輐[259]（《广雅·释器》）

鱼屋：

钜镳[431]（《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蝤蛴[441]（《尔雅·释虫》）
镤锌[440]（《左传》作僕姑）

职觉：

菽蓿[439]（《史记·大宛传》）

侯东：

蛲蝼[19]（《尔雅·释虫》）

文歌：

鹓鹅[374]（《说文》）

幽宵：

窎窅[392]（《说文》）
窈窕[376]（《诗经·周南》）
啁噍[128]（《荀子·礼论》）

微歌：

逶迤[140]（《淮南子·泰族》）也作蜲蛇[21]
靃靡[222]（《楚辞·招隐士》）

谈侵：

坎壈[312]（《楚辞·九叹》）
轗轲[140]（宋玉《九辩》）
顑颔[311]（《说文》）

鱼阳：

琅邪[159]（见《词源》）
苌楚[154]（《尔雅·释草》作长楚）
鯮艎[48]（《左传·昭十七年》作馀皇）

真元：

滇沔[387]（左思《吴都赋》）

鱼东：

鹔鹴[47]（《说文》）也作鹔鸘[18]
鹈鹕[49]（《尔雅·释鸟》）
芙蓉[58]（《离骚》）

之幽：

鸺鸠[80]（《尔雅·释鸟》）

支鱼：

榽苏[69]（《尔雅·释木》作榽橀）
枳椇[344]（崔豹《古今注》）

脂微：

恣睢[335]（《荀子·性恶》）
隇隩[44]（《广雅·释丘》）

幽觉：

艄舶[439]（《方言·九》）
瑇瑁[367]（《淮南子·泰族》）

噢咻[242]（《左传·昭三年》作燠休）

鱼侯：

蝼蛄[62]（《方言·十一》）

鱼耕：

鹭鸡[173]（《尔雅·释鸟》）

幽冬：

匐螽[302]（《诗经·召南》）

月物：

叆叇[369]（《通俗文》）也作暧曃[370]

铎阳：

舴艋[490]（《广雅·释水》）

阳东：

蕄蒙[158]（《尔雅·释草》

月文：

蕨萁[478]（《尔雅·释草》）

支脂：

雌㜸[27]（《广雅》）

屋东：

毣毭[443]（《广雅·释器》）

E. 双声兼准叠韵

影影、脂微：

蛜蝛[44]（《尔雅·释虫》）

来来、侯鱼：

蔏芦[419]（《广雅·释草》）也作漏芦[50]

清清、支鱼：

趑趄[33]（张载《剑阁铭》）

章章、鱼铎：

藷蔗[50]（张衡《南都赋》）

溪溪、宵屋：

垙埆[446]（《墨子·亲士》）

定定、脂质：

薭荚[473]（《尔雅·释草》作薭。周校本作薭。）

心心、东鱼：

蜙蝑[14]（《尔雅·释虫》）

定定、阳鱼：

鶶鷵[158]（《尔雅·释鸟》）

影影、真文：

氤氲[81]（《易辞·系下》）也作烟煴[81]、絪缊[81]

滂滂、真文：

缤纷[84]（杨雄《羽猎赋》）

疑疑、缉葉：

岌嶪[525]（张衡《西京赋》）

帮帮、质物：

滭沸[451]（司马相如《上林赋》）　　熚戚[455]（《说文》）

溪溪、质物：

蛣蝠[456]（《说文》）

审审、觉药：

倏煸[482]（张衡《西京赋》）

溪溪、元元（等呼不同）：

缱绻[271]（《诗经·大雅》）

匣匣、元元（等呼不同）：

轘辕[108]（《左传·襄二十一年》）

端端、元元（等呼不同）：

辗转[270]（《诗经·周南》）

疑疑、月物：

鱙隗[461]（《书·秦誓》作杌陧）

F.准双声兼叠韵

章透、微微：

萑蓷[38]（《尔雅·释草》）

见群、月月：

犗碣[469]（《汉书·杨雄传》）

群溪、之之：

鵱鶨[41]（《尔雅·释鸟》）

群溪、东东：

芎藭[6]（杨雄《甘泉赋》）

溪疑、歌歌：

碕礒[223]（《楚辞·招隐士》）

溪疑、侯侯：

陬隅[57]（《礼·曲礼》作趋隅）

见溪、阳阳：

羌鹒[166]（左思《吴都赋》）

群晓、鱼鱼：

駏驉[49]（《淮南子·道应训》）

禅喻、侯侯：

茱萸[56]（曹植《蒲生行》）

禅喻、支支：

怟㴲[21]（《说文》）

禅喻、阳阳：

徜徉[156]（《淮南子·人间》）

禅喻、药药：

芍药[482]（《诗经·郑风》）

端来、宵宵：

鸹鹩[124]（《尔雅·释鸟》）

端来、阳阳：

锒铛[159]（《说文》）

端来、药药：

玓瓅[501]（《史记·司马相如传》）

端来、东东：

栙栋[322]（《说文》）

端来、宵宵：

蛁蟟[124]（《广雅·释虫》）

来喻、谈谈：

爁焱[424]（《淮南子·览冥》）

来喻、歌歌：

啅嗥[447]（左思《咏史诗》作卓荦）

逦迆[224]（《尔雅·释丘》）

章日、侯侯：

侏儒[57]（《礼记·王制》） 　 硃獳[57]（《山海经·东山经》）

昌喻、月月：

掣曳[357]（《尔雅·释训》）

昌书、侵侵：

妗婆[206]（《说文》）

来定、缉缉：

菈蘧[516]（《方言·三》）

来定、屋屋：

犻琢[429]（《山海经·南山经》） 　 塁麗[429]（《说文》）

来定、阳阳：

莨荡[407]（《汉书·地理志》） 　 莨菪[407]（《广雅·释草》）

螳螂[159]（《礼记·月令》）

端泥、阳阳：

蟷蠰[160]（《尔雅·释虫》）

端泥、耕耕：

葶苧[299]（《山海经·中山经》） 　 渟泞[299]（杨雄《甘泉赋》作沸泼）

叮咛[177]（《汉书·谷永传》）

端泥、鱼鱼：

谓诐[146]（《说文》作诸箨）

来章、东东：

笼锺[14]（马融《笛赋》）

来章、真真：

颁頪[371]（《说文》）

透日、侵侵：

锟鉦[306]（王褒《洞箫赋》）

来透、元元：

獹猭[119]（左思《吴都赋》）

来透、东东：

蹤蹱[15]（《埤苍》）

喻定、东东：

褈褡[14]（《方言·四》）

喻定、屋屋:

独㺮[442]（《山海经·北山经》）

帮滂、屋屋:

鼶鼣[432]（《广雅·释兽》）

透泥、文文:

淟涊[268]（《汉书·扬雄传》）

帮明、鱼鱼:

珷玞[59]（《战国策·魏策》）

G. 准双声兼准叠韵

心生、质物:

蟋蟀[443]（《诗经·唐风》）

心生、幽宵:

蟏蛸[133]（《尔雅·释虫》）

来喻、谈叶:

潋滟[313]（木华《海赋》）

来喻、月歌:

剌崺[244]（杨雄《甘泉赋》）

来端、耕锡:

瓴甋[501]（《广雅·释宫》）

见疑、鱼东:

蜈蚣[63]（《广雅·释虫》）

並帮、觉职:

鶝鴔[433]（《方言·八》）

来定、叶缉:

鹠鸐[515]（《广雅·释诂》作[illegible]）

来定、屋侯:

髑髅[429]（《庄子·至乐》）

溪匣、东侯:

笠篌[7]（《释名·释乐器》）

昌日、真文：

胸肥[258]（《汉书·地理志》）

章定、支鱼：

躯鴸[221]（《山海经·中山经》）

中古时期

A. 双声

来来：

嘍啰[141]（唐·卢仝《寄男抱孙》）

蘼陵[114]（《晋书·地道记》）

痨痢[398]（《广韵》）

喽唳[193]（《广韵》）

飂飕[431]（《广韵》）

縺缕[114]（《玉篇》）

轔轆[114]（《广韵》）

儱俠[211]（《玉篇》）

苍蘢[100]（《广韵》）

萝芳[509]（《广韵》）

喽唳[193]（《切韵残卷》）

端端：

占佤[195]（《玉篇》）

黏鲐[77]（《广韵》）

战敠[208]（《广韵》）

倜傥[592]（《玉篇》）

透透：

诋诱[502]（《广韵》）

镗鞳[517]（白居易《敢谏鼓赋》）

定定：

馆餅[63]（《玉篇》）

见见：

鸩鸦[113]（《广韵》）

鹎鸠[30]（《广韵》）

溪溪：

恖忏[183]（《广韵》）

猰犺[475]（《广韵》）

疑疑：

艾芜[461]（《广韵》）

影影：

欧欬[401]（《玉篇》）

噢咿[438]（《玉篇》）

歆欬[230]（《玉篇》）

暗欧[334]（《广韵》）

鴂鴧[469]（《广韵》） 䍐䍐[470]（《广韵》）

晓晓：

诟㖃[402]（《后汉书·邓禹传》） 䁝敏[29]（《广韵》）

㖃㖃[365]（《玉篇》） 眭盱[22]（《广韵》）

匣匣：

㾓瘣[61]（《玉篇》） 𧍷害[311]（《广韵》）

䯄骻[463]（《玉篇》）

喻喻：

楪榆[518]（《广韵》） 㡯㢘[313]（陆龟蒙《甫里集》）

淫癔[481]（《广韵》） 灎滪[343]（《水经注》）

帮帮：

苹茇[465]（《广韵》）

滂滂：

滂湃[366]（《水经注》）

並並：

毰毸[270]（《玉篇》） 蕧葐[435]（《广韵》）

知知：

偺㝚[450]（《广韵》）

澄澄：

螂蠋[442]（《广韵》） 蹰跱[148]（《玉篇》）

精精：

蹙踧[465]（《广韵》） 脚腻[437]（《广韵》）

清清：

俏醋[394]（《广韵》。周校本作措）

从从：

嘈囋[464]（《玉篇》） 㝅㖢[450]（《广韵》）

心心：

傞傂[448]（《广韵》）

祟祟：

僁傄[416]（《广韵》）

生生：

筛簁[506]（《玉篇》）

月日:

颡顴[520](《玉篇》)

B. 叠韵

通摄:

鹲鹲[3] (《广韵》)

鶲鶇[429](《广韵》)

碹礲[15] (《玉篇》)

蠓蠛[430](《玉篇》)

懵懂[216](《广韵》)

侬僮[325](《玉篇》)

箸茸[15] (《广韵》)

毴毴[16] (《广韵》)

瑽琮[15] (《玉篇》)

㑛倲[429](《玉篇》)

篭篵[11] (《广韵》)

檝檝[430](《尔雅·释木·檝横心注》)

曾摄:

輣軿[511](《广韵》)

艷艷[181](《广韵》)

稫稜[508](《玉篇》)

崚嶒[179](谢朓《游山》)

鬙鬡[414](《广韵》)

聸瞢[509](《广韵》)

薨薨[413](《广韵》)

殑殑[180](《玉篇》)

殑殑[179](元稹《长庆集》)

梗摄:

醽醁[501](《广韵》)

䴔䴖[412](《广韵》)

訇訇[169](《广韵》)

酩酊[299](《水经注》)

蚝蛨[490](《玉篇》)

㑥侹[298](《玉篇》)

狉狛[490](《广韵》)

榮嶨[165]同用(《玉篇》)

䵒䵒[503](《广韵》)

榜楻[165](《玉篇》)

鞕靳[491](《广韵》)

娗奵[299](《玉篇》)

惆惝[169](《玉篇》)

峑嶨[165]同用(《玉篇》)

寋宏[168]同用(《玉篇》)

蕣蕮[491]同用(《广韵》)

宕摄:

鄰磅[489](《广韵》)

驶驣[291]同用(《广韵》)

勐勷[154](《玉篇》)

骯髒[294](《后汉书·赵壹传、刺世疾邪赋》作抗髒)

映伉[162](《广韵》)

躴躿[159](《玉篇》)

敓敓[159](《玉篇》)

鄰辐[485](《广韵》)

PDG

江摄:

怿慃[220](《广韵》)

艟舡[20] (《广韵》)

胮肛[18] (韩愈《病中赠张十八》)

傱倯[220](《玉篇》)也作憽憽[220]

蘋蓷[445](《广韵》)

𤸪皺[446](《玉篇》)

觧艭[19] (《广韵》)

跭𨇮[19] (《广韵》)

咸摄:

媣姎[515](《广韵》)

姶媕[516](《广韵》)

㾮㾏[423](《广韵》)

黏黔[210](《玉篇》)

憸倸[422](《玉篇》)

毶毵[514](《广韵》)

押攜[524](《广韵》)

䵦䵅[207]同用(《玉篇》)

橵榄[312](《玉篇》)

极插[526](《广韵》)

獑猲[317](《广韵》)

鰊魼[517](《广韵》)

启嘌[311](《广韵》)

趝趗[515](《广韵》)

偛傔[204](《广韵》)

蹔儆[425](《玉篇》)

僪偽[523](《玉篇》)

俺儉[206](《玉篇》)

歙歁[516](《广韵》)

偈傜[517]同用(《玉篇》)

逦逷[522](《广韵》)

偡偺[515](《广韵》)

偈儑[422](《广韵》)

唽喝[523](《广韵》)

礹𡻶[519](《广韵》)

深摄:

顒頖[308](《玉篇》)

䫴偨[421](《广韵》)

濕潤[513](《广韵》)

顚顉[310](《玉篇》)

山摄:

儳偺[475](《广韵》)

娗姡[468](《广韵》)

偹倄[469](《玉篇》)

頔頞[475](《玉篇》)

濊滜[471](《玉篇》)

奨㝠[476](《广韵》)

婠妠[471]同用(韩愈《征蜀联句》)

鹳鹳[102]同用(《广韵》)

騂騑[381]同用(《广韵》)

蕿藙[468](《广韵》)

䬸飦[267](《广韵》)

瞎䀹[472](《广韵》)

鬠鬢[465](《切韵残卷》)

䞶䞴[272](《广韵》)

娥婆[381]同用(《广韵》)

剌㓻[465]同用(《广韵》)

頳顆[463]同用(《广韵》)

颟顸[106]同用(《玉篇》)

俅逑[465]同用(《玉篇》)
转轪[386]同用(《广韵》)

臻摄:

騆駰[460](《广韵》)
䈽篥[449](《广韵》)

鹔鹓[460](《广韵》)
䬂䬅[461](《玉篇》)

镄锐[90](《玉篇》)
腽肭[461](《切韵残卷》)

澧汩[256](郭璞《江赋》)
愔懘[263](《南史·谢庄传》)

榔栗[460](《广韵》)
碖硱[263](《广韵》)

榾柮[460](《广韵》)
腣胿[452](《广韵》)

硖矶[461](郭璞《江赋》)也作碑矶[461]

榲桲[461](《广韵》)
秫䄻[452]同用(《广韵》)

崒屼[462](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挃擿[454]同用(《广韵》)

效摄:

蔛蕵[135](《玉篇》)
䖀蟟[276](《玉篇》)

螵蛸[126](《玉篇》)
嶋峪[135](《玉篇》)

䍃淋[135](唐、张志和《鸑鹫篇》)
酕醄[136](姚合《闲居遣怀》)

袴袳[281](唐、卢延让《樊川寒食》)
頫顠[133](《广韵》)

颟顸[135](《广韵》)
儇傲[276](《玉篇》)

嫖姚[276](李贺《歌诗编》)

蟹摄:

俙儶[351](《广韵》)
傀儡[252](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

崃嵦[81](《广韵》)
腂脽[75](《广韵》)

俳徊[75](《广韵》)
尯尳[368](《广韵》)

佳傢[250](《广韵》)
娘媛[251](《广韵》)

魄殍[252](《玉篇》)
膗膭[77](《玉篇》)

龂龤[351](《玉篇》)
軗軩[253](《广韵》)

貐貉[366](《广韵》)
䲦鯬[367](《广韵》)

嵬嵬[252](《广韵》)
提撕[70](颜之推《颜氏家训》)

腲腇[251](《广韵》)
毦毸[360](《玉篇》)

郪郲[252](《广韵》)
尯尳[252](《广韵》)

擡剀[81](《广韵》)
勚勢[25]同用(《广韵》)

遇摄:

舥舡[66]（《广韵》）
跲圙[348]（《广韵》）
钴鏻[244]（《太平御览·七五七》）
篅箬[50]（《广韵》）
苴蒒[47]（《广韵》）
舼艅[344]（《广韵》）
萺蓊[57]（《玉篇》）
瓠瓐[51]（《南史·徐熙传》）
蜛蝫[50]（《广韵》）

流摄：

趙趍[185]（《广韵》）
搆搵[419]（《广韵》）
獀溲[182]（《广韵》）
蝤蛑[185]（《广韵》）
镅楱[420]（《广韵》）
騊駿[188]（《广韵》）
睺瞜[417]（《广韵》）
敹欧[420]（《广韵》）
荳蔻[418]（杜牧《赠别》）
鰌魹[305]（唐·皇甫枚《三水小牍》）
甃甋[194]（《广韵》）
鉗鉏[191]同用（《玉篇》）

假摄：

杈杷[147]（《广韵》）
跒跓[404]（《广韵》）
宜窊[148]（《玉篇》）
髲髻[146]（《玉篇》）也作袈裟[148]
杷稏[401]（《广韵》）
䶩齖[402]（《广韵》）
嗟讶[402]（元稹《茅舍》）
麽麼[144]（《广韵》）
倚偈[289]（《广韵》）
膣膌[40]（《广韵》）
窊窣[148]（《玉篇》）
胷膨[401]（《玉篇》）
爬爬[146]（《广韵》）
觰觰[289]（《广韵》）
厏厊[289]（《切韵残卷》）
跁跒[288]（《玉篇》）
顟顠[144]（《广韵》）

果摄：

倭堕[286]（《玉台新咏·日出东南隅》）
檛桠[284]（《玉篇》）
婐婉[286]（《乐府诗集》）
嗢唆[142]（《广韵》）
儸傷[284]同用（《玉篇》）
鈔锣[139]（《广韵》）
桫椤[139]（《广韵》）
皺佪[144]（《广韵》）
蓑荽[139]同用（《广韵》）

止摄：

酏醨[325]（《广韵》）
鱁鯷[40]（《广韵》）
袛袚[20]（《广韵》）
椅柅[222]（谢朓《芳树》）
仳倠[29]（《广韵》）
鬐鬣[42]同用（《广韵》）

剌缉[333]同用(《玉篇》)　　　　倪祁[28]同用(《广韵》)

C. 准双声

定透:

踢跆[79](《玉篇》)

彻澄:

瘌瘵[42](《玉篇》)

端泥:

宁㑊[351](《广韵》)

知泥:

藸䓿[49](《广韵》)

澄来:

特福[233](《广韵》)　　　　[illegible][492](《广韵》)

滂並:

淜湃[182](郭璞《江赋》)

並明:

鸡鸡[242](《玉篇》)

帮並:

鹁鹨[440](《广韵》)

端彻:

胝胨[33](《广韵》)

影晓:

靴鞠[396](《玉篇》)

见匣:

倮黠[503](《广韵》)

晓匣:

黝鳇[459](谢朓《出藩曲》)　　　　柃楈[514](南朝·陆倕《新刻漏铭》)

駴騛[209](《广韵》)

见群:

鹛鸠[512](《广韵》)

影匣:

鞍格[492](《广韵》)

疑匣:

伶俜[70]（《玉篇》）

影喻:

樢樠[15]（《玉篇》）

喻匣:

鵊嵑[31]（《广韵》写作鵊鵊。据周校本作鵊嵑）

溪晓:

螅蛴[51]（《广韵》）

生清:

傻俶[404]（《广韵》）

清初:

村栅[490]（《广韵》）

精心:

頠顋[23]（《广韵》）

D. 准叠韵

通摄:

蓏葱[431]（屋东、《广韵》）

鰅鱅[14]（屋钟、《广韵》）

鬞鬆[322]（送钟、《广韵》）

跜踵[325]（东用、《广韵》）

梗摄:

缕绛[503]（青锡、《广韵》）

郱邢[298]（静青、《广韵》）

山摄:

柄樌[118]（仙寒、《观佛三昧海经》）

僊偰[471]（月屑、《广韵》）

湎涎[392]（狝线、《广韵》）

唶呐[420]（黠薛《切韵残卷》）

驳鵮[467]（末翰、《玉篇》）

咸摄:

掐淡[313]（琰敢、《广韵》）

蓍萎[518]（勘叶、《玉篇》）

穛稼[211]（添衔、《广韵》）

臻摄:

屹崪[457]（迄设、郭璞《江赋》）

暉睹[258]（吻准、《玉篇》）

遇摄:

硧碪[239]（麌语、《广韵》）

蒩荎[54]（鱼麌、《广韵》）

蛣蚊[239]（语虞、《尔雅·释鱼·鼁䱂蟾诸注》）

謥譟[396]（效号、《广韵》）

E. 双声兼准叠韵

透透、铣缀：

痶痪[268]（《广韵》）

F. 准双声兼叠韵

定透、先先：

娗䃥[113]（《玉篇》）

定透、豪豪：

謏詾[136]（《玉篇》）

端泥、迥迥：

耵聍[299]（《玉篇》）

端泥、侯侯：

䛵䜀[418]（《玉篇》）

来定、嶝嶝：

殑殌[414]（《玉篇》） 踜蹬[414]（《广韵》）

来定、屋屋：

磟碡[429]（《广韵》）

来定、桓桓：

团圞[105]（孟郊《惜苦》）

来定、董董：

拢䅼[216]（《广韵》）

来端、感感：

顲頕[312]（《广韵》）

来端、添添：

髻鬑[205]（《玉篇》）

来端、贿贿：

隡䫀[252]（《广韵》）

来端、青青：

伶仃[174]（韩愈《祭十二郎文》）

来端、昜昜：

蝲蟷[463]（《广韵》）

来透、谈谈：

𥨍𥧱[204]（《玉篇》）

来透、荡荡：

爣朗[294]（《广韵》）

来透、厚厚：

斢斢[306]（《广韵》）

来透、迥迥：

罒零[300]（《玉篇》）

来透、盍盍：

邋遢[517]（《广韵》）

来知、清耕（同用）：

跉盯[168]（《玉篇》）

来澄、麦陌（同用）：

礭礋[496]（《广韵》）

来彻、宋宋：

跳蹱[325]（《玉篇》）

知娘、肴肴：

鵃鶔[132]（《玉篇》）

知澄、绛绛：

戇憧[325]（《广韵》）

泥定、覃覃：

黮黵[201]（《广韵》）

滂明、荡荡：

艴艴[294]（《切韵残卷》）

滂明、末末：

䟦艳[465]（《广韵》）

帮明、旨支（同用）：

渼陂[227]（《水经注》）

影晓、讲讲：

慃㥞[220]（《广韵》）

影匣、桓桓：

腕踹[265]上声（《玉篇》）　　腕眏[382]去声（《广韵》）

影匣、梗梗：

泓澋[297]（郭璞《江赋》。《广韵》呼訾切。据周校本作乎）

溪疑、宵宵：

硗磝[133]（《广韵》）　　骹骯[394]去声（韩愈《记梦》）

溪疑、麻麻：

髂髋[150]（《玉篇》）

溪疑、琰琰：

顩颔[314]（《玉篇》）

溪疑、皓皓：

颢顊[283]（《广韵》）

溪疑、没没：

崛屼[461]（《玉篇》）

溪晓、咍咍：

剴陔[78]（《广韵》）

影溪、麻麻：

窐窭[149]（《广韵》）

影群、宵宵：

夭侨[277]上声（《广韵》）

见疑、模虞（同用）：

鯸鮈[68]（《广韵》）

章日、烛烛：

嘱嗕[442]（《广韵》）

庄昌、洽葉①：

偛儸[519]（《玉篇》）

G. 准双声兼准叠韵

来透、葉盍：

飁䫠[517]（《广韵》）

---

① 洽葉，《广韵》不属同用。而《齐梁到隋代汉语的四十三部》属一部。今依此将洽葉看作叠韵。

定透、屑末:

偖倪[473]（《广韵》）

定透、怗合:

蝶蜡[521]（《广韵》）

见群、仙屑:

蠸螇[472]（《玉篇》）

影喻、元仙:

帑褪[117]（《广韵》）

影匣、仙删:

蝙蠻[107]（《广韵》）

晓匣、寒阮:

寒蛲[260]（《广韵》）

溪群、姥语:

苦蒙[238]（《玉篇》）

溪晓、感琰:

厰蜮[313]（《广韵》）

见影、质月:

嫱婴[458]（《广韵》）

存　　疑

下面几个联绵字不易确定时期，特归在一起，待做结论。

蝂蝜[266]:《尔雅・释虫》有"傅负版"。郭注:"未详。"郝懿行疏:"其名今未闻。"柳宗元《蝜蝂传》:"蝜蝂者，善负小虫也。"不知《尔雅》与柳宗元说的是否一物。

轒轳[64]:朱起凤《辞通》说:轒轳与辒轳有关系，轒、辒可以一声之转。轒与辒虽声母相同，但韵部不同，辒，上古微部，中古旨韵；轒上古屋部，中古屋韵。

堂岂[473]:朱起凤《辞通》说:堂岂与埔岂(觅)有关系。堂岂在中古属叠韵联绵字，上古则非叠韵联绵字。况且堂上古是质部，埔上古是月部，韵部不相近。

〔附录二〕

《广韵》双声叠韵联绵字统计表

分类		上古	中古	总计
双声	双声	117	56	173
	准双声	36	24	60
	小计	153	80	233
叠韵	叠韵	241	210	451
	准叠韵	74	20	94
	小计	315	230	545
双声兼叠韵	双声兼准叠韵	22	1	23
	准双声兼叠韵	45	44	89
	准双声兼准叠韵	13	10	23
	小计	80	55	135
存疑				3
总计		548	365	916

主要参考书目

1. 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中国书店翻印本。
2.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上海修订本) 1958 年。
3. 王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 1980 年第二版。
4.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 1956 年重印第一版。
5. 王力《同源字论·二》,载《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一版。
6. 王力《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第一版。

7. 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35 年第一版。

8.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一版。

9. 丁声树、李荣《古今字音对照手册》，科学出版社 1960 年。

10.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第一版。

11. 王力《双声叠韵的应用及流弊》，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2 年第一版。

12. 周祖谟《禅母古音考》，载《问学集》中华书局 1966 年第一版。

13. 周祖谟《审母古音考》，同上。

14. 孙德宣《联绵字浅说》，载《辅仁学志》第十一卷 1942 年。

15. 曹宝麟《诗骚联绵字辨仪》，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第九辑。

16.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8 本。

17. 符定一《联绵字典》，北京京华印书局 1943 年第一版。

18.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等《辞源》修订本。

19. 舒新城等《辞海》旧版。

20. [台湾]中华学术院《中文大辞典》。

21. 清、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艺海珠尘》55～60。

22. 清、郝懿行《尔雅义疏》，中国书店 1982 年。

23. 清、王念孙《广雅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24.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25. 宋、丁度《集韵》上海中华书局据楝亭五种本校刊。

26. 宋、陈彭年《宋本广韵》，中国书店 1982 年。

27. 《宋本玉篇》，中国书店 1983 年。

28. 周祖谟《广韵校本》，中华书局 1960 年。

29. 叶绍钧《十三经索引》，开明书店 1946 年。

30. 周祖谟《方言校笺及通检》，科学出版社 1956 年。

31. [日本]斯波六郎《文选索引》

32. 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山海经通检》。

33. 中法汉学研究所《淮南子通检》。

34.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荀子引得》。

35. 同上 《庄子引得》。

36. 同上 《墨子引得》。

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

——山西闻喜方言文白异读初探*

王 洪 君

§ 0. 引言

语言中的差异是语言史研究的客观基础。不同性质的差异与不同的音变方式相联系。青年语法学派根据亲属语言或方言的空间差异，找出相互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从而发现了音变的条件和规律，提出"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著名论断。本文称这种音变方式为条件式音变。方言地理学派发现了青年语法学派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另一种差异，即词的语音变化在地域上的传播速度是参差的，离散的，而不象条件式音变那样是同步的，整齐的，连续渐变的。因而他们提出"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口号，否定音变的规律性。词汇扩散理论也是研究这一类型音变的。本文称这种音变方式为扩散式音变。汉语中的文白异读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差异，由这种差异所体现的音变既不同于条件式音变，也不同于扩散式音变。它是一种独立的音变方式，我们称之为叠置式音变。本文讨论叠置式音变的性质、特点及有关问题，主要根据闻喜方言文白异读的材料。

§1. 闻喜方言的文白异读

1.1 闻喜县属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它东临绛县、垣

* 83 级普通语言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曲，西临万荣、临猗，南界夏县，北接稷山、新绛。闻喜是个多方言交界的地带。它西面的万荣、临猗与陕西省接壤，口音似关中腔。东南的垣曲、夏县与河南省搭界，说话带河洛味。闻喜则正好夹在它们的中间。此外，闻喜东西北三面环山，涑水由东北向西南纵贯全县。东北隔峨嵋岭与临汾盆地相望，西南低地与运城盆地连为一体。沿涑水经运城盆地即可达晋、陕、豫三省的枢纽风陵渡。因此，闻喜自古以来就是晋中与关中和中原地区交通的必经之路，"轮蹄錾互、邮传往来，杂糅于阛阓间者较他县为甚"。①

闻喜全县分为城关、北垣、东乡、西乡、南乡五片。其中西乡话的音系与城关话相同，其余三片的音系与城关话有小的差异。我们这次调查以城关方言为重点，北垣、东乡、南乡也各选了一个发音人。各点发音合作人的情况如下：

方言点	姓名	年龄	性别	职业	简称
城关镇姚村②	王安清	57	男	教员	城关(王)
城内	陈可喜	58	男	干部	城关(陈)
南关	任传家	65	男	教员	城关(任)
南关	李喜庆	41	男	农民	城关(李)
南关	任海红	19	女	农民	城关(红)
城内	贾国辉	14	男	学生	城关(贾)
城内	张旭东	15	男	学生	城关(张)
河底镇中申村(南乡)	屈克己	45	男	农民	河底
畖底乡西颜村(北垣)	张平安	26	男	农民	畖底
东镇羊圈头村(东乡)	程鸿逵	58	男	教员	东镇
酒务头乡项家沟村③	张冬民	17	男	职员	项家沟

城关(王)、城关(陈)是我们的主要发音人，如不另加说明，下文中

① 引自《闻喜县志》，乾隆三十年闻喜知县李遵唐撰。

② 姚村在闻喜城西约五里处。

③ 项家沟是闻喜东南山区中的一个小村，比较闭塞。项家沟音系与南乡话（以河底话为代表）不大相同，它的代表性较差，三五里外语音就有变化，但很有特点。

的“闻喜方言”、“闻喜城关方言”就均指他们两人的语音。

1.2　闻喜城关方言音系简介：①

声母：

p 布别(步)	pʻ 怕盘步别	m 门木		
pf 主庄桌	pfʻ 处除柱虫		f 飞书帅	v 闻微武软
t 到道	tʻ 太同道			l 难兰怒路
ts 糟增赵(主)	tsʻ 仓昌赵(虫)		s 散扇(书)	z 日若(软)
tɕ 精经(集)	tɕʻ 齐旗集	ȵ 女年约	ɕ 修旋线	
k 贵瓯跪	kʻ 开葵跪	ŋ 岸案	x 灰红化	
ø 延缘围危远元				

韵母：

ɿ	资知	i	地妹北睡	u	故木睡	y	雨欲醉
a	爬辣蛇	ia	架夹斜	ua	花刮	ya	瘸
æ	胆三(竿)	iæ	竿间连	uæ	短酸	yæ	权元
ə	河割汤(蛇)	iə	确药娘	uə	过落桑		
		iɛ	蛇鞋色星斜该	uiɛ	横获	yɛ	靴缺永瘸
ər	耳而						
æe	帅柴鞋(该)			uæe	怪乖		
ei	贼(妹)			uei	贵国醉(睡)	yei	吕泪(绿)
ɑo	饱桃	iɑo	条桥药				
əu	鹿初绿	iəu	流绿				
ẽĩ	门灯蒸(根)	iẽĩ	根紧林	uẽĩ	魂温瓮	yẽĩ	云群
ʌŋ	党汤桑灯	iʌŋ	灵娘星	uʌŋ	光东横瓮	yʌŋ	穷胸永

声调：

阴平	[˧˩]	31	诗梯高猪边安
阳平	[˨˩˧]	213	时题穷近柱是共事大局笛
上声	[˦]	44	使体古五染
去声	[˥˧]	53	试盖帐正入麦聚(近)(大)

1.3　文白异读是汉语中较常见的语言现象。一般认为，白读

① 声韵调表中例字用的不同记号表示不同的音韵层次：带括号的是本世纪50年代后出现的新读，下加单横道的是中老年人的白读音，下加双横道的是中老年人的文读音。

是口语形式，文读是书面语形式。① 其实这一看法是模糊的，不确切的。张盛裕先生对此曾作了很好的分析。② 什么是文白异读，它的性质如何，目前还缺乏理论上的研究。这里我们准备从文白异读的一些具体特点入手来讨论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

首先，文白两种语音形式有风格色彩的差异。这种风格差异有时表现为词汇限制，即文读音用于新兴语词、书面语词及通行区域较广的通语语词，而白读音则用于古语词、口语语词、当地特殊土语及本地的一些老地名。以闻喜方言为例：

毕业 piˀ ～吃毕饭 tiˀ　　机井 ᶜtɕiʌŋ ～ 井（吃水井）ᶜtɕiɛ

烧饼 ᶜpiʌŋ ～ 煮饼（一种点心）ᶜtiʌŋ

表扬 ꜀iʌŋ ～ 扬场 ꜀iə　　小瓣儿 ꜀pʻiæ ～ 头瓣儿 ꜀tʻiæ

下阳公社 ꜀iʌŋ ～ 下阳村 iə

杨树 ꜀iʌŋ ～ 杨家庄 ꜀iə　星星 ˀɕiʌŋ～ 星宿 ˀɕiɛ

“～”前的语词用文读形式，“～”后的语词用白读形式，彼此不能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语音形式的风格色彩与词汇的风格色彩一致。另一种情况是文白的风格差异体现为语用限制，与词汇色彩无关。如闻喜方言的：

姓赵 ꜀tsɑo ～ ꜀tsʻɑo　　几步 pʻuˀ ～ ꜀pʻu

文白形式可以在同一语词中交替，但当地人认为斜线前的形式较文，因而在较正式的场合多用前者；而斜线后的形式较土，所以在非正式场合多用后者。以上两种情况说明文与白的风格差异是一种语音风格色彩的差异。

其次，文白异读从表面上看是语素形式的交替，实际上只是语素形式的某个结构位置上的语音交替。如，赵 ꜀tsɑo～꜀tsʻɑo 是声母交替，井 ᶜtɕiʌŋ～ᶜtɕiɛ 是韵母交替，步 pʻuˀ～꜀pʻu 是声调交替。声、韵、调是汉语语素形式的直接组成成分，下面统称为“音类”。文

① 参看罗常培《临川音系》，《史语所集刊》甲种之十七，1940。

② 参看张盛裕《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1979.4。

白之异只是语素形式中某个音类之异，而不是整个语素形式之异。

最后，语素形式中文白音类的交替往往不是个别的，偶然的，它们在音韵层面形成与古音来源有关的有规律成系统的交替对应。来源相同的语素往往交替形式相同，来源不同的语素往往交替形式不同。如前面所举例子中，宕摄字“扬、杨”为 iʌŋ～iə 交替，而梗摄字“井、星”为 iʌŋ～iɛ 交替。一般所说的文白异读多具有这一特点。有的方言中还有一些不成系统的、零星的音类交替现象，过去有时也称为文白异读。这里面的情况较复杂，它们的性质、成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宁波话中的儿化残迹①。这一类零星的音类交替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1.4 闻喜城关方言的文白异读主要有以下几项：

类别	文读形式	白读形式	出现条件	例字	异读简写
声	p，p‘，m	t，t‘，l	帮组开口三四等	闭，飘、病，脾，米、密	p～t
	p，pf，ts，t，tɕ，k	p‘，pf‘，ts‘，t‘，tɕ‘，k‘	全浊塞、塞擦仄声	败，柱，在，待，局，跪	不送气～送气
	tsu-，ts‘u-，su-，zu-	pf，pf‘，f，v	知照系合口	主，虫，帅，软	tsu～pf
	ɕi-	x	晓匣母开口二等	下、鞋、匣、瞎、杏	ɕi～x
韵	ʌŋ、iʌŋ、uʌŋ、yʌŋ	ə，iə，uə，yɛ	宕江摄	汤、床，墙，娘，桑，王	ʌŋ～ə
		ẽĩ，iẽĩ	曾摄	灯、层、蒸、升，蝇	ʌŋ～ẽĩ
		iɛ，uiɛ，yɛ	梗摄	棚、甥、惊、钉，横，永	ʌŋ～iɛ
		uẽĩ（ẽĩ）*	通摄	瓮、懂，（冯、中）	uʌŋ～uẽĩ
	iɛ	ia（a）*	假开三	爹、斜、爷，（车、社）	iɛ～ia
	uei（i）	y（u）*	蟹、止合三	穗、嘴、苇，（水、吹）	uei～y
	ə	iɛ	假开三 部分入声知照系	车、赊、热、舌	ə～iɛ
调	去声	阳平	全浊上，全浊去，次浊去	站车～、皂、造、郡	去声～阳平

* （ ）表示依声母条件不同而产生的分化：uʌŋ～uẽĩ 交替如遇 pf 组声母则为 ʌŋ～iɛ交替，iɛ～ia交替遇ts组声母为iɛ～a交替，uei～y交替遇pf组声母为i～u交替。

① 参看徐通锵《宁波方言的‘鸭’[ɛ]类词和儿化的残迹》，《中国语文》，1985.3。

从上表可以看出，闻喜方言文白异读的种类较多，既有声母的，也有韵母的，声调的。而且各项交替目前所处的状况也有不同，有的是文读占优势，有的是白读占优势。不同状况的多项交替交织在一起，为我们讨论文白异读的性质和它所反映的音变方式的特点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材料。

§2. 文白异读与系统的叠置

2.1 语言中有差异的音大都反映一种语音演变。比如北京话中声母为 tɕ 的字(如“件”、“贱”tɕiɛn)，在广州话中声母为 k 或 ts(如“件”kin、“贱”tsin)。这种差异表明，中古见组及精组字在北京话中经历了颚化音变（i、y 介音前)。这是一种条件式音变。又如闻喜方言的“知”，少数老年人读 ꜀tʅ，一部分人 ꜀tʂʅ～꜀tʂʅl 两读，大多数人只读 ꜀tʂʅl。꜀tʂʅl 代表了演变的方向。这是一种扩散式音变。无论是条件式还是扩散式音变，它们所反映的都是同一音系成员间“变”的关系。北京话的 tɕ-是原音系中的 k-、ts-颚化的结果，闻喜方言“知”中的 ts-是原音系中的 tʂ 音类消失，并入 ts- 的结果。这样，变化前后的两个音系好比是“母女关系”，即后者是前者的直接发展。但文白之异很难用这种变化关系来解释。比方说，闻喜方言的宕摄字韵母文读为 ʌŋ/iʌŋ/uʌŋ，白读为 ə/iə/uə/yɛ。如果说白读是从文读发展而来(ʌŋ>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个 ʌŋ 音类会依古音来源的不同有规律地分化为三类：ʌŋ>ə(宕)、iɛ(梗)、ẽĩ(曾)。分化的条件是什么，从音理上无法说明。但如果说文读形式是从白读形式发展而来(ə>ʌŋ)，我们又无法解释 -ŋ 增生的条件。从汉语方言的情况看，口元音增生鼻韵尾要受发音部位的限制。如-u 可能变为-ŋ，-i 可能变为 -n；① -u、-ŋ 同为舌根音，-i、

---

① 参看李国正《四川话流、蟹两摄读鼻尾字的分析》，《中国语文》，1984.6；金有景《襄垣方言效摄、蟹摄(一二等韵)字的韵母读法》，《语文研究》，1985.2。

-n 同为舌尖音。除此之外，口元音成系统地增生鼻韵尾的现象似未曾有过。所以，文白之异反映的不可能是前后直接继承的变化关系，在这一点上它与条件式、扩散式音变有根本的区别。

文白之异可以从不同音系的比较中去寻找答案。请看下表：

方言点 / 例字	闻喜		西安	洛阳	北京
	白	文			
糠	꜀k'ə	꜀k'ʌŋ	꜀k'aŋ	꜀k'aŋ	꜀k'aŋ
阳	꜀iə	꜀iʌŋ	꜀iaŋ	꜀iaŋ	꜀ia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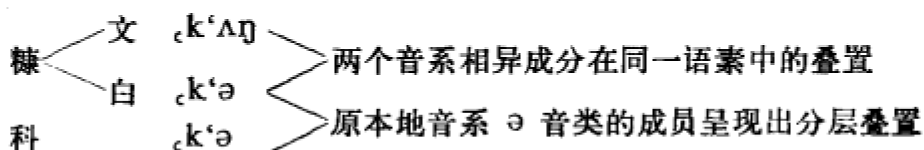
闻喜方言的白读形式在现代北方方言中很难找到印证，它自成一系，是本地原有的语音形式。而文读形式与西安、洛阳、北京三点相近。从这里我们得到启示，它可能是从外方言、特别是权威方言借来的。这样，文读和白读为什么会有风格差异也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

闻喜方言音系内部白读与文读的对应关系与不同方言之间的对应有类似之处，它们不是同一音系不同历史平面间的对应（即“母女”关系），而是已经分化了的不同音系间的对应（即“姊妹”关系）。但它们也有不同。方言间不同语音形式的对应反映了同一语言的分化，而同一音系内部文白形式的对应则是方言汇合统一过程的体现：白读音是本地土语，文读音是本地音系在其系统所许可的范围内吸取的某一权威方言的结构因素。文读音逐渐排挤、替代白读音，从而使已分裂为独立音系的姊妹方言向着其中的一支——某权威方言音系靠拢。

2.2 文白两种形式代表不同的音系，而且，白读形式总是在文读形式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白读的层次较早而文读的层次较晚。但是，在有文白异读的共时音系中并非所有音类都有异读交替，那些没有异读交替的非异读音与文读音、白读

音又是什么关系呢？非异读音在文读音传入之前已经在当地音系中存在，是本地形式。但非异读音又不会被文读音所替代，当新兴的文读音逐渐在共时音系中占优势后，它依然在音系中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非异读音是前后两个时间层共有的成员，它们代表了本地音系与权威方言音系相同的部分。一个有文白异读的共时音系可以看作是由两音系（或叫两个时间层）叠合而成的整体，两音系相同的部分叠合为一，没有异读；两个音系不同的部分则分层别居，呈现出一种既分又合的“叠置”关系。

文读形式的产生不仅把本地音系中与之相异的形式排挤进白读层，造成两个音系相异成分在语素中的分层叠置，而且还改变了原本地音系各成员间的相互关系。以宕摄的“糠”和果摄的“科”为例：



“糠文”꜀k‘ʌŋ 与“糠白”꜀k‘ə 是不同音系的成员。“糠文”的产生造成了语素“糠”中相异语音形式的分层叠置。不仅如此，它还改变了“糠白”所属 ə 音类的成员间的相互关系。“糠文”产生之前，“糠”꜀k‘ə与“科”꜀k‘ə 都是本地形式。它们尽管古音来源不同，但在共时语音态中已完全合为一类，如果不借助历时材料或方言间的对比，我们就无法从共时态中看出这种古音类的区别。这种关系可称为“合流”关系。而“糠文”产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糠白”、“科”在共时音系中仍同居一个音类，但已是貌合神离。“糠白”类字与另一音类有交替关系，“科”类字则没有。这样，我们可以从它们在共时语音态中有无异读看到它们的层次之分：宕（江）摄来源的“糠”꜀k‘ə 是白读音，它只在前一时间层上属于 ə 音类，后一时间层上将另有归附。果摄来源的“科”꜀k‘ə 是非异读音，它在前后两个

时间层上都属于ə音类。"糠白"、"科"既同居一个音类又有层次之分，这种既合又分的关系已不再是合流关系而是叠置关系了。合流与叠置是两种不同的关系，"糠"꜀k‘ə与"科"꜀k‘ə由合流关系变为叠置关系的关键在于"糠文"꜀k‘ʌŋ的产生。

白读音与哪些非异读音叠置，是研究文白异读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反映了本地音系在前一时间层上的音类合流。如"糠白"与"科"的叠置说明，在文读形式传入之前，闻喜方言的宕果二摄曾经合流。这对于方言语音史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2.3 文白异读一般不直接与音位层面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文白音韵层的音位系统大多相同。如闻喜方言文读层虽然比白读层多ʌŋ、iʌŋ、uʌŋ、yʌŋ四个韵类，但i、u、y、ʌ、ŋ诸音位都是原音系已有的。音类增加了，音位并没有增加。但文白异读有时也会与音位层发生关系。在闻喜四乡语音中，泥(娘)母开口三四等字是非异读音。如，"你"[꜂ȵi]，没有与之交替的白读或文读。这说明它在文白两个音韵层中的具体音值是相同的。但是，同一个[ȵ]音素在文白音韵层中的音韵地位却不相同。请看下表：

例字／方言点	米文	米白①	你	女	怒	里
河底	꜂mi	꜂ni	꜂ȵi	꜂ȵy	꜂nəu	꜂li
畖底	꜂mi	꜂ni	꜂ȵi	꜂ȵy	nəu꜄	꜂li
东镇	꜂mi	꜂ni	꜂ȵi	꜂ȵy	nəu꜄	꜂li
项家沟	꜂mi	꜂ni	꜂ȵi	꜂ȵy	nəu꜄	꜂li

如果不考虑白读音，我们看到，[n]只出现于开口呼（n后的合

① 河底、项家沟、畖底三点的ȵ伴随很强的擦音色彩，实际音值为[ȵʑ]，而n伴随很强的塞音色彩，实际音值为[nᵈ]。特别是项家沟点，"米白"类字的鼻音色彩较弱，听感上与l接近。东镇点的n、ȵ没有上述附加色彩。虽有这些差异，但，"米白≠米文≠你≠里"是各点一致的。城关方言中"米白=里"，与上述四点的分布关系不同。

口呼均转入开口),[ȵ]只出现于齐撮两呼,分布互补，可合并为一个/n/音位。换句话说，在文读层中[ȵ]只是/n/音位的一个变体，这在北方方言中是比较常见的。白读层的情况比较特殊。齐齿呼“你”类字颚化后的空格被“米白”类字填满,[n]、[ȵ]在齐齿呼前出现对立,因而[ȵ]音素只能单立音位。/n/、/ȵ/分立，在北方方言中比较罕见,是河底等点白读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看到,尽管文白音韵层都有[n]、[ȵ]两个音素，但由于两个系统声韵配合的空格不同,[ȵ]的音韵地位也就不同。此外,当“米文”ᶜmi 类新读产生后,“米白”ᶜni 类读法就退居白读层，共时音系的/n/音位中就有序地叠置着两个层次:开口呼前均为非异读音(如“怒”),齐齿呼前均为白读音(如“米白”)。从这种以介音为条件的既分又合的叠置关系中,可以看到两个音韵层中[n]、[ȵ] 分布关系的变化。这种叠置是一种不多见的音位层面的叠置。

2.4 叠置音系中的白读形式处于以下两种关系中：一方面，文白形式有时间层次的不同，不同时间层次间有竞争关系。白读形式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取决于它和与它叠置在同一语素中的文读形式的竞争。竞争的一般结果是，文读形式在该语素所组成的词语中的运用日见广泛,而白读形式逐渐被取代直至消失,从而使当地音系向权威方言靠拢(参看§3.4)。这种两个音韵层的竞争式演变,与条件式、扩散式音变的音变方式均有所不同，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叠置式音变”。另一方面，文白形式又同居一个共时音系。由于条件式、扩散式音变是只管共时态而不问历史层次的,因而同居共时音系同一音类的文白形式又有共同变化的关系：白读形式本身的音值如何演变，取决于与它叠置在一个音类中的无异读音的变化。在今后的条件式、扩散式音变中,它们将一起高化、低化、颚化或与其它音类合并(参看§3.3)。这种演变可能使当地音系与权威方言产生新的分歧。

2.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文白异读的实质是时间不同的两个(或几个)音韵层在共时音系中的叠置。各音韵层间有成系统的对应，但它们不是直接的继承发展关系，而是反映某一历史层面上土语音系与权威方言音系的竞争关系。

§3. 叠置式音变

3.1 共时的两个音韵层叠置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音韵系统历时竞争、更迭的反映。这种历时变化的性质，如§2.1所述，与条件式、扩散式音变完全不同。不仅如此，在音变方式上，它也有自己的特点。本章试从音变的单位、条件、过程等方面来讨论这种音变——叠置式音变的特点。

3.2 音变单位。通常认为，新文读形式是以词为单位传播的，好像是一种"方言借词"。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文白异读的确不仅与语素形式有关，而且要受词汇条件的限制。最初的新文读形式大多只能在少数新兴语词中运用，因而在叠置式音变中，一个语素有了新的形式，并不意味着由它组成的所有语词就都有了新形式。也就是说，新形式对词汇有很强的选择性。扩散式音变则不然，只要新形式扩散到某个语素，就有可能在包含该语素的所有语词中出现，对词汇完全没有选择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扩散式音变是以语素为单位，而叠置式音变是以词为单位进行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确切。确切的说法是：扩散式音变的单位是语素中的音类，叠置式音变的单位是词中的音类。例如，闻喜城关方言的古全浊塞音塞擦音中的上声、去声字牵涉到不送气～送气与去声～阳平两项文白交替。如果文读是以词为单位传播的，那么文读的声类和调类在音变中应该是连锁的，即只会出现新的"不送气去声"(声$_{文}$调$_{文}$)词形式与旧的"送气阳平"(声$_{白}$调$_{白}$)词形式。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以城关(李)语音为例：

配合方式 / 例字	声文 调文	声文 调白	声白 调文	声白 调白
杜	tu'			
在	tsæe'			˛ts'æe
怠		˛tæe		˛t'æe
皂	tsuo'	˛tsuo		˛ts'ɑo
诞	tæ'	˛tæ		
传~记	tsuæ'	˛tsuæ	pf'æ'	
步			p'u'	
递				˛t'i

可以看出，文读声类、调类的扩散不是同步的，连锁的，而是各自为政的。如上表所示，文读调类已扩散到了"步"，而文读声类还没有，因而产生了"声白调文"的p'u'形式；反之，文读声类已扩散到了"怠"，而文读调类还没有，由此产生了"声文调白"式配合的˛tæe。当一个词形式的两个音类都处于可以文白两读的阶段，"声白调白"式与"声文调文"式是较为多见的。但也会有其它配合的例子。如上表中的"皂"有三个语音形式。闻喜河底还有一字四读的例子，如"名"有四个交替形式：˛miʌŋ（声文韵文）、˛niʌŋ(声白韵文)、˛miɛ（声文韵白）、˛niɛ(声文韵文)。这种文白声、韵、调在一个语素形式中杂配的现象是文白异读的一个重要特点。只要一个方言中有多项异读交织在一起，就可能有这种杂配现象，如潮阳、福州的文白异读①。因而，叠置式音变与一般的"方言借词"很不相同，它的演变单位是词中的音类，而不是词形式整体。

3.3 音变条件。条件式、扩散式音变是一个音韵系统的历时变化，它们的演变条件是该音系的共时态——今音音类，不同其历

① 参看张盛裕《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1979，4；梁玉璋《福州话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1984.6。

史来源、时间层次，已合流的古音类将一起行动。如知照系字在闻喜城关、东镇、项家沟三点有如下差异：

例字 方言点	遮	睁白	睁文	蛇	生白	生文	甥白
城关	tsiɛ		tsʌŋ	siɛ		sʌŋ	siɛ
东镇	tʂiɛ①		tʂʌŋ	ʂiɛ		ʂʌŋ	ʂiɛ
项家沟	tɕiɛ		tʂʌŋ	ɕiɛ		ʂʌŋ	ɕiɛ

知照系声母在东镇读为卷舌音，代表了较古老的形式。在城关，大多数人的知照系声母并入精组，读为 ts-类。这是一种扩散式变化。现在城关的老年人中尚有一小部分人未完成这一演变，如城关（任）。《方言调查字表》前三面音系基础字的知照系字中，他把“知直”读为 ts 类，“争生白声白蒸文蒸白” ts～ts 两读，“支蛇文蛇白色舌丑烧收招昌巢潮扇生文声文”仍读 tʂ 类声母。从这里我们看到，ts>ts 的扩散不管 ts 类中的古音类区别（tʂ 类中包括知、庄、章三个古音类），也不受韵母时间层次（如睁文～睁白）的影响，只要今音为 tʂ 类，它们向 ts 类扩散的机会就是均等的②。项家沟的知照系字在 i 介音前颚化为 tɕ 类，开合两呼则仍为 tʂ 类。颚化，一般认为是条件式音变。我们看到，在这一条件式音变中，尽管“遮”与“睁白”两类字的历史来源和时间层次都不同，但今音同为 iɛ，属齐齿呼，它们的声母就都变为 tɕ 类。

叠置式音变的音变条件与以上两种音变不同。它是两个音系的竞争更迭，起变化的是两音系的相异部分。由于两音系是有同源关系的姊妹方言，其相异部分往往反映它们共同母语的音类在不同地区的分化。可区分三种情况：

① 东镇、项家沟的 tʂ 类声母舌位较前，卷舌程度较差，实际音值为[tʂ]。

② 扩散式音变中哪些语素率先变化，目前还没有找到制约因素，但与古代来源无关则是可以肯定的。

(一)权威方言的发展快于土语。如闻喜麻韵三等字白读 ia，文读 iɛ。这说明该类字的主元音在权威方言中因介音影响而高化，在闻喜则没有。(二)土语的发展快于权威方言。如闻喜宕江摄字白读 ə/iə/uə，文读 ʌŋ/iʌŋ/uʌŋ。这说明该类字在闻喜曾经历-ŋ尾脱落音变与果摄合流，而权威方言则仍有-ŋ 尾，是独立的音类。(三)权威方言与土语分别向不同方向发展。如闻喜全浊声母字白读是不论声调平仄一律送气，文读则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不论哪种情况，我们看到，叠置式音变的变化条件是不能用原音系的共时态来说明的，它取决于两个音系的差异，因而常常可以与古音分类相联系。如闻喜的 a、ia 韵中有 iɛ 类新读的都是麻韵三等字，ə/iə/uə 韵中有 ʌŋ 类新读的都是宕(江) 摄舒声字，而声母有不送气～送气交替的又都是全浊仄声字。以两个方言都已消失的古音类(如全浊声母)为变化范围，使本地音系中已经合流的两个音类(如宕果)又重新分开，这在条件式、扩散式音变中是绝对不可能的。

3.4　音变过程。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先引进一个概念——交替类。交替类是指文白形式分别相同的语素的集合。如“糠、汤”两语素韵母的文读形式相同，均为 ʌŋ; 白读形式也相同，均为 ə。它们同属 ʌŋ～ə 交替类。交替类和今音音类不同。一方面它有文白两个语音形式，因而与两个今音音类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它的辖域往往小于今音音类而相当于某个古音类，如 ə 韵中的宕摄舒声字。交替类实际上是两个音系相异的部分，即叠置式音变中发生变化的部分。

叠置式音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弱白强阶段)：

文白形式在交替类所辖语素中的分布是文少白多，即只有文读的语素为零，文白两读的语素也不多，而只有白读的语素占绝对优势。这时，文读形式只能用于少数新兴语词，其它一般语词则只

能用白读，制约交替形式出现的主要是词汇条件。如闻喜的 ə～iɛ 交替类共辖有 38 个语素(例字见下)，在老年人城关(陈)的语音中，新形式 ə 只出现于“社”一个语素中(ə～iɛ 两读)，而该形式又只用于“社会主义”一词，“公社”等词仍用旧形式 iɛ。

第二阶段(文白相持阶段)：

文白形式在交替类所辖语素中的分布相对均衡。即交替类中有的语素只有文读，有的语素文白两读，有的语素只有白读。这时，文白形式在词汇中的运用都较自由，大多数文白形式可以在同一语词中交替，制约交替的条件转向语境。如闻喜 14 岁的城关(贾)的 ə～iɛ 交替。文白形式在该交替类所辖语素中的分布为：

ə：遮蛰蛇社射麝扯舍撤彻侧测宅责涉瑟哲折

ə～iɛ：蔗车厕泽策册舌佘涩色热睁白

iɛ：蜇奢赊虱声白争白甥白生白

文：文白：白的比例为 18:12:8，文读已略占优势。文读形式的运用不再限于少数新兴词汇，许多一般词汇都可以文白两读。如：

火车 ꜀ts'ə ～ ꜀ts'iɛ　　真热 zəᵓ ～ ziɛᵓ

舌头 ꜁sə ～ ꜁siɛ　　厕所 ts'əᵓ ～ ts'iɛᵓ

当然，使用文白中哪个形式，仍有风格色彩的区别，城关(贾)能很快分辨哪个形式是“土音”，因而在学校或与外地人接触时使用文读形式较多，在家中或与本地人日常说话时使用白读较多。

如果一项交替所辖语素很多，上述阶段将持续很长时间。如 58 岁的城关(陈)与 19 岁的城关(红)的不送气～送气交替，文白形式在交替类中的分布多少有较明显的差异①：

---

① 城关(陈)不送气～送气交替类中文白分布的情况(字下有。者城关(红)变为只有文读，字下有·者城关(红)变为文白两读，无记号者两人相同)：

只有文读：

p-罢币鼻备抱鲍铇雹瓣办便辨辫汴弼並，pf-浊镯，ts-乍苎寨稚痔治兆召纣宙骤暂站闸炸栈传(～记)阵脏昨柞仗杖赠逐，t-度镀渡代袋队兑导掉调(～动)谍但诞电殿奠佃段盾钝荡邓瞪定敌，tɕ-褯巨拒距具惧就赚渐捷俭辑及践饯杰键健绝倦仅菌竞剧静

文白类别 发音人	文	文～白	白
城关(陈)	96	34	97
城关(红)	129	72	20

城关(红)的文读形式比老一辈增加了许多，但文读形式仍未铺满该交替类，两读语素也较多，白读音仍具有较大势力。从文白形式的使用来看，无论城关(陈)还是城关(红)，制约交替的因素都主要在语境方面，即文白形式可以在同一语词中出现。下面举一些两人相同的例子：

在家 ꜁tsæe ～ ꜁ts'æe　　背书 ꜀pi꜄ ～ ꜁p'i

打败 ꜁pæe ～ ꜁p'æe　　姓赵 ꜁tsɑo ～ ꜁ts'ɑo

舅舅 ꜁tɕiəu ～ ꜁tɕ'iəu　　鸡蛋 ꜁tæ ～ ꜁t'æ

缎被面 ꜁tuæ ～ ꜁t'uæ　　白头发 ꜁pæe ～ ꜁p'iɛ

城关(陈)只有白读而城关(红)变为文白两读的那些语素，文白形式的运用也没有词汇条件限制。如：

几步 pu꜄ ～ p'u꜄　　黄豆、豇豆 ꜁təu ～ ꜁t'əu

坐下 ꜁tsuə ～ ꜁ts'uə　　座位、一座 ꜁tsuə ～ ꜁ts'uə

写字 ꜁tsɿ ～ ꜁ts'ɿ　　部长 部队 pu꜄ ～ p'u꜄

在从老年到少年的这几十年时间内，闻喜的不送气～送气交替虽

靖籍寂。

文白两读：

p～p'把败弊背(～诵)拔笨棒白别，p～t'被(～子)病，p～p'～t'辫，ts～ts'在造赵杂，t～t'大待怠殆弟第道盗弹(子～)蛋断缎锭动，tɕ～tɕ'舅贱净，k～k'跪。

只有白读：

p'部簿步敝倍焙被(～打)避鼻伴拌钹勃帛，pf 柱住状撞仲重(轻～)，t'舵惰杜肚递地稻豆逗沓淡叠蝶碟垫夺铎碇笛狄洞独读牍犊毒，ts'坐座助罪自字皂蛰辙篆侄秩凿丈泽择宅贼直值郑掷族轴，tɕ'聚剂技妓忌噍轿臼旧柩集妗件截圈(猪～)掘撅疾尽近穷郡倔匠嚼局，k'柜。

(该类字中的"佩叛突特辟挺艇仆瀑(～布)"9字北京话为送气音，闻喜话也送气，未计算在白读之内。"苧汴锭臼铎牍"6字城关(红)不认识。又，"棒"字城关(红)只有白读。)

有明显的进展，但这种进展还是属于量变性质的。无论是城关(陈)还是城关(红)，文白两种力量在该项交替中都没有占压倒的优势，因而它们在词汇中的使用也都比较自由。

第三阶段(文强白弱阶段)：

文读形式已几乎铺满该交替类。交替类中没有或几乎没有只有白读的语素，文白两读的语素也较少，大部分语素只有文读。这时白读形式在词汇中的运用开始逐渐受到限制，制约交替的因素又由语境转向词汇。对比闻喜、祁县两地宕(江)摄白读的情况可以看到这种发展的特点。两地的该交替类中的文白形式分布如下①：

方言点＼类别	文	文～白	白
闻喜城关	189	43	1
祁县城关	142	108	3

祁县、闻喜的宕(江)摄交替类都已是文读占优势，但祁县的宕江摄

① 祁县宕江摄文读为 ã、iã、uã，白读为 a、ia、ua，具体例字如下(发音人阎沛章，72 岁，小学教员)：

只有文读：(略)

文白两读：

ã～ʊ 帮忙绑棒，ã～a 当汤躺烫堂狼浪脏苍桑丧岗钢缸杠康糠炕行肮张长(生～)涨帐账长(～短)肠场丈畅伤掌厂赏晌唱常尝裳瓤穰壤嚷尚上(～山)让上(～头)扛，iã～ia 凉量(～长短)梁两(～两)两(～个)亮量(数～)浆酱枪抢墙匠箱镶想像相(～貌)缰强强(倔～)仰香晌央秧羊杨养痒样豇讲腔，uã～ʊ 庄装疮闯霜窗双双(～生)光荒黄谎晃方房芒(麦～儿)仿纺网放忘王。

只有白读：a 嗓搁，ia 虹。

闻喜城关方言宕(江)摄文白形式分布：

只有文读：(略)

文白两读：

ʌŋ～ə 汤康糠炕张长(生～)涨长(～短)场丈晌尝裳瓤上(～山)上(～头) 芒(麦～儿)放纺忘望，ʌŋ～uə 狼桑仓，ʌŋ～iʌŋ～ə 项，iʌŋ～iə 量(～长短)墙两(斤～) 两(～个)量(数～)秧娘阳扬杨养痒，uʌŋ～ə 庄疮闯床，uʌŋ～uə 荒，uʌŋ～yɛ 王。

只有白读：ə 搁。

白读的势力明显比闻喜强。从文白形式的运用来看，祁县正处于由语境限制向词汇限制转化的过程中：有的文白形式可以出现于同一语词，其区别在于语境运用方面。如：

帮忙 ꜀mã ～ ꜀mʊ　　躺下 ꜂t‘ã ～ ꜂t‘a
钢铁 ꜀kã ～ ꜀ka　　机关枪 ꜀tɕ‘iã ～ ꜀tɕ‘ia
抢劫 ꜂tɕ‘iã ～ ꜂tɕ‘ia　　厂里头 ꜂tʂ‘ã ～ ꜂tʂ‘a
姓张 ꜀tʂã ～ ꜀tʂa　　舒畅 tʂ‘ã꜄ ～ tʂ‘a꜄
唱歌 tʂ‘ã꜄ ～ tʂ‘a꜄　　香臭 ꜀ɕiã ～ ꜀ɕia
杨树 ꜀iã ～ ꜀ia　　放羊 ꜀iã ～ ꜀ia

新兴语词（如“机关枪、厂里”）、书面语词（如“抢劫、舒畅”）、一般性语词（如“帮忙、躺、唱、香、杨树”）等都可以文白两读，可见白读形式的运用还比较自由。但另一些语素的白读形式已有了词汇限制。如：

帮助、帮忙 ꜀pã ～ 帮手、鞋帮 ꜀pʊ　　礼堂 ꜀t‘ã ～ 大堂 ꜀t‘a
掌权、鼓掌 ꜂tʂã ～ 巴掌 ꜂tʂa　　广场 ꜀tʂ‘ã ～ 场儿 ꜀tʂa
中央、央求 ꜀iã ～ 央及 ꜀ia　　健康 ꜀k‘ã ～ 姓康 ꜀k‘a

浪号前后的读音不能互换。在这个时期，当地人一般还能较清楚地意识到文白两种不同形式是同一语素的交替形式。

闻喜的宕摄白读比祁县少得多，文白交替的制约因素已基本转到词汇方面，白读音只能在某些语词、甚至只能在某些地名的读音中出现。如：

一丈 ꜁ts‘ʌŋ ～ 丈人 ꜁ts‘ə　　数量 ꜁liʌŋ ～ 量不够 ꜁liə
娘（母亲）꜁ȵiʌŋ ～ 娘（祖母）꜁ȵiə　　表扬 ꜁iʌŋ ～ 扬场 ꜁iə
仓库 ꜀ts‘ʌŋ ～ 仓底村 ꜀ts‘uə　　姓康 ꜀k‘ʌŋ ～ 康村 ꜀k‘ə
杨树 ꜁iʌŋ ～ 杨家庄 ꜁iə　　太阳 ꜁iʌŋ ～ 下阳村 ꜁iə

由于文白形式不在同一语词中出现，在发音人的心理意识中它们的联系减弱了，往往被当作不同的语素。如闻喜把天上的星星叫做 ꜀ɕiɛ꜁ɕiəu，实为“星宿”一词，꜀ɕiɛ 是“星”的白读。但本地人已意识不到这一点，认为 ꜀ɕiɛ꜁ɕiəu 是无字可记的土语词。这种情况倒

反有利于白读音在口语中长期保留，因为人们不再用文读形式去替换它，只有这个语词在语言中消失，该白读形式才会随之消失。

地名中的白读音是最保守的。叠置式音变发展到最后阶段，白读形式往往只用于某些地名读音中。可对比横水镇①与闻喜城关的 uʌŋ～uẽĩ 交替。横水镇的该交替类中尚有24个语素保留白读（均为文白两读），它们是：uʌŋ～uẽĩ 东桐桶动冻聋弄葱送空红瓮冬宋拢，ʌŋ～ẽĩ 风疯梦虫蜂缝～衣服缝—条～种～树肿。这些白读形式限用于口语，如动弹 tuẽĩ˺、水瓮uẽĩ˺、刮风 ꜀fẽĩ。而闻喜城关的该类白读只剩下"董瓮中冯"四字，这四字的白读形式又只能用于地名读音，不能用于其它语词。如：

姓董 ˊtuʌŋ ～ 董村 ˊtuẽĩ　　水瓮 uʌŋ˺ ～ 瓮村 uẽĩ˺
中间 ꜀pfʌŋ ～ 中庄 ꜀pfẽĩ　　姓冯 ꜁fʌŋ ～ 冯村 ꜁fẽĩ

以上叠置式音变过程的三个阶段是连续渐变性的，各阶段间都存在着过渡状态，而每个阶段之中又可以进一步再作细分。如上面所举的祁县宕（江）摄、闻喜宕（江）摄与闻喜城关通摄的文白交替就可分别看作第三阶段中的早、中、晚三期的代表。前者接近于文白相持的第二阶段，而后者的白读已经接近于全部消失。

综上所述，在叠置式音变中，交替类所辖语素中文白形式的多少与制约交替的限制因素密切相关。随着文读力量的增强，交替类所辖语素中的文白比例由文少白多变为文白相对均衡再变为文多白少，而制约交替的因素也由词汇限制转为语境限制又转为词汇限制。这一过程不仅与条件式音变截然不同（条件式音变是符合某一语音条件的语素和词一起发生音值渐变式转移），而且与扩散式音变也有差异（扩散式音变的新旧形式没有词汇或语境的限制）。联系音变单位，我们可以说，扩散式音变是新旧形式以语素

---

① 横水镇在闻喜县东北，原属闻喜县，现归绛县。闻喜人称横水话为老东乡话。横水点的发音人是张登科，男，59岁，县志办干部。

中音类为单位一个语素一个语素竞争的过程，而叠置式音变则是新旧形式以词中音类为单位一个词一个词竞争的过程。一个语素可以组成许多词，所以完成叠置式音变所需的时间特别长，在新音韵层占绝对优势后，旧音韵层的某些成分仍可以在某些特殊土语或当地古地名中长期保留。这一特点是条件式、扩散式音变所不具备的。比如在§3.3中提到的条件式音变 tʂ>tɕ/-i 和扩散式音变 tʂ>ts 中都没有发现 tʂ 类旧读仍保存在当地土语或地名中的现象。

总之，叠置式音变的性质、单位、条件、过程都与条件式、扩散式音变不同，它是一种独立的音变类型。

3.5 演变方向及速度。叠置式音变反映土语与权威方言的关系，与社会因素相关。如果社会因素不发生大的变化，并没有其它音变力量的干扰，叠置式音变将按上节所述的三个阶段进行。反之，它也有可能逆向倒退发展，即白读形式排挤和替代曾经出现过的文读。宁波方言中就有过这种现象①。

闻喜方言中的诸项文白交替都是正向发展的，但其演变速度有快慢的不同。比如，闻喜老年人的 p～t 交替与 iʌŋ～iɛ 交替都处于音变第三阶段的中期，但青少年的这两项交替的衰败速度却相差悬殊。请看下表②：

---

① 参看徐通锵《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语言学论丛》第十六辑，商务印书馆。

② 老年语音以城关(王)、(陈)为代表，少年语音以城关(贾)为代表。老年人 ʌŋ～iɛ 类交替情况如下(字下有。者为少年人不用的白读)：

只有文读：(略)

文白两读：

ʌŋ～iɛ 冷生甥省坑棚争睁程声，iʌŋ～iɛ 行杏平坪病鸣明命荆惊镜庆迎影明名领岭井清晴净轻(～重)赢丁钉(～子)钉(～住)听锭宁零铃青星腥醒经(～纬)，uʌŋ～uiɛ 横，yʌŋ～yɛ 永。

只有白读：〇

老年人 p～t 类交替情况如下(字下有·者为少年人听说过的白读，有·者为少年人使用的白读)：

交替类	年龄	文	文～白	白
ʌŋ～iɛ	老	143	48	0
	少	159	32	0
p～t	老	98	53	0
	少	143	2*	0

* p～t 类白读少年城关（贾）只有 2 个是自己使用，此外还有 6 个听说过但不用。

梗摄 ʌŋ～iɛ 交替中，老年人使用而少年人不用的白读音主要是一些地名的读音。如：

坑东 ꜀tɕʻiɛ　行村 ꜁xiɛ　家坪 ꜁tʻiɛ　干庆 ꜂tɕʻiɛ
永清 ꜂yɛ　程家庄 ꜁tsʻiɛ　丁店 ꜀tiɛ

少年人不知道这些村名，因而也就不知道这些白读形式。但随着阅历的增加，他们将来可能会知道并使用这些白读音。另一些白读音的消失是由于白读音指称的事物本身消失而造成的，如手摇纺车上用的“锭子”、“经线”等。这些白读形式少年一代大概是不会使用了。总的看来，该项白读衰败迟缓。与此相反，p～t类白读衰退十分迅速，老年人有 53 个语素有白读形式，少年人则只剩下 2 个。

附近方言点的情况也同样显示出这两项交替进展速度的不平衡。请对比下表中各点白读形式的多少（表中所列数字均为文白两读）：

只有文读：（略）

文白两读：

p～t 蓖闭避比秕膘表鞭编变边匾槟笔兵饼壁，pʻ～tʻ披皮屁鼻飘瓢漂票偏片匹平坪僻劈瓶，m～l 米眉苗描庙棉面脸～灭面～粉篾蜜密鸣明名命，p～tʻ 被～子编病，p～pʻ～tʻ 辫。

只有白读：〇 。

方言点 / 交替类	河底	城关	项家沟	甌底	东镇	横水
ʌŋ～iɛ	45	48	40	43	46	43
p～t	96①	53	55	53	27	0

由上表可以看出，各点 ʌŋ～iɛ 交替的白读形式的数目和城关差不多，即该交替类的文读形式已占绝对优势。从文白形式的运用来说，各点的白读音都已有了词汇限制。下面举几个各点相同的例子，标音取城关(王)的语音形式：

领导 ˓liʌŋ ～ 袄领 ˓liɛ　　年轻 ˛tɕʻiʌŋ ～ 轻重 ˛tɕʻiɛ
学生、生产 ˛sʌŋ ～ 生熟、生日 ˛siɛ
争夺 ˛tsʌŋ ～ 争东西 ˛tsiɛ　　星星 ˛ɕiʌŋ ～ 星宿 ˛ɕiɛ
机井 ˓tɕiʌŋ ～ 井(吃水井) ˓tɕiɛ

上述各点的 ʌŋ～iɛ 交替都处于音变第三阶段的中期，地区差异不大。p～t 交替则不然。从表中数字可以看出，河底、东镇、横水该类交替的状况与城关相差较远。河底有七类白读的语素，比城关几乎多出一倍，白读形式在词汇中的运用也较自由。一些书面语色彩较浓的语词可以文白两读。如：

批评 ˛pʻi ˛pʻiʌŋ ～ ˛tʻi ˛tʻiʌŋ　　疲劳 ˛pʻi ～ ˛tʻi
包庇 ˛pʻi ～ ˛tʻi　　标准 ˛piɑo ～ ˛tiɑo
几秒 ˓miɑo ～ ˓niɑo　　品行 ˓pʻiẽĩ ～ ˓tʻiẽĩ
分辨② ˓piæ ～ ˓tiæ　　辩论 ˓piæ ～ ˓tiæ
勉强 ˓miæ ～ ˓niæ　　毕业 piʔ ～ tiʔ
把柄 ˓piʌŋ ～ ˓tiʌŋ　　聘请 ˓pʻiẽĩ ～ ˓tʻiẽĩ
开辟 ˓pʻi ～ ˓tʻi　　铭刻 ˛miʌŋ ～ ˛niʌŋ

这些词在城关等地都不能用白读形式。这说明河底的该项交替比

① 河底 p～t 交替的白读形式比城关(王)多 43 个，具体例字如下：
p～t 毙备标表手～彪辨辩便方～鳖扁遍憋毕弼冰逼柄并合～，pʻ～tʻ 批疲脾庇嫖品漂～亮篇骗便～宜撇评凭聘瓣拼，p～pʻ～tʻ 别，m～n迷妙绵免勉抿盟铭。

② 河底的全浊上、全浊去归上声，与城关的归阳平不同。

城关年青，尚处于音变第三阶段的早期。东镇的该交替类中有白读形式的语素只及城关的一半，音变已接近尾声。再往东北几十里的横水镇则完全没有该类白读。一小片区域内并存着音变第三阶段的早、中、晚期三种情况，这种空间差异，与城关老少差异一样，都说明该类交替消亡很快。

这两项交替的演变速度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是因为文白形式在竞争中的胜负取决于土语与权威方言的力量对比，而土语力量的强弱又与它在空间上的分布广度密切相关。上述两项交替中的白读所代表的土语力量是不同的。从更大的空间范围考虑，p～t 交替的分布区域很小，仅限于闻喜全县及夏县、稷山(可能还有新绛)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很小的土语群的特点，因而力量较弱，在现代经济发展、交通发达的情况下，在推广普通话的声浪中很容易被取代。而 ʌŋ～iɛ 交替遍及晋南诸县，代表一个次方言的特征。晋南地区在政治、经济上都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该类白读力量较大，消亡较慢。由此看来，叠置式音变的演变速度与社会因素密切相关。一个方言区的社会越封闭，独立性越强，其白读音系就保留得越完整，时间也越长。

§4. 文读系统的更迭与多层叠置

4.1 前面我们讨论的都是两层叠置，事实上一个土语方言可能发生不止一次的文白交替，从而形成多层叠置。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社会变化，朝代更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可能使权威方言更迭。新旧权威方言在各自的时间层面上都有可能向土语方言渗透。新权威方言向土语渗透，将使土语方言产生新层次的文读音，从而造成多层叠置。新权威方言、旧权威方言、土语方言都是“姊妹方言”关系。(二)语言的分化和统一是相反相成的两个过程。一个土语方言往往同时表现出靠拢权威方言与偏离

权威方言的两种倾向。一方面，由于权威方言结构因素的渗透，土语方言以叠置式音变方式向权威方言靠拢；另一方面，权威方言与土语方言都有可能发生新的条件式、扩散式音变，从而产生新的分歧。如闻喜项家沟的“车、赊、蛇、社”等语素，其韵母通过文白形式 a～iɛ的竞争逐步向权威方言靠拢，而其声母却由于介音的影响，经条件式音变由 tʂ 变为tɕ，又偏离了权威方言。因而在后来的时间层面上，权威方言可能再一次向土语方言渗透，从而产生新层次的文读音。

4.2 对于闻喜方言，简单地区分文白两个层次是不够的。因为闻喜青少年的文白音系与中老年人不尽相同。请看以下一些具体例字的读音（青少年以城关(贾)、(张)为代表，中老年以城关(王)、(陈)为代表)：

例字	床		水		社		车		苏		陪	
文～白	文	白	文	白	文	白	文	白	文	白	文	白
中老年	꜀pf‘ʌŋ	꜀pf‘ə	꜂fi	꜂fu	꜀siɛ～꜀sə	꜀sa	꜀ts‘iɛ	꜀ts‘a	꜀səu		꜀p‘ɪ	
青少年	꜀ts‘uʌŋ	꜀pf‘ə	꜂ʂuei	꜂fi～꜂fu	sə꜆	—	꜀ts‘ə	꜀ts‘iɛ	꜀su	꜀səu	꜀p‘ei	꜀p‘i

从表中我们看到，床 ꜀pf‘ʌŋ、水 ꜂fi、车꜀ts‘iɛ、苏 ꜀səu等形式对中老年来说是文读音或非异读音，对于青少年却变成了白读音或消失了。这些音之所以变为白读或消失是因为最近几十年又出现了新层次的文读音，主要有以下几项：

文	白	出现条件	例 字	异读简写
tsu-，ts‘u-，su-，zu-	pf，pf‘，f，v	知照系合口	主、虫、帅、软	tsu～pf
ə	iɛ	假开三 知照系 部分入声	色、热、舌、车	ə～iɛ
ei	i	蟹合一 帮组 止合三	倍、佩、妹	ei～i
u	əu	遇 合一精组 合三庄组	做、苏、梳	u～əu

此外还有一部分古入声字的韵母及影喻疑母字的声母出现了新读。如：确 tɕ'iəʔ>tɕ'yɛʔ，药 iəʔ>iaoʔ，百 piɛʔ>pæeʔ，牙 ꜀ȵia>꜀ia，爱 ŋiɛʔ>æeʔ。这些新层次文读音开始的时间很明确，它们是本世纪 50 年代大力推广普通话后开始进入闻喜音系的。闻喜的老年人认为这些音不是本地话，除学校教员外，他们基本上不使用该类新读。而年轻人中，该类新读有的已成为唯一的语素形式。个别新读也波及到了老年人，如"社会主义"，老年人也用꜀sə，韵母属新文读。但他们明确表示，꜀sə 类读法是 50 年代后才出现的。因而上表的几项交替与前面所介绍的 p～t、ʌŋ～iɛ、ʌŋ～ə、不送气～送气交替等属于不同的时间层次。

根据老少语音差异，闻喜方言的文白异读至少可以分出三个时间层次：

①新文读层：20 世纪 50 年代后出现的文读

②旧文读层：20 世纪 50 年代前的文读

③白读层：闻喜本地语音形式

新旧文读层的更迭似乎属于权威方言的转移。由上表可以看出，新文读层与北京音系相近，它的出现与解放后北京音系权威地位的提高有关。50 年代前北京话的势力还没有到达闻喜地区，那时闻喜方言的文读音是在晋南地区通行的一种"官话"，各县间差异较小，下面我们以"闻喜旧文读"来称呼它。旧文读与哪个权威方言关系密切呢？闻喜位于山西省西南部，邻近的几个较大的方言中心是西面的关中方言（西安话），南面的河洛方言（洛阳话）和北面的晋中方言（太原话）。东面的晋东南土语威信不高，可忽略不计。闻喜旧文读的一些特点，如宕（江）曾梗通摄带-ŋ 尾，全浊声母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入声消失等，均与大多数北方方言相同而与晋中方言不同。看来，旧文读层与晋中方言关系不大。这大约是因为晋中方言比较保守，内部分歧细密，因而它的封闭性较强，其

它方言很难影响它，它向外的扩散力也不大。旧文读层的上述特点多是关中、河洛方言共有的特征，但从旧文读层有 pf、pf‘ 类声母这一特点来看，它与关中方言的关系要更密切一些。

闻喜方言白读层的情况如何呢？通过§2.2的讨论，我们知道，白读音与哪些非异读音同韵叠置，反映白读层中的音类合流关系。下面我们试从这一角度来观察闻喜方言白读层的一些重要特点。闻喜方言白读音与非异读音的同韵叠置关系可用下表表示：

层次 / 今音音类	白读音		非异读音			
	来源	例字	来源(一)	例字	来源(二)	例字
ə/iə/uə	宕(江)舒	汤、项/墙/荒	宕(江)入	托、桌/雀/霍	果摄	拖/一/和
ẽĩ/iẽĩ	曾舒	灯、层/蝇①	臻深开舒	吞、垦/因	—	—
uẽĩ(ẽĩ)	通舒	薹、瓮(冯、中)	臻合舒	敦、温(纹、春)	—	—
iɛ/uiɛ	梗二舒	争、杏/横	梗二入	责、额/获	—	—
iɛ/yɛ	梗三四舒	声、镜、丁/永	咸山三四入	舌、杰、跌/月	—	
p‘/pf‘/ts‘/t‘/tɕ‘/k‘	全浊仄	步/重/皂/第/局/跪	全浊平	蒲/虫/槽/题/渠/葵	次清	普/宠/操/体/曲/亏

由上表可以看出，闻喜方言白读层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宕(江)摄舒声失落鼻尾，入声失落塞尾，与果摄字合流，同为阴声韵。

（二）曾/梗分立。曾通摄舒声的韵尾前化，与臻深摄合流，同为前鼻尾韵。梗摄舒声失落鼻尾，变为阴声韵。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闻

① 闻喜城关曾摄一等白读均与臻深摄叠置，没有例外。如：ʌŋ～ẽĩ灯腾誊疼等楞层，ʌŋ～uẽĩ凳。曾摄三等白读大多数与臻深摄叠置，如：ʌŋ～ẽĩ 蒸称秤升，iʌŋ～iẽĩ 蝇。但有两个字例外，与梗摄白读合并：ʌŋ～iɛ 剩，iʌŋ～iɛ 凝。这种不规则现象大约是邻近方言影响的结果。晋南方言中曾开一白读均与臻深摄叠置，而曾开三白读的归属有分歧：闻喜南面的临猗、万荣县归臻深摄，闻喜北面的横水镇、洪洞县归梗开三白读。闻喜地处两派的中间，它基本属于南派，但也受到北派的影响。

喜的梗开二/三四等舒声白读均为 iɛ 韵，为什么表中分为两类呢？因为它们对声母的影响不同。与来自三四等的 iɛ 韵相配的见系字全部颚化为舌面声母，如：镜 tɕiɛ˞、轻 ꜀tɕʻiɛ、迎 ꜁ȵiɛ，而与来自二等的 iɛ 韵相配的见系字则有的保留舌根声母，如：杏꜁xiɛ、客 kʻiɛ˞、额 ŋiɛ˞①。这说明在见系字颚化音变时三等字已有 i 介音，而二等字还没有。二等 iɛ 韵的 i 介音是后起的。地区差异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万荣梗开二为 a 韵，梗开三四为 iɐ 韵；临猗梗开二为 a 韵，梗开三四为 ie 韵；洪洞梗开二为 ɛ(e)韵，梗开三四为 ie 韵。这几个方言点都是梗开二舒声与同摄二等入声同韵，梗开三四舒声与咸山开三四入声同韵，与闻喜的音类分合关系相同。（此外，闻喜读为 iɛ 韵的还有假开三及蟹开二的字，但这些字另有白读，如：斜꜁ɕiɛ 文/꜁ɕia 白，鞋꜁ɕiɛ 文/꜁xæe 白。从白读层看，它们不属于 iɛ 韵。）

（三）古全浊声母不论声调平仄一律归送气清音。

闻喜白读音的这些特点在现代北方方言中显得很特殊，但与一个保存在十一至十三世纪的西夏·汉对音文献中的汉方言音系——宋西北方音十分相似②。在西夏·汉对音文献中③：

（一）宕摄舒、入声及果摄字同注西夏第 49、50、54、63、71、89、90 等韵字（韵次依西夏韵书《文海·平声卷》，下同。具体例字请参看《文海研究》一书）。如，宕摄的"囊"(26.4)④和果摄的"那"(18.6)都可以为西夏 49 韵的𗀀标音，反过来，西夏 49 韵的𗀀既可为宕摄

① 也有已颚化为舌面声母的，如：坑东꜀tɕʻiɛ。

② 西夏国始于一〇三八年，亡于一二二七年，大约与宋（960—1279）同时。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西部及青海东北部。当时在这片区域内西夏人与汉人杂居。西夏文创制于 1036 年。

③ 这部分的讨论主要根据《文海研究》一书中黄振华先生所收集的材料。《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有关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拙作《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87.1。

④ "囊"(26.4)表示该种对音出现于《番汉合时掌中珠》第 26 页第四行。下面的例字可依此类推。

的“狼”(16.4)、“廊”(22.1)标音，也可为果摄的“罗”(9.1)、“萝”(14.6)、“糯”(15.5)标音。又，前一西夏字的《金光明经》藏梵对音①为 no，后一字为 lo，都没有鼻尾。

（二）曾通摄舒声可与臻深摄舒声同注西夏第15、16、96韵字。如，西夏第16韵的緕可为曾摄的“绳”(24.6)，臻摄的“神”(6.2)、“辰”(10.1)、“申”(10.1)、“身”(19.3)、“肾”(18.6)及深摄的“深”(12.4)标音，该西夏字的《金光明经》梵咒对音为 śiñ，ciñ，是前鼻尾。

（三）梗摄二等舒声可与同摄二等入声及蟹摄一二等字同注西夏第34、38、41、66、73、77等韵字。如西夏第41韵的謚，标音汉字为“狞”(11.5)，它的《残经》藏文对音为 ḫñe，无鼻尾。

（四）梗摄三四等舒声的情况比较复杂。它可与假开三、咸山摄三四等舒入声、蟹开四、止摄及梗摄三四等入声字同注西夏第36、42、61、11、14等韵。这么多不同来源的字完全合流似乎是不可能的，在现代方言中也找不到证据。因此，这些西夏韵可能是汉语中所没有的一些音，用来为它标音的汉字只是音值与它相近，彼此并不完全同音。从藏文对音材料来看，曾用梗摄三四等舒声标音的西夏字的音值为 i 或 e。如西夏36韵的繖标音汉字为“星”(29.5)，它的《残经》藏文对音为 se，61韵的藏标音汉字为“名”(20.4)，《残经》藏文对音为 dmeh。而西夏14韵的㡣与11韵的㡢标音汉字也为“名”(10.2)、(20.5)，但《残经》藏文对音均为 dmi。这说明宋西北方音的梗摄字失落了鼻尾，音值与 i、e 相近。结合梗摄二等字的对音(e)及晋南白读的情况，梗开三四等舒声的音值大约是*ie。

（五）全浊声母与次清合并。如西夏的禠字既可为並母仄声的

① 除全浊声母一条外，藏梵对音材料转引自聂鸿音《西夏语音商榷》，《民族语文》，1985.3，李范文《关于西夏语鼻韵尾问题》，《民族语文》，1982.2。

PDG

“备”(33.1)、“鼻”(18.3)、“被”(33.5)标音，又可为滂母的“霹”(7.5)及並母平声的“琵”(32.4)、“皮”(25.2)、“脾”(18.6)标音。该西夏字的《残经》藏文对音为 phi。而帮母的“碧”(12.6)、“毕”(27.2)、“筚”(32.5)则用西夏文纾标音，两类分居不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西北方音不仅音类分合而且音值都与现代闻喜方言的白读层相似，这说明宋时期该系语音曾遍及整个西北地区及山西的一部分。但后来这一系语音却逐渐衰落，为另一系语音（现西安话、闻喜旧文读层音系与宋西北方音相距较远，而与其它北方方言相近）所覆盖。这些问题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以上三个层次的划分是很粗略的，其中的旧文读层与白读层可能还可以细分为更小的层次。如，闻喜的曾梗摄白读不同韵反映了北方方言曾梗合流音变时的方言分歧，全浊声母仄声归次清反映了浊声母清化时的分歧，晓匣母二等字的 ɕi/x 交替则是见系二等字失去独立地位时的方言分歧。宋邵雍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中曾梗已完全合并，浊声母已依声调平仄分为两类——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而见系二等字直到元代的《中原音韵》还保持着独立的地位。因而这几项分歧产生的时间肯定有所不同。但其文读音是在最后一项音变完成后一起向闻喜方言输入的，还是在不同时间层上分别影响到闻喜方言的，其间是否还有过权威方言的转移，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4.3 当一个已经有文白两层的叠置系统又有新文读层压来时，新文读层的主要竞争对象应该是原来的文读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一）从叠置在同一语素中的几个交替形式的相互竞争来看。当一个语素出现了新文读形式，该形式最初只出现在新兴语词、书面语词中，因而它首先侵入的是旧文读音的势力范围，保留在口语

中的白读音暂时不会被替换。请看下面一些具体语词的老少语音差异(引号内的词指口语中对该种事物的指称)：

	床字音	"床"	蛇字音	"蛇"	
老	꜁pf'ʌŋ	꜁pf'ə	꜁siɛ	꜁sa	
少	꜁ts'uʌŋ	꜁pf'ə	꜁sə	꜁sa	
	水字音	"水"	"水萝卜"	"自来水"	"水管"
老	꜂fi	꜂fu	꜂fu	꜂fi	꜂fi/꜂suei
少	꜂suei	꜂fu	꜂fu	꜂fi	꜂suei

由上表可以看出，新层次的文读音传入之初，白读形式在词汇中的运用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而旧文读音则不然。如果旧文读原来只限用于字音，它就将完全被新文读取代，但如果原来已用于指称事物(如"自来水")，就有可能在这些词语中保留下去。这样，由于叠置式音变具有对词汇的选择性，各时间层的成分往往都能在共时音系中留下痕迹。

(二) 从新文读在音类中的传播层次来看。新文读的传播要顾及原音系中的历史层次，如城关(红)的宕(江)摄庄组字：

例字	声文韵文	声白韵文	声文韵白	声白韵白
庄	꜀tsuʌŋ	꜀pfʌŋ		꜀pfə
装	꜀tsuʌŋ	꜀pfʌŋ		
闯	꜂ts'uʌŋ	꜂pf'ʌŋ		꜂pf'ə
疮	꜀ts'ʌŋ			꜀p'ə
床	꜁ts'uʌŋ	꜁pf'ʌŋ		꜁pf'ə
霜		꜀fʌŋ		
爽	꜂suʌŋ	꜂fʌŋ		
壮	tsuʌŋ꜄	pfʌŋ꜄		
创	꜂ts'uʌŋ			
状	꜁tsuʌŋ	꜁pfʌŋ		

例字	声文韵文	声白韵文	声文韵白	声白韵白
桩	꜀tsuʌŋ	꜀pfʌŋ		
撞	꜂ts'uʌŋ	꜂pf'ʌŋ		
窗	꜀ts'uʌŋ	꜀pf'ʌŋ		
双	꜀suʌŋ	꜀fʌŋ		꜀fə

tsu～pf 交替是 50 年代后出现的新层次文白交替。从上表中我们看到，tsu-类新读只替换与旧文读韵母 ʌŋ 相配的 pf 类声母，而无力替换与旧白读 ə 相配的 pf 类声母，仿佛 tsu-的扩散是以韵母文读为条件的。但这种现象不是绝对的，随着文读力量的增强，它也可能触及到更古的白读层。如闻喜的 iɛ韵中本来已经叠置着两个时间层：旧文读层(如"车"꜀ts'iɛ)和旧白读层(如"争"白꜀tsiɛ、"睁"白꜀tsiɛ)。少年人中 iɛ 韵知照组字又出现了 ə 类新读，形成了新层次的 ə～iɛ 交替。城关(贾)的 ə～iɛ 交替已进行到音变第二阶段。从 §3.4音变过程第二阶段的例字可以看出，ə 类新读主要是在旧文读层中扩散，但白读层的"睁"白 也已经有了꜀tsiɛ～꜀tsə 两读。这说明新文读力量尚弱时只在旧文读层中扩散，过相当时间之后才可能触及到白读层。叠置式音变要顾及原音系中沉积的历史层次，这一特点与条件式、扩散式音变完全不同。它使得最早的时间层的音类归属及声韵配合关系得以长时期保留，为我们观察多层叠置留下窗口。

§5. 结语

成系统的文白异读是汉语方言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通过对闻喜方言文白异读及其所反映的叠置式音变规律的研究，我们看到：①语言的发展不仅有方言的隔离与分化，而且还有方言间的汇合和统一。叠置式音变的特点(以词中音类为演变单位，对词

汇的选择性，音变所需时间长，使已合流的音类重新分开的可能性）表明，残存在共时音系中的白读形式有可能为我们提供历史上音类合流的信息。②方言间的影响不仅限于词汇层面，也可能造成语音层面成系统有规律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的规律与条件式音变有所不同而已。③共时系统包含历时的因素。文白形式既在一个共时系统中各司其职，又是不同历史层面上不同形式的沉积。因此，一个平面的共时系统，并不相当于立体的横切而是相当于立体的压扁。叠置，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压扁来看，它是一个平面系统，拉长来看，则是几个不同的系统。从共时历时不同角度对汉语中的文白异读进行深入的探讨，或许会对语言及语言演变的理论作出新的补充。

1986.9.

参考书目

1. U. Weinreich, W. Labov & M. Herzog,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1968 —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p. 95—195, Edited by Lehmann and Y. Malkiel,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 William Labov, «Resolving the Neogrammarian Controversy», 1981, «Language» 57. 267—308.

3. 徐通锵、王洪君«说变异»,«语言研究»,1986.1。

4. 罗常培«临川音系»,«史语所集刊»甲种之十七,1940。

5. 罗杰瑞«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方言»,1979.4。

6. 张盛裕«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1979.4。

7. 梁玉璋«福州话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1984.6。

8. 白宛如«广州话元音变化举例»,«方言»,1984.2。

9．黄振华《文海反切系统的初步研究》——《文海研究》，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0．聂鸿音《西夏语音商榷》，《民族语文》，1985.3。



金华方言的儿化*

朱加荣

金华方言①的“儿”在口语中念自成音节的[꜀ȵ]，(文读为自成音节的[꜀l̩]) “儿化”就是在韵母后面加一个韵尾[-n]。例如金华城区话:

鸡 ꜀tɕie	小鸡儿 ꜂siau ꜀tɕin
鸭 ua꜆	小鸭儿 ꜂siau uan꜆

金华方言因内部分歧可以分为城乡两派。城区和近郊属城区音，远郊属乡下音。两种口音区别不大。儿化现象在乡下话中保留较多，在城区话中则只有少量残留迹象。为了能够分析儿化的整体规律，本文先讨论郊区长山话②的儿化。

一、本韵与儿化韵

长山话45个韵母，可以儿化的有26个。儿化后韵母和声调发生一定的变化。请比较下列词语(没有变调的音节只标调号，有

---

* 80级汉语专业学生论文。

① 本文考察的金华方言系指金华市城区和离城区30华里的郊区长山等地的方言。城区发音人为丁海凤，女，67岁，文盲。笔者为长山人，长山发音人除笔者自身外还有: 吴阿奶，男，61岁，文盲；赵丝钢，男，26岁，初中毕业。雅畈发音人为汪更生，男，22岁。含香发音人为陈喜靖，男，24岁。多湖发音人为李云巧，女，23岁。

② 长山话有27个声母: p、p‘、b、m、f、v、t、t‘、d、n、l、ts、ts‘dz s z, tɕ、tɕ‘、dʑ、ȵ、ɕ、ʑ、k、k‘、g、x、ø; 45个韵母: ɿ、i、u、y、a、ia、ua、ya、æ、iæ、uæ、yæ、o、io、uo、ɤ、ie、ye、ui、au、iau、ieu、æn、uæn、en、in、uen、yen、aŋ、iaŋ、uaŋ、yaŋ、oŋ、ioŋ、aʔ、iaʔ、uaʔ、yaʔ、oʔ、ioʔ、uoʔ、ɤʔ、ieʔ、m̩、ȵ; 7个声调: 阴平44，阳平213，上声423，阴去45，阳去23，阴入4、阳入23。

变调的用数字标出调值；本调调值在上，变调调值在下)：

本韵	儿化韵	例词
ɿ —	ɿn	纽子儿 ȵieu$^{423}_{44}$ tsɿn$^{423}_{45}$ 绞丝儿 kau$^{423}_{42}$ ꜀sɿn
i —	in	梨儿 ꜁lin 表姐儿 piau$^{423}_{42}$ tsin$^{423}_{45}$
in —	in	饼儿 pin$^{423}_{45}$ 小婶儿 siæ$^{45}_{44}$ ɕin$^{423}_{45}$①
ie —	in	辫儿 bin$^{423}_{23}$ 树片儿 ɕy$^{23}_{42}$ p'in$^{45}_{423}$②
en —	in	麻雀卵儿 mua$^{213}_{44}$ tsie?$^{4}_{\underline{45}}$ lin$^{423}_{23}$
ie? —	in	麻雀儿 mua$^{213}_{44}$ tsin$^{4}_{45}$ 笛儿 din$^{23}_{23}$
u —	un	鬥乌儿(对眼儿) ꜀tau ꜀un 小老虎儿 siæ$^{45}_{44}$ lɤ $^{423}_{42}$ xun$^{423}_{45}$
y —	yn	箱橱儿(一种柜子) ꜀siaŋ ꜁dʑyn 毛毛雨儿 mɤ$^{213}_{44}$ mɤ$^{213}_{44}$ yn$^{423}_{23}$
ɤ —	ɯn	枣儿 tsɯn$^{423}_{45}$ 白鸽儿 ba?$_{2}$ kɯn$^{4}_{45}$
ieu —	ɯn	小狗儿 siæ$^{45}_{44}$ kɯn$^{423}_{45}$
uo —	uen	馃儿 kuen$^{423}_{45}$ 小镬儿 siæ$^{45}_{44}$ uen꜅
uo? —	uen	小屋儿 siæ$^{45}_{44}$ uen$^{4}_{45}$
ye —	yen	小泉儿 siæ$^{45}_{44}$ tɕyen꜄ 板刷儿 mua$^{423}_{42}$ ɕyen꜅
io? —	yen	桔儿 tɕyen$^{4}_{45}$
iæ —	iɛn	洋铁儿 iaŋ$^{213}_{44}$ t'iɛn꜄ 碟儿 diɛn$^{23}_{23}$
iau —	iɛn	鸟儿$^{423}_{45}$
iaŋ —	iɛn	小细娘(小姑娘) siæ$^{45}_{44}$ sie$^{45}_{42}$ ꜁ȵiɛn
ia? —	iɛn	夹儿(发夹) dʑiɛn$^{23}_{23}$ 跷脚儿(跛子)꜀tɕie tɕiɛn$^{4}_{45}$
æ —	æn	水碓儿 ɕy$^{423}_{42}$ tæn$^{45}_{423}$ 梅儿 ꜁mæn
a —	æn	独个儿 do?$_{2}$ kæn$^{45}_{423}$
aŋ —	æn	黄鼠狼儿 uaŋ$^{213}_{44}$ ts'ɿ$^{423}_{42}$ ꜁læn
a? —	æn	扁柏儿 ꜂mie pæn$^{4}_{45}$ 野麦儿 ia$^{423}_{42}$ mæn$^{23}_{23}$
ua? —	uæn	车料骨(梭鱼) ꜀tsua lie$^{23}_{44}$ kuæn$^{4}_{45}$ 蝈蝈儿(稻飞虱)

---

① "小"，城区音[꜂siau]，乡下音[siæ꜄]。

② 浊声母字因变调由阳平、阳去转入阴平、阴去、上声(或半上 42)，声母即清化。如"树"[ʑy꜅]变调为半上后念[ɕy$^{23}_{42}$]。(下同)

kua?ˏ kuæn$^{4}_{45}$

		kua?ˏ kuæn$^{4}_{45}$
uæ — uæn		方块儿(扑克牌名) ꜀faŋ kuæn$^{45}_{434}$
		癫鬼儿(疯子) ꜀ȵiæ kuæn$^{423}_{45}$
ya — yæn		筅帚橛儿 siæ$^{423}_{42}$ tɕieu$^{423}_{42}$ ꜀tɕyæn
ua — uan		小鸭儿 siæ$^{45}_{44}$ uanˀ 虾儿꜀xuan
io? — ioŋ		竹儿 tɕioŋ$^{4}_{45}$ 叔儿 ɕioŋ$^{4}_{45}$

韵母 io? 儿化后有两种不同的儿化韵：yen 与 ioŋ。io? 与 yen 的关系到后面第三节再分析。io? 儿化为 ioŋ，则可能是儿化初期[n]尾未能改变 o 的舌位时受到原有的 ioŋ 韵的影响；由于金华方言后元音只与[-ŋ]尾配合，因而 ion 被类推为 ioŋ。

不过，io? 产生儿化韵尾 [-ŋ] 毕竟是个别的例外。儿化的一般规律是"儿"[n]使韵母的主要元音前化、高化，而自身除了弱化(以适应作韵尾的要求)外并不发生舌位改变。这一规律也将在后面第三节中讨论。

综合上述各韵母的儿化韵，将 iɛn 中的 ɛ 调整为 æ，便可以得到下列 4 组 13 个儿化韵：

ɿn 子儿，丝儿	in 梨儿，姐儿	un 虎儿，乌儿	yn 雨儿，水儿
ɯn 狗儿，枣儿		uen 馃儿，屋儿	yen 桔儿，桌儿
æn 梅儿，柏儿	iæn 鸟儿，脚儿	uæn 块儿，骨儿	yæn 橛儿
		uan 虾儿，鸭儿	
	ioŋ 竹儿，叔儿		

二、连读变调与儿化变调

金华话韵母儿化时伴有变调现象，并且与一般的连读变调不同。这就需要把儿化变调与连读变调二者区别开来。

两字组连读变调是连读变调的基本格式。现列出其规则如下表(表中"—"表示不变调)：

变调 后字 / 前字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阴平	西	瓜	花	瓶	风	水	粗	布	青	豆	亲	戚	风	俗
	—	阴去	—	阴去	—	—	—	—	—	阴去	—	—	—	—
阳平	长	江	铜	钿	门	口	难	过	颜	料	颜	色	肥	肉
	21	阴去	21	阳去	阴平	—	阴平	—	21	阴平	阴平	—	阴平	—
上声	手	巾	粉	条	稻	秤①	老	汉	土	话	卵	壳	手	镯
	42	—	42	—	阴平	—	42	—	42	—	42	—	42	—
阴去	菜	心	酱	油	菜	梗	照	相	笑	话	信	壳	粽	箬
	阴平	阴去	42	阳去	阴平	—	阴平	—	阴平	阴去	阴平	—	阴平	—
阳去	地	方	状	元	面	桶	路	数	电	话	料	作	大	粟
	42	阴去	42	阳去	阴平	—	42	—	42	—	42	—	42	—
阴入	竹	丝	客	人	黑	板	索	性	哭	面	隔	壁	剥	肉
	—	阴去	—	阴去	—	—	—	—	45	—	45	—	45	—
阳入	肉	丝	学	堂	日	本	白	菜	日	夜	特	骨	木	勺
	—	阴去	—	阳去	—	—	—	—	—	—	—	—	—	—

从上表可以看到，两字组中，后字阴平、阳平和阳去才有变调（前字的变调与儿化的区别无关，这里不讨论），一律变为阴去或阳去。其中阳去调仅在阴平、阴去调后有变调，都变成阴去。

产生连读变调的后字主要是平声字，而儿化变调却只有仄声字（上、去、入）才发生。儿化变调的规则是：

1. 上声（古清上）变阴去：课儿 $kuen^{423}_{45}$
   鸟儿 $tiæn^{423}_{45}$
2. 上声（古浊上）变阳去：辫儿 bin^{423}_{23}
   李儿 lin^{423}_{23}
3. 阴去变上声：燕儿 $iæn^{45}_{423}$　对儿 $tæn^{45}_{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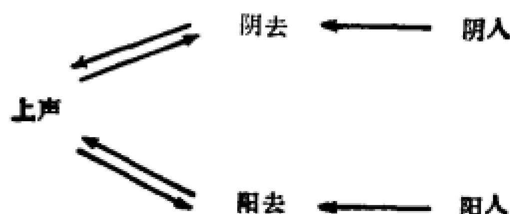
① “上声＋上声”也可以变调为“半上（42）＋上声”。

4. 阳去变上声： 小花面儿（小花脸儿，戏角）siæ$^{45}_{44}$ ꜀xua min$^{22}_{423}$ 刻话儿（挖苦话）k'aʔ꜆ uan$^{25}_{423}$

5. 阴入变阴去： 桔儿 tɕyen$^{4}_{45}$ 竹儿 tɕioŋ$^{4}_{45}$

6. 阳入变阳去： 笛儿 din$^{21}_{23}$ 侄儿 dʑin$^{23}_{23}$

本调与儿化变调的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由于只有仄声字才发生儿化变调，因此儿化变调与连读变调的区别只须在仄声字的范围内比较。上声、阴去、阴入、阳入字只有儿化变调而没有连读变调；阳去字儿化变调是上声，连读变调是阴去。这就是儿化变调与连读变调的区别。

连读变调是受邻音影响产生的音变。一个连读字组的后字，是否产生变调，产生何种变调，须由它本身的声调和它的前字的声调这两个条件共同决定。例如阴平字"瓜"在"西瓜"和"苦瓜"中的变调，仅就本身的声调无法推断，只有联系它的前字的声调，才得以确定它在前者的变调为阴去，在后者没有变调。

儿化变调则是语素合并时产生的音变，即两个语素挤入一个音节所产生的音变。因此，儿化音节的变调由它的本调决定，与相邻音节的声调无关。例如儿化音节"子儿" tsɿn，"子"的本调是上声（古清上），儿化变调是阴去，它在任何字组中就都变调为阴去："纽子儿" ȵieu$^{423}_{42}$ tsɿn$^{423}_{45}$，"礅子儿" ꜀ten tsɿn$^{423}_{45}$，"小石子儿" siæ$^{45}_{44}$ ʑieʔ꜇ tsɿn$^{423}_{45}$ 等等。

连读变调不影响儿化变调。例如"锣"在"洋锣" iaŋ$^{213}_{21}$luo$^{213}_{23}$中按连读变调规律念阳去（阳平＋阳平⟶21＋阳去），但"洋锣儿" iaŋ$^{213}_{44}$ luen^{213}中的"锣"儿化以后，并不先按连读变调变为阳

去然后再发生儿化变调(阳去儿化变上声)，而是径直根据儿化变调规律按它本调阳平"变调"(阳平儿化以后不变调)。

儿化变调则可以影响连读变调。例如在"姐妹对"tsi$^{423}_{44}$ mæ$^{23}_{42}$ tæ꜄中，"妹"因后字"对"变调为半上(阳去＋阴去⟶42＋阴去)，"姐"以已变调为上声(半上)的后字"妹"为条件变调为阴平(上声＋上声⟶阴平＋上声)。而在"姐妹对儿"tsi$^{423}_{42}$ mæ$^{23}_{44}$ tæn$^{45}_{423}$中，"对儿"的儿化变调引起了"妹"与"姐"的连锁变调："妹"的后字不再是"对"(去声)，而是"对儿"(儿化变调为上声)，"妹"按"阳去＋上声⟶阴平＋上声"的规则变调为阴平，"姐"则按已变调阴平的"妹"为后字变为半上(上声＋阴平⟶半上＋阴平)。可见，"姐"、"妹"在"姐妹对"与"姐妹对儿"中的不同变调是由于"对儿"的儿化变调引起的。

三、儿化对韵母中主要元音的影响

儿化往往使韵母中主要元音的音色发生变化。请比较下列几组字：

一) 子：子儿　꜂tsɿ： tsɿn$^{423}_{45}$
　梨：梨儿　꜁li： ꜁lin
　壶：壶儿　꜁u： ꜁un
　水：水儿　꜂ɕy： ɕyn$^{423}_{45}$
二) 个：个儿　ka꜄： kæn$^{45}_{423}$
　柏：柏儿　paʔ꜆： pæn$^{4}_{45}$
　虾：虾儿　꜀xua： ꜀xuan
　骨：骨儿　kuaʔ꜆： kuæn$^{4}_{45}$
　鸟：鸟儿　tiau꜄： tiæn$^{423}_{45}$
　橛：橛儿　꜀tɕya： ꜀tɕyæn
三) 梅：梅儿　꜁mæ： ꜁mæn
　块：块儿　k'uæ꜄： k'uæn$^{45}_{423}$
　铁：铁儿　t'iæ꜄： tiæn꜄

四）馃：馃儿　ʿkuo：$kuen^{423}_{45}$

屋：屋儿　uoʔ꜆：uen^{4}_{45}

桔：桔儿　tɕioʔ꜆：$tɕyen^{4}_{45}$

竹：竹儿　tɕioʔ꜆：$tɕioŋ^{4}_{45}$

五）枣：枣儿　ʿtsɤ：$tsɯn^{423}_{45}$　刀：刀儿　꜀tɤ：꜀tɯn

六）狗：狗儿　ʿkieu：$kɯn^{423}_{45}$

弟：弟儿　ʿtie：din^{423}_{23}　栗：栗儿　lieʔ꜆：lin^{23}_{23}

桌：桌儿　tɕyeʾ：tɕyenʾ　刷：刷儿　ɕyeʾ：ɕyenʾ

从上述例字本韵和儿化韵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儿化造成了韵母中主要元音的高化和前化。变化较大的是第四、五、六组。第四组例字的主要元音由 o 变为 e（“竹 $tɕioŋ^{4}_{45}$”例外，参看第一节），舌位前移。这是因为[n]是一个舌尖音，它使后元音前化。第五组例字的主要元音由 ɤ 高化到 ɯ。第六组例字的主要元音由 e 分别高化到 ɯ 和 i。（“桌儿 tɕyenʾ”和“刷儿 ɕyenʾ”例外，在后面讨论）

任何语音变化的规律都是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的。儿化规律也不例外。上述第一组例字的主要元音ɿ、i、u、y 都是高元音，无法再高化。第二组例字的主要元音舌位变化不大，第三组例字的主要元音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些固然与音系中原有的韵母 æn、iæn、uæn 的影响有关，但主要的还在于自身音变幅度的局限。设使儿化能使 æ 升高到 e，那么 æ、uæ等的儿化韵也许就能脱离 æn、uæn 等韵母的影响而同 en、uen 等合流了；① 看来，韵母 en、uen 等的存在排斥了 æn 中 æ 的高化。

需要指出的是，少数儿化韵与共时系统中的本韵并无直接关系。例如长山话中的“头”[꜁dau]与“头儿”[꜁din]，主要元音差别很大，不可能有直接对应的关系。联系到城区“头”念[꜁dieu]，则可

① 音位/æ/的音区在 æ—ɛ 之间，/e/的音区在 E—I 之间，因而/æ/与/e/之间产生新音位的可能性很小。

认为由[꜁dieu]儿化为[꜁din]较为合理。可见，长山“头”本字的读音在儿化产生以后又发生了变化，[꜁ɗau]是后起的读音。

“桌儿”[tɕyenᵓ]、“刷儿”[ɕyenᵓ]的本韵与儿化韵主要元音相同，其来源值得推究。以“桌”为例，与“桌”中古韵母相同的字其主要元音一般为○(如“戳”[tɕ‘ioʔ꜆])或a(如“角”[kaʔ꜆])，只有“桌”[tɕyeᵓ]的主要元音为e。此外，“桌”的声调(去声)也很特别。因而我们推测：“桌”的本音已不复存在，读音[tɕyeᵓ]很可能是从“桌儿”[tɕyenᵓ]反推而得到的。“刷”的情形与“桌”相类似。

“桔儿”[tɕyen$_{4}{}^{4}_{5}$]的本韵 ioʔ 与儿化韵yen，主要元音的变化合乎儿化的一般规律，但介音不同，估计本韵的介音 i- 也是后起的。

第二组例字中的“虾儿”[꜀xuan]与“骨儿”[kuæn$_{4}{}^{4}_{5}$]，韵母主要元音的变化有所不同。“虾”[꜀xua]、“鸭”[uaᵓ]等原属中古开口字，而“骨”[kuaʔ꜆]“蝈”[kuaʔ꜆] 等原为中古合口字。由于历史来源不同，儿化以后产生了不同的儿化韵 uan 和 uæn。

四、入声韵的儿化

金华方言入声字的韵母带有喉塞尾，但儿化以后喉塞尾失落。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十二两”一词快读与慢读的区别中窥见入声韵儿化的发展过程。金华方言“十” 念[ʑieʔ$_2$]，“二”念[ȵ^2]，“两”念[liaŋ^2]。“十二两”慢读时语音为[ʑi:n^2 liaŋ°](“两”念轻声)，快读时为[ʑin^2 liaŋ°]，[ʑin^2] 显然是“十”[ʑieʔ$_2$]与“二”[ȵ^2]的合音；合音时“二”还吞并了“十”的声调。可以设想，入声韵的儿化过程与“十二”的合音过程是大体相同的。

金华方言的古入声字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转入去声调。这些转调入声字大部分有相应的儿化词。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儿化发生在入声转调之前还是转调之后？下面请看已经转调到去声的入声字的儿化变调：

鸭 uaᵓ　　(洋)鸭儿 uan´
铁 t‘æᵓ　　(洋)铁儿 t‘iænᵓ
发 fuaᵓ　　(西洋)发儿 fuanᵓ
末 mɤ^{2}　　末儿 muɯn^{2}
袜 mua^{2}　　(洋)袜儿 muan^{2}
叶 ie^{2}　　(桑)叶儿 in^{2}
镬 uo^{2}　　(小)镬儿 uen^{2}
桌 tɕyeᵓ　　(小)桌儿 tɕyenᵓ
粒 lɤ^{2}　　(小)粒儿 luɯn^{2}
缚 bɤ^{2}　　缚儿 buɯn^{2}

这些字的单字调都是阴去或阳去，但儿化以后仍旧是阴去或阳去，并没有根据儿化变调规则变成上声。实际上，这些儿化后的变调并不是去声字的儿化变调而是入声字的儿化变调。由此可以认为这些字的儿化应该发生在本字转调之前；本字后来转调为去声乃是以儿化韵的变调为本调倒推出来的。

在所有转入舒声的入声字中，也包含了一部分不经过儿化而转调的字。这些字的转调显然是儿化转调的扩散。其中较多的是转入去声的，如“蚀”ʑie^{2}、“疾”(快) dʑie^{2}、“阔”k‘uaᵓ、“八”puaᵓ等。这些字一般是动词、形容词、数词，儿化的可能性较小。但是由于阴入与阴去调值相近，仅只终点较低；阳入与阳去调值相同，仅只调程较短；加以入声字经儿化变调转为去声，使入声和去声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因而这一部分古入声字得以通过扩散的方式转化为去声。

只有极少数古入声字转到阴平。如果从金华方言阴入和阴平调值相同，仅调程不同这点来考虑，这类转调入声字应当是很多的。但实际上目前只发现以下三例：“橛” ꜀tɕya、“拽”(牵、拉)꜀ie、“孓”(“孓手”——独臂)꜀tɕya。转调入声字极少阴平而较多去声，说明绝大部分古入声字的转调的确是由儿化导致的。

五、阳声韵与儿化

金华话的儿化既然是在一个音节之后加上一个韵尾[-n]，构成儿化音节，这就与传统的以[-n]收尾的阳声韵结构形式相同，因而如何区别儿化韵与传统的阳声韵就成为儿化分析的一个问题。

传统的阳声韵字，宕、江、通三摄在今天的金华方言中仍保留[-ŋ]尾；深、臻、曾、梗四摄韵尾合流为[-n]；① 咸、山摄则有文白对立：口语音已丢失韵尾，② 转入阴声韵，文读音有[-n]韵尾。要把儿化韵与传统的阳声韵区别开来，就必须综合考虑前面提到过的儿化韵各方面的特点。

咸山摄三四等字主要元音一般为 e，儿化以后变成 i，与文读形式迥异：

例字	中古韵类	文	白	儿化韵
边	山开四先	pian	mie	min
尖	咸开三盐	tsian	tsie	tsin

咸山摄一二等字的主要元音一般为 a。长山等乡下话咸山摄开口字口语音念合口，儿化韵为 uan；读书音开口仍为开口，与儿化韵完全不同。请比较：

例字	中古韵类	文	白	儿化韵
摊	山开一寒	꜀t'an	꜀t'ua	꜀t'uan
山	山开二山	꜀san	꜀sua	꜀suan
篮	咸开一谈	꜁lan	꜁lua	꜁luan
衫	咸开二衔	꜀san	꜀sua	꜀suan

儿化韵和口语音都有 u- 介音，文白异读可用以区别儿化韵。

---

① 城区梗摄二等字与江、宕摄合流，其它变化与长山同。

② 只有泥组山摄合口一等的“暖”[ᶜnen]、“卵”[ᶜlen]、和定母山摄合口一等的“断”[ᶜten]、“段”[denᵓ]等字保留[-n]尾；（城区定母山合一“断”[ᶜtɤ]、“段”[dɤᵓ]亦已转阴声韵）“卵”字可儿化（参看第 3 页 en—in 例）。

在［-ŋ］尾韵字中，江、通二摄未发现儿化字。只有宕摄的“娘”、“狼”两字有儿化现象，韵尾由［-ŋ］转化为［-n］：

娘 ꜀ȵiaŋ：　(小细)娘儿 ꜀ȵiæn

狼 ꜀laŋ：　(黄鼠)狼儿 ꜀læn

这里的本韵和儿化韵韵尾有明显区别。

至于深臻曾诸摄字，主要元音都比较高，一般为 i 或 e；梗摄字也只有少数字为低元音。而且这些阳声韵本身都有［-n］韵尾。因此只根据元音的变化很难发现它们本韵和儿化韵的区别。但由于儿化变调与连读变调具有各自不同的规则，因而根据变调的不同特点来区别这些韵摄传统的阳声韵和儿化韵，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例如：饼 pin꜄。“饼”为梗摄静韵上声字，现在由上声转调到阴去，显然是经过了儿化变调。所以“pin꜄”为儿化韵，即“饼儿”。又如，小婶儿 siæ$^{45}_{44}$ ɕin$^{423}_{45}$。“婶”为深摄寝韵上声字。上声字作后字不发生连读变调，此处变调为阴去符合儿化变调规则。因此，“ɕin$^{423}_{45}$”为儿化韵，即“婶儿”。

六、儿化的消失与口语中的不规则音变

儿化在金华方言内部的分布是不平衡的。长山话共有 13 个儿化韵，通行的儿化词有 250 多个。① 金华城区东南郊的雅畈乡安地村，东北郊的含香乡金村，情况基本一致。这说明金华乡下都还保留比较多的儿化韵和儿化词。但到了接近城区的多湖，通行的儿化词就只有 90 多个了；而金华城区能够通行的儿化词则仅有下列 10 余个（一律标城区音，②与长山音相同而且前文已出现的不标音）：

① “通行的儿化词”指老、中、青年交际中都常用的儿化词。

② 城区音与长山音声母、声调相同，韵母略有差别。城区的韵母 ai、iai uai、yai 与长山的 æ、iæ、uæ、yæ 大体对应；城区的 eu 韵长山归入 au 韵；城区没有 æn、uæn，长山 æn、uæn 韵字城区归入 aŋ、uaŋ 韵。

虾儿、匣儿 [uan²]、小鸭儿 [sau$^{435}_{42}$ uan²]、洋鸭儿 [iaŋ$^{435}_{44}$ uan²]、竹儿、拐儿 [kuæn$^{435}_{45}$]、把儿 [mæn$^{435}_{45}$]、蝴蝶儿 [u$^{435}_{44}$ diæn$^{33}_{23}$]、皮夹儿 [bi$^{213}_{21}$ guan²]、尾巴儿 [ȵ$^{435}_{43}$ ꜀puan]、车料骨儿 [꜀ts'ua liau$^{33}_{44}$ kuæn$^{4}_{45}$]。

这一情况说明，从地域分布上来看，金华方言的儿化正按远郊——近郊——城区的方向逐步走向消失。

下面我们再从儿化在不同年龄层次中的分布来看儿化的发展趋势。

在郊区长山，中青年和老年人掌握儿化词的数量差别不大。在城区，中青年掌握的儿化词很少，在口语中实际使用的就更少。但老年人在口语中仍保留为数不少的儿化词。如城区发音人，67岁的丁海凤掌握的儿化词就有100多个（其中一部分也已经不常用）。城区老年人比较常用的儿化韵有10个。下面我们比较一下这些儿化韵与本韵的对应关系。

ɿ—ɿn	纽子儿　柿儿 zɿn$^{435}_{42}$
i—in	梨儿　李儿
ie—in	辫儿　树片儿
ieʔ—in	笛儿　侄儿
uo—uen	馃儿　小镬儿 siau$^{435}_{42}$ uen²
ioʔ—ioŋ	竹儿　叔儿
ioʔ—yen	桔儿
ye—yen	板刷儿 pa$^{435}_{42}$ ɕyen²　小桌儿 siau$^{435}_{42}$ tɕyen²
a—æn	衣裳板儿 ꜀i ꜀ɕiaŋ pæn$^{435}_{45}$　小篮儿 siau$^{435}_{42}$ ꜁læn
aʔ—æn	扁柏儿 pie$^{435}_{42}$ pæn$^{4}_{45}$
ua—uan	虾儿　小鸭儿
uaʔ—uæn	车料骨儿
ia—iæn	篮儿 liæn²　洋铁儿
ya—yæn	筅帚柄儿 sia$^{435}_{42}$ tɕieu$^{435}_{42}$ ꜀tɕyæn
ai—æn	梅儿 ꜁mæn

从以上本韵与儿化韵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城区话的儿化在变调、韵母主要元音和韵尾的变化等方面的基本规律与乡下话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某些字本韵的归属与乡下话不一样，因而儿化韵的形式也不一样。如“板”城区音归 a 韵，儿化韵为 æn; 乡下音归 ua 韵，儿化韵则为 uan。某些字本韵的读音不同，因而儿化韵与本韵的对应关系也不同。如“梅”城区音念[꜁mai]，本韵与儿化韵的对应关系是 ai—æn; 乡下音念[꜁mæ]，本韵与儿化韵的对应关系是 æ—æn。

综上所述，城区老年人口语中使用的儿化词尚能反映儿化的基本语音规律和构词作用，但中青年口语中所使用的区区十数个儿化词就已经不能反映儿化的语音规律及其语法作用了。可见，城区音中的儿化正走向消失。

在今天的金华城区话中，儿化作为一种构词手段，确已基本消失。但是，儿化的语法作用的消失并不等于它的彻底消亡，它对语音系统的影响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这些影响使口语受到冲击，产生了下列多方面的不规则音变现象:

1．打乱连读变调。如: 箱橱 ꜀siaŋ ꜁dʑy 鬥乌 ꜀dieu ꜀u。

2．改变单字调。如: 马 tiauᵓ、枣 tsauᵓ。

3．出现别义的变调。如: 六指 loʔ꜆ tsɿ$^{4}{}^{2}_{4}{}^{3}_{5}$(指长枝指的人)，歪口 ꜀ua k‘ieu$^{4}{}^{2}_{4}{}^{3}_{5}$(指歪嘴巴的人)。

4．改变韵尾。如: 拐 kuænᵓ、把 mænᵓ。

5．改变主要元音。如: 笛 diᵓ、雀 tsiᵓ。

为什么金华方言的儿化在走向消失的过程中还会给语音系统带来这些影响，造成这些不规则音变呢? 这是因为儿化在语音方面的消失比在语法方面的消失来得困难，它的消失要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表现在下列诸方面:

1．语言习惯的限制。例如“箱橱”[꜀siaŋ ꜁dʑy]，仅仅抽掉了

"箱橱儿"[꜀siaŋ dʑyn]的[-n]尾,仍然保留了儿化音节[꜁dʑyn](阳平不变)的声调,而没有按连读变调规律变为阴去。这是因为人们习惯了原来儿化音节的声调,改变它反而会觉得别扭。保持儿化音节的声调进入连调的还有"鬥鸟"[꜀dieu ꜀u]、"磉盘"[saŋ$\genfrac{}{}{0pt}{}{23}{43}$ ꜁bɤ]等。

此外,也还有恢复本韵,但保留儿化变调以区别意义的例子。如"歪口"念[꜀ua k'ieu$^{4\genfrac{}{}{0pt}{}{23}{45}}$],比较近郊多湖"歪口儿"[꜀ua k'in$^{4\genfrac{}{}{0pt}{}{23}{45}}$],便知道城区的[꜀ua k'ieu$^{4\genfrac{}{}{0pt}{}{23}{45}}$]实际上是本韵恢复了的"歪口儿"。这里儿化的转指作用为转调所代替了。"六指"[loʔ꜇ tsɿ$^{4\genfrac{}{}{0pt}{}{23}{45}}$]的情况和"歪口"相同。

2. 语音条件的限制:

(1) 儿化词根的消失。一个词一经儿化,其中的儿化词根在这一词中就不再有单独使用的机会。如果这个词根在其他场合也不被使用,则它实际上就已从口语中被排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儿化词根已被淘汰了的儿化词,要否定儿化而重新使用儿化词根就发生了困难。像"拐儿"[kuæn$^{4\genfrac{}{}{0pt}{}{23}{45}}$]"把儿"[mæn$^{4\genfrac{}{}{0pt}{}{23}{45}}$]、"燕儿"[iæn$_{4}\genfrac{}{}{0pt}{}{45}{23}$]等,由于口语中已失去不带[-n]尾的形式,因此,在其它儿化词消失的时候,它们却只能保持[-n]尾的读法和儿化声调。不过,这时人们在意念上已把"把儿"与"把"等同起来,认为"把"本音就是[mæn꜄],等等。

(2) 阴声韵的保护作用。至于像"拐"[kuæn꜄]等的[-n]尾得以保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儿化词根已失去,另一方面还因为语音系统中本来就存在以[-n]为韵尾的阳声韵。这种阳声韵的保护,增加了它们保持[-n]韵尾的可能性。

(3) 非音质音位的隐蔽性。在否定儿化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只注意儿化音节中的音质音素,即[-n]尾,而忽视其中的非音质音素——儿化变调。这就使不少词在儿化消失以后得以保留儿化变

调。例如“鸟”[tiau$^{4\,2\,3}_{\ \ 4\,5}$]、“子”[tsɿ$^{4\,2\,3}_{\ \ 4\,5}$]、“枣”[tsau$^{4\,2\,3}_{\ \ 4\,5}$]、“倮”[kuo$^{4\,2\,3}_{\ \ 4\,5}$]、“雀”[tsi$_{4\,5}^{\ \ 4}$]、①“柿”[zɿ$^{4\,2\,3}_{\ \ 2\,3}$]。和前述“拐”等的情况相仿，人们也认为“鸟”等的儿化变调即是本调，即“鸟”本来就念[tiau^{ɔ}]，等等。

3．语义条件的限制：

语音是为表义服务的，对语音形式的取舍也必须服从表义的需要。由于儿化的特指和转指作用，使一些词儿化以后意义发生了改变。例如：

竹(毛竹)	tɕioʔ$_{ɔ}$	竹儿(小竹子)	tɕioŋ$^{4}_{45}$
笛(竹笛)	dieʔ$_{ɔ}$	笛儿(哨子)	din$^{23}_{23}$
夹(夹住)	dʑiaʔ$_{ɔ}$	夹儿(发夹)	dʑiæn$^{23}_{23}$
篾(竹帘)	lia^{2}	篾儿(梳子)	liæn^{2}

在这种情况下，儿化词如果消除了儿化形式，就不能表达原有的意义了。当然，其中的一些词可以用同义词代替，如“篾儿”代之以“梳子”，“夹儿”代之以“头发夹”，等等。但是，“竹儿”、“笛儿”等词似乎找不到合适的替身。于是，“竹儿”[tɕioŋ$_{4}^{4}{}_{5}$]被整体保留，“笛”则仅仅抽去[-n]尾，念作[di^{2}]，以示和“笛子”的“笛”[dieʔ$_{2}$]的区别。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儿化趋于消失使金华方言产生了许多不规则音变。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只能根据儿化的规律来鉴别，解释。可见，作为一种残留现象，儿化的规律和影响是我们观察语音变异的窗口之一。

---

① “雀”，本音[tsieʔ$_{ɔ}$]。“[tsi^{ɔ}]即“[tsin$^{4}_{45}$]”(雀儿)抽掉[-n]尾。（参看第3页en—in“麻雀卵儿”、ieʔ—in“麻雀儿”等例）

谈谈后缀

王绍新

汉语缺少形态变化，但是确有词缀这种东西；词缀可分为前缀、中缀和后缀，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在后缀中，又有单音、复音之分，本文只就单音后缀的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供大家讨论。

后缀又被称作词尾、后加成分、后置成分等(详见表一、表二)。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在谈到这一概念或转述不同意见时，均使用“后缀”一词。

一、在“什么是后缀”问题上实际存在的分歧

在各种现代汉语教科书和有关的专著、文章中都谈到词缀。词缀是什么呢？从笔者手头的资料看，说得比较明确的是：

“词缀是加在词根上面表示附加意义或语法意义的词素，这种词素意义很抽象，永远不能以原意独立成词，构词时位置是固定的，有的只能放在词根之前，有的只能放在词根之后。”①

其他著作一般是在谈附加式构词法和派生词的时候提到词缀的概念的，试举几例：

“(附加式合成词)由一个表示具体词汇意义的词根和一个表示某种附加意义的词缀构成”。②(着重点为引者所加，下同)

“……派生词……的中心部分是词根，词缀是附加部分，只表

① 张静、张桁《古今汉语比较语法》(修订本)8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②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修订本22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示某种附加意义。”①

“（附加法是）在一个有实在意义的词素前边或者后边，附加一个没有实在意义的词素。附加的词素在词中起辅助作用，因而又可叫辅助成分。”②

概括起来，他们认为词缀是在词中表示附加意义、起辅助作用的成分。这样看来，大家的认识似乎没有多少分歧。可是如果考察一下各家所举的词缀实例和不同辞书中注明为词缀的条目，就会发现其间的差异很大，它反映了人们在认识上实际存在的分歧。关于词缀的分歧在后缀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类后缀”（或称“准词尾”等）。现将一部分著作和辞书中的有关材料分别列表如下：

表一　部分著作中举出的单音后缀、类后缀实例及所用名称

作者与书名	后缀		类后缀	
	所用名称	所举实例	所用名称	所举实例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后缀	子、儿、头、巴、者、们、然	类后缀	员、家、人、民、界、物、品、具、件、子、种、类、别、度、率、法、学、体、质、力、气、性、化
朱德熙：《语法讲义》	后缀	子、儿、头、们、了、着、过、的、得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	后缀	儿、子、头、巴、们、了、着、过、法（子）、的、么、家（价）、个、乎		
	新兴后缀	化、的、性、论、观、率、法、界、炎、学、家、员		

① 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24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

② 吴积才、程家枢《现代汉语》13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作者与书名	后缀		类后缀	
	所用名称	所举实例	所用名称	所举实例
陆志韦等:《汉语的构词法》	后置成分	儿、子、头、们、的、着、了、过、得	类乎后置成分的东西	者、家、化、个、拉、腾、巴、来、然、乎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词尾	儿、子、头、者、家、们、性、化、得、于、了、着、的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	后加成分	子、儿、头、巴、么、然、乎、家、者、化、性		
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	后缀	员、者、性、化、子、儿、头		
张志公主编:《现代汉语》	不自由语素	子、儿、头、们、者、员、然		
黄伯荣等:《现代汉语》	词缀	子、头、儿、性、者、化、于		
陈必恒等:《现代汉语》	后缀	子、头、儿、者、化、家、员、手、性、度、式		
吴积才等:《现代汉语》	辅助成分	子、儿、头、者、家、手、性、员、化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	词尾	子、儿、头、员、家 者、士、师、生、手、汉、夫、丁、郎、众、属、鬼、棍、迷、犯、派、性、处、品、巴 化、于、乎、以、么、然、其、切、而、尔、且、的、地、得、了、着	准词尾	论、度、式、却、豪
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后缀	子、儿、头、者	类后缀	员、长、士、家、师、生、工、匠、手、学、论、机、器、仪、型、形、式、度、性、则、厂、场、站、法
孙长叙:《汉语词汇》	后缀	者、家、儿、子、头		
张静等:《古今汉语比较语法》	词缀	今: 子 头、者、士、巴、率、们、家、气、化、界、里、儿 古: 子、儿、然、如、尔		

表二　部分辞书对"子"、"儿"、"头"等语素语法性质的有关注释

辞书名 / 语素	现代汉语词典	简明汉英词典	汉英词典	新华词典	辞海	现代汉语八百词	常用构词字典
子 zi	名词和个别量词后缀	词尾	名词后缀	词尾	词助	后缀	名词和量词词尾
儿 er	名词和少数动词后缀	词尾	后缀	词尾	词助	后缀	词尾
头 tou	名词和方位词后缀	词尾	名词和方位词后缀	词尾	词助	后缀	词尾
者 zhě	助词	词尾	助词	—	语助	后缀	—
性 xìng	—	词尾	后缀	—	—	后缀	—
化 huà	后缀	词尾	后缀	—	—	后缀	—
家 jiā	—	词尾	—	—	—	后缀	—
家 jia	后缀	无	后缀	词尾	无	后缀	后缀
家 jie	同价（某些副词的后缀）	无	同价（某些副词的后缀）	同价（词尾）	同价（语助）	家（jia）的弱化	无
价 jie	某些副词的后缀	无	某些副词的后缀	词尾	语助	无	无

词书名 / 语素		现代汉语词典	简明汉英词典	汉英词典	新华词典	辞海	现代汉语八百词	常用构词字典
么	me	后缀	无	后缀	语气助词	词助	无	词尾用字
们	men	\	词尾	\	词尾	\	后缀	\
然	rán	副词或形容词后缀	无	副词或形容词后缀	表示状态的词尾	词助	无	副词和形容词词尾
乎	hū	动词、形容词、副词后缀	无	动词、形容词、副词后缀	动词、形容词、副词词尾	词助	无	动词、形容词、副词后缀
于	yú	动词、形容词后缀	\	\	\	\	\	动词、形容词后缀
尔	ěr	形容词后缀	无	形容词后缀	表示情态的词尾	词缀	无	词尾
其	qí	助词	\	助词	文言助词	作词助（同然）	无	\
的	de	\	助词	\	助词	语助	助词	助词
得	de	\	助词	\	助词	语助	助词	\
了	le	助词	助词	助词	助词	语助	助词	助词
着	zhe	助词	助词	助词	助词	语助	助词	助词
过	guo	\	助词	\	无	语助	助词	\

说明：凡词典中各条目后未注明词性，或所注词性与后缀问题无关者，表中均划斜线；词典中无此条目者，注明"无"。

表一所统计的15种著作中被列为后缀或类后缀的语素共有85个之多，表二中7种辞书列为后缀的共为22个。其中没有任何两种的回答是完全相同的：少的只举出四、五个，多的则举出了四、五十个；大家一致公认的后缀只有“子”、“儿”、“头”三个；不少有影响的语法著作认为“了”、“着”、“过”、“的”等是后缀，但没有一部词典承认这一点；某些语素，有人算做后缀，有人算做类后缀。

为什么会有这些分歧呢？

二、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

1．有的人在使用后缀一词时仅指构词语素，有的人则兼指构词语素和变词语素。

大家公认“子”、“儿”、“头”是后缀，是着眼于它们在构造新词方面的特殊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一些语法学家把“了”、“着”、“过”等成分也称为后缀，显然是着眼于它们在词的语法形式变化中所起的作用。例如，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中在谈到动词后缀时明确指出，“这里只讲表动态的后缀”，并分别说明“了”表示“完成态”，“着”表示“进行态”，“过”表示“不定过去态”等等①。从普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形态可以分为构词形态与构形形态。构词形态指起构词作用的形式变化，如英语的动词read加-er后变成名词reader。在这种变化中构成了新词，所以-er和词根read一样，都是构词语素，不过它与词根不同的是只表示某种附加意义，在形式上也有一定的特点，所以称为词缀。“子”、“儿”、“头”都属于这种构词语素。构形形态指词的表示语法意义的形式变化，如英语work加-ed变成worked，这里并没有产生新词，而是使动词由现在式变为过去式，故-ed是变词语素。一般人认为汉语没有词的内部构形形态。西方语言中构形形态的职能在汉语中是由

① 《汉语口语语法》125页—129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虚词来承担的，这些虚词又被叫作分析形态，"了"、"着"、"过"就是这样的虚词，它们可以称为广义的变词语素。如果认为"子"、"儿"、"头"和"了"、"着"、"过"都是后缀，也就是使后缀同时包括了构词语素和变词语素。

由每一个构词语素构成的词数量是有限的，是封闭性的。以构词能力最强的"子"为例，在《常用构词字典》中所收的以"子"为后缀的双音词语有 502 个，实际语言中当然更多，但这个数量毕竟是可数的，不是无限的，它们都是词汇性的组合。由每个变词语素参加构成的组合都是无限的，开放性的。如差不多的动词和一部分形容词都可以带"了"、"着"、"过"，其中"了"可以构成"吃了"、"看了"、"走了"、"睡了"……，数量无法统计，它们都是非词汇性的组合。①

我们认为，后缀作为词缀的一种，属于构词法讨论的问题，似乎应专指属于构词语素的成份，这样可以使这一术语有统一的、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至于"了"、"着"、"过"等变词语素，最好还是称为助词，这样比较符合汉语的特点，又可以把分别属于语法学和词汇学的不同概念区分开来，避免混淆。

2. 有人把后缀的范围划得过宽，包括了许多普通实语素。

有的著作把下列语素一概视为后缀：员、士、师、生、手、汉、夫、丁、郎、众、属、鬼、棍、迷、犯、派、品，甚至分子、主义等。这些语素的确常常处于复音词末尾的位置，构词能力也较强，看起来与"桌子"、"椅子"的"子"、"木头"、"石头"的头、"花儿"、"玩儿"的"儿"类似，使人感到它们像后缀。但它们与"子"、"头"、"儿" 等后缀有几点重要的区别：

（1）"子"、"头"作后缀时永远读轻声，"儿"不能独立成音节，而"员"、"士"、"师"等在词中一般是重读的。

① "了"、"着"等也可构成少量词汇性组合，但在其中不表示动态，详见下文。

(2) 后缀"子"、"头"、"儿" 绝对不能置于词首，"员"、"士"、"师"等语素中许多既可位于词尾，又可位于词首，如下表：

表 三

甲 栏	乙 栏
士兵、士卒	上士、中士、下士
士大夫、士女	爵士、名士、女士、人士
夫妇、夫妻	丈夫、姐夫、鳏夫
生角	老生、小生、武生
生员	书生、门生、考生
派别、派系	左派、右派、反动派
品级、品类、品名、品种	食品、药品、上品、次品
郎君	新郎
汉子	好汉、醉汉、单身汉
众怒 众说、众望	群众、观众、大众
师生、师傅	教师、讲师、厨师

(3) "子"、"头"、"儿"等后缀的意义高度虚化，"员"、"士"、"师"等语素的意义实在、明确。从表三可以看出，每一横行内分处甲栏和乙栏的同一汉字所代表的是同一语素，含义相同。难道可以说"士兵"的"士"是词根，"上士"的"士"是虚化的后缀吗？有人说"词尾'师'是从'老师'这类'师'变成的。经过词义虚化，成了指有专门学识、技艺的人。"① 其实这只是词义引申之后形成的不同义项，"指有专门学识、技艺的人"，意义很切实，怎么虚化了呢？现代汉语中大部分语素是多义的，往往可由一个语素的不同义项各构成一组复合词。如"明"，义为眼力好，又义明亮。由后者构成"明亮"、"明晃晃"等词，由前者构成"聪明"、"英明"等词，我们能说前一个义项是虚化的，"聪明"的"明"是后缀吗？

(4) 带后缀"子"、"头"、"儿"的词都是派生词，结构为附加式；

①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6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以“员”、“士”、“师”等语素结尾的词都是复合词，结构为偏正式。“桌子”、“想头”、“花儿”的词根分别是“桌”、“想”、“花”，加了后缀，词义仍以词根义为基础。“懒汉”、“姐夫”、“军属”、“新郎”、“球迷”等则不同，它们的词根不单是一个语素。如“懒汉”的基本意义不只是“懒”，他首先是一个男人，又是男人中懒惰的一类；“姐夫”更不是“姐”，而是姐姐的丈夫，等等。总之，这些词都有两个词根，而不是一个。

从以上几点看出，“员”、“士”、“师”等不是后缀，只不过是“复合词末了的结合面宽的语素”。① 把它们看成后缀，就会遇到许多难题，使后缀和非后缀的界线纠缠不清。例如，有人说“鬼”是后缀，指人时带有比喻性和感情色彩，构成酒鬼、醉鬼、烟鬼、赌鬼、小鬼、死鬼、丑鬼、讨厌鬼、冒失鬼、胆小鬼、吸血鬼等等。现在姑且不讨论比喻性和感情色彩是不是造成后缀的必要、充足条件，就算“鬼”是后缀，那么“神”呢？它也可以构成财神、女神、瘟神、凶神、战神、耳报神、丧门神、嘀咕神、夜游神等词，同样带有比喻性和感情色彩。又如“棍”也被认为是比喻性后缀，有赌棍、讼棍、恶棍等词，均指坏人。那么“虫”该怎么看待？蠢虫、懒虫、蛀虫、害人虫、寄生虫、糊涂虫也都不是好东西。

又如，特指男子的语素“汉”、“夫”和特指成年男子的“丁”被视为后缀，那么特指女子的“女”、“妇”和特指未成年人的“童”为什么就不是呢？试比较：

A 组　汉：好～、英雄～、硬～、老～、大～、懒～、醉～、门外～、单身～、庄稼～；

夫：农～、屠～、更～、挑～、脚～、船～、武～、懦～、鳏～、姐～、妹～、姑～、姨～

丁：园～、家～、门～、壮～、成～、兵～、白～、人～；

B 组　女：婢～、处～、妇～、宫～、闺～、妓～、烈～、美～、少～、使～、

①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115 页，商务印书馆 1979 年。

淑～、童～、舞～、仙～、修～、织～、爱～、长～、次～、侄～、孙～、甥～、养～；

妇：产～、农～、寡～、泼～、节～、弃～、孕～、少～、孀～、新～、主～、媳～、弟～、侄～；

童：报～、儿～、孩～、家～、蒙～、牧～、难～、神～、书～、顽～、幼～；

比较的结果，被人列为后缀的A组和未被列为后缀的B组从构词能力、在词中的地位、意义的虚实程度等方面看，都没有本质的差别。

看了这番比较，人们也许会把“神”、“虫”、“女”、“妇”、“童”也吸收进后缀的行列，可是还有问题：“神”是后缀，构词能力比它大得多的“人”是不是？“虫”是后缀，“狼”是不是？“女”、“妇”、“童”是，“姑”、“母”、“娘”和自成音节的“儿”是不是？这样串连下去，后缀的队伍会不受节制地扩大化，从而就取消了后缀。

至于把双音的“主义”、“分子”叫做后缀，更不符合操汉语人群的心理，恐怕主要是受了外语的影响。在人们看来，“主义”、“分子”也是普通的双音词，无非是常常在前边加上修饰成分构成偏正词组，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积极分子”、“知识分子”等。那么，“观点”、“人士”、“制度”、“作用”等词也有类似的特点，也都是后缀吗？

3．对“类后缀”的外延和内涵，理解也不一致。关于类后缀，我们下面再谈。

三、什么是后缀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究竟什么是后缀。看来本文第一部分开头所引的定义尚有需补充完善之处，是否可以说，后缀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凡后缀均为构词语素，不包括变词语素，变词语素另称助

词，详见上文。

2．后缀参加构词时只能处于词尾位置，不能处于词首位置或独立使用；后缀须紧密地结合在词之内，也就是与词根紧密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词。如“桌子”的“子”永远处在词尾，它与词根“桌”紧密结合成一个词。像表三所列那类的语素既能在词尾，也能在词首，不是后缀。变词语素“了”、“着”、“过”，虽然只能处在组合的末尾，但是说“吃了”、“吃着”、“吃过”都是单一的词，从操汉语的人们的心理来看，很难接受，故“了”、“着”、“过”一般也不是后缀。

3．后缀的意义必须高度虚化，有明确实义的语素不是后缀。人们常说后缀表示某种语法意义或附加意义。我们认为所谓某种语法意义主要表现在成词作用上，有些语素必须加上某一后缀才能成为词，如“桃儿”、“玩儿”、“椅子”、“鼻子”、“馒头”、“骨头”的词根都不是词，加了后缀才成为词的；“尖儿”、“甜头”的词根原为形容词，“画儿”、“贩子”、“盼头儿”的词根原为动词，加后缀后都构成名词，等等。所谓附加意义是指小、表爱憎或词义的引申等，如“刀儿”、“嘴儿”加“儿”表示小；“崽儿”、“崽子”分别表喜爱和憎恶；“苗（儿）”指初生的种子植物，“苗头”指略微显露的发展趋势，“苗子”比喻继承某种事业的年轻人，等等。

4．在形式上大多读轻声，凡重读的不是成熟的后缀。但有少数几个从古代书面语中继承下来的例外，详见下文。

5．多数后缀有标志词性的作用，并往往有较强的构词能力。

下面试举一些后缀的实例：

A组 子(zi)、头(tou)、儿(er)

这是得到一致公认的三个后缀，其中“子”、“头”为名词后缀，“儿”基本上也是名词后缀，有时构成少数动词。对于它们已经研究得很多，无须赘述。我们只强调一点：应该把重读的实语素“子”、“头”、自成音节的“儿”与后缀“子”、“头”、“儿”区别开来。

“男子”、“女子”、“原子”的“子”，“把头”、“工头”、“砖头儿”的“头”都不宜视为后缀。

B组　巴(ba)、搭(da)、咕(gu)、乎(hu)、糊(hu)、拉(la)、落(luo)、么(me)、生(sheng)、腾(teng)

这些后缀以前讨论得较少，故此多谈几句。首先看它们各构成哪些词(例中带△号者为方言土语)：

巴　构成名词：尾～、哑～、嘴～、下～、结～、磕～、△盐～、△泥～、△力～儿、△鞋～儿

构成动词：△拉～、△拴～、△揉～、△搓～、△捶～、△嘎～、△光～、△哈～、△眨～、△挣～、△曳～、△卷～

构成形容词：干～、△窄～、△倔～、△皱～、△死～、△瘦～、△瘀～、△油～、△紧～

搭　构成动词：抽～、勾～、扭～、△凑～、△抹～、△摔～、△甩～、△扫～、△抡～、△挤～、△嘎～

构成代词：这～

咕　构成动词：叨～、嘀～、唧～、捅～、△挤～、△踩～、△打～、△捏～、△拧～、△扭～、△日～、△人～、△塞～、△捱～、△委～、△掖～、△毛～

糊　构成形容词：稠～、含～、黑～、烂～、迷～、面～、模～、粘～、△泞～、△腻～

乎　构成形容词：二～、热～、玄～、全～、匀～，△悬～、△邪～、△亲～、△歹～

构成动词：在～、△耳～、△觉～、△吹～、△忙～、△嫌～

构成名词：近～

构成副词：险～

拉　构成动词：扒～、拨～、搭～、耷～、划～、爬～、趿～、△拐～、△乍～、△背～、△吸～、△拉～

构成名词：坷～、△鞋趿～儿

构成形容词：粗～、△皮～

落　构成动词：重～、出～、数～、抖～

构成形容词：利～、△实～

么　构成代词：那～、这～、怎～、什～

构成副词：多～

构成连词：要～

生　构成副词：好～、偏～、怎～

构成形容词：脆～

腾　构成动词：倒～、捣～、翻～、闹～、扑～、折～、踢～、搧～、跑～、△绕～、△跳～、△吹～

构成形容词：乱～、△暄～

这组后缀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1．与口语的联系非常密切，常常带有浓厚的方言色彩，许多词都是口语化并带方言色彩的文学作品或方言词典中所见的，试举几例：

"她真要被她们捶巴两下子，岂不把威风扫尽……"老舍《柳屯的》

"他穿着油巴老棉套裤，……"刘绍棠《运河的桨声》

"她一走路两条大辫甩搭甩搭的。"宋孝才、马欣华《北京话词语例释》

"他紧这么笑，闹得我有点发毛咕。"老舍《牺牲》

"把我累歹乎了。"张贤亮《绿化树》

"这泥和的真泞糊。"宋孝才、马欣华《北京话词语例释》

"二贝娘见王书记他们进了院，乍拉着双手叫道：'王书记，张武干！'"贾平凹《腊月·正月》

"宝玉细看那黛玉时，越发出落的超逸了。"《红楼梦》第16回

"路上有许多脚印，夜里却没听见脚步声，他好生奇怪。"刘绍棠《运河的桨声》

"我到这儿，真是老水牛掉在井里边——踢腾不开了！"李準《黄河东流去》

2．由于口语化的特点和轻声的影响，使这些后缀在许多词中的写法不太固定，如"那么"、"这么"、"要么"的"么"一作"末"，"含糊"一作"寒乎"，"二乎"一作"二忽"，"抖落"一作"抖搂"，"摔搭"一作"摔跶"、"皮拉"一作"皮辣"等等。

3. 这些后缀往往还作为中缀、多音节后缀用字或衬字出现，如老实巴焦、眼巴巴、忽刺巴儿的、昏头巴脑、稠咕嘟儿、胖乎乎、热乎乎、十拉块钱、看拉不上、蓝生生、怯生生、乱腾腾、慢腾腾等。

C组　然(rán)、乎(hū)、尔(ěr)

它们都来源于古汉语虚词，在古代已有充当后缀的用法，构成形容词或副词，这些词有的现代仍在使用，但由于是从古代书面语继承下来的，口语中不常使用，所以其中的"然"、"乎"、"尔"不读轻声。这是与其它后缀不同之点。

在现代汉语中，"然"前边可加名词性语素(如天然、井然)、形容词性语素(如傲然、泰然)、动词性语素(如飘然、了然)、副词性语素(如忽然)，构词总数上百个。在这些词中，"然"没有词汇意义。但在"不然"、"果然"、"已然"等词中"然"是"如此"的意思，是词根，应与后缀区分开来。

"尔"的构词能力较小，现代保留的只有"偶尔"、"莞尔"、"率尔"等少数词。

"乎"的构词能力介于"然"和"尔"之间，有"确乎"、"几乎"、"断乎"、"迥乎"、"庶乎"等，它与现代口语中常见的轻声的后缀"乎"(hu)不同。"乎"在古代还有"于"的意思，构成"合乎"、"类乎"等词，这时，"乎"不是后缀。

还有些来自古汉语的虚词现在也有一定的构词能力，但不是后缀。如"于"，有"在"、"到"、"对于"、"比……更……"、"被……所……"等义，是介词，必带宾语。"于"构成的词很多，大部分是动词(如等于、处于、敢于、善于、属于、勇于、忠于、限于、长于等)和介词(如对于、关于、由于等)，都要求宾语，这个语法特点正是因为有语素"于"才造成的。所有这些词中的"于"都保持了原来的词汇意义，故不是后缀。又如"且"是连词，义为"并且"；或是副词，义为"暂且"、"尚且"。现代汉语中的连词"并且"、"而且"、"况且"，副词

姑且、聊且、权且、暂且、尚且等词都保留了原义，构词方式是联合式，不是附加式。跟“于”、“且”情况类似的还有“而”、“其”等，都不是后缀。

D组　得(de)

动词后缀。

“得”在构词上很有特色，由一个动词性语素加“得”组成的双音词有两类，列表如下：

表　四

	词　例	“得”的读音	构词方式	“得”的意义	“得”的性质
第一类	博～、分～、获～、取～ 习～、赢～、夺～	重　读	动补式	得　到	词　根
第二类	懂～、记～、觉～、认～、舍～、使～、显～、晓～、值～	轻　读	附加式	原义“可能”现已虚化	后　缀

第一类词中的语素“得”均由动词“得”演变而来，意义仍为“得到”，“博”、“赢”等在意念上说明得到的方式，所以若将“得”看成后缀是不恰当的。第二类词中的“得”来源虽比较复杂，但原来都含有“可能”之义，后逐渐虚化。在“V得”式双音词中，“得”重读时，均为“得到”义；轻读时，均无实义，尚未发现例外。①

E组　了(le)、着(zhe)、的(de)

原为广义的变词语素，即助词。“了”、“着”分别表示动态的完成和持续，“的”表示从属。前边提到，它们可以构成无数非词汇性的组合。这里要说的是，它们在跟一些词长期搭配的过程中，还是形成了一些词汇性的组合，如：

了　为～、除～、罢～

着　接～、有～、悠～、来～、这么～、怎么～、△合～

① “V得”式双音结构分化为两类，从中古已开始，恰与现代表四中两类对应，详见笔者«“得”的语义语法作用衍变»一文(载«语文研究»1985年第1期)。

的　有～、似～(是～)、什么～、△伍～

在这些组合中，“了”、“着”、“的”失去了它们原来的语法意义，整个组合具有了新义或新的用法，从而凝聚成词。如“罢了”表示“仅此而已”，“除了”等于“除去”、“除开”，“接着”表示“紧跟前面的话或动作”，“来着”表示“曾经”，“有的”表示“人或事物中的一部分”，常常叠用，“什么的”、“伍的”表示“之类”等。

四、关于类后缀

有的语言学家提出了“类后缀”的说法，它包括了“差不多可以算是后缀，然而还差点儿”的语素。这样就避免了后缀与非后缀的截然区分，可以把一些有争议的语素归入其中。但是，类后缀到底有多少，也应有个大致的范围。否则，若把不属于后缀的语素大量划入类后缀，然后这些语素又呼朋引类，就必然导致类后缀的无限膨胀。我们对《常用构词字典》进行了粗略的统计：它共收单字3994个，其中仅做为偏正式复合词末一个语素而能构成10—30个词语的就有约400个，构成30个以上词语的约150个，共550个左右，占总字数的约14%。如果“人”、“民”、“论”、“豪”、“场”、“站”被看作类后缀，这14%的语素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有当类后缀乃至后缀的资格。加上其他多数人承认的典型后缀，数量还更大些，这显然是不符合汉语实际的。

经过比较，我们觉得以“者”、“性”、“化”作为类后缀的代表可能较为恰当。其他如“人”、“民”、“论”、“豪”、“场”、“站”等，最好还是当作“复合词末了结合面宽的”普通语素。

为什么呢？

首先，“者”、“性”、“化”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原来的意义，但是已有某种程度的虚化：“者”原是指人、指事的代词，作为类后缀，表示“发出某种动作或具有某些性质的人或事”；“性”原有“性质”、

"性能"之义，作为类后缀，"性"表示"具有某些特征、属于某种类型或有某种表现"的意思；"化"有"变化"之义，作为类后缀指"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

它们都具有一般后缀所有的语法意义，即成词或改变词性的作用：名词性词根"笔"、动词性词根"作"、形容词性词根"老"分别加"者"而构成名词"笔者"、"作者"、"老者"；名词性词根"党"、"酸"，形容词性词根"硬"、"惰"，动词性词根"展"、"延"，分别加"性"而构成名词"党性"、"酸性"、"硬性"、"惰性"、"展性"，"延性"；名词性词根"机械"、"现代"，形容词性词根"绿"、"弱"，分别加"化"而构成动词"机械化"、"现代化"、"绿化"、"弱化"等。

这样，"者"、"性"、"化"以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来的意义而与后缀相区别；以其意义有某种虚化、具有成词或改变词性的语法作用而与一般语素相区别，故可叫作类后缀。

其次，"者"、"性"、"化"不读轻声，这也是与后缀不同的地方。

PDG

《孟子》的述宾结构*

崔立斌

关于动词的连带成分，《马氏文通》设立了“止词”和“转词”两个名目。他说：“凡名代之字，后乎外动而为其行所及者，曰止词。”① 他的“外动字”和“止词”的关系是动作和受事者、支配和被支配者的关系，即述宾关系。这个范围很窄，只有受事才作宾语；但是在后面的论述中，马氏的止词的范围却有所扩大。例如，他把“同动字”（“有”、“无”、“在”、“如”、“若”等）之后没有介字为介的成分也看作“止词。”②马氏所说的“转词”，相当于后来的语法学家所说的补语和状语。他的转词既有以介字为介的，也有没有介字为介的。因此，动词后的同一成分，在《马氏文通》中，既可以看成止词，又可以看成转词，界限是不清楚的。后来的语法学家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的动词连带成分时，大体是遵循马氏的途径。

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提出了致动和意动，致动、意动后面的名词性成分也是宾语，宾语当然不限于受事宾语了。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采用了致动、意动说，又提出了双宾语③问题。后来的文言语法，对述宾结构大都分析简略，几十年来进展不大。至于专门研究一部古籍的述宾结构的论著，还没有见过。

在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著作中，从五十年代丁声树先生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以后，语法学家对述宾结构的看法有了明显

---

* 81级汉语史研究生毕业论文。

① 《马氏文通》第25页（《汉语语法丛书》本，1983，下同）

② 参看《马氏文通》第177页至182页。

③ 马氏亦有“两止词”的说法。见《马氏文通》第152页。

的变化，大多认识到动宾结构中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是复杂的，宾语不限于动作支配的对象，还可以是主动者、致使、工具、处所、次数、时间等。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朱德熙的《语法讲义》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我们认为，在研究古代汉语的动词连带成分时，不能再采取《马氏文通》专从意义考虑问题的办法，而应采取新的观点。本文在区分宾语和补语时，接受了赵元任、丁声树、朱德熙等先生的观点。我们从形式上把宾语和补语大体区分开来。动词的后附成分有介词为介的，是补语；没有介词为介的，都看成宾语。

这样，宾语不仅表示受事，也表示施事，表示存在的事物，表示比况的内容，表示与主语有某种同一性或类属性的事物，表示处所、时间、数量、原因、结果等意义。充任宾语的有体词性成分，也有谓词性成分。

《孟子》中的述宾结构共有2447例。按述宾间的意义关系，可以把它们分成十五类(从宾语方面来命名)：受事宾语，施事宾语，使动宾语，意动宾语，为动宾语，对动宾语，原因宾语，结果宾语，类同宾语，存在宾语，处所宾语，时间宾语，数量宾语，倍数宾语，多宾语等。[①] 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一、受事宾语

宾语表示动作行为的受事者。这类述宾结构数量最多，共1514例，占《孟子》中全部述宾结构的62%。

根据充任述语的动词的意义的不同，可以把这类述宾结构再分为两个小类。一类的述语由行为动词充任，其述宾关系为动作

① 在下面的分析中，《孟子》中引用他书的语言，如所引部分的语法结构与《孟子》本书的语言没有差别，则不予指出，与《孟子》的语言作一样的处理。如有差别，则指明其出处及不同于《孟子》的地方。

PDG

和受事，支配和被支配者的关系。此类记作受$_a$类。另一类述语由表示心理、认知和五官感觉活动的动词充任，其述宾关系有动作和受事的关系，也有述语与其内容的关系。此类记作受$_b$类。

（一）受$_a$类动词表示动作、行为、变化等意义，宾语是动作所关涉的对象。充任受$_a$类的宾语的有名词、代词、体词性并列结构、体词性偏正结构和谓词性成分等。共1047例。

1.名词（297例），例如：

“为长者折枝”。（1.7）①

“君子犯义”。（7.1）

2.代词（290例），例如：

“子亦来见我乎？”（7.24）

“子是之学”。（5.4）

“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5.2）

“孔子奚取焉？”（10.7）

末三例为前置的宾语。“子是之学”，代词“之”复指前置的宾语“是”；“吾未之学”，代词“之”为否定句的前置宾语；“孔子奚取焉”，“奚”为前置的疑问代词宾语。

3.体词性并列结构（41例），例如：

“驱虎豹犀象而远之”。（6.9）

“奚暇治礼义哉？”（1.7）

“戎狄是膺，荆舒是惩”。（5.4；6.9）

末一例由代词“是”复指的前置宾语，《孟子》中仅有此例，为引《诗·鲁颂·闷宫》之语。

4.体词性偏正结构（268例），例如：

“昏暮叩人之门户”。（13.23）

“其母杀是鹅也”。（6.10）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3.6）

---

① 括弧中的数字表篇、章。篇、章数据杨伯峻《孟子译注》本。

"我能为君约与国"。(12.9)

末二例，宾语中"偏"的部分是谓词性成分。"与国"，朱熹注："和好相与之国也"。"与"是动词，作"国"的定语。

5. 同位结构(1 例)：

"闻诛一夫纣矣"。(2.8)

6. 数词(3 例)，例如：

"终日不获一"。(6.1)

由数词充任的受事宾语，意义上表示的是某种数量的事物。

以上是体词性宾语，共900例。

受a类述宾结构的谓词性宾语有97例。这种谓词性宾语都表示指称的意义。从语法成分的性质上看，它们是谓词性的；但其所表示的意义不是陈述而是指称的，是体词性成分所能表示的那种指称意义。例如：

"杀一不辜"。(3.2)
"以遏徂莒"。(2.3)
"取非其招不往也"。(6.1)
"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9.8)

谓词性偏正结构"不辜"，在此指称"不辜者"。"徂莒"，指称到莒国去的人。"非其招不往也"，指称所取的那种态度。"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指称所遭遇的情况。

充任受a类谓词性宾语的成分有：

1. 动词(15 例)，例如：

"此惟救死而恐不赡"。(1.7)
"无遏籴"。(12.7)

2. 形容词(32 例)，例如：

"弱固不可以敌强"。(1.7)
"自以为是"。(14.37)

末例的"是"为形容词，意思是"正确"。

3.形容词性并列结构(1 例):

"恶得为恭俭"。(7.16)

4.形容词性偏正结构(25 例),例如:

"行一不义"。(3.2)

"以羡补不足"。(6.4)

5.动词性偏正结构(5 例),例如:

"故不为苟得也"。(11.10)

6.述宾结构(13 例),例如:

"以遏徂莒"。(2.3)

"诸侯将谋救燕"。(2.11)

7.主谓结构(1 例):

"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9.8)

8.其它谓词性成分(5 例),例如:

"取非其招不往也"。(6.1;10.7)

受a类动词可以带多种补语,例如:

"何敢于水也?"(8.18)(补语表对象)

"不得罪于巨室"。(7.6)(表对象)

"孙叔敖举于海"。(12.15)(表处所)

"以事舜于畎亩之中"。(9.1)(表处所)

"祭祀以时"。(14.14)(表方式)

"祭之以礼"。(5.2)(表方式)

"教以人伦"。(5.4)(表凭借、工具)

"杀人以梃与刃"。(1.4)(表凭借、工具)

"事之以皮币"。(2.15)(表凭借、工具)

受a类述宾结构除了经常作谓语外,还能充任句子的主语(25 例)、宾语(33 例)和定语(17 例),共 75 例。例如:

"执中为近之。"(13.26)

"事君无义"。(7.1)(以上作主语)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1.6)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5.4)(以上作宾语)

"树之时又同"。(11.7)

"从之者如归市。"(2.15)(以上作定语)

其中作定语的，多是述宾结构加"者"构成的。

受$_a$类述宾结构也能与"所"构成所字结构。例如：

"吾有所受之也"。(5.2)

受$_a$类述宾结构中，充任述语的动词有268个。全部列举如下：

取、攫、执、掘、凿、筑、拔、攘、披、被、播、耕、种、树、树艺、掩、捽、折、捐、裹、搂、叩、扣、夺、御、关、挟、抽、瀹、食、歠、饮、啜、饕、烹、馈、与、遗、赐、射、牧、获、收、畜、膺、惩、焚、摩、用、抚、送、受、举、征、伐、侵、讨、攻、杀、戮、弑、殛、戕贼、刑、刺、诛、推、濯、洒、改、尼、止、已、遏、罢、补、供、作、为、施、行、召、招、尝试、交、要、事、辅、助、相、辅相、率、帅、持、守、闲、保、揣、彻、削、塞、充塞、铄、救、将、鼓、舍、捨、去(去掉)纱、承、继、承继、因、废、损、毁、害、伤、毁伤、辟、避、附、聚、从、假、餂、犯、出(发出)、养、食(si)、畜、修、驱、驰、朝、见(会见)、命、放、疏、葬、丧、注、谋、缘、服、决、责、求、干、敌、争、振、效、吊、配、距、置、变置、荐、蹙、践、役、整、顾(照顾)、教、教诲、学、制、约、顺、如、解、治、经、济、封、致、平治、绸缪、启、负、禁、免、贬、欺、侮、诬、浼、违、倍、戒、劝、载、聘、勉、代、充、称(举)、及、益、曾益、构、造(造就)、申、信、移、宿、藏、难、乘、使、迎、请、引、传、设、待、俟、徯、却、省、胥、降、辞、弃、笑(讥笑)、偪、逼、係累、绥、尽、加、友、等、泄、周、罔、堪、次、合、復、过(超过)、追、乞、鄉、兼、祭、祀、强、遭、迁、动、得、失、踰(超过)、易、存、变、化、胜、共、论、暴、比、当、咻、诛馁。

名词、形容词、不及物动词等用如及物动词带宾语所构成的述宾结构，其述宾关系在意义上也属于受$_a$类。所以我们把它列入此类，共有50例。例如：

"妻帝之二女"。(9.1)

“许子衣褐”。(5.4)(以上名词)
“执中为近之”。(13.26)
“酌则谁先？”(11.5)(以上形容词)
“出而哇之”。(6.10)(不及物动词)

用如动词的有45个：

名、傅、性、身、则、褐、衣、冠、相、君、罪、馆、法、筐、妻、蚕、形、主；直、近、安、亲、淑、后、先、富、轻、实、同、隐、虐、非、私、长；
雨、生、哇、称(相称)、成、兴、喜、悦、始、终、病。

（二）受b类动词表示心理、认知和五官感觉活动等意义，宾语是动作所关涉的对象或内容。受b类与受a类不同之处在于，受a类的宾语只表示动作关涉的对象，而受b类的宾语不仅表示动作关涉的对象，也表示述语的内容。例如：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4.10)
“爱人者，人恒爱之”。(8.28)
“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3.2)
“交闻文王十尺”。(12.2)

前二例宾语表对象，后二例宾语表内容。再如：

{ “子为我问孟子”。(5.2)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3.2)

{ “王知夫苗乎？”(1.6)
“未知其孰贤”。(3.2)

这两组例的动词相同，宾语分别表示对象和内容。这种特点只有受b类具备。这大概与动词的意义有关。受a类动词多表示一般动作行为的意义，要求表对象的受事宾语为其后附成分；受b类动词表示的意义较抽象，它的后附成分可以是对象，也可以是内容。

充任受b类宾语的有名词、代词、体词性并列结构、体词性偏正结构和谓词性成分等，共467例。

1.名词(83例)例如：

"以告孟子"。(11.5)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14.3)

2. 代词(88 例),例如:

"夫尹士恶知予哉?"(4.12)

"岂谓是与?"(4.2)

"髡未尝睹之也"。(12.6)

"此言何谓也?"(5.5)

"吾未之闻也。"(7.19)

末两例为前置的宾语(此种共 9 例)。"髡未尝睹之也",谓语是否定式,而代词宾语"之"没有前置。

3. 体词性并列结构(15 例),例如:

"顾鸿雁麋鹿"。(1.2)

"知管仲晏子而已矣"。(3.1)

4. 体词性偏正结构(108 例),例如:

"耳不听恶声"。(10.1)

"我将言其不利也"。(12.4)

"未闻变于夷者"。(5.4)

"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10.6)

"有司未知所之"。(2.16)

二至五例的宾语是由谓词性成分加上"其"、"者"、"之"、"所"构成的。"其不利",指示代词"其"指称那种状态,形成体词性偏正结构。"变于夷者",特殊的代词"者"使前面的谓词性成分变为体词性成分。"君之犬马畜伋",连词"之"加乎主谓之间,并使之成为体词性偏正结构。"所之",意思是"去的地方",我们暂把所字结构归入偏正结构之中,但这是由特殊代词"所"加在谓词性成分之前构成的"偏"的部分在后面的一种特殊的体词性偏正结构。以上四种偏正结构作宾语是受$_a$类所少有的,受$_b$类则较多,可见受$_b$类宾语的构成比受$_a$类复杂。这一点从它们各自的谓词性宾语中看得更清楚。受$_a$类的谓宾只表指称。受$_b$类的谓宾可表指称和

陈述两种意义。例如：

"不信仁贤则国空虚"。(14.12)
"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6.7)
"国人皆曰贤"。(2.7)
"敢问何说也？"(10.4)

前两例宾语表指称；后两例宾语表陈述。"仁贤"，指称仁贤者。"无礼"，指称无礼之事。一般说来，表指称的谓宾是表示动作的对象的。例三的"贤"，是对国人所称赞的内容的陈述。"何说"，是"问"的内容，也表陈述。表陈述的谓宾，都是表示述语的内容的。诚然，有的谓词性宾语表指称还是表陈述，界限并不非常清晰。但表指称和表陈述的总的区别是存在的。

受b类的谓宾有173例。分析如下：

1.动词(21例，表指称11例，表陈述10例。以下引例不标明者为表陈述)。例如：

"春省耕而补不足"。(2.4)(表指称)
"心不若人则不知恶"。(11.12)

2.形容词(18例，表指称和表陈述各9例)，例如：

"好善足乎？"(12.13)(指称)
"可谓孝矣"。(5.2)

3.形容词性偏正结构(6例，表指称2例，表陈述4例)，例如：

"王请无好小勇"。(2.3)(指称)
"可谓不智乎？"(9.9)

4.动词性偏正结构(12例，全表陈述)，例如：

"敢问何说也？"(10.4)
"诸大夫皆曰不可"。(2.7)

5.并列结构(10例，表指称4例，表陈述6例)，例如：

"不信仁贤则国空虚"。(14.12)(指称)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12.15)

6.述宾结构(54例,表指称10例,表陈述44例),例如:

"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6.7)(指称)

"岂曰小补之哉"?(13.13)

7.连动结构(11例,全表陈述),例如:

"思援弓缴而射之"。(11.9)

8.递系结构(2例,表陈述):

"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4.2)

"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11.9)

9.主谓结构(35例,全表陈述),例如:

"孰谓子产智?"(9.2)

"则王以为孰胜?"(1.7)

10.其他谓词性成分(4例,全表陈述),例如:

"言饱乎仁义也"。(11.17)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凡是比较复杂的谓词性结构作宾语,如连动、递系、主谓等,都只表陈述,不表指称。偏正结构也很少表指称。

先秦汉语中的"以为"一般是作为一个固定的结构出现的,"以为"的中间也可以插入别的成分,成为"以……为"式。但《孟子》中至少有六例"以为",似乎应该认为是一个词①,意思是"认为"。全部列举如下:

"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10.6)

"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10.4)

"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11.9)

"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4.9)

"则王以为孰胜?"(1.7)

"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5.5)

受ь类述宾结构很少有后附的介宾结构作补语。《孟子》中

① 杨伯峻《孟子词典》有29个"以为"。我们把"以为"中间能插人"之"而意义不变的都视为固定结构。因此,可看作一个词的"以为",只有6例。

受$_b$类述宾结构后附补语的只有6例。例如：

"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9.8)

"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3.2)

而受$_a$类则可以有很多补语。这与受$_b$类宾语比受$_a$类复杂不无关系。

受$_b$类述宾结构除了常作谓语之外，还可以充任句中的宾语(13例)，主语(10例)和定语(4例)，共27例。例如：

"用上敬下谓之尊贤"。(10.3)(作宾语)

"然则耆炙亦有外与？"(11.4)(作主语)

"好事者为之也"。(9.8)(作定语)

充任受$_b$类述宾结构的述语的动词有51个：

爱、慕、好、恶、敬、尊、望(希望)、信、欲、愿、哀、尤、疑、恐、畏、严(畏)；

思、惟、度、知、识、许、志、忍、以为；

问、谓、言、曰、语、告、应、道、称、颂、讪、诵、读、听、闻、见、视、观、察、省、睹、顾、瞷、瞰、仰、望。

只带谓宾而不带体宾的动词，《孟子》中只有"以为"一个。

以上我们把受事述宾结构分为两类，它们在动词和宾语上都有所不同，它们对补语的反应也不同。受$_b$类述宾结构很少再有补语；受$_a$类则可以自由地带补语。

二、施事宾语

这类宾语是述语所表示的动作的施事者。《孟子》中只有5例：

"沛然下雨"。(1.6)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7.7)

第二例中的施事述宾结构与受事述宾结构形式相同，只是动词在意义上表示被动。这几句的意思是，小德为大德所役，小贤为大

贤所役，……。对于《公羊传·庄公28年》："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中两个"伐者"所表示的主动与被动的意义的不同，何休注云："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①那么，在孟子的时代，表被动的这个"役"跟表主动的"惟不役志于享"(12.5)的"役"，两者或许存在着语音上的不同，也未可知。因此，我们不认为是省略了介词"于"，而是宾语表示施事。

三、使动宾语

这种述宾结构，是使宾语具有述语所表示的动作或状态。由于述语的"使动"意义，这种述宾结构的动作性很强。共有90例。

（一）动词用作使动，充任宾语的有名词、代词、体词性并列结构、体词性偏正结构、数词和谓词性成分，共35例。

1.名词(15例)，例如：

"武丁朝诸侯"。(3.1)

"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8.16)

及物动词"朝"使宾语"诸侯"施行朝拜的动作，主语"武丁"是被朝者。"服天下"是使天下人折服。

2.代词(9例)，例如：

"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11.13)

3.体词性并列结构(1例)：

"朝秦楚"。(1.7)

4.体词性偏正结构(8例)，例如：

"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10.1)

5.数词(1例)：

"以一服八"。(1.7)

6.谓宾(1例)：

---

① 见《十三经注疏》2241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国君进贤"。(2.7)

由于动词的使动用法要求宾语施行动作，所以一般来说，宾语应该是能够施行动作的人或其它生物等词语。因此，作为谓宾的"贤"字，应该认为已活用作名词，等于"贤者"。

动词的使动用法和宾语的关系是用特殊的述宾结构的形式，表达递系结构所具有的意义。使动宾语可以有转成主语的同义转成关系，即使动宾语可以挪到使动词之前变成主语，而意义与使动述宾结构基本相同。①如"朝诸侯"是使诸侯来朝见；"诸侯朝武丁"与使动述宾结构意义相同。受事宾语如果转成主语，一般需加"见"转成被动式。如"执弓"，只能说成"弓见执"。及物动词用作使动时，虽然也能把使动宾语转成被动句的主语，但意义变了。如"武丁朝诸侯"变为"诸侯见朝(于武丁)"，意义也变了。受事宾语转成被动句的主语，意义则无变化。

用作使动的动词有20个：

走、反、出、进、服、朝、动、劳、亡、生、战、息、渴、饥、饿、觉、兴、悦、寓、达。

(二) 形容词用作使动，充任宾语的有名词、代词、体词性并列结构、体词性偏正结构和谓词性成分等。共50例。

1.名词(6例)，例如：

"则不能安子思"。(4.11)

2.代词(15例)，例如：

"匠人斲而小之"。(2.9)

3.体词性并列结构(8例)，例如：

"危士臣"。(1.7)

4.体词性偏正结构(20例)，例如：

"亦以新子之国"。(5.3)

① 参看李佐丰《先秦汉语的自动词及其使动用法》，《语言学论丛》第十辑。

5.谓宾(1 例):

"以彰有德"。(12.7)

形容词的使动用法是使宾语具有述语所表示的性质、状态,也是以述宾结构的形式表达递系结构的意义。"新子之国",意思是使子之国新;"彰有德",意思是使有德者彰。使动宾语也可以有转成主语的同义转成关系。"新子之国"与"子之国新"意义相同。

用作使动的形容词有36个:

大、小、富、贵、正、新、平、洁、薄、笃、俭、省、重、轻、善、诚、谨、安、定、危、乱、明、彰、显、贱、远、寒、苦、竭、乏、充、坏、极、同、专、警。

(三)《孟子》中有两例数词用作使动的:

"孰能一之?"(1.6)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1.6)

"一"前面都有"能"。数词用作使动与形容词用作使动的语法意义差不多,也是使宾语具有述语所表示的状态①。"一之",意思是使之成为统一的状态。

(四)名词用作使动的,《孟子》中只有"臣"一个,共出现3次。例如:

"而况得而臣之乎?"(13.8)

名词的使动用法是使宾语成为由使动用法的名词所表示的那种人或事物。"臣之",意思是使之成为臣子,让他作臣子。

使动述宾结构除常作谓语外,还可作句中的宾语(7例)、主语(1例)、定语(1例)和状语(1例),共10例。例如:

"好臣其所教"。(4.2)(作宾语)

"不动心有道乎?"(3.2)(作主语)

"有安社稷臣者"。(13.19)(作定语)

---

① "一"根据它的意义"统一",也可以看作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这一类就可以归并入(一)或(二)类。

"我竭力耕田"。(9.1)(作状语)

四、意动宾语

这种述宾结构是在意念上认为宾语具有述语所表示的性质、状态等意义，共45例。这种意动述宾结构表达的是主观意念上的活动，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也可能并非如此。例如：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13.24)

"于卫主颜雠由"。(9.8)

"小鲁"，是孔子认为鲁国小，实际上鲁国并未变小；"主颜雠由"，是以颜氏为主人(住在颜家)，实际情况亦如此。

(一) 形容词用作意动，充任其宾语的有名词、代词、体词性并列结构、体词性偏正结构和谓词性成分。共36例。

1.名词(2例)：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13.24)

"莫如贵德而尊士"。(3.4)

2.代词(14例)，例如：

"犹彼白而我白之"。(11.4)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5.2)

"吾何慊乎哉？"(4.2)

"不我足"，意思是不以我为满足(他们的心意)；"何慊"，是以何为慊(慊，少也)的意思，这两例都是前置的意动宾语。

3.体词性并列结构(1例)：

"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7.10)

4.体词性偏正结构(13例)，例如：

"则不远秦楚之路"。(11.12)

5.谓宾(6例)，例如：

"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7.7)

意动宾语具有转成主语的异义转成关系。如"柳下惠不羞汙

君”。(10.1)“羞汙君”是以汙君为羞，被陈述者是柳下惠；改变为“汙君羞”以后，意义变了，被陈述者是汙君。我们在前面说过，意动述宾结构表示的是主观意念的活动，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但意动宾语转成主语后，则成了一种真实性的陈述，失去了观念性。

使动宾语具有转为主语的同义转成关系，意动宾语具有转为主语的异义转成关系，两者的不同是使动的强迫动作性和意动的主观观念性的不同所造成的。使动是使宾语具有述语所表示的动作、状态，宾语转成主语后，虽失去了使动意义，但语义不变；使动宾语和同义转成的主语都是这个动作的实际施行者。意动表示主观上认为宾语具有述语所表示的性质、状态，宾语转成主语后，陈述关系完全变了，意义也因而不同了。使动述宾结构能表达递系结构的意义，意动则不具备这种特点。

试比较形容词用作使动和意动时意义上的不同：

“驱虎豹犀象而远之”。(6.9)
“则不远秦楚之路”。(11.12)

“苟善其礼际矣”。(10.4)
“王如善之”。(2.5)

“匠人斲而小之”。(2.9)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13.24)

使动和意动的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似乎对于它们的状语的选择不无影响。使动用法的动作性强，表凭借、工具意义的“以”字结构可用作它的状语。例如：“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9.7)而观念性较强的意动用法，在《孟子》中未见有这种状语。

用作意动的形容词有17个：

长、幼、老、小、贵、贱、善、贤、耻、羞、卑、远、白、慊、非、亲、足。

（二）名词用作意动，充任其宾语的有名词、代词、同位结构和

体词性并列结构，共 9 例。

1. 名词（5 例），例如：

"师文王"。(7.7)

2. 代词（1 例）：

"孔子主我"。(9.8)

3. 同位结构（1 例）：

"于齐主侍人瘠环"。(9.8)

4. 体词性并列结构（2 例），例如：

"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9.8)

名词用作意动，充任其宾语的都是表示人的词语。

用作意动的名词有 2 个：

师、主。

意动述宾结构除了作谓语外，还有 7 例分别作宾语（5 例）、主语（1 例）和状语（1 例）。例如：

"莫若师文王"。(7.7)（作宾语）

"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11.4)（作主语）

"不远千里而来"。(1.1)（作状语）

五、为动宾语

这类述宾结构的宾语是其述语施行动作、行为的目的。《孟子》中有 6 例。例如：

"以道殉身"。(13.42)

"先酌乡人"。(11.5)

"而民莫之死也"。(2.12)

"酌乡人"，是给乡人斟酒之义。"莫之死"，意思是没有人为之而死。

这种述宾结构的意义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为（宾语）而V（述语）

使动和意动都没有这种意义。用作为动的动词只有上引例句中出现的3个。

六、对动宾语

这种述宾结构的宾语表示述语所向的事物。《孟子》中有11例。例如：

"骄其妻妾"。(8.33)
"又从而礼貌之"。(8.30)

"骄其妻妾"，是对其妻妾施展骄傲之气，"礼貌之"，是对之有礼貌的意思。

这种述宾结构的意义关系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对(宾语)V(述语)

使动、意动、为动等没有这种意义。用作对动的形容词和名词除上引例句中的以外，还有"利"、"疏"、"慢"、"简"、"戚"、"礼"等。

七、原因宾语

这类述宾结构的宾语表示动作行为的原因或目的，共有32例。例如：

"食功乎？"(6.4)

意思是："食之以功"，因"功"而食。这种原因宾语有五例。

这类述宾结构中，更多的是动词本身表示原因或目的的意义。这一点与上引例句及其他述宾结构都不一样。例如：

"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3.2)
"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10.5)

以上两例中，"以"和"为"是表示原因或目的意义的动词，宾语表示这种原因或目的的具体内容。"以"、"为"的宾语构成如下（共27例）：

1. 名词(1 例):

"先名实者,为人也"。(12.6)

2. 代词(6 例),例如:

"吾不为是也"。(1.7)

"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9.1)

末例是前置的宾语,且主谓倒装。

3. 体词性偏正结构(12 例),例如: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11.8)

4. 动词(2 例):

"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10.5)

5. 形容词(2 例):

"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10.5)

6. 谓词性偏正结构(2 例),例如:

"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2.14)

7. 述宾结构(1 例):

"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7.26)

8. 述补结构(1 例):

"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9.1)

先秦汉语中的动词"为"意义很广泛。《孟子》中的动词"为",主要有三种意义:表示行为,表示判断,表示原因或目的。表示行为意义时,其后附成分为受事宾语;表示判断意义时,其后附成分为类同宾语(见后面);表示原因或目的意义时,其后附成分为原因宾语。受事宾语与原因宾语的区别,主要是动词的意义的不同;受事宾语还可转为被动句的主语,原因宾语则不能。受事述宾结构后面还可有补语;原因述宾结构后面不能再有补语,述语之后的成分都是表原因或目的的宾语。

原因述宾结构与为动述宾结构的区别是,带为动宾语的动词

本身不能表示为动，为动关系是由整个述宾结构表示的；带原因宾语的动词本身就表示目的(只限“以”、“为”一类)。

八、结果宾语

这类述宾结构的宾语所表示的事物是动作完成后产生的结果。共13例。例如：

“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5.4)

“钻穴隙相窥”。(6.3)

宾语“屦”、“席”、“穴隙”等是“捆”、“织”、“钻”等动作完成后产生出的成果。

结果宾语要求动词须是能够表示持续性动作意义的动词。像“与”、“射”、“刺”、“叩”之类不表持续性意义的动词，不能充任结果述宾结构的述语。受事宾语没有这个特点，前所列动词都可以带受事宾语。

九、类同宾语

类同述宾结构的宾语与主语有某种类似、同一的关系，充任述语的动词起联系这种关系的作用。这样的动词意义较虚，只有“如”、“若”、“犹”(由)、“似”、“为”等几个。共172例。可分为表譬况意义和不表譬况的两种。

(一) 表譬况的有46例。例如：

“从之者如归市”。(2.15)

“是犹恶湿而居下也”。(3.4)

这类表譬况的述宾结构没有用代词作宾语的。这是因为譬况宜用具体、形象的事物去比喻较抽象的事物，而代词的意义是抽象的，它只能充任主语而不能充任宾语。充任其宾语的有：

1. 名词(3例)，例如：

“周道如底，其直如矢”。(10.7)

2．体词性并列结构(4例)，例如：

"性犹杞柳也"。(11.1)

3．体词性偏正结构(13例)，例如：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11.3)

4．动词(2例)，例如：

"饮食若流"。(2.4)

5．述宾结构(10例)，例如：

"若合符节"。(8.1)

6．转折关系的联合结构(5例)，例如：

"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10.7)

7．述补结构(2例)，例如：

"由射于百步之外也"。(10.1)

8．谓词性偏正结构(2例)，例如：

"若将浼焉"。(3.9)

9．主谓结构(4例)，例如：

"犹水胜火"。(11.18)

10．复句(1例)：

"犹彼白而我白之"。(11.4)

这种述宾结构不受状语的修饰。

(二) 不表譬况的有74例，大多是对主语进行陈述性说明。跟表譬况的不同，这种述宾结构可以受状语的修饰，且可以用代词作宾语。例如：

"仁人固如是乎?"(9.3)

"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9.6)

状语是否定副词或主语是否定的无定代词"莫"时，"如"、"若"的意义变为"及"。"不如"、"不若"不是"不像……"的意思，而是"不及……"的意思。动词"犹"不受否定副词修饰。例如：

"指不若人"。(11.12)

“莫如贵德而尊士”。(3.4)

但如果否定副词表示的是禁止意义，则“如”、“若”仍为原意。例如：

“无若宋人然。”(3.2)

“无”通“毋”，“无若宋人然”的意思是“不要像宋人那样”。

有的没有主语，似乎也不宜认为是主语省略。例如：“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14.38)而表譬况的那一类则必须有主语(或是可以补出的省略)。

下面是构成其宾语的各种成分：

1．名词(11例)，例如：

“北宫黝似子夏”。(3.2)

2．代词(26例)，例如：

“其性亦犹是也”。(11.2)

3．体词性并列结构(7例)，例如：

“不如荑稗”。(11.19)

4．体词性偏正结构(7例)，例如：

“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3.2)

5．形容词(2例)，例如：

“泄泄犹沓沓也”。(7.1)

6．动词(1例)：

“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10.4)

7．述宾结构(11例)，例如：

“莫如为仁”。(3.7)

8．谓词性联合结构(4例)，例如：

“莫如贵德而尊士”。(3.4)

9．谓词性偏正结构(1例)：

“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4.2)

10. 主谓结构(4例),例如:

"是天时不如地利也"。(4.1)

(三) 不表譬况的类同述宾结构,在对主语进行真实说明的同时,似有一种判断的语气含蕴其中。而表示判断意义的动词"为",似乎也有一种对主语进行归类的意义。所以,我们把这一类"为"所构成的述宾结构,也附于此类。这种述宾结构有52例。例如:

"尔为尔,我为我。"(3.9)

"里仁为美"。(3.7)

前二例判断主语的类属,后一例判断主语的性质。其宾语有:

1. 名词(5例),例如:

"身为天子"。(9.3)

2. 代词(6例),例如:

"尔为尔,我为我"。(10.1)

3. 体词性偏正结构(14例),例如:

"此为大人而已矣"。(11.15)

4. 形容词(15例),例如:

"事亲为大"。(7.19)

5. 动词(2例),例如:

"孰不为守?"(7.19)

6. 谓词性联合结构(1例):

"苟为后义而先利"。(1.1)

7. 谓词性偏正结构(4例),例如:

"不为不多矣"。(1.1)

8. 述宾结构(5例),例如:

"苟为无本"。(8.18)

类同述宾结构除常作谓语外,还可作句中的状语(6例),定语(2例),共8例。例如:

"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1.7)(作定语)

"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3.1)(作状语)

十、存在宾语

这种述宾结构表示存在或不存在某事物或情况。共350例。充任其述语的只有"有"、"无"两个动词。需要指出的是,表示存在的"有"、"无"与人所具有、占有等意义的"有"、"无"之间,语言形式上几乎没有差别,只能凭上下文去辨析。所以,我们把后者也归入此类。实际上,表示存在和表示所有之间的差别,有时很难分别清楚。例如:

"则农有余粟"。(6.4)

"故人乐有贤父兄也"。(8.7)

此二例既可理解为所有,亦可理解为一种存在。但两者有一点不同:表所有的,只有体宾;表存在的,可有体宾,也可有谓宾。充任其宾语的有:

1. 名词(68例),例如:

"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3.2)

"井上有李"。(6.10)

2. 代词(50例,其中前置的15例),例如:

"此无他"。(2.1)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3)

3. 体词性并列结构(13例),例如:

"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7.19)

4. 体词性偏正结构(73例),例如:

"有齐寇。"(8.31)

"今有无名之指"。(11.12)

5. 者字结构(44例),例如:

"上有好者"。(5.2)

"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4.4)

6. 所字结构(10 例),例如:

"如穷人无所归"。(9.1)

7. 数词(3 例),例如:

"不孝有三"。(7.26)

以上是体词性宾语,共有 261 例。

谓宾 81 例,都是表示指称的。

1. 动词(34 例),例如:

"不可以有挟也"。(10.3)

2. 形容词(10 例),例如:

"父子有亲"。(5.4)

3. 偏正结构(23 例),例如:

"予将有远行"。(4.3)

4. 并列结构(7 例),例如:

"体有贵贱"。(11.14)

5. 述宾结构(1 例):

"寇仇,何服之有?"(8.3)

"何服"是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的述宾结构,作"有"的前置宾语。

6. 述补结构(1 例):

"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3.2)

7. 主谓结构(2 例):

"有性善,有性不善"。(11.6)

8. 复句(3 例),例如: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1.7)

还有"有以"、"无以"8 例,一般都把它们看作固定结构。例如:

"有以异乎?"(1.4)

"无以供粢盛也"。(6.5)

实际上,应该把"以……"视为"有"、"无"的谓宾,表指称,"以"的介

宾省略了。"有以"、"无以"，意思与"有所以……"、"无所以……"相同。

下面两个述宾结构表面上形式相似，而实际的结构层次是不同的：

"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3.2)

"仁人无敌于天下"。(14.3)

前一例，"盛于孔子"整个作"有"的宾语；后一例，只有"敌"是宾语，"于天下"介宾结构作述语的补语。

存在述宾结构经常作谓语。另外，也可作句子的宾语（16例）、定语(20例)和主语(6例)共42例。例如：

"故人乐有贤父兄也"。(8.7)(作宾语)

"则为有力人矣"。(12.2)(作定语)

"从兽无厌谓之荒"。(2.4)(作主语)

十一、处所宾语

这类述宾结构表示动作与其所关涉的处所的关系。《孟子》中共有141例。从意义上看，处所宾语和处所补语都表示动作关涉的处所。例如：

"孟子居邹"。(12.5)

"子思居于卫"。(8.31)

但两者的语法结构是不同的。前者为述宾结构，动作关涉的处所以宾语的形式出现；后者是述补结构，动作关涉的处所以补语的形式出现。这种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相同或相近的语义内容的现象，在语言事实中并非少见。我们不能轻易地认作介词"于"的省略。因此，我们把位于动词之后表示动作关涉的处所，而没有介词"于"冠于其前的体词性成分视为处所宾语。

充任处所述宾结构的动词有两类：趋止动词和行为动词。两者在宾语上的反应相同，但对状语的反应有所不同。行为动词很

少有状语修饰，《孟子》中只出现了两例有状语的：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9.1)

"施从良人之所之"。(8.33)

第一例，从语法结构上看，"多"修饰"就之"；但从意义上讲，与其说"多"修饰动词，还不如说它是指称主语的，天下之士中的很多人都到舜那里去了。第二例，杨伯峻先生引钱大昕《潜研堂答问》说，"施，古斜字"，则"施"为形容词状"从"之貌。这两例作状语的都是形容词。

趋止动词有广泛的状语修饰。充任状语的有副词、介宾结构、形容词和体词性成分等。例如：

"将之楚"。(5.1)

"孟子自范之齐"。(13.36)

"望望然去之"。(3.9)

"明日之邹"。(12.1)

带处所宾语的行为动词与带受事宾语的行为动词意义上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处所述宾结构与受事述宾结构区别何在呢？主要区别是述宾结构的意义关系不同。受事宾语表示动作行为的对象或内容；处所宾语表示动作行为的处所。在动词和处所宾语之间加进介词"于"，可把处所宾语变为处所补语；若在动词和受事宾语之间加"于"，则不能把宾语变为处所补语，却能变为表施事的补语或表对象的补语。

充任处所宾语的成分有：

1. 名词(73 例)，例如：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13.24)

"孟子去齐"。(4.11)

2. 代词(29 例，其中前置的 7 例)，例如：

"蛇龙居之"。(6.9)

"牛何之？"(1.7)

3. 体词性偏正结构(34例),例如:

"入其疆"。(12.7)

4. 所字结构(3例),例如:

"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12.8)

5. 数词(1例):

"夫子必居一于此矣"。(4.3)

处所述宾结构带补语的,仅此一例。

充任宾语的多是体词性成分。只有一例是谓词性的:

"将以反说约也"。(8.15)

意思是,将凭借(这个)返回到说约那方面去。

有的处所宾语是表示人的名词,例如:

"五就汤"。(12.6)

"就汤"是指到汤那里去,是以人代指处所。

有的抽象意义的词语充任处所宾语,表示较抽象的处所意义——某一方面。例如:

"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7.10)

"居仁",意为居于仁这方面。

处所述宾结构除作谓语外,还有11例充任句子的宾语。例如:

"从之者如归市"。(2.15)

"以遏徂莒"。(2.3)

充任处所述宾结构的动词有28个:

之、往、适、造、去、行、出、入、由、过、居、在、归、反、徂;

登、踰、超、废、侵、就、从、率、遵、立、拜、存、生。

十二、时间宾语

这类宾语是由表示时间的词充任的,表示动作关涉的时间。

共9例，全部列举如下：

"不舍昼夜"。(8.18)
"坐以待旦"。(8.20)
"以待来年？"(6.8)(二)
"何待来年"。(6.8)
"虽加一日愈于已"。(13.39)
"独居三年"。(5.4)
"去三年不返"。(8.3)
"子来几日矣？"(7.24)

前几例充任述语的是行为动词，其宾语"昼夜"、"旦"、"来年"，表时点，"一日"表时量。若仅从意义上考虑，应该把它们看成是表受事的。但它们与受事宾语又有不同：充任宾语的都是表示时间的词。而且，受事宾语可以转为主语，变成被动句；这几例的宾语不能转成被动句的主语。所以我们仍把它们视为时间宾语。后三例充任述语的是趋止动词，其宾语"三年"、"几日"表时量，是动作延续的时间或动作结束后所经历的时间。

另外还有三例：

"颜子当乱世"。(8.29)
"禹稷当平世"。(8.29)
"是时孔子当阨"。(9.8)

似乎是以名词、形容词来表示所处的时间。

十三、数量宾语

这类述宾结构的宾语表示述语所关涉的数量。仅有2例：

"不待三。"(4.4)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11.5)

前一例宾语表示动量；后一例宾语表示名量，且位于表比较的补语之后。

充任数量宾语的数词也可以作受事宾语。那么，两者有什么

区别呢？从数词(包括数＋名结构)所表示的意义看，充任受事宾语的数词表示具有那种数量的事物；充任数量宾语的数词不表示事物，只表示抽象的数量概念。从述宾关系看，受事宾语的数词表示动作行为的受事者；数量宾语中的数词表示动作关涉的数量，在意义上不是动作的受事者。受事宾语可以转成被动句的主语，数量宾语不具有这种转换关系。在受事述宾结构中，形容词必先活用作及物动词，才能带宾语；数量述宾结构中，充任述语的形容词可以直接带宾语。“长一岁”的“长”，并没有活用为动词。

十四、倍数宾语

这类述宾结构的述语是数词(或“倍”字)活用作动词，表示倍数的意义；宾语所表示的人或事物代表这个倍数的“基数”。共18例。例如：

“君十卿禄”。(10.2)
“大夫倍上士”。(10.2)
“功必倍之”。(3.1)

“十卿禄”，表示君的俸禄是卿禄的十倍。“倍上士”，意思是：大夫的俸禄是上士的所得的两倍。这类述宾结构的意义关系，基本上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是(宾语)的两(或<数词>)倍

十五、多宾语

多宾语与前十四类并非一个平面上的东西。为了方便，我们把它独立为一类，单独讨论。多宾语指述宾结构中包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宾语。《孟子》中有71例。多宾语述宾结构中，绝大多数是双宾语的述宾结构（70例)。我们据述语的意义把双宾语述宾结构分为四种类型：

（一）表称述，共31例。

这种述宾结构的述语是“谓”。近宾语表示称述的对象，多由代词“之”充任，远宾语表示称述的内容，多由谓词性成分充任。远宾语由体词性成分充任的(9例)，也含有陈述性的意义。例如：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2.8)

体词性偏正结构“一夫”是“谓”所称述的内容，表陈述。

近宾语为“之”，远宾语是谓词性成分的，有21例。例如：

“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12.8)

这种双宾语述宾结构，多含有对“之”加以评论的意义，表示的是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看法。①“之”复指述语“谓”前面的成分。

近宾语是者字结构的，有1例：

“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10.4)

远宾语“盗”，表陈述。

（二）表教授，共21例。

充任述语的是表示教授意义的动词。近宾语表教授的对象(指人)，远宾语表教授的事物。

1．表教示意义的有6例。远宾语多表示所教之事，由谓词性成分充任。例如：

“教之树畜”。(13.22)

2．表授与意义的有12例。远宾语多表示所授之物，由体词性成分充任。例如：

“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6.7)

再如：

“作之师”。(2.3)

有人认为这是“为动双宾语”②，我们暂把它归入表授与的这一类。

① 参看何乐士《论“谓之”句和“之谓”句》，《古汉语研究论文集》第105—6页。

② 参看：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编《古代汉语读本》第218—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有3例。

充任这类述宾结构的述语的动词有10个：

教、诲；

授、与、馈、馈、遗、封、作、为。

（三）表夺取，只1例：

"纱兄之臂而夺之食"。(12.1)

（四）表示其他行为的有17例。举例分析如下：

"往送之门"。(6.2)

"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5.4)

近宾语表人，远宾语表处所、时间。有3例。

"子产使校人畜之池"。(9.2)

近宾语表事物，远宾语表处所。有9例。

"草，尚之风，必偃"。(5.2)

此例近宾语表事物，远宾语表工具。

"掘井九仞而不及泉"。(13.29)

"西丧地于秦七百里"。(1.5)

近宾语表事物，远宾语表数量。有3例。上引末一例在近宾与远宾之间插入了表对象的补语。

"臣闻之胡龁曰"。(1.7)

这一例，近宾语表示事物，远宾语表示人。

这类述宾结构，与一般的双宾语概念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我们的宾语概念范围已经扩大了。既然述宾结构中有表处所、数量等意义的宾语，那么，双宾语也应该把它们容纳进来。

充任这类述宾结构的动词有15个：

事、掘、送、馈、放、畜、运、闭、注、内、尚、为、丧、达、闻。

有三个宾语的述宾结构，《孟子》中只出现了1例：

"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6.6)

按我们的看法，这一例应看成是三个宾语。近宾语表示人，远宾语有两个，分别表示处所和时间(时量)。

总起来看，多宾语述宾结构中，近宾语多表示人或事物，远宾语意义较广泛，可表事物、处所、时间、数量、工具等。有意思的是，“臣闻之胡龁曰”一例，与传统的双宾语格式完全相悖，近宾语表示所闻之事，远宾语表示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孟子》中的十五类述宾结构及其内部各小类之间，都具有一些相互区别的语法特点。

有的由于动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类同动词与类同述宾结构，存在动词与存在述宾结构，这两类述宾结构的动词是不同的。充任结果述宾结构的述语的动词，必须是表示持续性动作的。

有的由于宾语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受事述宾结构中，受$_a$类只带表指称的谓宾，不带表陈述的谓宾；而受$_b$类则两种谓宾都能带。存在述宾结构中，表所有、具有意义的，没有谓宾；表存在意义的则可以有谓宾。类同述宾结构中，表譬况意义的一类，没有代词作宾语的；不表譬况的，则可以有代词宾语。充任宾语的词语，虽然语义相同，但在不同的述宾结构中，可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同为表示人的词语，充任处所宾语时，表示那人所在的地方的意义；充任受事宾语时，表示动作行为的受事者。同为数词，充任受事宾语时，表示具有那种数量的事物；充任数量宾语时，表示动作所关涉的数量(动量或名量)。

有的在状语上反应不同。如使动述宾结构可有“以”字介宾结构作状语；意动述宾结构则没有这种状语。类同述宾结构中，表譬况意义的，一般不受状语的修饰；不表譬况意义的，则可以受状语的修饰。趋止动词充任述语时，可以有广泛意义的状语修饰；而行为动词带处所宾语时，则很少受状语修饰。

有的具有不同的变换关系。受事宾语一般可以变成被动句的主语；使动宾语具有变为主语的同义转成的关系；意动宾语具有变为主语的异义转成的关系。有的宾语，诸如存在宾语、处所宾语、时间宾语、数量宾语等，则不能转为主语。

有的述宾结构，述语和宾语之间可以加进介词，而语义基本不变。例如，处所述宾结构可在述、宾间加“于”，施事述宾结构中的“小德役大德”之类，述宾间也可加“于”，原因述宾结构中的“食志”之类，述宾间可加“以”，语义都没有变化。相反，受事述宾结构如果在述、宾间加“于”，受事宾语就变为表施事的补语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动词的语义类别与述宾结构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如类同动词只能带类同宾语，存在动词只能带存在宾语。表原因、目的的动词“为”、“以”，只带原因宾语。形容词可以带数量宾语。趋止动词，经常带处所宾语，也可以带时间宾语。例如：

“孔子之去齐”。(10.1)(处所)
“去三年不返”。(8.3)(时间)

行为动词的意义最广泛，因此它所涉及的宾语的面也很广。除了常带受事宾语之外，还可以带表示处所、时间、数量、原因、结果、施事等意义的宾语。举例如下：

“踰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12.1)(处所)
“以待来年”。(时间)(6.8)
“不待三”。(数量)(4.4)
“且子食志乎？”(6.4)(原因)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5.4)(结果)
“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7.7)(施事)

值得注意的是，能带上述六类宾语的行为动词，都是受ₐ类动词。《孟子》中未见到受ᵦ类动词带这六类宾语的例。这就是说，表示心理、认知、五官感觉等活动的动词，不带这六类宾语。这也是

受$_{a}$、受$_{b}$两类动词相互区别的一个方面。

本文是对《孟子》的述宾结构的初步探究。限于本人学力和《孟子》所反映的语言实际的广度，有的结论不一定完全符合先秦汉语实际，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更多的语言材料，深入探讨。切望专家及同志者批评指正。

注：由于处理材料的方法前后有很大变动，有的统计数字可能不十分准确。但这不会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



古汉语"体词+之+于……"格式的调查[①]

刘 淑 学

本文所说的"体词+之+于……"格式，是指下面句子中加横线的这种格式。

①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孟子·梁惠王上》

②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荀子·大略》

这种格式中的"体词+之"，如果由"其"字代替，便成了"其+于……"的形式。如：

③故君子之于礼，敬而安之。其于事也，径而不失。其于人也，寡怨宽裕而无阿。《荀子·君道》

句中画"△"的"其"字，相当于上句的"君子之"。

下文对"体词+之+于……"格式的调查、讨论中，包括"其+于……"的形式。

这种语言现象在古汉语中常常出现。目前大专院校的《古代汉语》教材，在讲到"之"字用法时，对这种语言现象有所涉及。但由于只是在讲"之"字用法时提及这种现象，所以都没有详细阐述，而且观点也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格式中的体词做全句的主语，而"于"字介宾词组则做它后边谓语的状语。中间"之"字的作用，只是强调了"于"字介宾词组。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古

① 类似的格式还有"体词+之+与……"。如：(1)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墨子·耕柱》)。(2)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孟子·告子上》)但是所调查的五部书中，这种格式只有十六例，材料少，不足说明问题，今从略。

代汉语》提到："有时，'之'字用在主语和作状语的介宾词组之间。如：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这种'于……'的介宾词组，是表示方位或牵涉的有关方面的，在它之前用个'之"字，是为了强调这个词组……"。持这种意见的同志不把这种格式看作一个结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体词＋之＋于……"是一个结构。如：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提到："有时候，不是在主语、谓语之间用'之'字，而是在主语和"于"字介宾词组之间用'之'字，这样形成的结构，再做句子的主语。例如：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体词＋之＋于……"是不是一个结构体？如果是结构体，它是什么性质的结构体？它的作用和特点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构体？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论语》、《孟子》、《韩非子》、《墨子》、《荀子》五部书做了调查。

这种格式在五部书中出现的次数如下表：

书　名	《论语》	《孟子》	《韩非子》	《荀子》	《墨子》	合计
次　数	4	38	22	45	10	119

对这些材料加以分析，结论如下：

一、"体词＋之＋于……"是一个结构体

一般说来，古汉语中的介宾词组是辅助谓语表示更完足意义的词组，它或者位于谓语前做状语，或者位于谓语后做补语。正是基于此，不少同志认为"体词＋之＋于……"不是一个结构体，而把其中的体词看作全句的主语，把"于"字介宾词组看作状语，"之"字的作用是强调了这个介宾词组。这种分析方法，较易为人接受。但是在有些句子中，这样分析是行不通的。如：

④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孟子·告子上》）

⑤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家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

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荀子·王霸》）

在④中，“于木”这一介宾词组位于谓语动词“犹”的后边，当然不可能作句子的状语。那么它是不是做句子的补语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一）表示比喻的动词“犹”是不受补语补充说明的。（二）从语义上说，介宾词组“于木”也没有补充说明谓语“犹”，而是通过“之”和“斧斤”连在一起，表示工具和受事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句子的分析中，我们只能把“斧斤之于木”看作一个结构体，做“犹”的宾语。

⑤的句式同④。

⑥夫非其行而诛其身，君之于臣也。（《韩非子·难一》）

⑦非其行则陈其言，善谏不听则远其身者，臣之于君也。（《韩非子·难一》）

例⑥、例⑦是两个判断句，这里“君之于臣”、“臣之于君”分别做了两个判断句的谓语。如果不把它们看作结构体，这种句子将无法分析。

那么是不是这种结构位于谓语前就可以把介宾词组处理为状语呢？

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

⑨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之于天道也，命也。（《孟子·尽心下》）

⑧、⑨是判断句，是名词谓语句。名词谓语是不受介词结构修饰的，我们只能把谓语前边的五个“体词＋之＋于……”看作五个结构组成并列关系的联合结构做判断句的主语，否则，就无法分析。

⑩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辟之若货财粟米之于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荀子·大略》）

⑪臣之于君，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荀子·议兵》）

例⑩中的谓语是表示比喻的动词“若”。通过对例④的分析

我们知道例⑩中的“货财粟米之于家”只能作为一个结构体作“若”的宾语。“仁义礼善之于人”与“货财粟米之于家”结构相同，又处于一个句中，所以也应看作一个结构做句子的主语。而且从语义上看，它是一个整体在句子中作为比喻的本体出现的。是不能拆开分析的。

例⑪与例⑩大同小异。只是“臣之于君”、“下之于上”组成并列关系的联合结构，做了句子的主语。

在上古汉语中，“于”跟“与”通用。而“与”是兼类词，有时是介词，有时是连词。那么，这种结构，用于“犹”、“若”、“如”这类动词充当谓语的句子中，是否其中的“于”可以训作连词“与”，从而形成并列式联合结构呢？也就是说，这类句子中的“体词＋之＋于……”格式之所以是一个结构，是不是因为这里的“于”通连词“与”呢？

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有的句子这样解释行不通。

⑫今伊尹之于我国也，譬之良医善药。（《墨子·贵义》）

⑬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则（亦）陶埏而生之也。（《荀子·性恶》）

在由连词连接的并列式联合结构中，连词连接的前后项没有主次之分，位置可互换。如：“你与他像兄弟”，可以说成“他与你像兄弟”，而意思不变。例⑫、⑬中的“伊尹”跟“我国”，“圣人”跟“礼义”不能互换位置。也就是说“于”是介词，不能训做连词“与”。

总之，古汉语中的判断句是名词谓语句，“体词＋之＋于……”这种格式，不管出现在判断句的主语部分或谓语部分，均是一个结构体；在由“如”、“若”（包括“辟之若”）、“犹”（包括“辟之犹”）等表示比喻的动词充当谓语的句中，“体词＋之＋于……”这种格式，不管作为本体出现，还是作为喻体出现，均是一个结构体，分别做句子的主语和宾语。拆开，则无法分析。

在所调查的五部书中，出现在这两种句式中的次数如下：

句式	判断句		由表示比喻的动词做谓语的句子		合计	所占比例
语法功能	主语	谓语	主语	宾语	48	40%
次数	15	2	15	16		

那么在其他句式中，这种语言格式又位于谓语之前，是否就全可以把其中的于字介宾词组看作状语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⑭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卫灵公》)① 百姓对于仁的需

A|主| |谓|

B|主| |谓|

要，甚于对水火的需要。

⑮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荀子·礼论》)所以人对双亲的

A|主| |谓|

B|主| |谓|

情义，至死无穷。

⑯今人主之于法术也，未必和璧之急也。(《韩非子·和氏》)现在

A|主| |谓|

B|主| |谓|

人主对于法术的追求，未必像对和氏璧的追求那样急切。

利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上面三个句子，A分析是对的，而B分析是错的。因为从语义上看，例⑭说的不是"民"甚于水火，而是"民对于仁(的需要)"甚于水火。例⑮说的不是"人"至死无穷，而是"人对于双亲(的情义)"至死无穷。例⑯说的不是"人主""未必和璧之急"，而是"人主对于法术(的追求)""未必和璧之急"。

诚然，"体词＋之＋于……"这种格式出现在谓语之前，在有些叙述句、描写句中，把其中的于字介宾词组看作状语，也能讲得通。如：

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孟子·梁惠王上》

⑱慈母之于弱子也，务致其福。《韩非子·解老》

⑲耻之于人大矣。《孟子·尽心上》

---

① 本文对例句不作全面分析，只分析到需要的层次。

在以上三例中，如果把“寡人”、“慈母”、“耻”看作主语，把“于”字介宾词组看作状语，也能讲通。但是从词语间的疏密关系看，“于”字介宾结构与前边的体词结合得很紧密，“体词＋之＋于……”的格式带有模式色彩，中间不允许有语音停顿，不能加其他词语，大多数以语气词“也”字煞尾，表示停顿。所以，也应看作一个结构体做句子的话题主语。

二、“体词＋之＋于……”是一个体词性结构

判断一个词或一个句法结构的语法类别，基本上根据它的语法功能。体词或体词性结构的语法功能是能充当主语、宾语，不充当谓语（上古汉语中的判断句是名词谓语句，除外）。

“体词＋之＋于……”结构的语法功能，调查结果如下：

语法功能	主　语	判断句谓语	宾　语
次数	100	2	16
备注	有一例做递进复句中的分句。		

我们先观察一下“名词＋之＋于……”这一结构充当主语时的情况。

⑳故人主之于国事也，皆不达乎工匠之构屋张弓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㉑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

以上是动词谓语句。

㉒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宽饶简易。《荀子·富国》

㉒是形容词谓语句。

㉓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荀子·非相》）

㉓是主谓词组作谓语的句子。

㉔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

㉕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

以上是名词谓语句。

㉖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孟子·万章下》）

㉖是兼语词组做谓语的句子。

㉗今人主之于法术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也。（《韩非子·五蠹》）

㉘人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孟子·尽心上》）

㉙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韩非子·六反》）

㉚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反》）

以上是紧缩词组做谓语的句子。

这说明"体词＋之＋于……"这种结构做主语时，它的谓语可以是动词、形容词、名词、主谓词组、兼语词组（未发现连动式谓语）、紧缩词组充当。也就是说，这种结构做主语非常自由，它的谓语结构类型和一般句子的谓语类型一样。

我们再观察一下"体词＋之＋于……"这种结构做宾语的情况。

㉛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荀子·大略》）

㉜周公之不有天下也，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孟子·万章上》）

㉝……府然若渠匽、檃括之于己也。（《荀子·非相》）

㉞墨子之于道也，犹瞽之于白黑，犹聋之于清浊也。（《荀子·乐正》）

"体词＋之＋于……"这种结构做宾语，谓语一般由"如"²、"若"³（"辟之若"¹包括在内）、"犹"⁹（"譬之犹"²包括在内），① 这些表示比喻的动词充当。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墨

① "如"、"若"、"犹"三字右上角的数字，表示出现的次数。

子》等五部书中，这种结构做宾语，其谓语只有一例不是表示比喻的动词。

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孟子·告子上》）

在㉟中，“易牙之于味”做动词谓语“从”的宾语。

由此可见，“体词＋之＋于……”这种结构可以充当宾语，但对做谓语的词有所限制，一般由表示比喻的动词充当。也就是说，这种结构做宾语是有条件的。

“体词＋之＋于……”这种结构作谓语，在所调查的五部书中只有两例。即⑥、⑦。其中“君之于臣”、“臣之于君”做了判断句的谓语。

此外，有一例做了递进复句的分句。

㊱子之服亲丧者，为爱之也，而尚可以赏劝也，况君之于民乎？（《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由连词“况”连接的递进复句，含有“乙尚且如此，别说是甲”的意思。这里的甲往往是体词性词语。所以“君之于民”在此同样是体词性结构。

综上所述，“体词＋之＋于……”这种结构可以比较自由地做句子的主语；可以做句子的宾语，但是对动词谓语有所限制，一般要求表示比喻的动词“如”、“犹”、“若”等词充当谓语；可以做判断句的谓语；可以做由连词“况”连接的递进复句中的分句。所以我们说，它是体词性结构。

三、“体词＋之＋于……”这一体词性结构的作用和特点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用 N_1表示体词，用 N_2 表示介词“于”的宾语。

（一）在“N_1之于 N_2”中，介词“于”引进与 N_1有对待关系的

N_2。整个结构可译为“N_1对于N_2”，含有“N_1对待N_2”的意思，谓语表示N_1对N_2采取(或应该采取)的态度、方法，或者表示某种态度的行为。如:

㊲故君子之于礼，敬而安之；其于事也，径而不失；其于人也，寡怨宽裕而无阿……其于百官之事、技艺之人也，不与之争能，而致善用其功。(《荀子·君道》)

㊳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荀子·六反》)

㊴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导之以道而勿强。(《荀子·大略》)

㊵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孟子·万章下》)

㊶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孟子·公孙丑下》)

㊷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

㊸慈母之于弱子也，务致其福。(《韩非子·解老》)

这里N_1一般表示人，N_1之于N_2一般作句子的话题主语。但是当强调N_1对N_2的态度或表示某种态度的行为时，就把N_1对N_2的态度或表示某种态度的行为写在前边，然后用判断句的形式点明这种态度或行为是N_1对待N_2的。这时，“N_1之于N_2”就充当了判断句的谓语，如⑥、⑦。

(二) 在“N_1之于N_2”中，介词“于”引进了与N_1有某种关系的一方N_2，整个结构摆出了具有某种关系的两方(体词代表的一方是主要方面)，翻译为“N_1对于N_2来说”。谓语部分说明了N_1与N_2间的种种关系。如:

㊹今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相国之于胜人之势，亶有之矣。(《荀子·强国》)——相国与胜人之势的关系是具有和被具有的关系。

㊺人臣之于其君也，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韩非子·备内》)——人臣与其君的关系是迫于势不得不事奉的关系。

㊻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韩非子·难势》)——势对于治和乱来说，没有必然关系(没有关系也是一种关系)。

㊼耻之于人大矣。(《孟子·尽心上》)——羞辱对于人来说，关系

重大。

㊽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麒麟与走兽、凤凰与飞鸟、太山与丘垤、河海与行潦、圣人与民的关系是大类中的小类(大类中的佼佼者)。

以上各例"N_1之于N_2"这种结构做句子的主语，谓语用叙述或判断的形式说明N_1与N_2的某种关系。

N_1与N_2的关系，有时用比喻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如:

㊾今夫伊尹之于我国也，譬之良医善药也。(《墨子·贵义》)——伊尹与我国的关系如良医善药与病人的关系。

㊿夫圣人之于礼义，辟之则(亦)陶埏而生之也。(《荀子·性恶》)——圣人与礼义的关系如陶埏与器皿的关系。

51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荀子·性恶》)——资朴与美的关系，心意与善的关系如目与见之明，耳与听之聪的关系。

在这种用比喻的方式表示N_1与N_2之间关系的句子中，如果喻体也用"N_1之于N_2"的结构表示，这时"N_1之于N_2"的结构就充当了句子的宾语。所以说，这种结构充当宾语的句子，一般是比喻种种关系的句子。如㉛、㉜、㉝、㉞。

(三) 在"N_1之于N_2"结构中，介词"于"引进有关方面，"N_1之于N_2"翻译为"N_1在N_2方面"，谓语回答了N_1在N_2方面"怎么样"的问题。

52故人主之于国事也，皆不达工匠之构屋张弓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以人主在国事方面……

53二子之于法术也，皆未尽善也。(《韩非子·定法》)——二位先生在法和术方面……

"N_1之于N_2"结构所表示的意义归纳如下表。

句法功能	主	语		谓	语		宾	语	
所表示的意义	表示对待	表示双方关系	表示在……方面	表示对待	表示双方关系	表示在……方面	表示对待	表示双方关系	表示在……方面
次数	52	23	25	2	0	0	0	15	1

综上所述："N_1之于N_2"做主语时，表示"N_1对待N_2"、"N_1与N_2的关系"、"N_1在N_2方面"的意思；做谓语时，表示"N_1对待N_2的态度"的意思；做宾语时，一般表示"N_1与N_2的关系"的意思。

四、对这种结构的形成和内部结构试加分析

古汉语中的介宾词组是辅助谓语表示更完整、更明确意义的词组。"于"字介宾词组大多位于谓语后充当补语。但是在当"对于"讲(其中有的含对待意)，引进对象时；当"在……方面"讲，引进范围时，可以放在谓语前做状语。① 所以，在语义上，当需要强调"N_1对待N_2"怎样，"N_1与N_2的关系"怎样，"N_1在N_2方面"怎样时，就通过助词"之"把"于"字介宾词组和句首的体词N_1连接在一起，这样既突出了"于"字介宾词组，又突出了谓语，使意义表达得更明确、醒目。这就是有的句子中的介宾词组看作状语也能讲得通的原因，也是这种结构大多数做主语以及做主语很自由的原因。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它就有了一定的独立性，由一开始做叙述句、描写句的主语，发展到可以做判断句的主语、谓语以及可以做表示比喻的句子的主语(本体)和宾语(喻体)。至此，也就十分有力地证明它已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结构体。

马建忠曾在《马氏文通》中对这种结构作了阐述，他说："是故凡与起词有对待之义者，必介'于'字以系于其后，而又参以'之'字者，所以读之也。"马建忠的这段论述有三点使我们很受启发。

① 见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编的《古代汉语读本》。

（一）马建忠把这种语言格式看作“读”(即主谓词组)，那么不言而喻，是把这种语言格式看作一个结构体了，这种见解是颇有见地的。

只是我们不同意把这种结构看作“读”(主谓词组)。诚然，介词是由动词演变而来的，介词还有一定的动性，所以有人称介词为次动词，把介宾词组归于动宾词组中，那么是否可以由此类推，“体词＋之＋于……”这种结构就应归于主谓词组呢？我们认为不可以这样类推。因为主谓词组属于谓词性词组，它可以做一般叙述句的谓语。如：

㊴今王之地方五千里。《战国策·楚策》

㊵一人蛇先成。《战国策·齐策二》

而“体词＋之＋于……”这种结构是不能做叙述句的谓语的。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体词性偏正结构。

（二）马建忠说：“凡与起词有对待之义者，必介‘于’字系于其后”，这就是说 N_1 与 N_2 之间有对待的意思。只是从所调查的材料看，N_1 与 N_2 间除了有对待之义外，还有“N_1 与 N_2 的关系”、“N_1 在 N_2 方面”的意思。

（三）马建忠说：“……而又参以‘之’字者，所以读之也。”意思是说，以“之”字参与其间(体词和“于”字介宾词组之间)，用来组成一个主谓词组。尽管我们认为形成的结构不是主谓词组，但马建忠在这里谈到的“之”字的作用是正确的，即“之”字把体词和“于”字介宾词组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结构体。我们认为形成的是定一中偏正结构。

总之，通过调查分析，我们的结论是：

（一）“体词＋之＋于……”的格式是一个结构体。

（二）它的语法功能主要是做句子的主语，而且做主语不受条件限制，很自由；它可以做句子的宾语，只是对做谓语的动词有所

选择，一般是表示比喻的动词“如”、“若”、“犹”。它可以做判断句的谓语，可以做由连词“况”做关联词语的递进复句中的分句，所以说，它是体词性偏正结构。

（三）这种结构做主语时，<一>表示“N_1对待N_2(的态度)”的意思，谓语则表示N_1对N_2的态度或表示某种态度的行为、方法。<二>介词“于”引进了与N_1有某种关系的一方N_2，谓语部分说明了N_1与N_2的种种关系。<三>介词“于”引进了与N_1有关的方面N_2，谓语回答了N_1在N_2方面怎么样的问题；这种结构做谓语，表示“N_1对待N_2(的态度)”；这种结构做宾语，一般是在比喻双方关系的句子中做喻体，用N_1与N_2的关系比喻主语中提出的双方的关系。

（四）这种结构是在由“于”字介宾结构做状语的句子中，为了突出N_1与N_2间的某种意义，通过助词“之”把“于”字介宾结构与句首的体词连接在一起而形成的。一旦形成，它就有了一定独立性。“之”字的作用不仅是突出了“于”字介宾结构，更重要的是把体词和“于”字介宾结构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体词性偏正结构。

训诂札记

曹先擢

(一)

《汉书·张敞传》:"偷盗酋长数人,居皆温厚,出从童骑,闾里以为长者。"唐颜师古注:"以童奴为骑而自从。"从,《说文》:"随行也。"自从,意为自随,即随自。这里的"从"指"使……跟随",即"带领"的意思。相同的用法如《汉书·胡建传》:"建从走卒趋堂皇下拜谒。"《萧望之传》:"仲翁出入从仓头庐儿。"《冯奉世传》"本始中,从军击匈奴。"(按冯此行为主将,从军即率军)。《史记·春申君列传》:"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司马贞《索隐》:"刘氏云:从犹领也。"近代学者杨树达在《汉书窥管》卷八说:"《汉书》从字有二义:其一为己从他人,又其一则为使他人从己。如《何并传》'并自从吏兵追林卿'及此文(按:指《尹翁归传》'遂召上辞问,甚奇其对,除补卒史,便从归府'。),皆使人从己之义。"

除《史记》、《汉书》外,其它的书不乏用例。《庄子·盗跖》:"盗跖从九千人,横行天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战国策·赵一》:"知伯从韩魏以攻赵。"(按:下章有"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从、帅互文)。《新唐书·李贺传》:"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

"从"带领义,可上溯到甲骨文金文。《殷契粹编》924片:"不雨,弗禽,其从犬廿,禽又(有)狼。"从犬,即带领犬。① 交鼎"交从兽

①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释从犬"。中国科学院出版。

来□，王锡贝，用作宝彝”兽，有释作畜(chù)的。“从兽来”，意为携带了畜牲来。

《经籍籑诂》、《辞源》、《辞海》等都没有收“从”表示“带领”的意思。《左传·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燬请从焉。’众不可，而从师于訾娄。狄师还。”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据唐石经等改阮刻本“从师”的“从”为“后”，并批评于鬯释从师为从狄师(按：从狄师谓逐狄师)。我认为阮刻本作“从”是正确的。这一段话有两个“从”字，前一“从”为“随从”，后一“从”为“率领”。唐石经改“从”为“后”，正反映了唐人不知“从”有“率领”的意思。于鬯拘守从的“随从”义，释为“逐狄师”，未得要领。

（二）

《左传·成公二年》：“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不介马，一般均释为“不给马披甲”。本自杜预注。马如何披甲？我存疑问。言马披甲的还有《诗经·郑风·驷介》等。“驷介彭彭”毛传：介，甲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骱字条的分析，对我们有启发。

《说文》：“骱：系马尾也。”段：“此当依《玉篇》作结马尾，《广韵》作马尾结也。结今之髻字。《太玄》曰：‘车軨马骱可以周天下。’……按：远行必髻其马尾。骱与彑音义同　诗曰‘驷介’，《左传》曰‘不介马而驰之’，疑‘介’即古‘骱’。”(顺便据《辞源》补充一一个用例：《宋史·路振传·祭战马文》：“名驹大骱，衔尾入塞。”)问题提得好。前年冬赴西安参加训诂学年会，有幸得参观秦始皇兵马俑，见到陶马的尾巴都是呈编结状的：挽车的似盘状；单骑的呈辫状。返京后给西安同志奉函求教。去年吾友温君转来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5月出，未标期数)，载问樵同志《秦俑马尾巴为什

么要挽结》一文，分析了马结尾的原因。文章指出，马尾巴有两个功能：自由甩动以驱赶蚊蝇等；在高速奔跑时，高高扬起以利平衡。“挽车的马由于尾旁有鞧辔挽具革索，如果任马尾随意摆动，则尾梢容易缠绕在绳索上，轻者扯伤马尾，重则会因马护痛而引起惊车事故，所以要用挽结，并用带子束起来。而骑兵的战马就不需要考虑这些，马尾巴梳成长辫型，当马高速奔驰时，尾巴可以扬起，起到平衡作用。”秦时去春秋不远，秦陶马俑的尾髻，无疑对解释“介马”问题是具有说服力的。近代学者陶鸿庆也曾认为“不介马”的“介”不当释为“甲”。[1] 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对《鞌之战》里齐侯在败逃时“骖絓于木而止”有疑问。现在这个问题可以有合理的解释了：因为不结马尾，所以才导致慌乱中“骖絓于木”。《左传》文章最善前后照应；应该将文章前后联系起来考虑。《诗经》的“驷介彭彭，《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的“驷介百乘”，其中的“介”当另作讨论。唐《经典释文·诗经》：“一本驷介，四马。”可见古代对“驷介”就曾有不同的理解。

（三）

《战国策·赵三》：“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鲁）连有赴东海而死耳。”《古代汉语》（中华书局出版）教材说：“这句话不好懂，疑有误字。”《史记·鲁仲连列传》作：“过而为政于天下。”“正”、“政”古籍中常通用。《墨子·亲士》：“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吕氏春秋·顺民》：“汤克夏而正天下。”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对“正”的理解。《尔雅·释诂》：“正，君也”；“正，长也”。“正”可大可小。郝懿行：“正为官长之称，故宫正、乐正、射正、酒正之属皆以正名。”《墨子》里的“正”，是诸侯盟长。商汤代夏“正天下”，则为君临天下矣。《战国策·赵三》所云“遂正于天下”，便是指秦统一

① 陶鸿庆《读书志疑·左传别疏》，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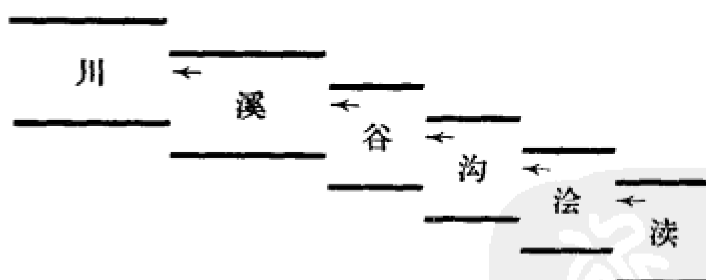
中国，君临天下。为政即为正。《左传·宣公二年》："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为政，指成为事情的主管。《论语》里"为政以德"、"子奚不为政"，都不是简单指从事一般政治活动，而是指去做官长。"为政于天下"，即是在天下范围内"为政"，此为政，便是当君主。

（四）

修订版《辞海》"注"字第一义项：

流入，灌入。《尔雅·释水》："水注川曰溪"。

问题来了：是流入川的叫溪，还是流向川的叫溪？无疑当是后者。得翻原作。《尔雅·释水》："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翻译为现代汉语是：水流：流向川的叫溪、流向溪的叫谷……，流向浍的叫渎。渎最小，没有水流流向它了。列表如下：



引古书例证，需要注意古今词义的不同。

修订版《辞源》【脑海】条注文：

脑子。脑为人的思维器官，其用如海，故称。《灵枢经·海论》："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脑为髓之海。"《素问·五藏生成论》："诸髓者，皆属于脑。"

"脑海"一词来源甚早，战国时代的古医书《灵枢经》已有。但是，脑海一词的含义，古今不同。释文中称"脑为人的思维器官，其用如海，故称"，除有语病外，不知根据什么作这样的解说。《灵枢

经》所讲"髓之海"，并无用脑的问题。相反，古人认为"心"是主管思维的，所谓"心之官则思"(《孟子》)。脑的作用古人长期是不清楚的，直到清代，在一些比较有名的书里，还说脑里有水，可以听到其中的水滴声。① 有一位来华的比利时人南怀仁，写《穷理论》，指出记忆功能在脑，清政府认为是大逆不道，将书焚毁。② 知道脑的功能的人也是有的，很少。中医王清任(1768～1831)分析观察尸体，著《医林改错》，这部书主要成就是指出"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辞源》在【脑髓】条里引王清任《医林改错》的"脑髓说"，而【脑海】条里从思维器官这个角度将词的来源上溯到《灵枢经》，前后矛盾，有欠妥善。

① 陈元龙《格致镜源》。
② 事见董含《三冈识略》。

古汉语词义札记

张 双 棣

亡

亡字的本义是逃亡，《说文》说："亡，逃也。"引申有"死"的意思，如现代所谓"阵亡"、"亡灵"等。这个引申义是何时产生的？先秦时期有没有这个意义呢？我们考察了先秦的主要典籍，没有发现"亡"字有作"死"义解的。

但是，有些先秦古籍的注本，却将"亡"字解作"死亡"。这是一种误解。

《论语·雍也》："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矣，斯人也而有斯疾矣！'"其中的"亡之"，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将它译作"难得活了"，并且在注中明确指出"亡"字是"死亡之意"。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常用词，在"亡"字"死"的义项下也举了《论语》的这个例证。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这里的"亡"字不是"死"的意思，应该是"无"的通假字。王充在《论衡·问孔》中讲到这件事时说："今有恶疾，故曰无命。""无命"正是王充对"亡之，命矣夫"的概括。可见，王充认为"亡之"的"亡"不是"死"的意思，而是"无"的通假字。班固在《汉书·宣六王传》中引用《论语》这句话作"蔑之，命矣夫！"用"蔑"替代"亡"，"蔑"也是"无"的意思。颜师古注："蔑，无也。言命之所遭，无有善恶，如斯人而有如此恶疾，深痛之也。"清儒黄生在《义府》中也讲到此条，他说："《论语》'亡之，命矣夫'，'亡'读为'无'，言病势已极，无所

复之也。"① 黄生的解释很贴切。"亡之，命矣夫"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了，这是命呵！"

《孟子》出现"亡"字27次，其中有四次杨伯峻先生认为是"死"的意思。我们觉得，这四次都不能作"死"义解。其中两次是"死亡"连文，我们下文再谈。另两例是：《梁惠王上》："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我们知道，所谓"死"，是指生物体生命的终止，无生物除了童话中的拟人说法是不能说"死"的。《孟子》引《尚书·汤誓》的意思是，人民对夏桀王朝深恶痛绝，把它比做太阳，希望和它一起毁灭。对太阳来说只能是毁灭、消亡，无所谓"死"。所以，将例中的两个"亡"字解作"死"是不合适的。

不但今人对"亡"字的注释有误解，古人的注释也有误解的。《吕氏春秋·慎行》："毋或如齐庆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高诱注："亡其大夫，谓崔杼强而死。"高诱用"死"来注"亡"字，是错的。这里的"亡"字是"盟"的通假。《左传昭公四年》："无或如齐庆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正是用"盟"字。"亡其大夫"是指崔杼、庆封盟晏婴等大夫于大宫之事。②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亡"一条，他说："亡有三义，有以死而名之，《中庸》'事亡如事存'是也；有以出奔于外而名之，晋公子称亡人是也；有但以不在而名之，《诗》'予美亡此'、《论语》'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是也。"③ 顾氏讲"亡"只有三义，这是不完全的，这一点姑且不论。他把"死"义置于诸义之首，也是缺乏历史观点的。段玉裁批评说："今人但谓亡为死，非也。"④ 顾氏在"死"的意义下举《礼记·中庸》的例证就更是一种错误。《中庸》的原文是："践其

① 《字诂义府合按》129页，中华书局。

② 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③ 《日知录集释》卷三十二。

④ 《说文解字注》6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朱熹注云：“始死谓之死，既葬则曰反而亡焉。”这里的“亡”字是“不在”的意思。“反而亡焉”是说“回来以后家里已没有这个人了。”“事亡如事存”意思是“孝子事亲，亲不在和在一样。”

《左传》中有“未亡人”的说法，这种说法共出现三次：

庄公二十八年：“夫人闻之，泣曰：‘……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杜预注：“妇人既寡，自称未亡人。”

成公九年：“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杜预注：“妇人夫死，自称未亡人。”

成公十四年：“夫人姜氏……叹曰：‘是夫也，将不唯卫国之败，其必始于未亡人。’”杜预无注。

从杜预注（尤其是第二条注更明显）看来，他似乎把“未亡人”当作“未死之人”来理解了。其实，这种理解是不恰当的。“未亡人”不是相对于死去的丈夫而言的。我们知道，“未亡人”相对的肯定形式是“亡人”，如果认为“未亡人”是相对于死去的丈夫而言，那么死去的丈夫就应该称作“亡人”了，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称呼。先秦古籍中有“亡人”的说法，《左传》中共十一见，这十一处“亡人”都是指出奔逃亡在外的人，无一例外。如僖公九年“臣闻亡人无党”中的“亡人”指逃亡在外的晋公子夷吾，僖公二十三年“怀公命无从亡人”的“亡人”指逃亡的晋公子重耳，襄公二十八年“使诸亡人得贼者以告而反之”的“亡人”指齐国逃避崔杼之难的人，等等。由此可见，“未亡人”的“亡”字决不是“死”的意思，也应该是“出亡”、“出走”的意思。这里的“出亡”、“出走”实际上是指改嫁。“未亡人”即指夫死而未改嫁的寡妇。《左传》三处“未亡人”所指均是如此。《左传成公十一年》有这样一段话：“声伯……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犨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人曰：‘鸟

兽犹不失俪，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沉其二子。妇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这里的"亡之"即"使之出走"，实际上即指"使其改嫁"之意，正可以作为"未亡人"的"亡"字的最好的注脚。

"亡"字"死"的引申义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康熙字典》没有列这个义项，新《辞源》在这个义项下所举书证出自《晋书》，郭锡良、唐作藩等先生编写的《古代汉语》(699页)引例与《辞源》同，但它明确指出"在中古以后"。《晋书》是唐代的作品，所谓中古以后，大概就指的唐以后了。这种看法，恐怕是把时代看得太晚了。据我们考察，在东汉时期就产生了。上文所举高诱用"死"去注《吕氏春秋》的"亡"字，正说明当时"亡"字已经具有了"死"的意义。早于高诱的王充，在他的《论衡》里已经把"亡"字用于"死"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亡"作"死"解就更为常见了。例如：

吾年少之时……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论衡·逢遇)

人生百岁而终，物生一岁而死。物死谓阴气杀之，人终触何气而亡？(论衡·偶会)

天地开辟，人皇以来，随寿而死。若中年夭亡，以亿万数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论衡·论死)

如用兵妄伤杀，则四十万众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无罪而竟坑之？"(论衡·死伪)

在疾不省，于亡不临。(潘安仁《杨荆州诔》)

王右军与王敬仁、许玄度并善。二人亡后，右军为论议更克。(世说新语·规箴)

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世说新语·德行)

羊秉为抚军参军，少亡，有令誉。(世说新语·言语)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世说新语·伤逝)

兵儿数年果亡。(世说新语·贤媛)

若与君言，虽变于色，犹云亡祖亡伯亡叔也。（颜氏家训·风操）

北朝顿丘李构，母刘氏。夫人亡后，所住之堂，终身锁闭，弗忍开入也。（同上）

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来岁社日，修感念哀甚。（同上）

今世俗犹呼其祖考为先亡丈人。（颜氏家训·书证）

古代尚有“死亡”连文的，在先秦应为两个词。在“亡”字产生“死”义之后，“亡”作“死”义解时，则“死亡”已结成一个词了。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貙为少司马，多僚为御士，与貙相恶，乃谮诸公曰：‘貙将纳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对曰：‘君若爱司马，则如亡，死如可逃，何远之有？’”

《吕氏春秋·务大》：“郑君问于被瞻曰：‘闻先生之义，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对曰：‘有之。夫言不听，道不行，则固不事君也，若言听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贤乎其死亡者也。”

这里的“死亡”均是两个词连用，“亡”都是逃亡之义。这从上下文义中看得很清楚。有的地方，不甚明显，但也应作两个词理解，如：

《孟子·梁惠王上》：“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这里的“死亡”都应作两个词理解，是“饿死和逃荒”的意思。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把“凶年免于死亡”译作“坏年成也不致饿死”，把“凶年不免于死亡”译作“坏年成只有死路一条”。看来，杨先生是把“死亡”看作一个词，把“亡”字也做“死”义理解了。

东汉以后，“亡”字产生了“死”义，“死亡”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是

由同义词并列组成的双音词了。如：

今人之将死，身体清凉，凉益清甚，遂以死亡。（论衡·论死）
精神索至于死亡，岂徒寝哉？（论衡·问孔）
丘墓之上，二亲也，死亡谓之先。（论衡·四讳）
古者死亡，尊卑同称耳。（郭璞《尔雅·释诂》"崩、薨、无禄、卒、徂落、殪，死也"注）

最后，我们应该明确，"亡"字产生"死"义后，无论在哪个时代，它的运用范围都是很有限的，远不如"死"字那么灵活自由，当然更没有取"死"字而代之。

已

《吕氏春秋·求人》有这样一段话："昔者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劳乎？夫子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请属天下于夫子。"陈奇猷先生在《吕氏春秋校释》中说："已犹则也，则有将来之意，如《论语·学而》'君子不重则不威'，谓君子不重行将不威，是其例。"陈先生所谓"则"有"将来"之意，恐怕难以成立。其所引《论语》一例，"则"字实非"将来"之意，而是用于紧缩复句中表示结果的连词，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译作"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是完全正确的。"已"犹"则"，表"将来之意"，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这里的"已"字到底是什么词，表示什么意思呢？

王力先生有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过去时在中国，严格地说起来，应该叫做决定时(definitive tense)，无论动作或状态已完成或未完成，只要说话的人肯作主观的决定，就可把它视同过去。因此，将来时亦可视同过去，如果说话的人肯作主观的决定的话。马眉叔说得有理'吾将仕矣者，犹云吾之将出仕于将来，已可必于今日也。'所谓将来时，本是主观的东西。如果我们决定其必然，就

等于看见那事已经实现，于是我们的古人就用过去时。”①

王先生这段论述很精辟，他虽然是就句末语气词“矣”字讲的，但也完全适用于上述表完成的副词“已”字的情况。从文意看，尧请许由做天子，而说“夫子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这个“治”的局面是未完成的，但它是尧主观认为许由为天子必然会完成的，因此，这个未然的事情也可以视为过去，用过去时来表示。王先生在讲到“矣”字的时候还说：“矣字非但用于事实上的过去时，而且用于心理上的过去时，换句话说，非但用于客观上的过去时，而且用于主观上的过去时。”① 这里的“已”字正是表示的主观上的过去时而实际上的将来时，即用过去时的形式表示了对未来的肯定推断；或者说，“已”字表示的是在某种条件下将实现某种结果。

这样的“已”字还有，例如：

居一年，又恶之曰：“建与连尹将以方城外反。”王曰：“已为我子矣，又尚奚求？”对曰：“以妻事怨。且自以为犹宋也，齐晋又辅之，将以害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执连尹，太子建出奔。（吕氏春秋·慎行）

善张网者引其纲，若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不穀

《中国语文》1983年第4期发表了夏渌先生的《孤、寡人、不穀新诠》，该文对“孤、寡人、不穀”提出了与众截然相反的解释，认为“孤、寡人、不穀”不是王侯的谦称，而是“表示自己与众不同，至高无上”。观点很新颖，但所举例证很难成立，很难使人信服。对于“孤、寡人”，我们暂不拟讨论，只想就“不穀”谈些看法。

夏先生说：“穀，释善，比较迂回，当非本义。穀，《说文解字》：‘百穀之总名也。’《长笺》：‘穀有糠秕，故从㱿。’本义是带壳的粮

---

① 《王力文集》第三卷，13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实，有壳的叫穀，无壳的叫米，叫粒。古代阶级社会中衣服、饮食都有等级差别，统治阶级肉食，被统治阶级素食，也称蔬食，是表现在吃菜上的差别；吃饭也有粒食和穀食之分。统治阶级才能吃加工过的细粮，即除去糠壳的粒米；被统治阶级只能咀嚼带壳的粗粮。带糠壳的粗粮，也就是'穀食'，'不穀'实际是'不穀食'。'不穀'作为王侯的自称，并不是什么谦虚，和孤、寡人一样，同样是表示自己与众不同，至高无上。"夏先生关于"不穀"的全部分析几乎都引在这里了，这个分析最突出的一点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古人饮食上的阶级差异，从而得出"不穀"含义的结论。不过，我们觉得，粒食与穀食，即统治阶级吃去壳的米，被统治阶级吃带壳的粮的说法，只是夏先生的一种推测，在先秦古籍中并找不到"穀食"的说法，更没有"不穀食"的说法，因此，"不穀"即"不穀食"之说也就无法成立了。退一步，即使如夏先生所说，那么，统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穀食"者多矣，何以"不穀食"就表示"与众不同，至高无上"呢？夏先生的新说很难服人。我们觉得，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一向是把恭谦作为美德的。即使是骨子里凶残骄横的人，表面上也要装出恭谦的样子。所以王侯谦以自称"不穀"等，并不是不能理解的。相反，若如夏先生所说，王侯口口声声用"独一无二"、"至高无上"来自称，倒是令人难以理解了。总之，我们认为，"不穀"等解为王侯的谦称，应该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同意现在某些比较权威的辞书和教科书中对"不穀"的解释，比如《辞源》、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等都把"不穀"解作"不善"。夏先生说："穀，释善，比较迂回，当非本义。"这是正确的。"穀"释"善"，《尔雅》、《毛传》早已有之，将"不穀"释作"不善"当始于郑玄的《曲礼》注。因为郑氏解经影响比较大，所以后人多依从。但是，历代对"不穀"的解释也有不同于郑玄者，如许慎《淮南子·人间训》"不穀亲伤"注："不穀，不禄也，人君谦以自

称也。"孔颖达《左传僖公四年》"岂不榖是为"疏："谷是养人之物，言我不似榖之养人，是谦也。"章炳麟《新方言》："王侯谦以自称不榖，不榖即仆之合音。"但是，这种种解释，恐怕也不是本义。

《老子》三十九章："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榖。"河上公本、唐石碑本"不榖"作"不毂"。"毂"字当是本字，"榖"字是通假字。"榖"、"毂"同音通假，古来习见，如《诗·小雅·正月》"蔌蔌方有榖"，《后汉书·蔡邕传》作"速速方毂"；《列子·天瑞》"颤之为布毂"，释文："本又作榖。"《吕氏春秋·观表》"卫右宰榖臣"，《文选》刘孝标《广绝交书》注作"毂臣"。

"毂"是车毂，为众辐所凑之处。《老子》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说文》："毂，辐所凑也。"王侯自称"不毂"，意思是自己不能为群臣万民所拥戴，因此是自谦之称。《老子》河上公注："不毂，喻不能如车毂为众辐所凑。"这个解释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淮南子》中的两段话和高诱的注。《主术训》："志欲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辐凑而为之毂。"高诱注："毂以喻王。"又："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是以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同，群臣辐凑，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是故威立而不废。"高诱注："群臣归君，若辐之凑毂，故曰辐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人认为君主（王侯）与群臣万民的关系就如同车毂和辐条的关系一样，君主只有得到群臣万民的拥戴才得以为君，如车毂只有众辐相凑才能行进一样。因此，不能如车毂被众辐所凑，即不能得到群臣万民的拥戴，是为君最不幸的事。所以，君主用"不毂"表示自谦也就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事了。

关于"辐凑"之说，古籍中尚多有所见，略举数例：

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凑以事其主。（管子·任法）

恶自治之劳惮，使群臣辐凑之变，因传柄移籍，使杀生之机，夺予之

要在大臣，如是者侵。（韩非子·三守）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贱不待尊贵而进，大臣不因左右而见；百官修通，群臣辐凑，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罪。（韩非子·难一）

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踰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淮南子·主术训）

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汉书·贾谊传）

故豪彦寻声而响臻，志士希光而景骛，异人辐凑，猛士如林，于是张昭为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俦，入为心腹，出为股肱。……（陆机《辩亡论》）

附带说一句，"不榖"之意既明，"孤、寡人"之意也就明了了。它同"不榖"一样，也是从能否得到群臣万民拥戴的角度而言，不能得到群臣万民的拥戴，自然就成"孤"、"寡"了。

反走（还走）

《庄子》、《韩非子》有"反走"一语，意义和用法截然分为两类，其A类如：

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庄子·达生）

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之。（庄子·山木）

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反走，桓侯故使人问之。（韩非子·喻老）

客趋进曰："海大鱼。"因反走。靖郭君曰："请闻其说。"①（韩非子·说林下）

从文意看，"反走"的意思很清楚，都是"转身跑开"之意。其出现的语言环境也大体相同，都是施事者有一种惊惧之感才跑开的。比如例二写庄子正欲用弹弓打下异鹊，突然看到螳螂捕蝉、异鹊在后的情景，恍然悟出"二类相召，物固相累"的道理，感到一种恐惧而扔掉弹弓反身跑掉了。这种用法，后代还经常见到。如：

① 《战国策·齐策》与此同。

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史记·项羽本纪）

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反走。（史记·田单列传）

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语林）

其B类如：

孔子趋而进，避席反走，再拜盗跖。（庄子·盗跖）成玄英疏："反走，却退。"《释文》："反走，小却行也。"

方将杖挐而引其船，顾见孔子，还乡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进。（庄子·渔父）成玄英疏："反走前进，是虔敬之容也。"

王曰："吾欲以国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吕氏春秋》中也有"反走"（又作"还走"）一语，凡六见，意义和用法与上述B类相同：

宣孟曰："而名为谁？"反走对曰："何以名为？臣骫桑下之饿人也。"（报更）

明日往朝其师。望而谓之曰："吾非爱道也，恐子之未可与也。今日将教子以秋驾。"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梦受之。"（博志）

公曰："……是寡人之命固尽已，子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载拜曰："臣敢贺君。……"①（制乐）

昭文君见而谓之曰："闻客之秦，……客或不遇，请为寡人而一归也。国虽小，请与客共之。"张仪还走，北面再拜。（报更）

令将军视之，书尽难攻中山之事也。将军还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举，非臣之力，君之功也。"（乐成）

因顾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还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赞能）

这里的"反走"不同于A类。A类的"反走"是实实在在的字面意义：转身跑开，因此它应该是一个词组。这里的"反走"，意义就不能那样一对一地去解释。它已经凝结为一个词，产生了新的意义。作为词素，所谓"反"，已经没有反转之意，只表示后退；所谓"走"，也只是作出快速后退的样子，表示恭敬有礼，近似于触龙往

① 《淮南子·道应训》与此同，《论衡·变虚》作"退走"。

见赵太后时“入而徐趋”① 的“趋”。“反走”一词，如《庄子》成玄英疏及《释文》所云，是小步后退几步的意思。但这不是一般的后退几步，而应是一种礼节，臣对君或下属对上司施礼前离开自己的位置后退几步以表示虔敬或敬畏之意。以上九例，除《吕氏春秋》第一例外，都是“反走”之后施“再拜”礼。《吕氏春秋》那一例，是因骫桑饿人作为晋灵公的甲士，身着铠甲在执行追捕赵盾的公务，所以不便向赵盾施再拜礼，只用“反走”以表示敬意了。

“反走”与“避席”之类的用意大体一致。与“还辟”、“逡巡”则不尽相同。“还辟”、“逡巡”是君施礼，臣表示不敢当，所以迁延一下，然后再向君施礼的意思。② 比如：

> 大夫、士见于国君，君若劳之，则还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则还辟不敢答拜。（礼记·曲礼下）

> 灵公望见赵盾，愬而再拜，赵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公羊传宣公六年）

作为一种礼节的“反走”很可能是由表示“反身跑开”的“反走”引申而来。《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这样一例：“于是太子乃还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请死罪。”似乎可以看作是一种过渡状态。

① 见《战国策·赵策四》。

② 此种礼节也用于主宾之间。

“斤” 辨

刘勋宁

古代的“斤”就是现在的锛子。这在清人就已经指出了；现代有些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是这样看的①。但至今大多数学者和语文工具书相沿的说法还是：

《孟子译注》(杨伯峻)：斤，斧。

《庄子今注今译》(台湾陈鼓应)：斤，斧。

《辞源》：斤，斧头。

斤斧，斧头。

斧斤，斧子。

《辞海》：斤，斧头。

《汉语小词典》：斤，斧头的古称。

古代文献中常常“斧”“斤”连文，但“斤”不是“斧”是可以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的。譬如《墨子·备城门》有“门者皆無得挟斧斤凿锯椎”，而《备穴》则作“为斤斧锯凿镬”；尤其是《淮南子·氾论训》明确说道：“譬若斤斧椎凿之各有所施也”。“斤”、“斧”显然是并举的两种工具。古代文献中“斤”字独用的情况也不乏见。因而现代比较审慎一些的语文著作仅对“斤”做笼统的解释：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斤，古代砍伐树木的工具。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②、《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斤，斧子一类的工具。

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已有的考据成果为什么不被采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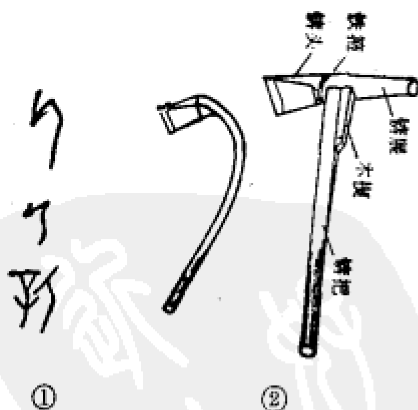
---

① 见王筠《说文释例》、《文字蒙求》，程瑶田《通艺录·考工创物小记三》，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

② 这里引自新近出版的修订本。1962年本则作“斤，斧子。”

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旧文字学家多据已不象形的小篆推测，如段玉裁分析"斤（𣂺）"字："横者象斧头，直者象柄，其下象所斫木。"王筠却说是："横者其首也，向左而下迤者其刃也，植者其柄也。"其他更有种种牵强附会之说①。这些说法互相抵牾，似是而非，难以信从。二是"斤之为器，今无此名"（王筠语），有时猜对了，也不能论定。甲骨文的发现和现代方言的调查，弥补了这两方面的缺憾，使我们获得了重新认识"斤"字的可靠证据。

甲骨文"斤"字作𠂆，是"𠃌"（柯）加刃首②，为象形字。这与地下出土的古锛是很相象的。现代的锛子全国各地不尽相同，但基本形式依然是长柄上端横安一短木（名"锛展"），短木一头套有铁刃。另外，锛子称"斤"的说法并没有在现代口语中绝迹。今陕西绥德、清涧、吴堡、山西临县一带，仍称锛子为"平斤"③。右图是现代的两种锛和甲骨文的"斤"字。



①甲骨文的"斤"和"新"（注意偏旁）。
②现代两种锛子。

《国语·齐语》曰："恶金以铸钼夷斤欘"，贾逵注："斤，钁也。"锛刃横向，与柄垂直，与钁类似。今陕西大荔县一带把"锛"叫作"平钁"，可与古相印证。

《释名·释用器》④曰："斫（同"斤"），谨也。板广不可得制，削又有节，则用此斫之，所以详谨令平，灭斧迹也。"现代锛子主要用来去皮，去节，削平木材。《释名》所释与今锛子的作用完全相

① 参见《说文解字诂林》、《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初文述谊》。
② 甲骨文字的分析是裘锡圭老师告诉的，谨此致谢。
③ 绥德、清涧、临县话材料为本人调查所得。吴堡话见薛生民《吴堡方言词汇研究》（载陕西省语言学会1980年《语言教学与研究》）
④ 这里引自《丛书集成初编》本。

同。由于锛子多用于整修原始木材，古代才常有“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茂而斧斤至焉”一类的说法。“斤”“斧”实为旧时自己取材，自己加工的木匠所必备的工具。

锛子的方言名称前冠有“平”字，这也与《集韵》“镄(锛)，平木器”的说法相合。台湾《中文大辞典》在“斤”字条下注:(一)斫木斧也;(二)平木器也。两条实可以合为一条。

“运斤成风”是出自《庄子·徐无鬼》的一则著名寓言故事。过去把“斤”释为“斧”，释“运斤”为持斧从旁砍去。这从力学角度看是不合适的(虽然不过是寓言，但寓言也应当有生发的事实基础)。斧刃是纵向垂直下落的。由于斧背较刃为宽，作用在被劈物体上的力并不是一个点(注意力学上的“劈”)。一定要使斧背的一边的落点与刃的落点重合，就必须在直下的同时发生横向位移，而这除了借助于外力外是人力所难以控制的，尤其是在动作很大的情况下。因此，斧的基本作用在于“劈”而不在于“削”。与此相反，锛刃是横向弧线下落的，它的作用正在于“削”。用锛要有很高的技巧，使用者用力抡锛，至脚下着木，必须不偏不倚，不深不浅，方能准确平滑地削去表层。因此，运锛是旧时木匠的基本功之一。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产生出用飞动的锛削去鼻子尖上的白灰的故事是很自然的。更重要的是锛刃横向，所以锛必须迎面削去。这就不仅需要匠石有“尽垩而鼻不伤”的功夫，而且需要郢人有“立不失容”的见识和胆量。这则故事本是庄子过惠子墓时，因慨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对手)矣，吾无与言之矣”而发，本意并非要赞扬匠石的技艺高超，而是要说明对手的重要。释斤为锛，突出了双方的关系，这才与全文的精神相一致，也才能体会出庄子用这则故事来比喻他和惠子的关系的深意。

1985.5.17.